了不起的女孩
Amazing 系列 Girls

夜间飞行

Fly by Night



[英] 弗朗西斯·哈丁 著
Frances Hardinge
朱晓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夜间飞行

作者:[英]弗朗西斯·哈丁

译者:朱晓颖

ISBN:978752170801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幕 苍蝇的由来

“可是，名字非常重要呀！”保姆抗议道。

“没错，”奎利亚姆·迈尔说，“但事实也同样重要。”

“就差半小时而已，没人会知道她是在日落之后才出生的。想一想吧，生在日落之前，她的守护神是博尼费斯，她就是太阳的孩子。你可以给她起一个和光明相关的名字，比如奥若拉、索琳娜、比玛贝丝注……太阳的女儿，有很多可爱的名字可以起。”

“你说得对，但和这孩子没关系。日落之后出生，守护神是帕尔皮塔图，他的职责是驱赶果酱和奶油搅拌桶上的苍蝇。”奎利亚姆·迈尔从书桌前抬起头，对上了保姆的目光，“我的孩子得起名叫苍蝇。”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保姆的名字叫塞拉蕊·邓诺克。她出生那天的守护神是克兰弗里克——她负责守护园子里的蔬菜。塞拉蕊对名字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平日里，她的眼睛总是柔和而温润，好像两颗剥了皮的葡萄，不过此时她眼中却透出了倔强和坚定。

奎利亚姆·迈尔是世界上最严谨、最一丝不苟的人。他的思维就像一根羽毛上整齐排列的细毛，弄乱其中任何一缕都让他难以忍受。他的眼珠是黑色的，有些浑浊，就像被烟熏黑的玻璃。

保姆凝视着奎利亚姆·迈尔，他眼睛里蕴藏的思想是她无法理解的。

“她的名字叫莫丝卡，就这么定了。”奎利亚姆说。莫丝卡是苍蝇非常古老的称呼，不过已经比叫“嗡嗡”或者“石蛾”好多了。奎利亚姆把注意力重新转回自己的写作上来。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他生活的国家的书——现在，他刚出生的女儿也将生活在这里，书的名字叫《崩溃的国度：我们这个四分五裂的王国全记录》。

塞拉蕊关上门离开了。奎利亚姆感觉屋里立刻清静了不少。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不，他不是一个人。

墙上有一双眼睛正看着他。现在，这双眼睛还是蓝色的，不过其中一只已经长出了一块小小的黑斑，奎利亚姆知道，有一天这双眼睛会变得跟自己的一样黑。

此前，保姆用襁褓把婴儿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好让她不要乱动。婴儿被包成了一个大大的茧，只露出一颗怪异的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为了让婴儿的背能够挺直，保姆把婴儿绑到一块木板上，然后把木板挂到墙上的一个钩子，以免挡道。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迈尔几乎没怎么注意过自己的女儿。这个婴儿就好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只不过画上的眼睛会转来转去，东张西望。不管怎样，她现在有名字了，名字非常重要。

她终于有名字了。

奎利亚姆突然有些遗憾，婴儿的眼睛不像她死去的母亲一样是绿色的。如果再顺着这个念头往下想，他也许就会后悔在妻子活着的时候，自己把太多时间花在写那些书上。但理智很快占了上风，他决定想些别的事情。

可是，他还能做什么？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他常常想，也许不远的将来，亲爱的杰萨米会来帮他完成著作。

那双带着斑点的大眼睛正从墙上望着他……为什么是个女孩？如果是个男孩，他就可以教她读书写字！

“不，你必须读书。假如你跟着你母亲一起走了，我只能教小猫小狗读书了。”奎利亚姆有一丝不安，如果教女儿认字，等于让她成为众人眼中的怪物，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小婴儿看着父亲拿起鹅毛笔，再次俯身开始写作。写作是一件宁静、孤独又让人安心的事情，就好像把自己封闭在小小的船舱里，将狂风暴雨隔绝在外。

在曼德里昂城的时候，奎利亚姆渴望这样的宁静，期盼远离纷扰——那里嗒嗒的马蹄声、小贩的叫卖声总是打断他的思路。他背井离乡来到偏僻的山鸦村。这里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窗外的水流声永不停歇，也让他厌倦不已。

奎利亚姆再次放下手中的鹅毛笔，他不知道该怎样和婴儿说话，他不会给孩子讲故事。他感到有些难为情：这是他第一次想要——确切地说是需要——交谈。

“好吧，假设你对我还有点用处，那么我最好现在开始给你的大脑注入一些理智，别让愚昧玷污它。”奎利亚姆找来能给他带来灵感的烟斗，若有所思地摩挲着稿纸的纹路，他所写的手稿内容是这个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对孩子来说，这可算不上合适的睡前故事。

不过，也许可以换个方式讲……

“也许，我们可以以故事来开头……

“很久很久以前，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有一位国王。他喜欢设计美丽的花园，也喜欢探索浩瀚的星空。他的心地很好，却不会治理国

家。最终，人们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他的皇冠被熔化掉，铸成了硬币。

“从那以后，这个国家就由议会来管理。那些仍然坚持应该由国王来统治国家的人，有的藏起来，有的退避进深山，还有的流亡到别的国家。议会的领袖像国王一样统治着国家，但没有人称呼他为‘国王’，因为称呼非常重要。”

而莫丝卡，这个刚刚被他起名叫“苍蝇”的女孩，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死去的国王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被忠心的仆人救下，送到国外。小王子被带到很远的地方，在那里长大。他拜访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国王，有的国王承诺可以帮助他夺回王位。王子努力地学习宫廷礼仪，并挑选适合联姻的公主。后来，他去一片很远很远的沙漠拜访那里的国王，那里异常炎热，沙子烫得快要燃烧起来。没想到路上发生了意外，王子的骆驼咬掉了他的鼻子，王子高烧不退，第二天就死了。

“那些认为应该由国王或者女王来统治国家的人内部开始争吵起来。有人认为应该由老国王的女儿来继承王位，有人中意老国王的妹妹，还有人认为老国王表兄的儿子更适合。

“就这样，二十年过去了，议会内部也争论不休，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他们忙于争吵，没有注意到一个狡猾的新敌人悄悄地夺走了他们的权力。”

说到这儿，奎利亚姆有些犹豫。和其他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样，这些记忆太可怕了，每次想起来就搅得人惶恐不安，好像有只老虎对着你的后脖颈喘气。

“接下来国家遭遇了大动乱，足足有十年。”奎利亚姆停下来，抬头看着女儿的脸。她的眼珠大部分还是蓝色的。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念头：如果他大声地说出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可怕的绞刑台、火刑架的尖叫……他就能让女儿的眼睛保持蓝色，不会变成跟他一样的黑色。

“也许，我应该等你长大一些，再告诉你捕鸟人时期的事情。

“不过捕鸟人最终被打败，大动乱结束了。从那以后，君主派和议会派重新开始了权力斗争。君主派里的几股势力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准备帮助各自支持的君主夺取王位。这让议会派大为恐慌，他们也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

“有一天，议会的领袖们被‘请’去喝茶。他们惊奇地发现面前坐着的是一群坚定而沉默的人，他们穿着干净整洁的军装，却说自己不是来打仗的。议会领袖大吃一惊，这些人是各个公会的头目，是钟表匠、锁匠、文具商以及其他技术工人的领袖。”提到文具商，奎利亚姆感到内心有一丝刺痛，“公会头目说：‘如果你们要打仗，会发现自己的军队没有军服军靴，缺枪少弹。’”

“‘没关系，’议会领袖们说，‘我们的军队受到正义的鼓舞，没有军服军靴，他们穿着衬衫和袜子就可以上战场；没有枪，他们可以用剑和石头。’‘也许吧，’公会头目说，‘不过与此同时，你们的餐桌上也再不会有茶或者果酱；要是你们的礼服破了，也不会有裁缝替你们缝补。’听了这话，议会领袖们脸色变得惨白，他们要求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

“与此同时，君主派也在向首都进军。然而有一天，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自己正和一群沉默而坚定的人喝茶，这些人穿着干净整洁的军装，并且解释说他们不是来打仗的。‘你们必须宣誓效忠议会，’公会

头目说，‘否则你们的百姓别想得到做面包用的面粉，也没有石板用来盖房顶。’

“‘我们是为正义而战，’君主派的领袖们说，‘我们的人民哪怕饿得饥肠辘辘或者房屋漏雪，也绝不会屈服。’‘也许吧，’公会头目说，‘但是与此同时，再也不会有人给你们的妻子烫发，也不会有人照顾你们心爱的骏马。’这番话把君主派的领袖们吓得浑身发抖，他们表示第二天就会给出一个答复。

“第二天，议会立刻表示，君主制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们将在首都建立委员会来研究此事。而君主派的领袖们也纷纷加入了议会，决心找出谁才是那个注定戴上皇冠、带领国家恢复昔日荣耀的人。

“这是七年前的事情了，”奎利亚姆对女儿说，“直到今天，整个国家还在等待委员会的决定。我应该告诉你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吗？我们的国家，就好像……”奎利亚姆伸手拿过晚餐的盘子，说道，“就好像这块饼干。”

被起名叫苍蝇的婴儿听话地看向饼干，没准儿以为脚下的土地像饼干一样松脆可口，铺满了杏仁。

“我们所谓的‘王国’就像这块饼干，”奎利亚姆伸出拳头，砸碎了饼干，“看见了吗？它现在还能看出是块饼干，不过已经破碎得无法复原了。每个地方都升起了自己的旗帜，拥护不同的君主。”奎利亚姆拿起一块烤得焦黄的饼干碎片说，“这一块是首都和附近的领土，这一块——”奎利亚姆指着另一块带着坚果仁的饼干碎片说，“叫高尔德斯帕，这里是曼德里昂城，这个郡叫安博伊文奇。但是再也没有一块完整的饼干了。我们曾经居住的那块饼干，再也不存在了……”

眼睛后面传来阵阵熟悉的抽痛，奎利亚姆不得不停下来等疼痛过去。他的眼前出现了许多暗淡的小点儿，就好像一只巨猫把眼前的景

象当作挂毯来揉捏，还把爪子穿过挂毯。奎利亚姆叹了口气，然后把饼干碎屑清扫干净，蘸湿鹅毛笔，继续写自己的书。最后他抬起头看了婴儿一眼，好像她说了什么，打断了他。

“如果你以后想成为我的助手，那么最好习惯这种没有结尾的故事。”奎利亚姆对女儿说，“真实的故事通常都没有结尾。”

奎利亚姆·迈尔这本关于分裂王国的大作也没有结尾。八年之后，历史学家奎利亚姆·迈尔去世了，他的书被烧毁。又过了四年——在被起名叫“苍蝇”那个夜晚过去十二年之后，他的女儿被人发现藏在鸽房里，胳膊底下还夹着一只鹅。

---

1. 英文为Aurora、Solina、Beamabeth，分别有曙光、太阳、光明等含义。——译者注，下同。

纵火

人们常说只有神火才能在山鸦村点着东西。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里的居民都用沼气灯来做饭。

山鸦村既不起眼，也不富庶，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子潮湿的气味。长久以来，村子里里外外都腐朽不堪。房子由下自上腐烂。树木从里至外腐烂。胡萝卜和芜菁从外及里腐烂，挖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摊汁水。

山鸦村到处都湿答答的，水从崇山峻岭间倾泻而下，形成上千条蜿蜒的小溪。溪水波光粼粼，一路喧闹着，在村子高处绵延几十英里的阴暗松林间穿行。有时溪水撞击到白色的岩石上，拍打出奇异的乳白色泡沫。山鸦村甚至算不上一个村庄，村民破破烂烂的房子散落在山坡各处，仿佛刚刚遭受了一场洪水的侵袭。

白天，村民们和潮湿抗争，打着一场永远没有胜算的仗。晚上睡着了，还要做着湿漉漉、无趣的梦。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他们的梦被白天发生的意外小小地扰乱了。但是水已经浸透了每个人的灵魂，它安抚着村民们，让他们的头脑重新回归平静，就像鸭子用嘴理顺羽毛。

不过，有一副头脑依然清醒，孕育着反抗的黑色火焰。午夜，这副头脑的主人会离奇地出现在当地治安官的鸽房里。

这座鸽房很大，从外面看，圆锥形的房顶很像城堡的塔楼。此时此刻，鸽房里没有鸽子，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和一只体形巨大的

鹅。

莫丝卡睁大了眼睛，仿佛正在仔细听人说话。她轻轻地咬着没有点燃的烟斗斗柄，烟斗的碎屑在她的牙齿间徘徊。她不得不一心多用，一方面要提防那个离她越来越近的声音，一方面要警惕头上那只正试图从房顶上的小口挤进来的鸽子。除此之外，她还得在鸽房上方细细的爬杆上尽力保持平衡，不让自己摔下去。更倒霉的是，她还一只胳膊搂着一只暴躁不安的鹅……莫丝卡真后悔自己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藏身之处。

每当出入口有鸽子出现，这只叫萨拉森的鹅都会大叫。还好鸽子没有跟着叫，否则很可能会将人们惊醒，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莫丝卡大半夜躲在这里，还带着别人的鹅！莫丝卡有一万个理由不想被拽回家，去面对她的韦斯特利舅舅和布莱欧尼舅妈。她有周详的计划，但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今晚被抓住，将要面临怎样的惩罚。

“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如果不是你凑巧警告我们，我们村里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家庭主妇就要被那个坏蛋骗惨了。”这是治安官的声音。莫丝卡一动也不敢动。

“也不完全是凑巧。”这回是一个年轻人在说话。他的声音温柔而让人安心，就像温热的牛奶。

“我在斯威特换马的时候，有人提起一个叫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的人上个星期一直在这儿。这个人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骗子。况且去你们村也耽误不了多久。”

“那么，恐怕我们要再耽误你一点儿时间了。今晚请你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我们准备了酒菜，聊表谢意。”莫丝卡听到鼻烟盒打开的声音。“来一口？”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一只鸽子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个又大又黑、会喘气的东西蹲在乱糟糟的爬杆上，发出一阵长长的、低沉的叫声，好像溜冰鞋滑过冰面。

莫丝卡抬脚一踢，鞋尖正好踢中了鸽子胸脯下面凸出的部位，鸽子往后退了几步，然后飞走了。

“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没有，我只是走了个神……”莫丝卡屏住了呼吸。

“……我还以为我能吸鼻烟呢。”

“哈哈，鼻烟的硫黄味确实有点冲。”

“所以……”年轻人又吸了两次，好让鼻子舒服一些。他的鼻音没那么重了，“所以，你们会先把科兰特先生在仓库里关上一两天，然后把他带到品卡斯特受审？”

“我们只能这么做。山鸦村虽然有治安官，却没有绞刑架……”

声音越来越小，门也关上了，只剩下最近的一扇窗户还透着一点儿昏黄的烛光。过了一会儿，烛光也熄灭了。

鸽房的房顶神不知鬼不觉地掀起一条缝，两双眼睛透过这条缝向外张望。其中一双眼睛像煤球一样黑，在凸出的额头和扁扁的黄色嘴巴之间滴溜溜地转。另一双是人类的眼睛，又黑又亮。

莫丝卡的眼睛让她饱受怀疑和欺负。就算什么话也不说，她的眼睛里仍然流露出邪恶的意味。而且她的双眼拥有一种山鸦村其他人（治安官除外）没有的能力——她看得懂字。

人人都知道书是一件危险的东西。据说看了错误的书，书中长着黑色腿脚的文字就会在你的脑子里四处乱爬，把你变成一个疯狂、邪恶的人。而莫丝卡正好是奎利亚姆·迈尔的女儿——这个男人带着城里人的思想、聪明才智，以及一大堆黑暗又危险的书，从曼德里昂城来到山鸦村，更有流言称奎利亚姆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因此，莫丝卡也被当成了小号的女巫。

不过，父亲过世之后，莫丝卡的眼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保护伞。她的舅舅很高兴有人可以帮忙照管他的账目和信件。在他眼里，这个外甥女有点用处却不可信，所以每天晚上他都把莫丝卡和账本一起锁进磨坊里，以免莫丝卡惹麻烦。这天晚上，他又把莫丝卡锁了起来，丝毫没有察觉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接着，他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梦中全是金灿灿的麦子。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外甥女又逃出了磨坊，开始了危险的旅程。

莫丝卡吸了吸鼻子，夜晚的空气中还残留一丝鼻烟的味道。她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星期前，一个叫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的人来到山鸦村，他彬彬有礼，谈吐不凡，整个村子的人都被他迷住了。不过，他的魅力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人来到治安官家，揭发这个叫科兰特的人其实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无赖。傍晚时分，他就被戴上镣铐关进了仓库，没有人再愿意靠近他。

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自从父亲的书被烧毁之后，莫丝卡对文字更加如饥似渴。那些她已经掌握的词汇对她来说就像勉强够填饱肚子的土豆一样乏味，而科兰特谈吐不凡，他带来了许多生动、新鲜的词汇，像香料一样诱人，更何况他说话的时候还总是面带微笑，好像在品味自己说的话——他没想到这竟然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

治安官的房子最初建在一块隆起的小土坡上，房子两边各有一条深深的引水用的河渠。这样的构造原本很巧妙，可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发了大水。河水肆意横流，挟着大量骰子大小的石砾，改变了小土坡的形状。第二天早上，治安官发现自己的房子背后，白色的淤泥和石头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春日甜美的阳光照耀在河面上，烁烁发光，仿佛河水从房顶流过，从茅草间掉下无数晶莹的钻石。

为了和河里的鸭子争夺水源来浇灌菜园，治安官请当地的一个木匠安装了一架简易的吊杆：吊杆由一根竖立的架子和一根长长的杠杆构成，当中是支点，一端挂着一个水桶，吊杆像跷跷板一起一落，就可以把水打上来。吊杆的底部还装了四个轮子，这样可以在菜园里四处移动。

莫丝卡用小刀撬开一扇窗户。客厅里没有灯，对面的一面墙上挂着治安官的钥匙。

莫丝卡一边不安地咬着烟斗，一边把自己的手帕铺在水桶底部，然后操纵吊杆，让那根长长的杠杆从窗户伸进屋里。四个轮子在坚实的地面上滚动，带动整个吊杆摇摇摆摆地前进。杠杆上的桶在空中危险地晃来晃去，一会儿差点儿打翻一个白镴盘子，一会儿又差点儿敲响一口平底锅，最终才靠近了钥匙。几次试探之后，钥匙从钩子上滑了下来，掉进了水桶里。水桶底部垫着手帕，所以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莫丝卡把吊杆往回拉，让水桶缓缓地穿过窗户。不一会儿，治安官的钥匙就在莫丝卡的手里了。这里面有银器箱子的钥匙，有村子里什一税[注]捐献箱的钥匙，还有仓库的钥匙。

莫丝卡脱掉靴子，挂在脖子上，然后提起裙子，用别针固定好。和山鸦村其他小姑娘一样，为了行动方便，她的裙子底下还穿着及膝马裤。

她弯下腰，一把抱起萨拉森。如果换作别人这么放肆，一定会遭到萨拉森的猛烈攻击。但莫丝卡却不一样——她和萨拉森即使称不上朋友，起码也是惺惺相惜，同仇敌忾。平日里，萨拉森对村里的几只小猎犬总是凶神恶煞，而对麦芽作坊的房顶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喜爱，莫丝卡坚信萨拉森这些行为自有他的道理。反过来，当莫丝卡抱起萨拉森，打断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夜间巡游时，萨拉森也确定莫丝卡这么做同样有自己的理由。

下山鸦村就在他们脚下，白色的屋顶在皎洁的月光下忽明忽暗，仿佛结了一层冰。

在山鸦村，乳白色的河水在河床两边留下白色的沉积物，好像洗澡时在浴缸壁留下的一圈污渍。河边生长的植物覆盖着一层白垩粉，好像被河水打了石膏。如果把一只袜子扔进河水中，袜子也会被河水石化，看起来像是某尊粗心大意的石像在划船时不小心掉进河里的。

山鸦村的大人们吓唬小孩，如果不听话，就要被倒挂在瀑布底下，第二天会变成石头人，嘴巴里还会喷出水来。

村子里到处都是水声。水有很多种声音，最清晰的一种仿佛是有人在摇晃筛子里的玻璃珠。瀑布的水花敲打树叶，像一群纸人在拍手。而山涧的溪流水声潺潺，像许多小妖精在低声轻笑。

莫丝卡从陶工特文思家光滑的房顶爬下来的时候，耳边又响起了小妖精的笑声。她忽然意识到以后也许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有一瞬间，她惊讶自己竟然有一丝后悔。但她没时间犹豫，她必须争分夺秒。

紧挨着是寡妇瓦金索家，她家的房顶是圆形的。在跳上她家房顶时，莫丝卡没稳住，脚底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

只听底下一个睡意蒙眬的声音颤颤巍巍地问："谁？"接着是用打火匣点火的声音。透过房顶的裂缝，莫丝卡看见几缕淡红的微光亮了起来。有人举着蜡烛，慢慢地朝房门走去。

莫丝卡靠着湿冷的石头，抱住自己，开始痛哭起来。哭声一开始哽在喉咙深处，慢慢地越来越大，好像走调的小提琴，接着变成了刺耳的音符。她一直哭一直哭，让她稍感安慰的是，底下传来同样的哀号，高一声，低一声，好像在回应她。

寡妇养了很多骨瘦如柴、邋里邋遢的猫。这些猫看起来像大老鼠，而且不管看见什么都会发出凄厉的号叫。

寡妇自己也时常哀号，由于她是整个山鸦村最有钱的人，没人能阻止她。莫丝卡知道，如果寡妇觉得房顶上有小偷，她的号叫声能传遍整个山鸦村。不过自从知晓了科兰特的真面目，寡妇已经嗷嗷地哭了一下午，现在大概已经精疲力尽了。过了几分钟，屋里的光消失了。寡妇以为是自己养的某只猫在叫，于是又回床上睡觉去了。

爬下道格磨坊的水车，穿过柴德家的房顶，莫丝卡来到了将下山鸦村和白水平原隔开的栅栏边。这道栅栏是在岩石上修建起来的一排简陋的、带铁刺的围栏，这样既能让河水流走，又能挡住调皮的小孩和小鸡——这两者只要有一点儿机会，就能溜到河边，掉进湍急的河流中。铁刺在四周白色的岩石上留下斑斑锈迹，它们的作用主要是阻止野狗和偷猎者靠近。

翻过栅栏，莫丝卡擦了擦脸上的铁锈。她的嗓子眼、胸脯和掌心都传来丝丝恐惧。这些铁刺也挡住了布拉克和格莱布两只恶狗。

布拉克的胸口鼓得像个水桶，皮毛看起来像比他体形更大的狗才有的。它一咆哮起来，巨大的黑色下颌就抖个不停。

格莱布奔跑的时候步子很大，身子压得很低，这个动作仿佛是从狼那里学来的。它的鼻子和嘴部偏窄，让它看起来更像狼。而它跑起来比鹿还快。

这两只狗属于治安官，也属于大家。夜里它们则守卫着山鸦村的边界。莫丝卡在白天有时也能见到它们，但现在可不一样：它们随时可能从树林中跳出来，用锋利的牙齿轻而易举地将她扑倒在地。

那是什么？是树被风吹弯，还是一只动物蹲下来监视她？或者是一张瘦瘦的、尖尖的、下巴长长的脸？

莫丝卡把萨拉森举过头顶，受了惊吓的萨拉森扑腾着双脚，粗糙、黏湿的脚蹼不停地拍打着莫丝卡的胳膊。为了保持平衡，他不得不展开大大的翅膀。等莫丝卡重新把萨拉森放下来的时候，树林间那张狼一样的脸也消失了。

在山鸦村，布拉克和格莱布几乎站在恐惧链的最顶端。村民害怕被铁匠欺负，铁匠害怕寡妇的哀号，寡妇害怕治安官的权威，而铁石心肠的治安官内心其实非常害怕自己这两条可怕的大狗。

不过，即使是布拉克和格莱布，也害怕萨拉森。

莫丝卡听到远处瀑布的咆哮声，还夹杂着微弱的人声——有人哽咽地说着什么。

“……忍饥挨饿，毫无尊严，饱受摧残……”

河滩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被人们叫作“斥责石”。这块石头有十英尺高，呈马鞍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无数唠叨的妻子和任性的女儿被人用铁链绑在石头上，接受村民的惩罚和辱骂。她们的名字和“罪行”还会被在任的治安官蚀刻在石头上，比如“梅弗莱·哈克斯费瑟：对丈夫恶语相向”。“马鞍”的凹陷处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被无数人坐过，因

此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坑，这里刻着“索普·斯耐奇尔：极其任性，爱顶嘴”。

石头表面凹凸不平，莫丝卡没费多少力气就爬了上去。站在斥责石上，借着月光，莫丝卡清楚地看见一个男人正摊开四肢，躺在前方五码远的一块岩石上。

那个人胖乎乎的，神态自负。他肥胖的胸膛都快把马甲上的扣子撑开了。马甲上的五颗扣子擦得闪闪发亮，表明他对自己的外表非常在意。他的外套皱巴巴、乱糟糟的，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此前被倒挂起来，吊在一间长满苔藓的仓库里。除此之外，一顶海獭皮做的帽子和假发凄惨地散落在下面的溪水中，已经湿透了，上面还粘满杂草。

大概是因为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尽力摆出一种具有戏剧性的奇特造型：一只手的手背自暴自弃地搭在前额上，而另一只胳膊夸张地展开。他脸上唯一能看清的部分是嘴巴，此刻鼓鼓的，好像四周空气太热，有必要吹凉一点儿。这张嘴还在动，懒洋洋地吐出长长的句子，似乎尽管处境落魄，说话的人却非常享受自己说话的声音。

“拙作《三幕悲剧》还没出版……”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指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然后又把手搭在眼睛上，“……这就是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的结局，被抛弃在野地里，任由野蛮的鹅和一脸狡猾的森林小恶魔啄食……”他突然停止了说话，小心翼翼地把手从眼前拿开，“你是人吗？”

莫丝卡点点头。

难怪科兰特会问这个问题。现在莫丝卡的脸上满是铁锈、污渍和苔藓，头上和胳膊上粘着鸽子毛，完全看不出来本来面目。再加上嘴里没有点燃的烟斗，让人猜不透她的年龄，好像她来自另一个世界。

“你想干什么？”

莫丝卡晃了晃腿，让自己在“马鞍”上坐得更舒服。她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说：“我想要一份工作。”

“恐怕眼前的逆境让我无钱无势……等等，你刚才说工作？”

“是的，”莫丝卡指着仓库说，“我拿到了仓库的钥匙，不过要是我把你放出来，你必须给我一份工作，还要带我离开这里。”

“很好，”科兰特脸上浮现一个淡淡的、凄惨的笑容，说，“这个孩子想离开这里的一切。”说完，他看了看四周湿淋淋的树木、泛白的石头，还有远处冷色调的村庄。

“我想离开这里，四处游历，”莫丝卡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越快越好！”她的脸上表情异常复杂。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莫丝卡说，“你靠撒谎赚钱。”

“哈哈，孩子，爱说瞎话可不好。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讲故事的好手，一个善于创作歌谣和传奇故事的人。请不要混淆想象和现实，信口雌黄。我可是掌握了语言的奥秘和意义，精通音乐，会用魔法让一切都变得悦耳动听的大师。”

“信口雌黄”“悦耳动听”。莫丝卡并不知道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不过却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记住了它们。语言，多么神奇的语言，不过同时也是谎言。

“我听说，你告诉寡妇自己是一位公爵的儿子，等你一回到自己的领地就会跟她结婚。只不过你需要借点钱来请律师做公证。”

“呃，她是个非常……情绪化的女人。没听出来那只是一种修辞手法。”

“我听说，你告诉治安官能治好他的疼痛，只不过需要花一大笔钱。我还听说你告诉所有的店主，你的秘书很快就会带着你的行李和钱赶来替你付清所有的账单。”

“呃……你说得……没错，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我的秘书怎么还没来……”

“人们会在小偷的手上留下烙印，对吧？”莫丝卡说，“你这么爱骗人，他们应该在你舌头上也烙个印才对。”

接着两个人都安静了下来。只听得见岩石上的水声和科兰特吞口水的声音。

“没错，我对我的秘书已经失去耐心了，我想我必须辞退他。请问，你有做秘书的资格证书吗？”

“我有这个。”莫丝卡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嗯，外表朴实，说话简洁明了。这可是非常有用的品德。好吧，你可以为我开锁了。”

莫丝卡从石头“坐骑”上滑下，爬上陡峭的石头，用钥匙打开了锁。

“完全是出于好奇，”科兰特边打量着莫丝卡边问，“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这里？”

莫丝卡可以给出很多答案。她梦想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在那里，没有永无休止的摇晃玻璃珠和小妖精低笑的声音，她最好的朋

友不会是长着羽毛和黄色嘴巴的鹅；在那里，书不会腐烂或者发霉，没有人禁止她读书或者思考，袜子也不会总干不了。

然而，还有一个更迫切的原因。莫丝卡抬起头，看向树林和天空交界的地方，那里已经出现了淡淡的红色光芒——这预示着明天会是天气晴朗。不过还有大约三小时黎明才会真正到来。

“我舅舅很快就会起床，”莫丝卡说，“那时，他就会发现我烧掉了他的磨坊。”

---

1. 什一税是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信徒需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给教会。

勒索

莫丝卡几乎可以肯定，在决定要救出科兰特的时候，她的计划中并不包括烧掉磨坊。她反复练习过，很容易就从屋顶的破洞逃出了上锁的磨坊。接下来，麦芽作坊的围墙给她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她知道，她需要靠萨拉森吓跑看守白水平原的布拉克和格莱布，但是一只胳膊搂着鹅，很难翻越麦芽作坊高高的围墙。她必须借助那堆堆在墙角当燃料的金雀花秆。当她终于费力地爬上墙头的时候，无暇去顾及快要流逝的夏日的甜美气息，以及把脸刮得生疼的金雀花刺，这时，点亮油灯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她不记得油灯是自己故意丢下去的，还是不小心从手里滑下去的，只记得自己看着油灯从手里掉下去，轻轻跳了几下，好像摔坏了。她记得看见摔坏的油灯里迸出一点带白烟的火星，很快周围的金雀花秆开始冒黑烟，有火焰蹿出来。火焰一开始是蓝色的，后来又变成金色……她还记得一阵恐惧的战栗传遍全身，她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中了。

现在，莫丝卡和科兰特逃出了山鸦村，风好似一位热心的陌生人跟着他们，带着燃烧的磨坊的烟火气息，仿佛这个味道本来就属于他们。

四点钟的时候，挟着热浪的风叹息着，平静了下来。莫丝卡平常很享受在这个时间从这条路爬上悬崖。她可以看见青蛙在石头间鼓着肚子，盘结的树根在晨雾间若隐若现。他们脚下的路在不远处和去赫梅尔村的路交会，莫丝卡紧张得停下脚步。不过现在时间还早，赫梅

尔村披着红披肩的女人还没开始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山鸦村的磨坊运麦子。

“我猜你此刻停下来欣赏大自然奇迹一定有什么原因，对不对？也许你的鹅需要时间下个蛋作为我们的早餐？”尽管长得胖，科兰特在这条崎岖的小道上走得还挺快。

莫丝卡盯着科兰特。

“他是一只公鹅。”莫丝卡解释道。就算科兰特把萨拉森错认成一只猫她也不会感到奇怪。

“真的吗？”科兰特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双破破烂烂的麂皮手套，掸了掸肩膀上的几根毛刺，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强烈建议你扭断这只大鸟的脖子，结果了他。如果让我们的晚餐溜走了，那就太遗憾了，这很有可能，对吧？除此之外，你会发现一只死鸟更好带走，也更容易藏起来。”

萨拉森在莫丝卡的怀里换了个姿势，喉咙里发出一阵类似水从壶里倒出来的声音。他完全听不懂科兰特的建议，不过莫丝卡把他搂得更紧了，这让他很不舒服。

“萨拉森不是我们的晚餐。”

“是吗？那么我能不能问一问他到底是什么？我们翻越山岭的向导？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亲戚？或者说我们经过收费桥的时候必须用水鸟当过路费？你知道多张鸟嘴吃饭，我们的食物会消耗得更快吗？”

莫丝卡的脸涨得通红。科兰特扭过头，打量着莫丝卡的侧面，眼中透出精明、狡黠、戒备的目光。“我们确实有食物？我想我的新秘书应该带着足够的食物，而不是一只不能吃的鹅吧？什么？没有？我知道了，好吧，走这边，谢谢。”

科兰特领着莫丝卡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走上山。小路尽头有一座刷着明亮油彩的神龛，大小跟狗窝差不多。神龛倾斜的房顶下有一尊木制雕像，神像伸开双手，做出祝福的手势。

“科兰特先生！”莫丝卡来到神龛前，正好看见自己的新雇主从白镴供碗里抓起一把甜美多汁的浆果。

“没必要大惊小怪，小姑娘，”科兰特揭掉雕像头顶沾着的一片湿树叶，说，“我不过是借一点食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一定会还回去的。这位好心的同伴……”

“他是守护神珀斯特若菲。”莫丝卡脱口而出。

“守护神珀斯特若菲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一直帮我打理一些琐事。”科兰特一边说，一边把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大手伸进黑漆漆的神龛里，等莫丝卡再次看见他的手时，他的手里攥着一个粗麻布袋。

“但是……”莫丝卡欲言又止，担心自己听起来有些幼稚和迷信。

不过，她绝望地想，如果我们拿走了守护神的浆果，他该怎么驱赶四处游荡的亡灵？他没办法把浆果汁挤进亡灵眼里，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呀。毫无疑问，迄今为止，山鸦村坟墓里的尸体还没发生过从地底下跑出来，尖叫着从烟囱里爬回自己家这类有趣的事情。不过莫丝卡觉得，这一切都归功于珀斯特若菲。

“鉴于你已经有‘前科’，我很惊讶你胆子怎么这么小。”科兰特一边用手帕把浆果包起来，装进一个大口袋里，一边说，“纵火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在法官眼里，也就比当海盗好一点儿……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你疯狂到火烧磨坊？”

想到燃烧的磨坊，莫丝卡疲惫不堪的大脑里闪过一连串画面。她想象着那把经常把她手掌磨出水泡的旧扫帚被烧成了灰烬；那些她晚

上点着看书却被骂浪费的蜡烛熔化成了一摊黄色的蜡油；她的舅舅、舅妈一边尖叫着一边从大火中抢救面粉，完全忘了寻找可能被烧成焦炭的外甥女。

“那间磨坊太难看了。”莫丝卡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曾经见过一个差不多十岁大的小男孩因为放火烧学校而被绞死，”科兰特的语气让人觉得似乎确有其事，“大家都很同情他，可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行，治安官还能怎么办？我还记得囚车把他带到快乐天使广场的时候，他的家人哭得撕心裂肺。”科兰特意味深长地瞥了莫丝卡一眼，接着说，“当然了，纵火罪都是在首都审判的，听说绞刑结束之后，犯人的尸体会被运到大学解剖。他们会切下犯人的心脏，检查是否比普通人的心脏更黑更冷。”

莫丝卡不由自主地用手摸摸心口，想看看有没有冷气冒出。她觉得胸口处凉凉的，连呼吸也不顺畅了。她应该被负罪感折磨吗？如果她是一个冷血的犯人，那么她现在就应该被送上绞刑架。想象着自己坐在颠簸的囚车中穿过激愤的人群，莫丝卡悔恨不已。

不过，一想到自己逃脱了审判，莫丝卡的内心再次平静下来。莫丝卡跟在雇主身后，内心竟然可耻地生出一种窃喜：啊，我骨子里一定坏透了！事实上，比起磨坊的命运，更让她难过的是自己有了把柄落在科兰特手里。

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了。莫丝卡似乎想要记下自己离开的路。不过，这种“我的树林将要变成陌生人的树林”的感觉很快消散在了晨雾中。早鸟陆续醒来了，开始练嗓子。

小路曲折蜿蜒，很不好走。它一会儿好像担心看不见对面的山，非得往山顶上去，好获得一个开阔的视野。一会儿好像觉得山顶风太冷，又在几棵树下往回延伸。突然，它又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不得不

折回来，接下来很快又发现什么也没忘，再次掉头。最后，它总算从松树林中钻出来，重获自由，却又掉落河畔，抱怨着被岩石弄疼，拒绝再往前。总之，他们现在无路可走了。

“等一等，抬起头来，女士。”科兰特用莫丝卡的手绢帮她擦了擦脸，然后重新把手绢别在莫丝卡的上衣上，好挡住衣服上最明显的那块苔藓渍。“好吧，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希望肯普－蒂特林的好心人别把你当作会咬掉小孩鼻子的森林怪物。”

“我们要去肯普－蒂特林？”

“没错，大家都以为我们会去斯派克镇，大路在那里交会，通往首都或者品卡斯特。他们不会想到我们要去河港。”

“所以我们要在那里坐船？”莫丝卡问。科兰特好像没听见她的话。

眼前是一座座平缓的山坡，树林逐渐变成了绿色的田野，中间点缀着圆锥形的干草垛。为了便于耕种，山上开凿了一级级又宽又矮的台阶，从远处看，仿佛是一把巨大的梳子斜插进田野。

莫丝卡艳羡地看着农夫们的装扮：男人们几乎都穿着皮马甲和松松垮垮的白衬衫，戴着黑搭扣的宽檐帽子。而女人们则穿着粗布做的印花连衣裙，裙摆比莫丝卡土黄色的裙子大多了。她们的白色头巾式帽子外面还套着一顶宽檐草帽，并且用五颜六色的丝带系在下颏。山鸦村从女童到老妇人，都只戴一顶紧紧包住头的帽子，帽子的内衬涂上了防水用的蜂蜡，闻起来有一股陈油脂的味道，莫丝卡也不例外。对她来说，戴两顶帽子有些奇怪，不过，这里的女孩们可不这么想，她们一边打量着莫丝卡，一边不住地偷笑。

还没看见肯普－蒂特林，远远地就听到嘈杂的声音。呼啸而过的风低沉地咆哮着，好像一百个人一齐对着瓶颈吹气。风声中夹杂着咔嗒咔嗒、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声音，好像机器散了架。不时还能听见高低起伏的歌唱声。

越过山丘，那条被山鸦村的村民当作“河”的涓涓细流汇入了真正的河。河水不再像土匪一样浅薄寒酸，泛着白沫，而像一位大气的贵族，水面平滑，气势磅礴，最宽的地方有三十多英尺。这就是斯莱河。

肯普－蒂特林依水而建，顺着斯莱河蜿蜒向前。镇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分布在巨大的双层桥附近。小商店和住宅挤在主街两侧。绳梯从房子的窗户和房顶垂下来，一道之字形的木梯连接着桥和码头。房子周围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横七竖八地拉起了晾衣绳，所以莫丝卡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随风飘动的五颜六色的衣服——橘黄色、淡紫色、天蓝色、薄荷绿……这是莫丝卡见到的第一座真真正正的城镇，这里太大、太明亮、太忙碌了，莫丝卡一时间眼花缭乱，根本看不过来。

海鸥在头顶上空盘旋，好像茶杯里上上下下浮动的茶叶。它们跟着河里的每一条船飞，用尖尖的鸟嘴撕扯船上的东西。它们叫声嘈杂，忽然靠近船上干活的姑娘们，吓得她们把手里的东西摔到地上。这里每座房子的房顶上都装饰着鲜艳的木风车，做成小鸟的汽笛，或者会咔嗒咔嗒响的提线木偶，试图吓走海鸥，但看起来似乎并不起作用。

这里有船！简陋的老驳船满载着一箱箱、一袋袋货物，纤夫们大笑着往河里吐烟沫。一艘艘小圆艇[注]像一排海龟壳，歪歪斜斜在码头疾驰。有的双橹船和载客小船的甲板上斜斜地放着几张巨大的筝帆[注]，每艘船都用醒目的颜色写着“水手公会”几个字。

科兰特顺着木梯走上了主桥，在一家商店的门口停了下来。

“我们要在这里停留一会儿，”科兰特回头对莫丝卡说，“这里住着我的一位好朋友，我曾经答应要拜访她，她可是一位千金不换的朋友。我先强调一下，保持沉默可是秘书的优良品质之一。”

科兰特低头穿过门廊，莫丝卡紧紧跟在他后面。

商店里面看上去好像随时会有一个蛇发女怪杀气腾腾地冲出来。桌子上、窗台上摆放着一丛丛石羽毛，石石南和石头花朵。窗户前挂着两具鸟类的骨架，它们精巧的骨头构造在光线下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放着破破烂烂的帽子和拖鞋、围巾、石头硬币，还有类似陵墓天使雕像穿的袍子。莫丝卡觉得这些奇怪的装饰很可能被山鸦村的水石化了。

“哈哈，我们来了，詹妮弗·贝希尔夫人！”

贝希尔夫人精力充沛，皮肤被晒成小麦色，她的出现给房间带来了一阵暖意。她裸露的胳膊沾上了一些面粉，粗粗的辫子在帽子底下盘成了面包卷的样子。奇怪的是，她的手掌藏在一双棉布无指手套中。

“科兰特先生！”贝希尔夫人脸上的笑意更浓、酒窝更深了，“我亲爱的朋友总算没让人给绞死！”

“不不不，没有人、神或者野兽能够阻止我来见你，我最最亲爱的小詹。”科兰特说。

小詹大笑起来，表示她并不相信。

“哈哈，这是我的侄女，来自……”

“山鸦村，”小詹替他说道，“我亲爱的大黄蜂，这还用你说，看看她的眉毛！”

山鸦村特殊的帽子能够保护村民的头发不被打湿，却保护不了眉毛。山鸦村的水漂白了他们的眉毛，眉毛的颜色淡得几乎看不见。这让山鸦村的人看起来有些奇怪。莫丝卡也不例外。

“你这张嘴还是像手钻一样锋利！”科兰特的语气有一丝不悦，“没错，她的确来自那个让人不愉快的小村庄。山鸦村把我们的衣服弄得又冷又湿，我担心这孩子随时可能病死。小詹，我的甜心，你能给我们找几件衣服来吗？得挑不那么……”

“不容易被认出来的？”贝希尔夫人问。

莫丝卡很快得出结论：贝希尔夫人非常了解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科兰特眨眨眼，冲着女主人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

“好吧，不过要拿你们的旧衣服作为回报，”说完，贝希尔夫人转身对莫丝卡说，“听着，小姑娘，去那扇门后，顺着楼梯走到楼上，你会发现面前有一口皮箱。里面有一件灰色的长袍，你应该能穿。还有两顶帽子你也可以试一试。记住，除此之外不要碰任何东西。”

莫丝卡听话地爬上阁楼，找到了那个装衣服的箱子。她把要换的衣服搭在胳膊上，然后悄悄地走下楼梯——这回她没有听话，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在门后，一边换衣服，一边偷听外面两人的谈话。

“对你来说年纪太小了，不是吗？”只听贝希尔夫人问道。

“嘿……说起来太惨了。我在山鸦村郊外发现她的，她当时快饿死了。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不会丢下她不管……”科兰特的话被一个尖叫声打断了。透过门缝，莫丝卡看见贝希尔夫人戏谑地用两把面包刀夹住了科兰特的鼻子。

“打住，伊帕尼莫斯，如果我想听你讲故事，我会付钱的。说起来，这个月你有盗贼卖给我吗？”

莫丝卡顿时觉得口干舌燥。难道科兰特真的打算卖了她?

“当然，小詹。有四个。一个钓鱼的，一个潜水的，还有两个拦路的。”因为看过几本讲恐怖故事的书，莫丝卡知道“钓鱼的”指的是坐在房顶，用带钩子的长竿从马车顶“钓”行李的小偷；“潜水的”指的是扒手；“拦路的”指的是拦路抢劫的强盗。

贝希尔夫人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接过一摞粗糙的纸，纸上印着大大的字。每张纸上都盖着一个巨大的红色蜡印——文具商的印章。贝希尔夫人忙着读纸上的字，没注意到另外一捆纸从科兰特的粗麻布口袋里露了出来。不过科兰特很快发现了，连忙偷偷把它们塞了回去。当然，这一切都没逃过门后偷窥者的眼睛。

“噢，即便是现在，我仍然想了解这一行的消息。”

“我想你大概想看看这个，小詹，”科兰特拿出一张特殊的纸，然后念道，“《罗斯玛丽·佩皮特（莱特奇女士）及其领导的帮派的天才犯罪全记录》……啊，找到了……在臭名昭著的弗利特菲格尔夫人身上，我们见到了女性少有的头脑和勇气，她如此擅长利用其女性魅力，受害者甚至以为自己交了好运……”

听到这里，贝希尔夫人因回忆而惆怅地笑了笑。

“胡说八道，”她说，“女性魅力——我在扮成弗利特菲格尔夫人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虽然我原本可以用的。”

“你当然可以。”科兰特轻声说。

贝希尔夫人的嘴角微微耷拉下来，若有所思地抚摸着手套背。接着，她吸了吸鼻子，抬头看着科兰特，眼里闪着光。

“所以，发生了什么？”

“在山鸦村的时候，我恐怕让自己太出名了，所以村民们舍不得我离开。最后我想走的时候，他们……还把我关进了仓库。”

“啊，这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说吧，在他们抓到你之前，你骗了多少钱？”

“我可不是被抓住的，”科兰特仿佛觉得受到了侮辱，“我想我是被人出卖了——我知道前一天晚上，有一个陌生人和山鸦村的治安官待在一起……我大概是老了，胆子越来越小，不过自从我离开首都，总觉得有个影子一直跟着我。”

“绞刑架的影子可真够长的，”贝希尔夫人喃喃地说，“有时甚至挡住了阳光。我厌倦了背脊发凉的感觉，所以隐姓埋名来到这里。”她举起双手。透过薄薄的手套，依稀可以看见她的手背上有黑色的东西，大约是字母“T”的形状。莫丝卡认出来了，那是重犯的标记，“T”代表盗贼(注)。

“并不是因为害怕绞刑架，我亲爱的小詹。我身后的影子有血有肉，并且用两条腿走路。小詹，我不能再在这里逗留了。山鸦村那群乌合之众很快就会发现我的下落。”

“伊帕尼莫斯……”贝希尔夫人听起来相当严肃，“你到底蹚了什么浑水？我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搭档，但现在你甚至都不肯告诉我，这两年你到在替谁秘密干活！”

接着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科兰特用一根手指胡乱地翻着桌面上的一本小书。最后，小詹苦涩地叹了口气，说：“你那个姑娘已经出去好

久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特别长。要是我发现楼上丢了什么东西，一定把你扔进河里！”

莫丝卡认为是时候现身了。

当莫丝卡推开门的一瞬间，贝希尔夫人的脸上重新换上了慈母般的微笑，“啊，亲爱的，现在好多了。”

“莫丝卡，”科兰特迅速打断了她，“你去河的西岸买些东西回来。”莫丝卡敏捷地接住了扔给她的钱袋。“一根长面包，奶酪，如果可以的话，一两个苹果，还有，孩子——”莫丝卡在门口被叫住了，“——我们还得想个办法把这只鹅伪装起来。”

莫丝卡极不情愿地交出了萨拉森，来到了肯普－蒂特林的主街上。她明白科兰特一定会找机会甩掉她，但现在他的钱袋在她手里，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莫丝卡瞥见远远的河对岸有一个灰蓝色的穹顶。她忽然觉得有一种寒意滑过心脏，仿佛一只蟾蜍爬过石头。她停下来，不小心撞上了一辆装满海螺的手推车。

半犹豫，半自愿，她转头朝着教堂走去。如果她日后有可能因为纵火而被绞死，那么在那之前，她应该找个时间来净化自己被污染的灵魂。

在此之前，莫丝卡只去过赫梅尔的郊区教堂，那座教堂跟谷仓差不多，只有几座简陋的神龛。来自大城镇的人不会多看肯普－蒂特林的教堂一眼，不过对莫丝卡来说，眼前这座教堂简直太雄伟了！

教堂的穹顶上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海鸥粪，看起来如同用象牙雕刻的白色装饰。橡木雕刻的大门对门框来说，有些过高了，门斜倚

着门框，留下空间让人从两扇门之间挤进去。莫丝卡并不知道，这两扇门其实是内战的时候从上游的另外一座教堂里抢来的。

莫丝卡走进黑暗中，这里阴冷无比，她发现四周都是守护神。

教堂里每一扇百叶窗上都刻着守护神的雕像，呆板而且千篇一律，好像扑克牌里的国王。巨幅的守护神壁画从墙脚一直画到了房顶。木制的守护神像从布道坛和祭坛的屏风上俯视着周遭。石刻的守护神像从石头柱子上突出来，好像树干上累累的果实。一座用麦秆搭的守护神像被老鼠咬坏了，而另一座用芜菁作身体、土豆当脑袋的守护女神像在角落里无声无息地腐烂着。

莫丝卡环视了一圈，不确定应该去哪儿忏悔。她看见珀斯特若菲在高高的房椽上，不过他好像正忙着和猪的守护女神普瑞尔说话，莫丝卡觉得自己不该上前打扰他们。再加上珀斯特若菲被刻得跟他的舅舅韦斯特利有点像，她更犹豫了。女神普瑞尔比布莱欧尼舅妈胖一些，但是目光和舅妈一样刻薄和短浅。

“我告诉过你，”莫丝卡想象着普瑞尔用布莱欧尼舅妈的声音说，“我早就告诉过你，那个姑娘就是你口袋里的黄蜂，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蜇你一下。有那样一个父亲，这也不奇怪。书毁了她。我从来没见过知道那么多的孩子。”她的语气听起来好像任何有自尊心的孩子都不会“知道那么多”。想到这儿，莫丝卡忍不住攥紧了拳头。

她环顾四周，想找到一座长得像奎利亚姆·迈尔的雕像，但是没有任何一座雕像戴着夹鼻眼镜，或者在埋头看书。她突然想到，如果和这群庸庸碌碌的守护神雕像待在一起，整天谈论着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摘苹果，怎样将蜡烛头回收利用，鸡窝是不是该修一修了，父亲一定会被逼疯的。

帕尔皮塔图呢？啊，他在那里，被刻在了一扇百叶窗上。这位负责赶苍蝇的守护神笑得露出了牙齿，好像已经设置好了陷阱。他的大眼睛被虫蛀了个洞，透过这个洞能看见窗外的天空。

“这下好了，”莫丝卡模仿帕尔皮塔图的语气说（她时常这样模仿帕尔皮塔图），“科兰特先生抓住你的把柄了，他知道你放火烧了磨坊。你也得想想他有什么把柄。最好是大事。比如那些藏起来不让贝希尔夫人看见的纸？他之前把它们藏在神龛里了，对吧？他不想被人发现，对吧？纸上印着字，对吧？也许上面没有文具商的印章。这已经足够给他买根绳子，把他吊死了。”

如果说书可怕，那么文具商就更可怕。他们一开始只是组织了一个印刷商、装订商的公会，不过后来日益壮大。现在，文具商掌控着所有的印刷品，有权力裁定任何一本书是安全可以阅读，还是应该像感染了瘟疫的尸体一样被火烧掉。法律许可他们一旦发现任何人侵犯他们的权利，私自印刷书籍，都可以予以镇压，而镇压的手段相当残忍。

在山鸦村，人们说文具商有一种特殊的眼镜，确保他们读书时不会受到伤害，还能辨别哪些书对眼睛是安全的。在山鸦村，人们还说如果有人看没有盖章的非法书籍被文具商抓到，就会被抓走，投入墨水里淹死。在山鸦村，唯一一个闭口不提文具商的人是奎利亚姆·迈尔，尽管他在曼德里昂城的时候，自己就是一个文具商。

在山鸦村，一直有传言说奎利亚姆被文具商公会开除了。在他死后，由于害怕冷血的文具商公会，村民们抢劫了他的书架，一把火烧掉了他的书籍和手稿。在山鸦村，人们还说伴随着大火，有人看见扭曲的字母从火焰中逃出来，好像一群蜘蛛从燃烧的木头中间爬出。

这段痛苦的回忆让莫丝卡难以承受。父亲的大多数书她都从未读过。他总说等她长到十岁就让她看个够，那时候她才“足够小心，不会

在书上留下手指印”。那些书本该是她要继承的遗产。现在，他父亲只留给她一个不吉利的名字，阅读的能力，还有对文字的渴望。

但是，尽管害怕文具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他们是必须存在的恶魔。他们认为，这帮我们现在认识的恶魔，比我们以前认识的恶魔好一些。

我们以前认识的恶魔。莫丝卡一边转过头，一边用一只手把帽子戴好。透过教堂顶一个心形的洞，可以看到天空。这个洞此刻仿佛也正在望着她。

因为这颗心，这个国家经历了历史上最血腥的十年。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教派林立，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有一天，神龛里每位守护神像的胸前都出现了一颗炽热的心，从那天起，这些不同的教派就合并，所有人都信奉了这种陌生的、从未谋面的神灵，它把所有守护神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结果”。

每一间教堂都在高高的墙壁上凿出了一个洞，洞的大小正好合适放一个心形的鸟笼，鸟笼里装着刚刚捕捉来的野鸟。鸟儿扇动翅膀，敲打着墙上的那颗心，提醒人们铭记“结果”。每天捕捉野鸟的牧师称为“捕鸟人”。他们很快成了所有典籍的看管人，毕生致力于凝望那颗“结果之心”，好弄明白其中的奥义。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光迷惑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发狂——他们外表看上去依然平静而崇高，因此没人发现他们已经疯了。不过，在他们中间，一个关于“结果”的新版本开始秘密流传。他们坚称他们看到了真相，他们看见守护神像胸前的心发光、跳动，然后化作火焰，将守护神像燃烧殆尽，最后只留下那颗心。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回归于心，成为光的一部分。世间万物最终的命运都是燃烧。每个人最高的使命都是化为火焰。

在教堂正厅的一边，莫丝卡发现了一扇狭窄的拱门，被一排金属栅栏挡住了入口。在栅栏后面，石梯盘旋而上，消失在黑暗中。莫丝卡猜想石梯曾经应该通向捕鸟人的图书馆。

除了文具商，只有捕鸟人拥有印刷的权利。后来，他们印的书变成了传说。传说书上的字被印刷成螺旋形，好像旋涡一样吸入阅读它们的人的思维，任何人都无法逃脱。书上印着奇怪的符咒，人如果读了它们，就会打开大脑里的盒子，释放出疯狂的恶魔。书上的文字美丽而有魔力，能够击碎你的心脏，就像打碎一个鸡蛋。

捕鸟人的势力潜滋暗长。由于三十年内战的混乱以及议会的铁腕统治，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到底有多少有权力的人在捕鸟人的学校接受教育或是被他们的书籍影响。最后，当整个王国饱经战乱，犹如病人般奄奄一息的时候，捕鸟人走到台前，像医生一样摸摸额头，安抚大家。莫丝卡见到过老人们回忆起捕鸟人掌权那天，一个个老泪纵横。那一天，他们互相窃窃私语，我们真高兴啊，捕鸟人给我们带来了和平，他们把凡人和守护神联合起来，让我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一定能管理好我们的国家……

可是没过多久，捕鸟人开始消灭守护神。

他们首先宣布，掌管黑暗守护神克里森是恶魔。所有人听说之后都非常震惊。不过克里森没有多少信徒，所以当信徒们在集市上遭受鞭打，克里森的神龛被烧毁时，起来反抗的人很少。唉，老人们叹着气，我们那时还庆幸及时发现了克里森的真面目。

不过，第二个月，他们开始焚毁守护女神约波尔的神龛，约波尔信徒的额头被打上了标记。一个月之后，守护神赫尔威瑟也被宣布为恶魔。他在教堂里的雕像被毁坏，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信徒也一样。这是最后一个了，人们对彼此说，捕鸟人把我们从这些恶魔手里救了出来，不过，这是最后一个了……

但噩梦没有结束。人们不断被告知又一位守护神是伪装的恶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邻居被锁上铁链带走。好几年以后，大多数人才认清捕鸟人是想消除大家对守护神的信仰。最恶劣的一点是，老人们说，人们感到守护神自己也那么无助，那么恐惧。捕鸟人监视着一切，人们不敢祈祷，不敢说话，不敢思考……

于是，经过十年恐怖的日子，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内心发生了变化。反抗的声音像夏日嘈杂的蜂鸣，越来越大，最后汇聚成了怒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这个国家的人民揭竿而起，把捕鸟人赶进了深山和大海，赶到了监狱和刑场。

捕鸟人倒台之后，文具商告诉大众，捕鸟人的书籍传播了大量疯狂的思想。他们的书是可怕的，有毒的。那些书全部被烧毁，每座教堂里的“心”都被取出来，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洞。

也许“心”给人一种唯一和完整的感觉，这是重新回到神龛的守护神们提供不了的。“心”让一个人在凝望虚无的远方时，容易迷失自己。也许其中有值得相信的东西。这些离经叛道的危险想法让莫丝卡有些头晕。

一阵风透过洞吹进来，稻草在地上打着旋儿。莫丝卡耸耸肩，想要赶走不安。她拿出钱袋，掂了掂重量，然后打开了。片刻之后，她冲出了教堂，由于速度太快，肩膀撞到了大门上。

钱袋里只有四分之一便士，两块小石板，一堆破铜烂铁和果核。从小到大一直遭人嫌弃的莫丝卡有着敏锐的直觉，很快反应过来科兰特想用这个办法在肯普－蒂特林甩掉她。

---

1. 又叫科拉科尔小艇，圆形，用兽皮、柳条制成。
2. 一种在微风中使用的轻型的船帆。
3. 即英文thief。

走私

莫丝卡一闯进商店，贝希尔夫人立刻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看到莫丝卡气喘吁吁、情绪激动，贝希尔夫人似乎一点儿也不意外。她看了一眼莫丝卡掌心的破烂，“啧啧啧”地咂起了嘴。

“这也太不厚道了。我原本以为他至少会给你留点钱呢。”贝希尔夫人像慈母一般叹了口气，说，“反正离家还不远，你赶紧回山鸦村吧。反正也没造成什么危害，就当长教训了。”贝希尔夫人闪着精光的蓝眼睛打量着莫丝卡的脸，好像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造成什么危害。

莫丝卡咬着嘴唇，思索着刚才贝希尔夫人说的话。

“亲爱的，”贝希尔夫人把莫丝卡的沉默当作悲伤，“难道他偷了你的东西？”莫丝卡偷偷瞥了她一眼，很快下定决心。她点点头。

“啊，他真是有些过分了。不过你应该知道，最好不要相信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这种人。你不会真的打算跟着他去曼德里昂吧？”

这么说，科兰特心里的确有目的地。他甩掉莫丝卡，以便实行自己的计划。原来他打算去曼德里昂——莫丝卡的父亲曾经在那里生活过。

“那么他应该坐船往河下游去了，”莫丝卡说，她的黑眼睛目光灼灼地盯着贝希尔夫人的脸，“而且他不会雇船。”

水手公会最初是运送旅客的船夫的行业协会，之后一直负责维护水路上的治安。如果科兰特有足够的警觉换掉自己的衣服，那么他也会避开水手。

“你知道他要坐哪艘船。”莫丝卡松开拳头，把那四分之一便士从其他破烂中挑出来。

贝希尔夫人脸上仍然带着慈母般的微笑，宠溺地看着莫丝卡，不过她眼里的暖意渐渐消失了。

“你进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烟斗。”贝希尔夫人淡淡地说。

莫丝卡把烟斗从烟草袋里抽出来，和那四分之一便士一起“啪”地拍到贝希尔夫人摊开的手掌中。

“记住，我可什么都没有告诉你，你只是碰巧遇见他的。他坐的是一艘叫‘英勇少女’号的驳船，现在就停在附近的河岸边。船上有一面哈泽德国王的旗帜，很容易辨认。

莫丝卡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口，不过很快停了下来。她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情。

“我的鹅呢？”

“你的鹅？”贝希尔夫人抱歉地吹了声口哨，“伊帕尼莫斯说鹅是他的。我给了他几个曼德里昂城联系人的名字，还告诉他一个藏身之地，作为交换，他给了我这只鹅。如果你找他，可以跟他核实这件事。”

莫丝卡握紧了拳头，气得像猫咪奓了毛。

“萨拉森！”莫丝卡扯着嗓子大喊，“有狐狸！”

门口立刻探出来一截健壮的白色脖颈，萨拉森像水手一样趾高气扬地走进商店，发出享用美食一般的吞咽声，莫丝卡蹲下身，伸出手打算把萨拉森抱走。

“法瑟格尔！”贝希尔夫人搬出了救兵。只见一个一只胳膊抱着一堆石荨麻的年轻男子闻声赶来，从门口探出头。“把这只鹅抓起来，给我好好看着它！”

“遵命，夫人！”法瑟格尔从围裙里抽出那只空闲的手，按照贝希尔夫人的吩咐准备去抓鹅。

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事故，不过莫丝卡钻到了最近的桌子底下，拉下帽子挡住了脸，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猜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听到几声巨响，好像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倒了。

“用地毯盖住它，把它抓起来！”莫丝卡听见贝希尔夫人大叫。

法瑟格尔想必是按照她说的去做了。不一会儿，只听见他疼得叫起来，接下来似乎柜台被砸了。从吼叫声来判断，法瑟格尔还活着，这让莫丝卡松了口气。他大喊大叫，嘴里迸出好多莫丝卡从来没听过的词语，莫丝卡觉得有意思极了。她默默记下来以备将来使用。

莫丝卡瞅准机会，跑出了商店，翻起帽檐，小心翼翼地打量商店里头。只见地板上一片狼藉，到处是白色的石头碎片和乱七八糟的丝带。萨拉森大摇大摆地走在碎片上，它身上挂着麻布地毯，好像披着一件斗篷，橘黄色的喙上还沾着石头的灰尘。法瑟格尔躲在残破的柜台后面，一只手揉着流血的鼻子。贝希尔夫人则撩起裙子，爬上了一把快散架的椅子。椅子在她胖胖的身子下面嘎吱作响，而萨拉森则在她脚边一码远的地方神气活现地迈着步子。

莫丝卡小心地抱起萨拉森，朝商店的女主人仓促地行了一个不标准的屈膝礼。

“贝希尔夫人，很抱歉，”她匆忙解释道，“萨拉森对陌生人很反感。”她老早之前就学会了“反感”这个词，很高兴此刻能用上。

莫丝卡蹒跚地离开商店。估计贝希尔夫人很快就会报告治安官，不过如果她此刻拔腿就跑，贝希尔夫人一定会大喊“抓小偷”，这样整条街的人都会被惊动。

来到河边，在一片摇摇摆摆的船桅中，莫丝卡发现了一面黄色的旗帜，旗帜上的图案是一只单腿独立的松鸡——那是国王哈泽德的徽章。“英勇少女”号是一艘驳船，船上坐满了乘客。船员忙着用帆布把货物盖起来，而爱捣乱的海鸥则用喙把甲板上的干草扯得到处都是。

莫丝卡把头巾帽子拉下来，遮住自己淡淡的眉毛，然后穿过一群不耐烦的纤夫。甲板上有人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事情。

“最好能够快一点。”这是科兰特的声音，莫丝卡绝对不会认错。

“这个价格绝对不行。我可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如果水手公会发现船上载了不合规定的乘客，铁定会凿沉我的船。”

“伊帕尼莫斯叔叔！”莫丝卡喊道。许多皮肤黝黑的船夫把头转向她，咧嘴笑起来，莫丝卡红着脸说：“我和那艘内河船的船长谈过了，他同意你出的价，让我们上船……”

驳船的船长看起来有些惊讶，不过他吃惊程度比不上见到自己“侄女”的伊帕尼莫斯。

“你侄女？”船长似乎在考虑失去乘客的可能性，“好吧，我不能让一个小姑娘单独留在码头，和那些恶棍待在一起。就依你刚才说的价，这个女孩再加六便士，我们这就开船。”

莫丝卡上了船，优雅地坐到“叔叔”旁边的草垛上。

“你真是神通广大，”科兰特小声嘀咕，“我刚才正在安排我们的行程。我看见你的……”他的目光落在萨拉森身上。

“贝希尔夫人说她不想要萨拉森。”莫丝卡小心地说，提到贝希尔夫人名字的时候，莫丝卡想起法瑟格尔扯着嗓门大声说的那些词语，“科兰特先生，”她好奇地问，“‘魔怔’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疯了，也就是说理智被小仙子偷走了。”科兰特毫不迟疑地说。

“‘狼狈为奸’呢？”

“大概是说两个人一起干坏事。”

“狗娘养的呢？”

“这个还是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吧。”

船开了。起初，莫丝卡紧张地坐在草垛上，担心下一秒河岸上就会传来喊叫声。她仿佛看见水警命令驳船停下来，她被押回肯普－蒂特林，因为纵火和偷鹅而被立刻绞死。毫无疑问，如果她被逮捕，科兰特一定会马上向治安官出卖她。

不过，当驳船缓缓地开出几英里，阳光开始照在她的头上，莫丝卡仿佛看到了希望，开始暗自庆幸自己终于逃过了一劫。她现在如同脱胎换骨一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大概是因为换了新的衣服，她觉得自己借了别人的身体和生活，大概要过很久才能找回自己。

阳光穿过帽子的缝隙洒在莫丝卡的头发上，河面上波光粼粼。“英勇少女”号缓缓向前行驶，甲板上一会儿聚集起密密麻麻的蚊子，一会儿飞过来一群豆娘。当船靠近的时候，河中央的黑水鸡停止了窃窃私语；暗绿色的荨麻丛中，白嘴的骨顶鸡蹲下来，好奇地往下看。

他们遇到的每艘船都挂着不同的旗帜，表明自己效忠的国王。理论上，每个人都认为国家需要一位新的君主，并且忐忑不安地等待王

位委员会决定谁来继承王位。可实际上，委员会已经犹豫了二十年，很多可能的继承人死在流亡途中，继承权又传给了他们的孩子。同时，这个王国分裂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邦，每个城邦都拥护不同的君主，议会真正掌控的地方只剩下首都了。

理论上，山鸦村所在的区域支持的是普雷尔国王。莫丝卡只知道他的雕像看起来非常衰老，并且长着尖尖的下巴，除此之外对他一无所知。

莫丝卡看见一艘驳船遇上了一艘内河船。驳船上挂着代表被冤枉的辛纳蒙国王的哭泣猫头鹰徽章，而内河船上挂着代表议会的两把交叉的红色宝剑旗帜。让莫丝卡略微有些失望的是，两艘船并没有因此打起来，大家似乎对拉纤更有兴趣。所有船员都朝对方船员比画着挑衅的手势，但是好像只是做做样子，没有人走心。

莫丝卡也被“英勇少女”号的纤夫们吸引住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从来没见过有人如此卖力地干活，并且还不是为了赶走她。山鸦村的村民皮肤是苍白的，而纤夫们有着棕色的皮肤和狰狞的外表，看起来好像老虎一般。太阳把他们晒成了棕色，而长期干重活让他们浑身都是健硕的肌肉。当他们在河岸拉纤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在意过手里粗重的纤绳。他们互相之间开着玩笑，并没有恶意，但是也不忘奚落一下对方。

船长名叫帕特里奇，脸上总是挂着一抹阴冷的笑。他的右手手腕突出来一块，好像受过伤，骨头没有愈合。他的笑容捉摸不透，好像脸也受过伤，七拼八凑把脸拼回来的时候出了点小差错。

“乘坐水手公会的内河船才让人倒胃口呢，”科兰特边说边挥掉脸上的豆娘，“他们总是匆匆忙忙，船上就没有一处让人舒服的地方。”

有那么一瞬间，莫丝卡几乎快要以为她和科兰特坐上这条驳船是为了进行一次优雅的旅行，而不是在逃命。科兰特看起来很惬意，而且很高兴有莫丝卡陪着，莫丝卡几乎要相信科兰特并没有打算甩掉她，钱袋的事情一定有什么误会，贝希尔夫人在萨拉森的事情上对她撒了谎……

科兰特拿出一些浆果，莫丝卡挑了几颗吃起来。她斜倚在船边，把吃剩下的果核朝水里的鸭子吐去。她眼角的余光瞥见科兰特的反应——他一脸怀疑和算计地打量着她——这种表情莫丝卡以前也在他脸上见到过。莫丝卡突然觉得嘴里的浆果味道有些苦涩，她知道科兰特仍然想甩掉她，并且一有机会就出卖她。

在某些时候，她想过偷走科兰特那个神秘的粗麻布袋子，趁船靠岸就独自溜上岸逃走。不过她知道自己还需要科兰特。她之前从来没有走出山鸦村方圆五英里以外的地方，如果没有向导，她就跟无头苍蝇差不多。而且，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独自出门，很容易被人当作强盗、小偷或者骗子。她没有可以联络的人，没有钱，也没有朋友。她只有一只暴力又嗜血的鹅……还有艾庞尼莫斯·科兰特。

在曼德里昂，事情也许会不一样。莫丝卡眯着眼，脑海里浮现了一些模糊的回忆。她记得父亲曾经说起过，在曼德里昂有一所贫民学校。多年以来强烈的渴望让她记忆中的错觉越发清晰。父亲肯定说过这所学校从来不会赶走聪明的孩子？父亲肯定说过只要有一先令和一块面包，就可以去这所学校？父亲肯定还说过只要你能一口气读完六页复杂的文章，这所学校就会以最低廉的学费录取你……

莫丝卡冲科兰特露出一个大大的、友善的微笑，又从他手里拿了一颗浆果——这个微笑让科兰特有些心慌。当然，如果她告发科兰特，也许会得到奖赏，这样她至少会拿到一些钱。不过她能告发他什么呢？似乎没什么，绝对没有纵火严重。而且他一定会用花言巧语逃脱惩罚，甚至还会反咬她一口……

那么，要怎样才能让自己重新处于上风呢？莫丝卡的目光落在了她和科兰特之间的那个包裹上。包裹里的某处正躺着科兰特想方设法藏起来不想被贝希尔夫人看见的小袋子。也许过一会儿，科兰特正好离开，只剩下她和那个包袱……

太阳渐渐往下落，西方的天空霞光璀璨，仿佛被炉火烧得通红的铜壶。莫丝卡看见最后一丝余晖消散的时候，一只秃鹰正好掠过，仿佛是它远远地用黑色的翅膀扑灭了光，然后俯冲下来，降落到干草堆上。群山白天的时候像一群小狗一样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此刻却变成了黑黢黢的狼群，将驳船团团围住。

风开始变冷，纤夫的吼叫越发让人不安。

“我们要去‘三叉戟’吃晚饭，”帕特里奇说，“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

“三叉戟”是一家小酒馆，这里曾经是一座瞭望塔，用来阻止海盗从海岸沿河而上，攻打内陆的城镇。打仗的时候，硫黄侵蚀了瞭望塔顶的瓦，好像面包被人咬掉了外皮。塔顶残缺不全，长满了青苔，现在则被铺上了茅草，好遮风挡雨。

船员们很快将“英勇少女”号靠岸，留下两个人，其他人都跟科兰特和莫丝卡一起来到酒馆。酒馆里空气浑浊，混杂着烟味、泥地的潮气和煮过头的牛肚油腻的味道。从衣服和晒黑的脸来看，大多数的顾客都是船员或者纤夫，当然都是男人。饭馆的桌子大部分来自沉船的残骸——把甲板搁在木桶上就拼成一张桌子。座位则是灰白的干草垛。在远一点的墙角放着几床草褥子，每床草褥子上都有人在躺着睡觉，他们都只穿着衬衫，没穿外衣。

他们在一张较大的桌子前坐下，莫丝卡饿极了，只觉得肋骨下生疼。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一盘小面包和一个罐子。莫丝卡注意到帕特里

奇端起麦芽酒，在面包上方晃了几下才开始喝，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在山鸦村，大家在喝酒前会端着酒杯在罐子上方挥舞，以示向“掌管托斯特罗伊海”的国王普雷尔致敬。所以，刚才帕特里奇的手势应该是在向“掌管马格拉山”的国王哈泽德致敬，面包被用来代表“山”。

在旁边的桌子上，一个纤夫在桌子上洒了些水，然后端着杯子在水上摇了摇，致敬“掌管法洛斯密尔湖”的国王加尔布雷什。他的朋友坐在对面，举着杯子在左手手指上晃悠，表示拥护“乔特兰丘陵的君主”双胞胎女王。在这家“三叉戟”酒馆里，客人们用不同的手势向不同的君主致意，并没有人在酒精的作用下互相掐起来……看起来人们并没有因为拥护不同的君主而打斗。

莫丝卡并不知道这些，不过她也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从前拥护不同君主的人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的情形一去不返了。每个城镇的人都无奈地接受了别人和自己拥护不同君主的现实，所以每家酒馆的老板都会小心地在桌子摆上一罐水、一盘小面包，供客人们向自己选定的君主致敬。

一位平底船船长加入了他们这桌，很快就和帕特里奇聊得火热。

“这么说，曼德里昂有什么新闻吗？”帕特里奇一边问，一边就着蜡烛点燃自己的烟斗。

“公爵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听说过新建的‘繁荣之塔’吗？”

帕特里奇一条眉毛勾起来。

“听说修了两座一样的双胞胎塔楼？”

“没错。”

“唉，他还是喜欢成双成对的东西。”帕特里奇摇摇头，叹了口气。

他们提到了一大堆陌生的名字，莫丝卡不太听得懂他们的谈话。他们多次提到了“锁匠”，听起来好像是某个公会的名称，不过莫丝卡以前从没听说过。平底船船长说在曼德里昂，锁匠公会的势力越来越大，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帕特里奇则表示不用担心，公爵的妹妹绝对不会让他们像占领斯库里那样占领曼德里昂。如果锁匠公会只是制锁匠人的协会，莫丝卡想不出为什么一提到他们，人们就显得如此严肃和害怕。

莫丝卡杯子里的啤酒淡得像河水一样，尝起来仿佛有一百只鸭子在里面洗过脚。不过莫丝卡不一会儿就开始觉得脑后有个地方热乎乎、闹哄哄的。她努力想听懂他们的对话，但太难了，简直跟用萨拉森带蹼的脚而不是自己的手指去捡一根线一样。

“你侄女的黑眼圈有点重啊。你最好在她从椅子上摔下来被火烧着之前带她上床睡觉。”

他说的“床”实际上就是墙脚的一张草褥子，只是和其他草褥子隔得远一些。莫丝卡不敢脱掉外套，她和衣躺下，用帽子遮住脸。透过帽檐，她看见科兰特讲究地把自己的草褥子刷干净，脱下外套铺在褥子上，然后才躺下。让她失望的是，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科兰特先把自己的包袱塞到了褥子底下。

接下来的五小时，莫丝卡眼前一片漆黑，只能听见萨拉森撕扯草褥子的声音。她可不想让科兰特再次不告而别，所以她不停地用草梗扎着掌心，让自己保持清醒。然而她已经精疲力竭，不可能不睡觉。拂晓时分，她被惊醒了。

“快点上船。”帕特里奇咧嘴冲她一笑，看起来不太友好。

莫丝卡跟着他走到船上，因为缺乏睡眠，她的胃直冒酸水。科兰特坐在离船尾不远的地方，正剥着一个煮鸡蛋，而他的包袱不见踪迹。

莫丝卡坐到科兰特旁边，发现他正仔细地观察她。他咬了一口鸡蛋，若有所思地盯着甲板看了一阵，然后又回头看着莫丝卡。

“亲爱的，昨晚睡得好吗？”科兰特的语气很有礼貌，却像清晨一样寒冷清脆。他停下来，用小拇指甲剔了剔牙。等帕特里奇走远了听不见了，他才接着说，“你发现了吗？今早河水高了一些。”

“可我没听到下雨的声音啊。”莫丝卡看向河面，河水看起来跟往常一样平静。

“我不是说河面上升了，而是船下降了。我们的船比昨天吃水深了一些。我想这不全是因为我们肚子里增加的啤酒和面包的重量吧？”

“你的意思是……他们让我们下船，这样我们就不会发现他们往船上装了别的东西？”莫丝卡朝船上瞟了瞟，“难道就藏在这些货物中间？”

“不，”科兰特回答得有点快，“我认为不是。你仔细观察甲板。我们脚下的木板能够避免货物擦伤船腹，不过在这艘船上，它们还有别的用处。”和大多数这种类型的驳船一样，“英勇少女”号没有专门的货舱，干草堆只能堆在甲板上。而甲板是一层平坦的木板，并且和榆木船底之间有很宽的缝隙。

莫丝卡这才注意到有几根干草夹在甲板的木板中间，似乎木板被移动过。她抬头看着科兰特，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疑问。

“那顶帆布帐篷下面就是船员们睡觉的地方。现在那里没有人，如果你说你想到那里休息一会儿，没有人会反对。然后你只需要撬开其

中一块木板，钻进船腹，就知道答案了。”

“但是——”

“别啰唆了。既然老天爷让你这么一个像雪貂一样爱窥探的孩子跟着我——据我所知雪貂只有两个用处：做成质量不怎么样的皮草，或者送进兔子洞里抓兔子——那你就做只有用的雪貂，赶紧行动吧。”

莫丝卡装模作样地打着呵欠，沿着甲板朝船尾走去。帕特里奇站在船舷边，一只手懒洋洋地搭在巨大的舵把上，眼睛看着前方河面，没有觉察到莫丝卡掀开帐篷，钻进了下面黑暗的船腹。

撬木板可是一个技术活。莫丝卡的指甲很短，而每块木板都是结实的橡木，足足有一英尺宽。她费了好大功夫才能勉强塞进去一块从科兰特烟袋中拿来的废金属片，接下来又努力了好一阵，终于有一块木板松动了。

莫丝卡从洞里钻进船腹，伸手摸到了驳船船底带凹槽的木头。她在黑暗中摸索着，感觉手指碰到了什么疙疙瘩瘩的东西。她抓起那个东西，举到有光线的地方端详。那是一尊不大却很有分量的木雕，雕的是守护神格雷格劳瑞——他掌管战斗之剑。难道船上装的都是这样的雕像？谁把它们从神龛里移出来，让它们像奴隶船上的奴隶一样挤在这个阴暗的地方？为什么这艘船要秘密运送这些雕像？

莫丝卡谨慎地咬住嘴唇，把守护神放回黑暗之中，然后掀开木板，从帆布帐篷里爬了出来。她沿着干草堆匍匐前行，并且选择了离岸边、离艾庞尼莫斯·科兰特最远的路线。

这些秘密货物并没有藏在干草堆里，但是莫丝卡很确定干草堆里藏着别的东西。

如果不是有心去找，莫丝卡也许不会注意到两堆干草之间伸出来一根线头。藏在这里简单有效。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科兰特只需拉这根线……

她扯了扯那根线，包袱从隐藏的地方滑了出来。莫丝卡用嘴叼着包袱，像猫一样爬回去，躲进了帆布帐篷里。

莫丝卡解开线，拆掉麻布，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捆印刷着文字的纸。它们大多数是有关罪犯生平的小册子，封面是布做的，装订十分粗糙。还有一些是大幅、零散的纸张，或者报纸，大多数都印着歌谣。所有的纸张和册子上都盖着文具商公会的章。在它们中间，有科兰特尽力隐藏的那个袋子。莫丝卡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个究竟，不过她失望地发现里面只有一封介绍信："……兹证明艾庞尼莫斯·科兰特代表文具商公会调查违法犯罪活动……"

纸上的字突然变得容易辨认了，这是因为帆布帐篷开始抖动，有光线照了进来。接着，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的脑袋伸进了帆布帐篷里。

他的笑容如同被凉水浇灭的蜡烛一样消失了，胖胖的脸上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告诉莫丝卡他现在非常生气。莫丝卡不甘示弱地瞪回去，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在宣告自己的胜利。

"你怎么找到这些的？"

"你在替文具商工作？你是他们的间谍？"

"你会认字？"科兰特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盯着莫丝卡，一边尽力往这个临时的小客舱里钻。

"我也非常意外。"莫丝卡毫不客气地说。

正在这时，帆布帐篷被人粗鲁地扯开了，莫丝卡和科兰特不约而同地跳起来，一屁股坐到那捆纸上。

帕特里奇弯下腰，从掀开的地方探进来，他歪曲的嘴角有些抽搐，显得非常生气。

“你们到底要给我找多少麻烦？”他咆哮着问，“前方有五六艘水手公会的船拦在河道上，我看是要搜查过往的船只。”

敲竹杠

莫丝卡和科兰特互相交换了个眼神，无声地达成了某种默契。在这种危急时候，他俩必须站在同一条战线，一致对外。

“啊哈，这么看来，我们真是同一条船上的人，”科兰特迅速反应过来，转头对帕特里奇说，“你不想水手公会发现你载了不该载的人，而我们，我们也不想被人发现。那么我们应该赶紧达成一致，然后，哈……”

“然后什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你这个细皮嫩肉、油腔滑调的浑蛋！”科兰特伸手敲了敲甲板的木板作为回答，表示他知道木板下面是空的。

“什么？让你躲到下面，那不等于引狼入室吗？不如现在把你喂海鸥！多瑟尔！”话音刚落，另外一个船员的脑袋从帐篷的开口处探了进来。“招呼水手公会的人，告诉他们我们刚好抓到了两个偷偷上船的人。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很像坏人？”

“我看像，”多瑟尔冷冷地说，“我猜他们是趁我们停靠在‘三叉戟’的时候偷偷溜上船来的。”

“如果你出卖我们，”莫丝卡恶狠狠地说，“我会告诉他们甲板下面还有别的‘乘客’。他们看起来可不会善罢甘休。我敢说下面有更多见不得光的东西。”

听了莫丝卡的话，科兰特重新得意起来，看样子他好像不知道莫丝卡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错，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们知道你的这艘船就像其他‘少女’一样，肚子里都藏着秘密。我的侄女，你也知道，像雪貂一样喜欢到处打探，我本来想掐灭她偷窥打听的念头，不过她天生就爱这样，我也没办法。好吧，船长，我也没办法，我们三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不能再磨蹭了，”多瑟尔小声地说，“我们可以慢慢靠岸，争取时间。不过如果我们那样做，那里可能会有很大动静……”他的眼睛看向甲板。

帕特里奇的嘴巴动了两下，好像在用力嚼碎嘴巴里的一颗小坚果。

“躲到木板底下去，”帕特里奇低声命令，“不过如果你们谁敢发出一点声音，我就会找人钉死你们头上的木板，用沥青封上所有缝隙，让你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他们不得不撬起三块木板才能让艾庞尼莫斯·科兰特挤进去。伴随着一声含混不清的尖叫，他肥胖的身体消失在黑暗中。

“安静点！”

“命运真无情啊！如果你还把守护女神谢姆波林放在眼里，就该闭上嘴——”

“住口！”

莫丝卡跟着她的雇主进入了甲板下黑暗逼仄的空间。四周几乎一片漆黑，只从木板的空隙间透进来几缕光线。她举起手，摸到了甲板下面粗糙的木头。她真后悔不该到处乱摸，现在感觉被关进了一口木质的棺材里。

这里的水声大了很多。你能听见驳船的声音——当浪花拍打它的两侧，它会恼怒地呼喊；当它被纤夫的绳子拖拽，被河中的激流冲击，它会发出低沉地咆哮。

哗——哗——莫丝卡头顶不远处就放着科兰特的那捆纸，其中还有文具商公会的信。即使莫丝卡只读了短短几行，也能证明科兰特原来是文具商的间谍。她也许能借此找到要挟科兰特的把柄。“最好是大事”，帕尔皮塔图的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回荡。她偷偷地伸出手，长长的手指碰到一样凸出来的又干又薄的东西，似乎是什么东西的一角。

“……欢迎欢迎……看起来可能是……”甲板上传来帕特里奇的声音。

“……公爵的命令……”一个陌生的、愁苦的声音说，“不用，没必要把所有的货物打开。如果我们搜遍每艘船的每个角落，今晚就别想回家见老婆了……”

莫丝卡小心地抓住手指间摸到的东西，尽力往外拉。她的指关节被什么东西猛地戳了一下，莫丝卡怀疑这是守护女神阿格拉盖普的雕像，她负责吓走企图靠近产床的豁嘴精灵。

“……你们在找什么？”

“……马蹄印。”

莫丝卡空着的那只手靠近了疾风之神米普斯括尔的半身像，不过科兰特抓住雕像头上的两只角，一把抢了过去。

“……什么？”

“……公爵的命令。为了捉拿江洋大盗克拉姆·布莱斯。公爵大人已经贴出告示，要求他的臣民绝不能藏匿这样的无赖，所以布莱斯一

定会从陆路转到水路。我们拦下所有的船，搜查可以帮助他去曼德里昂的人或马的踪迹。正常的船上不会有马蹄印、马粪或者马的踪迹……”

甲板下面，偷偷摸摸的行动和对抗演变成了无声的撕扯。一个细微的声音告诉莫丝卡，女神阿格拉盖普从科兰特手里掉下去了，他正在寻找别的神像。莫丝卡一掌挥过去，但还是来不及阻止科兰特拿起掌管美梦的圣威尔莫普的雕像。莫丝卡的眉骨被这尊平和慈爱的雕像狠狠地打了一下，她忍不住小声哭起来。

甲板上的谈话突然中断了，脚步也变轻了。两个逃亡者在黑暗中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准是那只傻鹅在乱叫。”帕特里奇冷静地说。甲板上响起萨拉森笨重的脚步声，然后是几句寒暄，击掌的声音，接着传来纤夫们拉纤的号子声。“英勇少女”号重新起航了。

十分钟之后，传来了移动干草堆以及绳索窸窸窣窣的声音。两块木板迅速被撬开了，露出蓝色的天空以及两张猩红色的脸。

“出来。”帕特里奇说。

两个躲藏的乘客爬上了甲板。科兰特得意扬扬地抓起那捆乱糟糟的纸，捧到胸前。莫丝卡轻轻地摸着前额上的包。

“下船！”帕特里奇说。

科兰特和莫丝卡当然一致表示反对。四周是一片平淡无奇的长满金雀花的荒原，甚至连条路都没有。

“河上到处都是水手公会的人。下船之前你们先把船费付了。”在帕特里奇压迫的注视下，科兰特勉强地把几个硬币放到他手里。“你给

我们添了这么多麻烦，这点钱哪儿够？”

科兰特环顾周围面无笑容的纤夫，好像在计算着什么。他的嘴巴变得又小又圆，好像一颗未成熟的李子。

不等莫丝卡反应过来，科兰特一把把她拉到自己身边，说：“这只鹅就留给你们了。”说完，他拽着小秘书飞快地下了船，完全不顾莫丝卡拳打脚踢，试图挣脱他的手。

在帽子掉下来挡住视线之前，莫丝卡只来得及看了萨拉森一眼，他正伸长脖子注视着她，好像在疑惑她为什么不告而别。

两人足足纠缠了五分钟，科兰特的胳膊酸痛不已，脚踝还被踢好几下。他累得筋疲力尽，一把把莫丝卡推倒在凤尾草丛中。莫丝卡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一场唇枪舌剑的对骂上演了。他俩互相用最恶毒的话指责对方，阳光听了忍不住皱眉，一旁的金雀花也觉得刺耳，就连路过的飞蛾也惊讶得忘记了扇翅膀。

莫丝卡的开场白是她从小商贩那里学来的骂人的话，诸如狗嘴里流出的哈喇子，烂咸肉上长出的霉菌。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回嘴骂她忘恩负义、奸诈狡猾——他用的词都来自歌谣和神话。

莫丝卡也用自己秘密词库里的话回击他。比如用从走私者那里学来的词骂他大嘴巴，用从士兵那里学来的话骂他是那种最卑鄙的、透过钥匙孔偷窥的间谍。

科兰特则引经据典，用文章里的长篇大论来反击，中心思想是无人管教的年轻人自然会堕落。

莫丝卡也不示弱，骂得唾沫横飞。这次用的是她在父亲的书里发现的词汇——这些书之后全被她舅舅烧掉了。

科兰特盯着她。

“太荒唐了。我才不信你明白什么是‘道德上怯懦的妥协’，更不用说一个人怎么可能……”科兰特的话说到一半，注意力就被莫丝卡身后的东西吸引住了。

远处传来车轮碾过坑坑洼洼的石头路面的声音。越过开满金雀花的河岸，能看到一辆满载货物、晃晃悠悠的货车的顶篷。

他俩立刻决定暂时休战，共同行动。穿过茂密的草丛和参差的灌木丛，他们来到货车附近。莫丝卡把裙子撩到大腿上，科兰特则吹起口哨，以吸引驾车人的注意。

这辆货车非常简陋，差不多就是用绳子把几块木板绑在四个轮子上，开起来嘎吱嘎吱地响。驾车的人是一个矮小的、皮肤黝黑的男人，他正大口地咀嚼着一片面包，没握紧缰绳，任凭那匹看起来有些笨拙的栗色母马按照自己的心意往前走。

“想搭便车去曼德里昂，对吧？尽管上车，只要你们能找到地方坐。小心点，我的货物可是有牙齿的，真的有哟。”

掀开盖在车上的布，莫丝卡看见二十四排金属牙齿，好像十二只钢铁怪兽睡着的时候，有谁偷走了它们的假牙。

“这些都是捕兽夹。不管你需要哪种捕兽夹，我这儿都有。有用来夹入侵者脚指头的，还有用来夹獾鼻子的。”

莫丝卡把布重新盖好，提心吊胆地爬上了车。车继续往前开，耳边不时传来捕兽夹关合的声音。

在科兰特的床上放一个捕兽夹，莫丝卡想，再在他的汤里放一个。她抱住自己单薄的身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可以肯定，文具商的间谍一定有很多敌人。她要等待时机，等到了曼德里昂，一定有人愿意花钱从她这里买科兰特的消息。这样她就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新钱袋，把萨拉森买回来，学费也不用愁了。她还要再买一个捕兽夹，用来抓文具商的间谍……

“你知道吗？这些捕兽夹都是我做的。我做了一个藏在腰带里的夹子，以防有人偷钱袋。”

“真是天才！”科兰特回答，“你有没有想过张贴一些广告，让大家知道捕兽夹是限量发售的，因为你断了那些犯罪分子的财路，所以有好多犯罪组织都把你列为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听了他的话，这个矮小的捕兽夹贩子大笑起来，笑声好像一只猫在咳出胃里的毛团。

“我喜欢你文绉绉的腔调，”他说，“就像……就像……好吧，你想看看吗？我还有捉怪兽的夹子。”

前面的路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坑。一辆马车停在路中间，看起来是在经过大坑的时候损坏了巨大的轮子。莫丝卡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优雅的马车。马车的一个车轮脱落了，导致车厢有些倾斜。两匹白马啃着路边的金雀花，两个白衣男仆正弯腰检查马车损坏的地方。马车白色的车厢带着华丽的流苏装饰，车厢下面连着异常纤细的金属曲线框架，好像车厢就飘浮在空气中。这辆精巧的马车仿佛来自童话，不应该出现在现实世界中，莫丝卡想。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小意思。”捕兽夹小贩满脸笑容地从货车上走下来，好像自己有工具可以修好车轮。听了他的话，男仆们很高兴，表示如果他能修好

车轮，一定会得到丰厚的报酬。不过他们对“丰厚”到底是多少有点小小的分歧，看起来讨论还得持续一阵。

莫丝卡叹了口气，科兰特冲她眨了眨眼，仿佛一滴雨水突然掉进了他的眼里。他们从货车上爬下来，朝着一旁正忙着讨价还价的人走过去。

“五分钟就能干好的活就要这么多钱？简直是敲竹杠！”马车夫大喊。

“啊，”科兰特插嘴说，“敲竹杠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总比流血好，你说是吧？毕竟你们现在滞留在这里，束手无策，天就快黑了，你们没准会碰见——”他停顿了一下，接着用充满戏剧性的语气说，“四处游荡的黑上尉布莱斯。”

“谁？”

“我敢说你们一定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号——寡妇制造者。”

“或者是魔鬼之友。”莫丝卡及时补充道。几双眼睛疑惑地看着她，也包括科兰特。莫丝卡接着说：“没错，说起来不可思议，他好像无所不知。有人说黑暗绅士送给他的一个小精灵，可以告诉他任何事情。比如，他袭击一群人的时候，总能知道谁带着手枪，一定会在他们掏出手枪之前射死他们。”莫丝卡满意地看到马车夫和其中一个男仆的脸色变得煞白。

“一击封喉。”她又愉快地补充了一句。

科兰特扬了扬眉毛，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一阵风拂过马车，车厢窗户前精致的蕾丝窗帘轻轻晃动起来，仿佛有点惊慌。这点动静引起了莫丝卡的注意。窗户上方有一个泥点

子。风吹得泥点子摇摇晃晃，最后掉了下来，滴在一只雪白的手套上，留下一个咖啡色的污点。一只戴着白手套的纤纤玉手握着一块洁白的手帕，轻轻地擦拭着污点，直到污迹一点也看不见。莫丝卡注视着那只手从车厢窗户收回去，透过窗户，她看见马车里仿佛是一个纯白的世界。

在此之前，莫丝卡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白色。白色既老旧又难看，仿佛东西在水里浸泡得太久。

在此之前，莫丝卡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富有。富有是鹅油的味道，是肚子上、下巴上可以抵御冷风的肥肉。

这辆车仿佛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马车上沾着好多混浊的雨水，不过每一滴都仿佛是珍珠。

莫丝卡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珍珠。眼前的情形让她大开眼界：马车里坐着一位女士，她洁白无瑕的丝绸裙子上到处点缀着珍珠串成的花环，脖子上、手腕上都戴着长长的珍珠链子。

阴影中出现了一张白瓷般苍白而美丽的脸。一头浓密的卷发编成了繁复的发型，用发卡别起来。脸上涂了厚厚的粉底，看起来好像是由大理石雕刻而成。就算脸上有什么温度或者表情，也被粉底遮住、抹去了。莫丝卡突然明白真正的富有不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也不是红色的羊毛斗篷。真正的富有是白雪。

“希瑟森，怎么了？”

她的语气冰冷、柔和、绵软，莫丝卡突然意识到这位有着大理石一般脸庞的女士应该很年轻。

“希瑟森，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的身子微微前倾，以便能看清路上发生的事情。莫丝卡看见她光洁的脸颊边有一条更加闪亮洁白的花边。那是一道伤疤，像一片雪花飘落在她右颧骨上。

“小姐，我想我们不得不……”马车夫打了个嗝，“……我想我们可能……我想……”

与此同时，莫丝卡身旁的讨价还价中止了。小贩不再嘀咕，男仆们不再抱怨，科兰特也停止了长篇大论。马车夫把手搭在耳朵上，脸变得跟蕾丝窗帘一样白。

四五个男人从金雀花草丛中的藏身之处跳出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手枪，对准了马车附近的人。

敲诈

莫丝卡之前从来没见过手枪，不过很多刽子手传记和罪犯故事都会提到枪，她也见过强盗和杀人犯的木雕，并且非常羡慕有枪的人。她有点惊讶手枪原来这么小。书上的插画里，手枪总是被画得很大，好让读者看清。

从下面看着枪口的感觉真是太奇怪了！并不完全是恐惧，更多的是震惊，就好像打雪仗时被雪球击中。她还可以清晰地思考，不过思考的速度明显变慢了，似乎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正漠不关心地缓慢行进。

莫丝卡冷静地观察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些人。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其中一个一直在吞口水，仿佛很紧张，还不停地调整着握枪的姿势。他的头不停抖动，努力避免回头往身后看。过了一会儿，莫丝卡听见了一阵马蹄声。强盗们也听见了，不过没有谁表现出恐慌的样子，他们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个声音。

一滴雨水意外地落在了她的眼睛里，她本能地伸手去把它擦干净，没来得及考虑强盗对这种突然的动作会有什么反应。等她意识到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她的手指仍然停留在脸颊上，胸口已经出现了刺痛的感觉，似乎下一秒就将面对枪林弹雨。然而强盗们大概并不觉得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能造成什么威胁。他们一半的注意力放在马车的随从上，另一半注意力被道路拐弯处凤尾草丛后露出头和肩膀的男人吸引住了。

又过了一会儿，一匹强壮的大灰马转过拐角。马全身溅满了泥点，不停地喘着气，好像赶了很远的路。

骑马的人看起来既不高大，也不强壮。莫丝卡失望极了：他既没背着竖笛，也没披紫色斗篷，甚至连假发都没戴。

他头上的圆帽被拉到了眉毛上，以防止风灌进耳朵。他原本想把帽子底下乱蓬蓬的头发编成辫子，不过很多头发不听话地散落下来。他穿着厚厚的外套，披着破烂的粗布斗篷。

他的脸看起来有些吓人，过了好久莫丝卡才明白为什么他的眼睛、鼻子和脸都红红的。

——原来这个强盗感冒了，在流鼻涕。

“黑上尉布莱斯！”科兰特小声嘟囔着。

“把那些人从马车上赶下来！”布莱斯命令手下，“脱掉他们的外套！”他并没有脱帽致意。

“把他们赶下马车，转移到我们能看见的地方。”他说话一点也不优雅。

“拿走他们的钱袋、靴子，还有假发！”他的眼睛没有闪闪发光。

莫丝卡简直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强盗。

马车夫和男仆都从马车上下来，一一被搜身。布莱斯疑惑地打量着其他俘虏。他轻蔑地看了眼浑身发抖的捕兽夹小贩，然后瞥了一眼莫丝卡，目光最后停留在科兰特身上。

“你去打开车厢门，把里面的乘客抓出来。”科兰特有些犹豫，不过还是把手伸向了车厢门。

“女士，”他在窗户边轻声说，“恐怕你不得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一张月亮般的脸出现在窗帘后面。

“他们是要搜我身？”女子的语气中听不出一丝愤怒，好像只是单纯在问问题。

“我想……是这样。上尉要付很多人的工钱，而且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友善。”

“难以接受。”她的声音很温柔，还带着点孩子气，不过坚决而冰冷。

“难以避免。”

“没有什么事情是避免不了的。我有一块看起来很像手枪的怀表。如果我把它和钱袋一起给你，你可以把钱拿给土匪头子，然后用表指着他的头，好让我的人夺下强盗的手枪。事成之后，我会重重奖赏你的。”

听了她的话，科兰特惊讶得张大了嘴，几乎可以塞进一个土豆，没多久他又闭上了。

“女士，如果一个人被子弹射死了，世界上所有的金丝银线都不能重新把他缝好。”

“我带着一件对我来说非常贵重的东西，我不想让它落到别人手里。”她的脸现在离窗帘很近，窗帘上的蕾丝花边在她的脸颊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你知道我是谁吗？”

科兰特点点头。莫丝卡看见科兰特盯着女士手上一只带徽章的戒指，然后压低声音，迅速说了几句话，内容着实让莫丝卡大吃一惊。

“尊敬的小姐，如果我能说服土匪头子不搜你的身，你愿意雇用我和我的……”他看了一眼莫丝卡，彬彬有礼地说，“我的秘书吗？我们是杰出的诗人和语言大师。”

“没问题。”那张白皙的脸离开窗户，“那就让我看看语言大师怎么说服他。”

“那么，小姐，请把你的钱袋给我。”说完，一个丝绸质地的紫色钱袋顺着窗户滑进科兰特的手中。

“你能成功吗？”莫丝卡小声地说。

“不好说，”科兰特的呼吸有些急促，“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他噘起嘴看着天空，雨水落在他的额头和头发上。过了一会儿，他冲莫丝卡露出一个略显憔悴的微笑，说，“现在我觉得很有把握了。”

布莱斯本来在监督自己的手下搜男仆的身，此时转过头，不耐烦地对科兰特说：“你还在磨蹭什么？”

“车厢里除了一位女士，没别的人。她生病了，正发着烧，想早点赶回家以免病情加重。她受不了夜晚的冷空气，恳求我让她待在车厢里，免得淋雨。这是她的钱袋——”科兰特把钱袋举过头顶，小心翼翼地递上前，说，“她说如果你能答应她的请求，欢迎你拿去。”

“她越早走出来，和其他人一样接受搜查，就能越早回去。”布莱斯牙齿打战，小声咕哝说。

莫丝卡上前几步走到科兰特身边，强盗们早已把她当作笼中之鸟，并没人在意。

“我想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能代表你的本意。我听说过很多黑上尉布莱斯的故事，根本不相信他会让一位如同鲜花一样娇弱无助、已经病得神志不清的女子忍受病痛，在死亡边缘徘徊。刚才那些话是冰冷的大雨说的，是你靴子上的洞说的，是你肚子上更大的洞说的——绝不是布莱斯上尉说的。伟大的黑上尉布莱斯绝不会说那样的话。”

莫丝卡看着布莱斯的脸，怀疑他之前从来没听过别人叫过他“上尉”。她想这个称呼也许是科兰特自己想出来的。

“我可以自由地多说几句吗？”

“自由的同时，少说废话。”布莱斯回答得有些敷衍。

“我谢谢你。”科兰特上前一步，说，“既然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控制得住自己的嘴巴。推开门，让这位可怜的、病恹恹的女孩被雨淋，剪掉她礼服上的扣子，你这样做想得到什么？也许你的人想剪掉她的头发，卖给制作假发的人，让她顶着光头站在雨中挨冻？”

“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我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啊！”科兰特意味深长地把食指举到鼻子前，“很高兴你这么问。你这样做会损失一样极其宝贵的东西，一样我能够给你的东西。不过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多久补一次你的靴子？”

“你说什么？”这个年轻的强盗明显听糊涂了。他红红的眼睛踌躇不决地看来看去，好像在思考科兰特没回答的问题和刚才那个奇怪的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

“你不需要回答，”科兰特热心地插嘴说，“我可以替你回答。答案是：靴子坏了你都不会补。我发现你的靴子上有一个金币大小的洞。你的大脚趾从洞里露出来，被风吹雨淋。为什么呢？这我也可以替你回答。当你的口袋里装满金币时，你会首先去找修鞋匠，然后去找裁缝，把衣服鞋袜缝补好吗？不，不会！你和你的同伴一定会去找一家酒馆，先向每一位国王祝酒，然后向你自己的国王祝酒，最后你们喝得醉醺醺的，以为自己是国王，没有任何法律管得着你们。

“第二天你们又会一无所有，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没钱去补靴子上的洞。不过前一晚！”科兰特张开双臂，说，“这个姿势太棒了！你们用这个姿势对全世界大喊，我也许邪恶，但是并不残忍；我也许野蛮，但并不卑鄙；污泥也许会弄脏我的靴子，但并不会玷污我的灵魂……”

科兰特戏剧性地停顿了片刻，然后把胳膊收了回来。

“我是一个写歌谣的诗人，我非常重视姿势，而且也十分了解。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允许这位小姐待在自己的马车里，把她的钱还给她，让她和她的人平安回到曼德里昂，去看救命的医生——这些故事多么吸引人啊！”

布莱斯的眼睛无声地询问着科兰特能用这些故事做什么。

“我可以写一首歌谣，让神勇的布莱斯上尉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当你半夜里骑马走在一条冷冰冰的鹅卵石街道上，你会听到路过的小酒馆里大家正唱着这首歌，你会发现这比你身上单薄的外套更让你感到温暖。当你被治安官追捕，在无人的荒野里逃命，成百上千的人因此睡不着觉，盼望勇敢的布莱斯上尉可以逃脱。

“夜里，你以地为床，沾满露水的凤尾草丛就是你屋顶，马儿在一旁咀嚼着苔藓，只有风与你为伴。但你知道在某个奢华辉煌的宴会厅，有位美丽的少女正在思念你。

“那就是你可能损失的东西。”

布莱斯吃惊地睁大了双眼，好像陷入了梦游一般。他想要说什么，不过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最后，他清了清喉咙，从科兰特手里接过钱袋，掂了掂重量，然后把钱袋还给了他。

“我们谋财，但不害命。把钱袋还给她，好让她请医生。”他疑惑地看着科兰特，好像在问他刚才的话放在歌谣里好不好。科兰特友善地点点头，表示非常有用。

科兰特正要返回马车车厢，布莱斯叫住了他。

“你觉得……你觉得如果我们帮他们修好车轮，对你的创作是不是更有帮助？”尽管努力控制，科兰特还是掩藏不住眼底的喜悦，“当然，我认为非常有帮助。”

应得的标记

莫丝卡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这个名叫“苍蝇”的女孩竟然能够走上马车，坐在白色水纹绸质地的坐垫上。更不可思议的是，那群强盗竟然真的让他们离开了——她甚至听到马车外面，布莱斯告诉马车夫如果遇到帮派里其他同伴，该发出怎样的秘密信号才不会被抢。她觉得科兰特的话就像魔法一样，随时可能失效，等布莱斯清醒过来，一定会恼羞成怒。

马车夫一边挥鞭子，一边吹了声口哨，马儿奔跑起来。车轮转动，马车颠簸了几下，开始辘辘前行。有人在车外敲打着车厢，向他们告别。敲打的地方正好在莫丝卡脑袋附近，吓得她差点跳起来。

莫丝卡和科兰特绝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曼德里昂——坐在马车里，身旁有男仆，四周全是洁白柔软的天鹅绒。毫无疑问等他俩一觉醒来，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做梦。也许等会儿过河的时候，马车会变成蒲公英，随风飘走，而女主人则展开天鹅翅膀，飞上云霄。

对面的女士用两颗珍珠般的眼睛打量着莫丝卡。她一身白衣，膝盖上放着一个绣花的盒子，盒盖上有一个毛茸茸的白鼬装饰，白鼬弓着背，正好当作把手。白鼬的眼睛不是玻璃做的，而是两颗小珍珠。雨打湿了蕾丝窗帘，她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着白鼬背上的皮毛，好像它是一只活生生的宠物。

“了不起。”

对面的女士并没有抬眼，莫丝卡一度以为她在和白鼬说话。科兰特也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该说什么。

“啊，非常荣幸能够为您效劳。如果您不介意，我必须说我的口才都是受了您的鼓励，您的美丽可以让顽石开口……”科兰特脸上期待而谄媚的表情让莫丝卡有些不舒服。他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把自己那顶海狸皮帽子的帽檐折来折去。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是受了要给你的工作的鼓励呢。现在，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吧。”

“塔玛琳德女士，我希望您能聘请我写一部关于您的家族的史诗，讲述您的祖先阿维勒斯公爵如何发迹，几百年来您的家族如何把曼德里昂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内战和捕鸟人时期他们如何惨遭流放，最终您的哥哥如何重新夺回曼德里昂，复兴先辈的基业……”

眼前的女士竟然是曼德里昂公爵的妹妹塔玛琳德小姐，莫丝卡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很好，”塔玛琳德小姐的声音温柔清脆，“你可以写，我会给你报酬。我想我不必看了。”

“啊，”科兰特还在不停地翻折着帽檐，眼神里充满了渴望，“我还需要一封介绍信，我可能需要和一些名流贵族打交道。”听了他的话，莫丝卡立刻察觉到对科兰特来说，这封信比钱更重要。

“在曼德里昂，更高级、更时髦的方式是在蜂巢庭院受到接见。这个地方就在我的住所附近，”塔玛琳德女士顿了顿，好像在思考什么，“我会给你一封信，证明你的身份，向所有人宣布你被允许进入蜂巢庭院外院。对一个不甚了解的人，我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科兰特松了口气，非常满意。

接下来没有人说话了。潺潺的雨声和车轮驶过石头路面的轰隆声都没能让莫丝卡保持清醒。她的眼皮渐渐耷拉下来。

她努力想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做一个计划，但是各种念头都变成了梦境。她梦见在曼德里昂找到了父亲，他并没有过世，这几年一直在曼德里昂办学校，她在这里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都在学校里上学，而且很期待能见到莫丝卡。莫丝卡自己也要去上学了。可是上学第一天，她非常害怕，在她十几年的生命里，所有努力想要碰触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泡影。她知道为了安全起见，她应该戴上一双白手套，但是科兰特把手套偷走了，她找不到手套。她想跟父亲解释，可是父亲既不看她，也不和她说话。她只好去找科兰特要回自己的手套。不过科兰特坐在那里，一边奸笑着一边用大手抚摸着白手套。她走过去一把揪住他的下颌，把他烧成了炭渣……

突然，她的后脑勺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她发现自己正直勾勾地盯着科兰特，梦里的情景如此真实，她觉得自己眼里冒出的火星都能点燃科兰特的领结了。

“仇恨自有用处，不过如果你表现得太明显就对会你不利。”

这个冷静的声音很快让莫丝卡清醒过来。塔玛琳德小姐目光直视着莫丝卡，她连忙解释说：“他——”

“我对你的苦衷不感兴趣，你主人的要求更让我好奇。为什么他千方百计想和比他有地位的人打交道。”

仇恨的火焰在莫丝卡胸中熊熊燃烧。

“间谍，”她脱口而出，“他是一个卑鄙无耻、见不得光的间谍。他有文具商公会签署的文件——我亲眼见到过。”

在车厢里昏暗的光线下，塔玛琳德小姐的脸上似乎戴着一张精致的面具，她看着莫丝卡，像尊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

莫丝卡想，她也许觉得自己刚才说的话太过鲁莽，也许根本都不相信自己。

“他是文具商的间谍？”塔玛琳德小姐喃喃自语，听起来非常平静，并没有怨怒，“他叫什么名字？”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塔玛琳德小姐的声音夹杂着一丝古怪和疏离，莫丝卡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她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莫丝卡。“一个人的脸说明不了什么，”塔玛琳德小姐的语调恢复了正常，“但是通过名字……你会了解他。伊帕尼莫斯，奇闻逸事里英雄的名字。不过这样的英雄很少被人相信，而你——你和你的主人一样，也是个间谍吗？”

“不，我不是，他根本就不想让我看见那些文件。”

这时，科兰特的呼噜忽然停止了，这让莫丝卡紧张起来。好在过了一会儿，鼾声又渐渐大起来，莫丝卡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目前只是他的秘书，之后我会去上学，”她想了想，又补充说，“我认字。”

听了她的话，塔玛琳德小姐看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兴味盎然。等她再次开口，语调变得温柔、热切了一些，不知怎的让莫丝卡想起了天鹅绒。

“小姑娘，你好像对我的珍珠很感兴趣。你想要一颗吗？”

这一刻，莫丝卡觉得如果能让她拥有一颗这样的珍珠，她愿意烧掉整座山鸦村——从磨坊到麦芽作坊，从砖窑到厨房。她想要拥有它，注视它，了解这种新奇、洁白的小东西，哪怕有一天她还会失去它。她耸耸肩，没有看塔玛琳德小姐。

“如果你替我做些事，并且做得好，你就能得到一颗珍珠，也许还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小姑娘，你有足够的胆量吗？”

“足够去拔掉魔鬼家战马的尾巴，虽然我还不敢骑马。”莫丝卡不禁想起了山鸦村的谚语。

“你叫什么名字？”塔玛琳德小姐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知道了她的名字会很高兴。

“莫丝卡·迈尔，”话音刚落，莫丝卡突然想起自己现在还是个逃犯。不过她怎么能拒绝回答冰雪女王的话呢？她从来没想过随便编个假名。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名字撒谎。名字代表着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你是塔玛琳德小姐，曼德里昂公爵的妹妹。”

“的确。如果我告诉你就算是公爵的妹妹也有很多强大的敌人，你会说什么呢？这些敌人非常危险。”

莫丝卡想起来在“三叉戟”听到的对话。

“是锁匠，对吗？”她兴奋地说。塔玛琳德小姐的手原本抚摸着白鼬的额头，听了她的话突然停住了。莫丝卡迫不及待地说，“我在三叉戟酒馆听船员们说的。就在昨晚，他们以为我睡着了。我听见他们说锁匠公会想占领曼德里昂……就像他们在斯库里做的一样……不过你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对吧？还有，锁匠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们也许是这个国家最可怕的一群人，”塔玛琳德小姐犹豫了一下，说，“以前他们只是制造锁和箱子，不过在有了国王以后，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告诉我，孩子，你听说过‘捉贼人’吗？”

“当然，”很多刽子手传记里都提到了捉贼人，“如果治安官找不到盗贼，就会请他们来帮忙抓贼，对吗？”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听着，小姑娘，捉贼人并不比他们抓的那些坏蛋好多少。所有的捉贼人都听命于锁匠公会，他们真正的任务是确保不让罪犯逍遥法外——但那些为锁匠公会效力的人除外。锁匠公会控制着四个大城市里的地下黑帮组织，并且还在别的地方扩充势力。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说我有很多危险的敌人了吧？”

莫丝卡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听着，如果你打算为我工作，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也不能被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莫丝卡点点头。

“很好。锁匠公会正在一天天壮大，如果我不能阻止他们，他们就会占领曼德里昂。我必须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也想对抗锁匠公会。尤其是文具商。”塔玛琳德小姐俯下身，把嘴巴凑到莫丝卡耳边，她的声音虽然小，却震得莫丝卡的耳膜有点疼，“我不能让人发现我的计划，但是我必须知道他们的打算。”

“你想让我监视文具商？”莫丝卡用干燥的舌尖舔了舔嘴唇。

“你需要跟你的主人一起，查出更多关于他的事情。他会带你和其他文具商联系，也许还会让你去文具商的学校上学。如果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那时候有显要的人雇佣你，就不会那么惹人注意了。如果你有什么消息想告诉我，就去羽毛冢。在守护神克莱斯普金的雕像前面插着几根野鸡的羽毛。你只要把信塞进其中一根羽毛管里，然后重新把羽毛插回去，我就能收到消息了。”

莫丝卡眨了眨眼睛，努力把刚才听到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现在，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听好了。当心那些在室内和午餐时还戴着手套的人。注意自己的口袋和钱袋——捉贼人有时会栽赃嫁祸。

如果你觉得自己被怀疑了……谨防发生意外……”

科兰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的眼皮动了动，然后睁开眼，茫然地望着马车顶。塔玛琳德小姐沉着冷静地靠回了靠背上。莫丝卡则蜷缩到一旁，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莫丝卡靠在窗框上，数着她主人的呼吸声，足足数了五分钟。直到马车颠簸了一下，把她“惊醒”了。一身白衣的塔玛琳德小姐正看着窗外，她脸上的伤疤在清冷的光线下显得惨白。莫丝卡觉得刚才那些奇怪的对话仿佛是在做梦。

半梦半醒之间，莫丝卡发现道路边闪过大大小小的村庄。道路沿着河流向前延伸，河里有船，船的风帆上拴着六张筝帆，筝帆黑色的背景上描绘着银色的水黾的——那是水手公会的图案。不知过了多久，莫丝卡发现夜色已然降临，一阵凄厉的穿堂风把马车一侧的窗帘吹到了车顶上。

马车正穿过一座桥。桥两边的房子似乎也在打量着莫丝卡。其中有一片宽阔的水域，莫丝卡起初以为那是一片湖泊。不过并不是。那是远处的河岸，只是转了个弯。这条河还是斯莱河。在桥的一边，有炊烟袅袅升起，高高矮矮的房屋星罗棋布，教堂的尖顶划破了天际——他们来到了曼德里昂。

莫丝卡兴奋不已，她坐到座位边缘，从窗户探出身子，好看得更清楚。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城市的最西边和最东边，分别耸立一座塔楼，比其他建筑高出许多。在一道长长的、破败的围墙后面，聚集着许多马赛克屋顶的房子，教堂巨大的穹顶在阴暗的光线中看起来如同肥皂泡一般浮华缥缈。在河的西岸，未完工的船舶裸露出木头，指向天空。船坞里有微弱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好像夏日里蟋蟀的演奏。

风咆哮着，带来了河口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沙地和海罂粟花的味道，以及路过的小鸟的哀鸣，还有鱼儿又湿又冷，闪着银光的梦。虽然从来没见过海岸，莫丝卡仍然兴奋得发抖，她知道在目光所不及的地方，是深邃辽阔的大海，海浪翻涌，永不停息地拍打着海岸。

马车到达了桥的尽头，道路的一侧耸立着一栋白色的房子，莫丝卡从没见过这么高大的建筑。天黑了，建筑基部黑色的部分几乎看不见，剩下白色的正面好像一面旗帜飘荡在空中。在莫丝卡眼中，这栋房子一定属于一身白衣的塔玛琳德小姐，因为两者都是白色的。除此之外，河里插着白色风帆的船一定属于塔玛琳德小姐，一轮圆圆的、白色的月亮落在一片银色的云上，好像刀锋上的一团奶油，月亮一定也属于塔玛琳德小姐。

“告诉车夫你想在哪里下车，科兰特先生。”塔玛琳德小姐说。

“我想我们的，呃，朋友住在东斯特莱德尔街，小姐。”马车绕过两辆争执不下的马车，拐进了一条靠河的路，泛着光的河水在建筑间时隐时现。

马车最后停在一家装着百叶窗的店铺前面。莫丝卡不情不愿地被科兰特领下了车。

“小姐，别，别忘了，信……”

“信很快就会送到你们住处来的。”塔玛琳德小姐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天真无邪，却含着冷漠和不容置疑。她的脸消失在窗帘后面。马车离开了。科兰特收起失望的表情，转身去敲店铺的门。

莫丝卡抬头看着挂在门上的招牌，招牌上一双男人的手和一双女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科兰特先生，我们为什么要来婚礼之家？”

科兰特还没回答，一个像胡椒瓶一样矮胖的男人打开了门。他戴着一顶帽檐很宽的牧师帽子，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拼命忍住喷嚏。科兰特跟他小声耳语了几句话，他脸上立刻换上了一副獾一样的笑容，露出了两排焦糖色的牙齿。

“啊，是贝希尔夫人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吧？如果你是小詹的朋友，我波克白欢迎你，快进来吧。在睡觉之前，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吸会儿鼻烟。”他说每句话的开头时声音深沉洪亮，犹如教堂的钟声一般，而结尾则用闲谈一样稀松平常的语气，好像沿街叫卖的小贩。

他领着莫丝卡和科兰特穿过一条看起来不常打扫的狭窄走廊，来到了一间不常打扫的狭窄客厅。客厅中的一张桌子上摆满了花瓶。花瓶里没有花，只插着一束风干的银扇草，每根银扇草上都挂着好多光滑的、绿色的果实，跟金币差不多大小，薄薄的如同纸一般。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本关于命名日的书，这样每对来里结婚的人可以看看他们名字配不配，吉不吉利。

墙上有很多简陋的凹槽，里面供着不同的守护神雕像，似乎有人把他们从原本的地方剜出来，就像把鸟儿从鸟巢里赶出来。其中许多守护神莫丝卡并不熟悉，不过，她能认出来掌管“大多数真相”的女神莫格特，掌管忏悔渎神的守护神哈朋达比特，在夜间把自己斗篷借给斯莱河上赶路人的圣莱西，以及假脸女神朱迪恩。最大的一个神龛里供奉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利姆佛，传说他守护非正式的协定和联盟，而带着钢手套、负责掌管契约的托奎斯特对此不屑一顾。

据莫丝卡所知，一般体面的婚礼会在教堂里举行，不过对那些没钱或者想隐瞒什么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来这种婚礼之家结婚。比如未婚先孕的女子，不被世俗接纳的爱人，已经结过婚的人，等等，总之，那些不能在教堂里公开结婚的人，可以私底下带着爱人来到婚礼之家，花几个先令就能获得一张结婚的证书。从外表来看，波克白在这里充当牧师和婚礼的主婚人。

波克白从壁炉架上拿来一个桃花心木的盒子，递给科兰特。科兰特文雅地倒了一点鼻烟在虎口上，然后把鼻子凑过去，用力地吸了吸。

“所以——”科兰特坐在一把大大的摇椅上，示意莫丝卡坐在墙角的一把椅子上——

“波克白，眼下你们这座英勇的城市里有什么新闻吗？”

“你以前来过这里，先生？”波克白耸了耸肩，吸了一口鼻烟，眉头拧得像疙瘩，“你也发现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

“我发现你们城市的围墙被严重烧毁了。”

“都是以前的大火，科兰特先生，曼德里昂是一座饱经战火的城市。”

“你指的是内战？”

“内战，接下来是捕鸟人。我们遭受了重创，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严重。曼德里昂被他们占领的时候我差不多十一岁，但我印象深刻。”

莫丝卡以为科兰特和波克白会看她一眼，然后压低声音，不过让她惊讶的是，他俩都没这么做。不管怎么说，莫丝卡已经十二岁了，能听懂他们说的话。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止大家在圣斯奎克节那天跳海螺舞，他们把这种舞叫作‘恶魔之舞’，如果发现有人跳这个舞，他们就会把那些人的脚指头紧紧地绑起来，让他们无法走路。然后就是大清洗。我记得看见有一家人全都不见了，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说到这儿，波克白大笑起来，莫丝卡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一提起这段回忆就会大笑，这些事情明明并不好笑。

“那时我还太小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我到河下游去偷鱼，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漆黑一片。

“河岸边有很多风车，每座风车转起来的声音都不一样，我就通过不同的声音来认路。不过那天晚上，我却没听到熟悉的声音。我正想着会不会碰到巫婆，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突然看见两盏灯在移动，后来我意识到那是一个年轻的掌灯人注手里的提灯，另外一盏灯是他走在灰桥上时提灯在河面的倒影。四周又黑又安静，我吓坏了，所以一直在桥上等到天亮。到那时我才知道为什么风车不出声了。

“我看见每座风车的扇叶上都挂着木头鸟笼，每个鸟笼都有酒桶那么大，不过里面没有酒，而是装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孩子，他们都穿着庆祝圣贾里节的衣服。捕鸟人在午夜蜡烛游行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了突然的抓捕，在他们脖子上拴绳子，给他们安上翅膀。”

“安上翅膀？”科兰特小心翼翼地问。

“他们也许只在曼德里昂这么干。他们在羽毛管上别上大头针，然后把大头针针尖扎进……”说到这里，波克白好像想起了莫丝卡，他看了她一眼，然后做了一个不愿意再回想的手势，“所以你能想象当现在的公爵和他妹妹从乔特兰回到曼德里昂时，大家有多么高兴。”

“公爵现在怎么样？”科兰特小心地问，就像在向病人询问病情。

“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波克白似乎在谨慎地斟酌用词，“从他第一次从流放地回来算起，十七年过去了。我们赶走捕鸟人之后，大家兴奋地挥舞着旗子，把帽子抛到空中。可是又过了十几年，文字狱又开始了，文具商内部斗来斗去。公爵费了很大力气才平息了暴乱，之后就大不如前了。”

“现在又有了新的暴乱，大家都担心他又会派很多士兵端着枪在大街小巷巡逻。我不敢反对他。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荒唐，对双数走火入魔。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唉，守护神怎么顾得上小人物的死活呢。”科兰特叹了口气，“波克白先生，我们都困了。你可以带我们去我们的房间吗？”他捏了捏莫丝卡的鼻子——她已经快睡着了。

波克白举着蜡烛，带他们离开客厅。莫丝卡蹒跚地跟着科兰特穿过另外一条走廊，来到一间小卧室。卧室里放着一张桌子，连着一个小储藏室，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大概因为长期被遗忘，老鼠曾经在这里横行无忌。

波克白走后，莫丝卡感激地爬上了主床旁一张带轮子的小矮床，不过她现在却再也睡不着了。奇怪的是，想到自己背叛了科兰特，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塔玛琳德小姐，莫丝卡对他的恨意竟然减少了一些。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给她带来了太大的冲击。虽然还是很讨厌科兰特，可是有他在，莫丝卡竟然感觉到安慰。

“公爵是‘魔怔’了吗，科兰特先生？”

科兰特打了个冷战。“如果我再听到你用这种词来形容一位公爵，我就罚你每顿饭只能喝水，直到你学会管好自己的嘴。在曼德里昂，在某些人面前用词不当会让你送命的。”

“好吧，如果他没有魔怔，那么‘对双数走火入魔’是什么意思呢？”

“啊，”科兰特的表情意味深长，“双数。”他坐到窗台上，接着说，“公爵喜欢成双成对的东西，大概是因为他从小和梅里埃尔和佩里在一起长大。你听说过双胞胎女王吧？”

“她们好像是大家都承认的最后两位国王后代？”

“对。你知道为什么在画像上，她们俩衣服的袖子总是很长吗？”莫丝卡从来没有见过双胞胎女王的画像，她摇摇头。

“一般的双胞胎是前后脚出生的，可双胞胎女王却是‘手拉手’出生的——梅里埃尔的右手和佩里左手连在一起。她们的小拇指之间长出了一根多余的手指，两姐妹都可以控制这根手指。”

“她们五岁的时候，决定必须切断这根奇怪的纽带。那根多余的手指归了梅里埃尔，不过，自从分开之后，两姐妹就总是戴着手套，穿着袖子很长的衣服，好掩盖彼此的不同。迷信的人说虽然那根多余的手指长在了梅里埃尔的手上，但两姐妹都还可以控制它。

“我们现在的曼德里昂公爵，阿弗卡多·阿维勒斯，和他的妹妹塔玛琳德小姐，是在父母被流放到乔特兰之后出生的。当时他们的家族效忠于双胞胎女王和她们的母亲。公爵小时候时常和两位年幼的女王待在一起，在他成年之后，开始热烈地追求两姐妹。问题是他显然不能同时和两个人结婚，他很难二选一。

“最终，两姐妹明确表示他必须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新娘。公爵选择了佩里，一开始本来是皆大欢喜。不过，佩里很想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了自己，公爵承认，他选择佩里是因为梅里埃尔那根多出来的手指让他害怕。佩里听了，立即终止了婚约。有人说，因为她觉得公爵歧视自己的姐妹，很生气。还有人说，因为她仍然觉得那根手指是自己的一部分，决不会嫁给一个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人。

“人们还说，现在公爵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思念双胞胎女王。吃饭的时候，他会把吃剩的鸡骨头和樱桃核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对着印有两位女王头像的硬币长吁短叹，硬币的一面是梅里埃尔，面朝右边，另一面是佩里，面朝左边。他梦想着能够重建曼德里昂，把城市建得像双胞胎女王一样对称，好让她们俩能够原谅他，并且把曼德里昂当作她们统治的王国的首都。”

“你认为她们会来曼德里昂吗？”莫丝卡问。

“也许，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科兰特一本正经说，“这样一来，公爵家族就没有继承人了——除了双胞胎女王，他谁也不想要。”

“可是塔玛琳德小姐可以有孩子啊！她结婚了吗？”

科兰特精明地看了莫丝卡一眼，莫丝卡脸红了，担心被科兰特看出来她对那位高贵的小姐多么着迷。

“没有，我也看不出来她有任何追求者或是喜欢的人。”

“为什么？因为她脸上的伤疤吗？”

“塔玛琳德小姐脸上的伤疤就像鲜花一样美，”科兰特柔声说，“她不结婚完全出于自愿。”

“塔玛琳德小姐的伤疤是怎么来的？”

“这我并不知道，不过当她十三岁，从乔特兰回来的时候，那块伤疤就已经存在了。”

与此同时，塔玛琳德小姐也回到了曼德里昂自己的府邸——东塔楼。她是从首都赶回来的。她从马车上下来，坐着一顶小轿子穿过蜂巢庭院，来到东塔楼门前。她自然不知道此刻在婚礼之家，有两个人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她，但是她恰好也想到了自己脸上的伤疤。

她无法忽略这道伤疤。她很少笑，只要一笑伤疤就会拉扯她的脸颊，把她“拉”回严肃的表情。冬天，她能够感到寒冷穿透伤疤，似乎真的有一片雪花落到她的皮肤上。当她感到恐惧的时候，伤疤就会立刻泛起阵阵抽痛。现在，当她回忆起在旅途中发生的事，她又感到了

这种疼痛，好像一只飞蛾用翅膀拍打她的脸颊。啊，她不带感情地想，我猜那时候我一定被吓坏了。

一名男仆把她从轿子上搀扶下来，其他人则忙着打开东塔楼门上六把巨大的锁。

“我去首都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塔玛琳德小姐说，“送封信到凯尔拉比先生的住处，请他一回来立即来见我。然后给我一份茶点，最新一期的宪报，还有一袋死猫。”五分钟之后，几个侍女带着她需要的东西赶来了，簇拥着她走进了塔楼。

六把锁次第被再次锁上，发出平滑、清晰的咔嗒声。这六把锁都得到了锁匠公会的担保。这意味着这些锁质量上乘，如果坏了，制造它们的锁匠几乎拿不到工钱。这还意味着地下犯罪组织已经得到通告，东塔楼是他们的禁区，任何头脑清醒的盗贼都不会来撬锁，否则锁匠公会就会派出可怕的捉贼人去抓捕他们。

可是，这些锁只能锁住锁匠公会以外的人。塔玛琳德小姐想了很多别的办法，确保锁匠公会无法进入自己的住所，随意搜查。

塔玛琳德小姐一边爬楼梯，一边戴上一只长至肩膀的皮手套。她在客厅的门前停了下来，捏着尾巴把一只死猫从袋子里拎出来，小心翼翼地扔到地板中央。房间里的大键琴底下传来一阵摩擦声，好像沙粒通过麦秆发出的嗞嗞声，低沉而邪恶。那东西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好像翻开了一本长满牙齿的大书，死猫还没落地，就被它一口咬住了。

两名女仆在门口等着，塔玛琳德小姐走上前查看她的“宠物”。她的“宠物”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征——左眼上方有一块泥土色的印记，一颗牙齿格外突出。确认这些特征之后，塔玛琳德小姐非常满意。

起初，她的房间是由一只狐鹰来守卫的，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狐鹰就会啄瞎他的眼睛。可是有一天她回到家，发现狐鹰出奇地温顺，而且体形变大了一些。之后，她又买了一只凶猛的狼狗，给它起名叫悍妇，以赶走那些企图搜查她房间的入侵者，可是她发现狼狗自从意外地生了小狗之后，“悍妇”竟然变成了“慈母”。接下来一条名叫肉麟的巨蟒撑得更久一些。从那以后，塔玛琳德小姐就不断地寻找更多更凶猛的动物。因为有了那两个与众不同的特征，锁匠公会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一只可以偷天换日的鳄鱼。

鳄鱼秋风扫落叶一般撕咬着死猫，塔玛琳德小姐坐在窗户旁，打开了那个白鼬把手的绣花盒子。那枚她从首都起就随身带着的印章戒指还在里面。还好，它没有被江洋大盗沾满鲜血的双手抢走，也没有被锁匠们戴着手套的手偷走。她花了不少钱秘密制造这个戒指。她也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所以绝不能被其他人发现。

在她的窗户底下，用砖头和石板建造的曼德里昂犹如一只蝴蝶。即使从这个角度望过去，城市异常对称的设计也显而易见。东塔楼对应的位置是西塔楼，那是曼德里昂公爵的住所。

一想到哥哥的怪癖，塔玛琳德小姐就觉得伤疤又开始隐隐作痛。我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她想，那种感觉是恐惧吗？不，不是恐惧。她走到另一扇窗户前，俯视着庭院里的颈手枷和绞刑架。

在底下的庭院里，正跪着一个男人。巡警从火中挑出一块烙铁，浸入水中，然后在犯人的手上烙下印记。“T”代表盗贼（Thief），“F”代表造假者（Forger）。还不如马上绞死他们来得迅速、简单。塔玛琳德小姐想。给一个人打上盗贼的标记，没有好人会雇用他，不出几个星期，他就会变成一个更加十恶不赦的强盗。标记不会揭示一个人的本性，而是塑造一个人的本性。

她用指尖轻轻地摩挲着脸颊上的那片雪花。这是恐惧吗？不，不是恐惧。

在乔特兰那座她出生并且成长的房子附近，有一块空地，被当作羽毛球场。时至今日，最后一次在那里打羽毛球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记得那天大雨倾盆，她用尽一个十三岁孩子所有的力气，拽着他哥哥的衣袖来到花园，花园里的雨水闪闪发亮。她模模糊糊地知道佩里女王悔婚给他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不过，她觉得哥哥成天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盯着硬币或者吊坠上的两张脸很不好，她应该让哥哥干点别的转移注意力，比如打打羽毛球。

她的哥哥眉头紧锁，似乎鸟儿的歌声让他牙疼。刚开始打球的时候，哥哥无精打采，可后来越来越用力，打得羽毛球的毛掉下来，缠在球拍线上。塔玛琳德跑过去，想帮他把毛清理干净，可是哥哥却甩开了她的手。她的脚边，雨水在草坪上汇成了一个小水坑，她看见水坑里自己的倒影，又惊又喜。

“看哪，阿弗卡多！”她指着自己的倒影说，“我也有个双胞胎姐妹呢！”

双胞胎。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阿弗卡多的神经。她本来期待看到哥哥脸上露出笑容，不承想他竟然举起拍子，疯狂地朝她脸上挥去……

在庭院里，治安官把烙铁从罪犯的手上移开，让审判的法官查看。在塔楼里，听不见歇斯底里的尖叫，感受不到灼热的温度，也闻不到烧焦的味道，不过塔玛琳德小姐知道，治安官会向大家展示自己刚在烙在犯人手上的印记，然后按照惯例说：“这是他应得的标记，大人。”

---

1. 古时候在夜间手持火炬、为行人照明的人。

轮船协定

“嗬哟！”

莫丝卡像往常一样醒来，握紧拳头，展开双臂。她的指关节被两面木墙蹭出瘀青，莫丝卡立刻清醒过来。她头顶是几根陌生的椽子，上面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附近传来的水声让她有一瞬间以为自己回到了山鸦村。但是现在水的声音温柔了很多，有点像鞭子懒懒地抽打小牛犊的声音。

“嗬哟！”

莫丝卡把头转到一边，却发现很难再动弹，她的裤子膝盖也被一块木踏板钩住了。墙上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黎明前灰蒙蒙的天空被窗格切割成一个个小方块。窗户外边，有人在小声地呼唤着什么。

莫丝卡从小矮床上爬起来，打开窗户。窗户下面，一个扎着辫子、嘴巴大得像青蛙的黄头发女人正用力地拽着一个绅士模样的男人往前走，她用强壮肥胖的胳膊环抱住他的腰。

“嘿，上面的人！”女人的声音嘶哑而低沉，仿佛要使唤自己的马又不想吵醒邻居。

“你管结婚的事情，对吧？我们两个要结婚，对吗？”

“嗯。”她的朋友点点头，冲着手里的酒瓶笑了笑。

墙上不远处的一扇窗户打开了，莫丝卡只看见一头乱蓬蓬的红色头发。

“你想尽快结婚？”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年轻，跟棘刺一样尖，“你现在有三先令六便士吗？”

“就在我的钱袋里。”女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堆满肥肉的脸。

“我这就下去给你开门。”红头发的女孩说，“不过，看起来等会儿你们签名的时候，你得帮着握住他的手。”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传来打火匣打火的声音，然后是木地板上重重的脚步声。接着，前门打开了，女人和她喝醉酒的未婚夫走了进来。

大概过了五分钟，不远处的窗户再次被打开。那个女孩探出头，她的红头发被草草地塞进了一顶头巾式帽子里，露出一张精明而苍白的脸，透着生面团的颜色。她环视了一圈，发现了莫丝卡。

“很抱歉吵醒你了，女士，希望没给你和你丈夫添麻烦。”红头发女孩说。莫丝卡只能猜测那个女孩没有看清楚她的脸。她看起来比莫丝卡还要大两岁，叫她“女士”有些奇怪。

“我不是来结婚的——我们要在这儿住几天，仅此而已。”

“哦，”红头发的女孩松了口气，咧嘴一笑，“那么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我做蛋糕，你可以叫我‘小糕’。”

“什么？”

“我在这儿做结婚蛋糕。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个秘书。”

“哦。”小糕脸沉了下来，似乎觉得莫丝卡没有说实话。她耸耸肩——表示那是莫丝卡的事，跟自己没关系。“那就吃早餐的时候见吧。”

阳光给遥远的塔楼镀上一层银色，莫丝卡打算思考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塔玛琳德小姐的话仿佛对她施了魔法，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话说那些对话真的发生过吧?

想起塔玛琳德小姐，莫丝卡觉得胃有些不舒服。因为兴奋——但又不完全是高兴的那种兴奋。更确切地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缺失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那位坐马车的贵族小姐有，但她没有。这种缺失让她感到痛苦，就像牙齿被蛀了个洞。

为塔玛琳德小姐工作！也许她能沾一点塔玛琳德小姐的光，她是那么富有，那么高贵……她会变成，变成……莫丝卡也说不上来自己会变成什么。这个想法好像给她插上了一双柔软的翅膀，扇起阵阵微风，拂过她脖子上的汗毛。仿佛有无数滴细小的金色的毒液渗透进皮肤，传遍全身，好像被蜜蜂蜇了一样。

六点钟的时候，集市开市的钟声响起，小商小贩们陆陆续续出现在街上。莫丝卡朝楼下看去，发现有人在擦拭着白镴器皿——竟然不用她擦，这让莫丝卡感到无比奢侈。怀着这样的想法，当她跟着精心打扮的科兰特下楼去吃早餐，她简直不能想象前一天自己竟然不想住在这里。现在吃早餐有点晚了，不过波克白还在客厅里，正冲他们打招呼，他今天说话谨慎、干脆多了，莫丝卡这才意识到他昨晚一定是喝醉了。

“啊，我记得你说你是小詹的朋友。小詹最近怎么样？”他们刚坐下，波克白就问。

“比以前黑了，但还是那么漂亮，像只鹪鹩一样，而且越来越有老板娘的样子了。她有些发福，还收了两个学徒。”

“啊，发福了，真的吗？她总是那么机智——我很意外她竟然会退休。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体面多了，连小詹也是。”

“这么说吧，自从一个治安官给她留下了那个标记之后，她就对自己的职业丧失了兴趣。”科兰特笑得很勉强。

波克白也笑得有些感伤，他用舌尖依次舔过每颗牙齿，好像在数有多少颗牙。

“那个标记应该是字母‘T’吧。”莫丝卡说话时嘴里塞满了面包。

波克白看着莫丝卡，好像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把莫丝卡简单审视一番之后，他用锐利的目光看着科兰特。“这个人靠得住吗？”他朝莫丝卡点了点头，问道。

“绝对没问题。”科兰特偏了偏头，姿势介于点头和耸肩之间。波克白不满地咕哝了几句。

“她多大了？啊，不会超过十三岁……有点青涩，有点青涩。”波克白又给自己切了一片面包，“不过如果我是你，就会和她结婚。你知道的，如果冠上你的名字，她会更听话。”

“你疯了吗？我干吗要给自己套上一辈子的枷锁？！”科兰特破口大骂。房子里的墙并不隔音，听了他的话，隔壁正在举行的结婚仪式暂停了，再继续的时候，双方都更加犹豫了。

波克白耸耸肩，在喝水之前端起杯子在水壶上面晃了晃，向普雷尔国王致敬。

莫丝卡只能认为自己突然变成透明人了。她很快决定，如果自己真的变成透明人，一定要抓紧时机，偷走桌子上所有面包和奶酪。

“好吧，”波克白狡黠地看着科兰特，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你也知道，早晚你得对她做点什么。”

“是的，是的，我知道……”

“波克白先生？”红头发女孩从门后探出头，吹开鼻子上的一绺卷发，说道，“东边的礼拜堂需要你，波克白先生。”

“请原谅，我要去工作了。”波克白站起来，把他的宽檐牧师帽戴到头上，说道，“我神圣的职责在召唤我了。我的朋友，当你回房间的时候，务必记住你住的是通常留给我们顾客的房间，所以如果你在走廊里遇到什么人，一定要表现得……喜庆一些。”

莫丝卡并不确定怎样做才能显得“喜庆”，但是科兰特明显已经打算好了，大概装作谁也没看见就好。

他们回到房间，科兰特闩上了门。

“坐下来。不，坐到桌子那边。”科兰特从口袋里翻出一些东西，一一摆到莫丝卡面前的桌子上，“轮船协定。”他说。

莫丝卡低下头，看见一卷没有用过的纸、一瓶墨水，还有一支轻微损坏的鹅毛笔。

“这就是轮船协定？”

“如果你非得打断别人的话，”科兰特不客气地说，“你至少挑个时候。咳咳，有的情况下，两艘私掠船[注]不得不一起航行。他们也许有共同的目标，或者共同的敌人，不过，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你争我夺一定会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就会列出一系列彼此都要遵守的条款。你现在明白了吗？”

莫丝卡这才明白他是在提出休战。她托着下巴想了一会儿，她答应过塔玛琳德小姐要待在科兰特身边，而且，没有了萨拉森，科兰特是现在唯一能用得上的人。

“那么，我要把协定内容写下来吗？”

“你是我的秘书，对吗？把我说的都记下来，字写得小一些——纸很贵的。第一，莫丝卡……呃……”

“莫丝卡·迈尔。”

“莫丝卡·迈尔愿意担任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的秘书，遵守他所有合理的命令，不得有疑义。作为交换，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将为莫丝卡·迈尔提供食宿……以及……呃……每年二十先令的报酬，于年底付清。”

“……还有一根烟斗……”莫丝卡愤愤地强调。还有一只鹅，她本来想加上这个，但是她不敢想太多关于萨拉森的事情。

“什么？哦，很好，不过如果你想要烟草，你得自己想办法。”

“……还有衣服……”莫丝卡继续讨价还价。

“适当的衣服，”科兰特修正说，“你现在的衣着看起来很合适。”莫丝卡没有抬头，而是伸出一只脚，给科兰特看她磨坏的鞋子。她在贝希尔夫人箱子里找到这双鞋子的时候，鞋底就已经被之前穿着它到处走的某个小孩磨得不成样子了。

“我们不要在这些细节上浪费时间了，你的鞋子还能再穿一段时间——天哪，孩子，你穿的是男孩的马裤吗？”

莫丝卡把脚收回裙子底下，解释说：“蹚水必须穿马裤。”

“亲爱的青蛙，你现在又不是住在池塘里。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男不女的，我敢说以后一定有人把你误认为男孩。记下来，第二，莫丝卡·迈尔必须选择一种性别，然后坚持下去。”

“第三，艾庞尼莫斯·科兰特承诺不会拿走莫丝卡的东西，不拿莫丝卡的东西付账，或者偷偷跑掉。”

“好……随便你。”科兰特无所谓地挥挥手，仿佛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第四……”

即使不抬头，莫丝卡也知道科兰特在窗户边停了下来。她不太确定科兰特是在看着窗外河上的风景，还是用他精明的灰眼睛观察玻璃上莫丝卡的影子。“第四，未经允许，莫丝卡·迈尔不得泄露关于雇主的任何事情，不能盗取他的文件，也不能把他的话告诉别人。”

“第五，科兰特不得告发莫丝卡，也不能私自处理她的东西。”

“第六，莫丝卡不得从科兰特那里窃取情报，而且应当努力为他提供情报。”

“第七，科兰特必须让莫丝卡知道和他们相关的事情，以及他们为谁工作。”

“很好，差不多了，在底下签名。”科兰特在莫丝卡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莫丝卡看着科兰特再次把纸卷起来，塞进他最上面的口袋，“我们为什么要为文具商做事？”

“今天晚上会让你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答应那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为他写一首歌谣，我现在得开始写了。而你……我的上一任秘书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总是尽心尽力地打理我的靴子，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水壶边有几块抹布，看见了吗？另外，我糟糕的外套也反映出你不太勤快。还有……看在上帝的分上，在我们出门之前，修整修整你的眉毛吧！”

科兰特走进储藏室，莫丝卡从火里挑出一截烧焦的木头，对着窗户上自己的影子，仔细地为自己画了两道新眉毛。

余下的时间，莫丝卡在擦鞋、缝缝补补以及清理科兰特外套上的金雀花刺和灰尘中度过。而科兰特时不时从储藏室里走出来，因为写不出好的诗句大发牢骚。

“快借我点灵感！这个强盗为什么起了个这么不好押韵的名字？”他捋了捋头发，好像这样就能梳理出思路，接着又回到储藏室里。

吃过晚饭，科兰特又出现了，他审视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好像一位母亲在检查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有没有生病。“很好，很好。”

他看了一眼莫丝卡新画的炭黑的眉毛，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声微弱又绝望的叹息。接着，他披上大衣，用微微有些发抖的手整理了好半天。“现在，”他喃喃自语，语调有些担忧，“我们不得不直面马布维克·托克了。”

“他是谁？”

“马布维克·托克是文具商公会在曼德里昂的首领。他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完佩斯梅思用古阿克力语写的《奋进》。他会说二十种语言，其中一半的语言是现在还在使用的，其中两种来自阿拉加什高原，还有一种必须把一枚硬币放在舌头底下才能说。当他旅行时，他的马车总是摆满了书，连风都很难透进去。他曾经凭着留在纸上用来制作戏票的一根丝线，揭发了一群企图谋反的人。如果智慧是刺，那么他毫无疑问是一只长满刺的刺猬。”

“如果他这么厉害，为什么还需要你呢？”

“因为有一些很微妙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个看起来和文具商没有什么关系的代理人去做。在曼德里昂，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任何地方。”

在莫丝卡看来，科兰特大概只能在储藏室神出鬼没，但是她努力忍住没说。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见这位刺猬先生呢？”

“现在就去。戴上你的帽子，跟我走。”

莫丝卡抓起帽子，脱下室内穿的皮鞋，换上室外穿的木屐，噔噔噔跟着科兰特出了门。出了门，大街上繁华的景象让莫丝卡眼花缭乱。马蹄踏在石子路上的声音震耳欲聋，一匹马的脑袋直接伸到她面前，马鼻子喷气的声音如同一个破风箱。

“请问，去‘妙语连珠’该怎么走？”

听了科兰特的话，一个杂役停了下来。他抬起头看了看天，好像在根据太阳判断方位。

“‘妙语连珠’？在麦秆街上，就在造纸厂外面。”

科兰特大步流星地穿过石子路，没注意到他的秘书莫丝卡还没来得及扣紧鞋子上的扣，只能用一只脚蹦蹦跳跳地走才能勉强跟上他。

最后，他们在一栋有巨大风车的大房子前停了下来。这座风车让莫丝卡想起了山鸦村。从里面传来巨大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好像许多巨人同时在打板球。莫丝卡看见一些脱光上衣的男人，推着独轮车来来去去，有的装着白色的破布，其他的则装着彩色的破布、绳头和帆布碎片。很明显这里就是造纸厂，这些破布将在这里被切碎、化浆，最后被捶打成纸。

透过旁边那栋房子打开的窗户，莫丝卡看见两排女工正在迅速给破布分类，然后熟练地把它们剪碎，同时去除破布上多余的扣子。太神奇了，莫丝卡蹦蹦跳跳地向旁边的窗户走去。

借着菱形窗框透出来的光，莫丝卡看见一台文具商的印刷机，印刷机的方形木质外框笔直耸立，好像一个内部被毁坏、只剩框架的碗柜架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一个高大的穿无袖上衣的工人把纸在铰接框上固定好，然后放下铰接框，让纸对准一块乌黑的铅字版。接着，他把滚轴上的铅字版推到印刷机的中央，用力一拽操纵杆，在机械的重压下，纸被紧紧地压到铅字版上。莫丝卡甚至能感觉到铅字在纸上摩擦，原本空白的纸上诞生了文字。工人松开操纵杆，拉出铅字版，再抬起铰接框，一页纸就印好了。这时，另外一个人拿起两个形状如同鼓槌的墨球，在墨水瓶里蘸上墨，然后往铅字版上均匀地抹上一层墨，准备印下一页。这两个工人卖力地工作着，热得满头大汗。在房间的另一边，一个年纪大一些、脸长得像狐狸的男人正在仔细地审查每一页纸。他手里拿着一根蜡棒，在蜡烛上烤软，然后在每一页的角落滴上一滴熔化的蜡油，接着用一只印着文具商印章的戒指往蜡油上一摁，章就盖好了。

莫丝卡伸长脖子，想看清在一旁晾干的纸上的字。那是一张海报，上面的字很大，内容是灰獒酒店举行的“君主徽章众兽之战”的广告。

与此同时，科兰特穿过马路，来到河畔的另一座小房子里。莫丝卡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建筑。

莫丝卡知道这是一家咖啡馆，因为门口的招牌上画着一个漂亮的东方咖啡壶。尽管见识有限，莫丝卡也听说过大城市有很多咖啡馆。人们把咖啡馆当作休闲、谈生意或者与志趣相投的人高谈阔论的地方。每家咖啡馆都有自己的特色，通常还有自己忠实的客户群，就像俱乐部一样。

咖啡馆的墙上乱七八糟地贴满了褪色的海报和其他印刷品，像稻草人身上的破布一样随着风晃荡。每张纸上都有文具商公会的红色印章，整家咖啡馆看起来好像患上了麻疹。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诗人，”科兰特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一边冲着门口一个脸颊微微颤抖的人挥了挥手中的字迹潦草的纸，“我想找马布维克·托克。”说完，门开了，莫丝卡跟着科兰特走进了妙语连珠咖啡馆。

这是一个宽敞的正方形房间，和普通咖啡馆不同，房间里每张桌子上都摆着玻璃笔架，桌布上还有很多墨水渍，咖啡桌看起来就像写字台。许多客人把自己的文具盒打开放在桌子上，文具盒里有羽毛笔，也有钢笔。空气中咖啡的味道夹杂着墨水的香气。和小酒馆里的嘈杂不同，这里的人们说话时都刻意压低嗓门。

陶醉在文字的海洋中，莫丝卡的眼睛简直不够用了。到处都是新鲜的词汇，这里就是她的姜饼小屋，她恨不得把所有文字都吃进肚子里。墨水的味道让她头晕目眩，她不时觉得地板像海面一样起起伏伏。

莫丝卡和科兰特被带到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矮个子男人面前。这个人一脸严肃，面黄肌瘦，看起来好像一颗苹果核。他的嘴长得又小又尖，似乎说出来的话也尖酸刻薄。他的假发有些吓到莫丝卡：棕色假发又长又密，光泽亮丽，让人觉得似乎他身上的营养全被这顶假发吸收了。

“啊，请问您就是马布维克·托克大师吗？久仰大名，非常荣幸见到您——”

“科兰特先生，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见我？”托克毫不客气地打断他，“我们在曼德里昂有自己的代理人。带你来这里的原因就是

希望用一个看起来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人。”

“当然，当然。”科兰特伸出胖胖的手安抚地说，“不过，作为一名诗歌从业者，如果我不来找文具商出版我的作品，实在有些奇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把一卷纸放到桌子上，说，“我已经为我的到访准备好充足的借口。”

马布维克·托克快速地浏览起了科兰特的诗歌，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小声地念着。他心不在焉地拿起一支鹅毛笔，在纸上圈圈画画，还不时舔舔笔尖，让笔尖保持湿润。这是他的习惯，而他的舌尖因此变得和胡萝卜尖一样黑。他喝墨水，莫丝卡看着他黑黑的舌头想。他不吃别的，只吃纸。看着马布维克·托克苍白干燥的嘴唇，皱皱巴巴的脸和手，她又在心里加了一句。

“很好，有点矫情，但能卖钱。那位柔弱的女子没有名字，不过问题不大。你对这位江洋大盗的描写夸张得有些过头了，缺乏道德上的说教。你可以加几句话，说他最后被送上了绞刑架，在最后的时刻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后悔不已吗？”

“尊敬的先生，恐怕不行。这家伙还活着呢……”

“那就太糟糕了。如果现在印出来，希望能撑到这位布莱斯先生被绞死的那一天。”托克小心翼翼地把纸卷起来，放进自己的桃花心木文具盒里。

“尊敬的先生——”科兰特清了清嗓子说，“如果没有这位布莱斯先生，我就不能如此安全、迅速地抵达曼德里昂。这是这段倒霉的旅程中唯一幸运的事情。如果要把所有细节讲清楚，那将是一个充满危险、侮辱、背叛和不幸的故事……当然，您太忙了，没时间听我讲。我只能说离开朗普星镇之后，我就被人跟踪了。在韦伯怀克，我听说有一位谈吐优雅的绅士在四处打听我——他知道我的名字。在兰吉伯

特，他能形容出我的样子。我想走小路甩掉他，还在一个叫山鸦村的地方待了几天，那里真是穷乡僻壤，没想到躲那么远都能被他找到。我一听说有位绅士不期而至，立刻就去找了治安官。然而那天下午我就被一群暴徒从茶桌旁拖走，关进了仓库里。如果不是我机灵，早就被他的恶意诽谤送上了绞刑架。托克大师，有人在极力阻止我抵达曼德里昂。”

一位绅士不期而至……莫丝卡突然想起她在鸽房里听到的对话——治安官和那个声音像热牛奶的男人。但是科兰特把她当老妈子一样使唤，她才不会多嘴。当然，如果科兰特对她好一点，她也许可以好心透露一点。

“科兰特先生，我给你的那些信上的封蜡没有被人动过吧？”

“信？尊敬的先生，我就收到过一封信，叫我秘密赶来曼德里昂。”

“我给了你两封信。第二封里头说得更详细，但看起来明显是被人拦截了。因此我相信有人已经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而你自己完全没有察觉。”

科兰特悔恨地低下头。

“好吧，叫你来曼德里昂，主要是因为这里隐藏着一台非法的印刷机。”

房间里突然陷入了寂静之中，仿佛每个人都在等着他说点什么，但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才安静了下来。一两个原本在偷听的文具商条件反射般地抓住腰带上的护身符，以寻求安慰。科兰特扬了扬眉毛，噘起嘴无声地吹了声口哨，好像被告知曼德里昂已经被铺上了一

层火药。只有莫丝卡觉得自从遇到真正的、活着的强盗之后，印刷机已经不算什么了。

“卡维亚特，把我们收缴的非法小册子注拿来！”听了他的话，那个脸颊颤抖的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桃花心木的盒子，他紧张的样子好像盒子里装的是活生生的毒蛇。

“曼德里昂现在到处都是非法小册子。”托克打开盒子，拿出一张褐色的印着字的小纸片，看起来好像是从一张更大的纸上撕下来的。托克用一把钳子夹起小纸片，展开来给科兰特看。科兰特一边读，一边皱起了眉头。

“疯狂，恶毒，简直是谋杀！”科兰特低声咕哝着，“我猜是激进分子。”

莫丝卡从关于审判卖国贼的书上看到过有关激进分子的描述。她对激进分子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他们大喊大叫，冲着那些有权势的人扔手榴弹，怂恿百姓放下锄头，拿起武器。所有国王的候选人都同意他们丧失理智，极度危险，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激进分子都会被指控为叛国罪。

“乍一看确实像激进分子的所作所为，”托克收回纸，说，“但这些小册子还提到了公爵打算重建城市、让它更对称的详细计划。比如从中马克街到克罗克勒斯路要被全部拆掉，改建成集市。这些地区现在已经爆发骚乱了。一周之前，有人开始四处散发这些小册子，暴乱就出现了，先生。”

莫丝卡记起前一晚波克白提起曼德里昂的暴乱。

“失去家园确实会刺激到很多人。”科兰特小声说。

“这还不是重点。那些在街上大喊大叫的人不可能知道这么详细的计划。只有少数宫廷里、接近公爵的人才知道，”托克接着说，“我相信有人想把那些小册子弄得好像是激进分子所为，但是太过刻意了。这事绝对和锁匠公会脱不了干系。阿拉麦·高肖克一定在曼德里昂。”

莫丝卡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不过她注意到科兰特的脸唰地变白了。

“可是没听说他离开了斯库里呀？”

“来自斯库里的消息？斯库里没有任何消息。六个月前，锁匠工会控制了斯库里，用坚固的橡木建起了新的城门，换了巨大的锁，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高肖克毫无疑问曾经在斯库里，他手下的捉贼人也在那里，秘密雇用了城里一半的罪犯，悬赏‘捉拿’那些不替他们工作的罪犯。”托克的小尖嘴抽动了一下，好像在笑，“高肖克手下那些杀手和小偷故意制造麻烦，引发市长的恐慌。接着，锁匠公会站了出来，帮助市长扑灭犯罪，控制了局面。愚蠢的市长同意把自己一半的财产分给他们，并且签署条约，给他们特殊的权力。第二天，出现了一船穿着锁匠公会制服的警卫，他们带着泥瓦匠，重新修建了城墙。现在，据我们所知，在斯库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现在，锁匠公会又派高肖克来曼德里昂，想在公爵身上故技重施。公爵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心爱的女王掌管曼德里昂，而且极度害怕她们被疯狂的激进分子伤害。这些拙劣的小册子言辞激烈，诋毁双胞胎女王，把她们称为‘加起来有二十一个指头的怪兽’，处处直击要害。这简直是为公爵量身打造的陷阱，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出是谁干的。

“当然，他一开始找我们帮忙揪出幕后黑手。过去的一个月，我们四处搜查，逮捕了很多身上有小册子的人，但是这些小册子要么就是被钉在树上，要么就是通过窗户扔进他们家里。小册子出现的方式不固定，一会儿在东边，一会儿在西边，源源不断，无所不在。小册子的纸张很粗糙，也不常见，从上面得不到任何线索。尽管我们花了很大力气，但每过几天，就有更多的小册子出现在大街小巷。公爵的耐心很快就消耗殆尽了。

“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锁匠公会。高肖克向公爵保证，如果召集锁匠的军队，给他们一些特殊的权力，他们很快就能找到那台我们找不到的地下印刷机。我相信这些小册子都是高肖克自己弄的，他想让公爵相信有激进分子阴谋搞破坏，进而请锁匠公会来帮忙镇压。如果我们不尽快找到这台可恶的地下印刷机，公爵就会答应高肖克的条件，曼德里昂即将落入锁匠公会之手。”

莫丝卡的脑海里回想起塔玛琳德小姐的话：“锁匠公会正在一天天壮大，如果我不能阻止他们，他们就会占领曼德里昂。我必须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也想对抗锁匠公会。尤其是文具商们……”

莫丝卡一直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托克说话，感觉耳朵快要在帽子上戳出洞来了。有些话她还听不太明白，不过有三件事情渐渐清楚了：第一，她和塔玛琳德小姐的对话不是梦。第二，文具商公会和塔玛琳德小姐一样，都不喜欢锁匠公会。第三，科兰特非常害怕锁匠工会。

“啊，啊哈，我听明白了，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打探锁匠公会的消息吧——”

“科兰特先生，”托克严厉地打断他的话，“你被逮捕的时候，身上的手风琴里藏着十六本非法出版的滑稽剧本《辛纳蒙国王和挤奶女

工》。你明智地选择替我们工作，逃过了绞刑。你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乖乖接受。”

听了他的话，科兰特明显蔫了下去，不知为什么，莫丝卡竟然有些同情起他来。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做代理人，是因为不能被人发现我们在调查锁匠公会。在曼德里昂，我们在进行一场特殊的、秘密的较量——这绝不能变成两个公会之间公开的战争，否则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托克的灰眼睛闪烁着光芒，“我和卡维亚特都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了一段时间。幸运的是，他们不敢走近这家咖啡馆。我在这里住了四天，而卡维亚特已经在这里待了两星期了。”

卡维亚特点点头。

托克接着说：“我在这里暂时很安全，但曼德里昂危在旦夕。不要被这座城市平静的假象迷惑，科兰特先生，空气中正在酝酿风暴。上一次曼德里昂像这样山雨欲来，还是十五年前，可怕的‘迈尔事件’之前……”

莫丝卡心中不由得泛起了负罪感，但她很快想起来“迈尔”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十五年前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可能是她的错。也许是因为紧张，她觉得脚下的地板又开始上下起伏。

托克最后终于注意到她。“科兰特先生——这女孩是你的人吗？”

“啊，是的——我需要这孩子为我服务。我带她来，好让她签份协议，保守秘密……”所以她又要签保密协议，即使他们已经有了“轮船协定”，莫丝卡明显感到科兰特不信任自己。

“如你所愿。卡维亚特，去拿合适的文件来，让她签一份跟碎布分拣女工学徒一样的协议。”

过了一会儿，卡维亚特吃力地抱着厚厚的两摞文件回来了。他说几个字就停顿一下，用奇怪的语气告诉莫丝卡如果泄露了文具商的秘密，会招致多么可怕的惩罚。接着，他指着末尾一个空白的地方，让她“签字画押”。莫丝卡拿笔的手有些发抖。“迈尔事件”到底是什么？如果文具商们知道了她的真实姓名，会不会对她产生偏见？但是她也不能用假名，那无异于在脸上戴一张陶瓷面具，太容易被人看出来。最后，莫丝卡在纸上画了个叉，好像她只是一个不识字的普通的乡下女孩。

“这是不是说我可以去文具商的学校了？”莫丝卡一边把文件还给卡维亚特，一边悄声对他说，“我的意思是，你们也希望我会读书写字，对吧？”

“如果。你的雇主。同意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听卡维亚特说话好像在看一只从隐蔽处跑出来的动物，半途时不时停下来四下观望，然后再接着跑。他试图露出笑容，不过托克先生的目光向他发出了警告，他连忙抱着文件小跑着离开了。

科兰特把路上遇到塔玛琳德小姐的事情告诉了托克，还说塔玛琳德小姐答应给他一封介绍信，并且邀请他去蜂巢庭院。

“很好，”托克看上去心情好了很多，“如果你在蜂巢庭院有什么收获，就把消息告诉佩尔梅尔街的装订商。你的秘书可以在街上放哨。”他把莫丝卡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

“小姑娘，我以前见过你吗？”见莫丝卡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托克皱起了眉头，“你看着很面熟。”

“走吧，莫丝卡。”科兰特小声说。莫丝卡确定没有人真的想拖她去给碎布分类，长长地松了口气，跟着科兰特出门来到大街上。

现在街上的人少了一些，莫丝卡发现科兰特看这些行人的神情很紧张。

“科兰特先生，”莫丝卡一边忙着跟上科兰特，一边说，“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被锁匠公会的人跟踪了呢？”

“真正的锁匠总是戴着手套，因为他们右手的手掌上都烙着一个钥匙的标记，”科兰特小声回答，“每个秘密分支的头领在腰带上都系着一个带钩，带钩上挂着钥匙，这把钥匙和那些听命于他的人手上烙的钥匙标记一模一样。

“可是，大多数人出门都戴着手套，不是吗？”

“是的，孩子，”科兰特的眼神从一个街角扫到另一个街角，“我们在街上遇到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锁匠的间谍。

“高肖克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有人说他的手指像小孩一样细嫩，因为他每天晚上都用浸透柠檬汁的布条把手缠起来。他打造的钥匙非常精巧，只有他自己才能使用。他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上了三道锁、闩上门闩的门。他一眼就能发现房间里的秘密通道或者密室，就像狗鼻子一样灵敏。他们简直是让我俩去监视一阵风。”

---

1. 私掠船是一种获得国家授权可以拥有武装的民用船只，可以攻击他国的商船乃至军舰。其实质是国家支持的海盗行为。
2. 当时流行的一种以政治争论为主要内容的印刷品。

叛国罪

第二天，科兰特收到一个白色的木盒子，里面装着塔玛琳德小姐的信。他兴奋得有些手足无措，活像一个被人邀请跳舞的年老色衰的贵妇。

“唉，真倒霉，没带假发粉，孩子，去厨房给我拿点面粉来，应该也能用……”不一会儿他又说：“去蜂巢庭院可不能不戴洒过香水的手套……去借点玫瑰水来。”

“我呢？”莫丝卡往科兰特的假发上撒了一大把面粉，然后用刷子把撒到科兰特眉毛上的面粉刷干净，“我穿什么呢？”

“你有点膨胀了哦，”科兰特优雅地用玫瑰水洗手，又检查了指甲，然后说，“我带你去见了城里最杰出的文具商，所以现在你以为自己可以进入公爵的社交圈了？我可不会带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去蜂巢庭院。”

莫丝卡假心假意地替科兰特打好领结，证明自己根本不是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她的脑海里闪现出了各种计划，估算着科兰特会在蜂巢庭院待多久。

“这位女士，你有一双好奇又爱打听的耳朵，我建议你带着它们去城里走一圈，看看能不能搜集些有用的消息。”说完，科兰特大摇大摆地出了门。

五分钟之后，他的秘书溜出了婚礼之家。

莫丝卡计划去找父亲提起过的贫民学校，说服他们让她入学。父亲曾经提起过校长特万先生，仿佛跟他很熟络，他也许会记得父亲。不知道能否找他借点钱，这样等帕特里奇抵达曼德里昂，她就可以把萨拉森买回来。如果不行，她就只能替文具商工作，希望在帕特里奇把萨拉森卖掉或者吃掉之前能拿到工钱。

一想到塔玛琳德小姐，莫丝卡的心情就有些复杂。她答应把文具商的计划报告给塔玛琳德小姐，不过那之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不知是好是坏，她和科兰特签了协定，成了文具商工厂的学徒。如果她泄露了文具商的秘密，一旦被发现，他们会把她撕成碎片，变成纸，装订成书……不过，她有什么值得上报的消息吗？看起来目前只有文具商不信任锁匠公会这一桩。

莫丝卡往北走了一段路，风在她背后吹着，她希望能找到一条更繁华的街道，好找人打听去贫民学校的路。当风改变了方向的时候，莫丝卡迷路了。原本在她左手边的河突然在右边出现了。她不知道河水拐了个弯，这座城市就坐落在斯莱河拐弯的地方。

这太让人失望了。莫丝卡没来由地认为自己继承了父亲对曼德里昂的了解。她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把父亲对这座城市的描述全部装进了脑海，她的直觉绝对不会错，一定会能找到正确的路。

最终，莫丝卡叫住了一个撑着木筏在斯莱河上四处收旧衣旧货的商人。那人很乐意和外地来的人交谈。莫丝卡只得谎称自己来自首都，和他聊起了首都的生活，那人也投桃报李，跟她讲起了当地的情况。

“首都来的人也不过如此嘛。”收旧货的人看着她离去的身影，疑惑地咕哝着。莫丝卡猜他一定觉得她没见过世面。

快要靠近学校附近的街道，这时莫丝卡心里开始打鼓，之前的自信心也一点流失了。要是学校的老师们嘲笑她脏兮兮的衣服或者盘问她的背景呢？要是学校要求学生会古阿克力语呢？

她转过最后一个街角，凝视着前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学校的风向标——一个半蹲着、捧着书、热切地伸出头的人像，莫丝卡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惠斯克怀特——负责探寻真相的守护神。

莫丝卡蹒跚地走上前，用脚踢了踢风向标。它大部分被掩埋在长满青苔的破砖烂瓦之中。她抬起头向四周看去，学校成了断壁残垣，往日的窗户只剩下破碎的窗框，一片凄凉。她耸耸肩，好像一只鸟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巢。

从青苔生长的情况和砖瓦的破败程度来看，这所贫民学校在莫丝卡出生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只有当美梦破碎，被碎片割伤，莫丝卡才意识到这个梦一直是她的救命稻草。她没有期望学校会接纳她，她知道学校一定会接纳她。在内心深处，她一直相信父亲想让她找到这所学校，并且在过世之前就为她安排好了一切，确保她有一个幸福的将来。

“多么愚蠢，多么可笑。”莫丝卡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声音了。

“为什么要让我来这里？这里就是贫民学校了，不是吗？这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吗？”奎利亚姆·迈尔多次提到了贫民学校，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有用的线索，也不是什么绝妙计划的一部分。他就这样抛下了自己的女儿，没有留给她未来任何保障。贫民学校不复存在的现实给莫丝卡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让她生出了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

莫丝卡仓皇地穿过学校的断壁残垣，她的眼睛有些刺痛。学校被毁坏得太彻底，不是因为事故，不是因为年久失修，也没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在一根坍塌倾斜的木头柱子下，莫丝卡找到了一个隐蔽处。她抱着膝盖，在那里呆呆地坐了好久，久得似乎有常青藤顺着后背爬上了她的脖子。

莫丝卡生气地看着自己的木屐，发现脚边的两块砖之间，一个黄白色的东西露出一个角来。莫丝卡用力把它刨出来，发现那竟然是一本给小孩认字用的角帖书(注)。莫丝卡握着手柄，掸掉上面的尘土，然后举到面前像照镜子那样看着它。角帖书上用来保护书页的角片又脏又破，书页上的字已经脏得难以辨认，底板也腐烂了。

小时候，她时常拿着这样的角帖书，坐在父亲的书桌旁。父亲在写书，而她在一旁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功课。父亲和她常常一两小时都不说话，也不看对方一眼，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奇异的、静谧的联系。一想到这些，莫丝卡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这里至少还有点东西，说不定还会发现更多的宝贝。莫丝卡从柱子下爬出来，在瓦砾之中搜索着。可是找了好久还是一无所获。正当她怀疑这里是不是已经被别人洗劫一空，突然发现有人影闪过——原来她不是唯一在这里寻宝的人。

另外有两个孩子正在瓦砾中翻翻拣拣，其中一个女孩看起来十三岁左右，戴着一顶弯弯的黄帽子，另外一个男孩六七岁，还穿着小宝宝的罩衫。他们也发现了莫丝卡，像受惊的野兔似的突然停了下来。那个女孩手里好像握着一支钢笔。

这时，一阵风从莫丝卡身边刮过，她手里的角帖书不见了。莫丝卡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男孩越过瓦砾，从她身边飞奔而过。他的旧马裤明显不合身，在身上晃晃荡荡的。

莫丝卡提起裙角，跳过一根破烂的烟囱管，迅速追了上去。在莫丝卡短暂的人生里，被夺走的东西太多，这回她决不会把宝贝轻易让给跟自己差不多的对手。那个男孩拼命地往前跑，没有回头。莫丝卡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她跑得太快，帽子的丝带还系在脖子上，但帽子从头上掉了下来，不停地拍打着她的后背。他们就这样跑过一条又一条小巷。

转过街角，眼前是一条繁华的大街……突然，眼前晃过一个穿黑棉布外套的人影，莫丝卡的肚子随即遭到重重一击。

莫丝卡疼得直不起身来，她往后退了几步，双手紧握成拳头放在腰间，以防再次被偷袭。她眼睁睁看着那个一直追赶的男孩一边沿着街道往前跑，一边把角帖书扔给了几个年纪更大的男孩。其中一个男孩接住角帖书，没看一眼就把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偷书贼则继续往前跑去。

莫丝卡抬起头看个究竟。偷袭她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穿着和大多数学徒一样破旧的衣服，扎着一根像漆刷一样又短又粗的辫子。他正忙着把一卷卷绸缎摆在裁缝店门外的桌子上。从他的举止判断，虽然刚才他的手肘正好击中了莫丝卡的肚子，但他好像并没注意到莫丝卡。不过，当莫丝卡上前一步，想绕过他的时候，他状似无意地后退了几步，展开了一卷绿色的绸缎，正好挡住了她。他的眼睛眨了眨，似乎偷偷地瞄了莫丝卡一眼。他长着一张可爱的粉色圆脸，脸上的笑容有些虚伪，好像觉得一位女士明明其貌不扬，却不得不违心地奉承她戴的帽子。

莫丝卡快要气炸了。她用拳头抵住胃，里面翻江倒海般的难受。她觉得自己的满腔怒火马上就要涌出来，把眼前的摊位和过路的人烧得一干二净，连墙都挡不住。不过，她又揉揉眼睛，攻击她的人仍然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这时，偷书贼几乎看不见了。莫丝卡赶紧又向前迈了一步，那个裁缝店的学徒也紧紧跟上来，挡在她面前，一拳把她打翻在地。莫丝卡的下巴被打中，疼痛难忍，跌倒的时候屁股也被撞青了，这让她的怒气更盛了。现在毫无疑问，那个偷袭她的男孩是想挡住她的路，好让偷书贼逃跑。莫丝卡绕开男孩，站了起来，抹掉手上的泥巴。

莫丝卡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接应偷书贼的那三个男孩仿佛小狗闻到了气味，突然警觉起来。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飞奔过街道，抓住了一个戴棕色三角帽的年轻人，似乎还想把他拖进最近的巷子里。莫丝卡推测他们是一伙强盗，想把那个倒霉鬼劫持到没人的地方，抢走他身上值钱的东西。不过奇怪的是，受害人看起来既不害怕，也不奇怪，任由他们自己把从街上拽走，消失在莫丝卡视线中。

巷口有一堵破破烂烂的墙，墙体坑坑洼洼，墙上有无数道裂缝，透过裂缝能看见天空。曼德里昂当地人都知道这是老城墙，在被战火毁坏之前已经守护了这座城市几百年。而莫丝卡现在只知道眼前这堵墙她翻不过去。

莫丝卡穿过马路，过往货车溅起的泥点子弄脏了她的裙摆。她低下头，这样那个裁缝店的学徒就很难在人群中发现她。她从墙上一道裂开的口子间挤了过去，墙缝中开着许多粉红色的小雏菊，轻轻地蹭着莫丝卡的手指。

墙那边又是一条巷子。那个年轻人正在墙角，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穿着一件沾满灰尘的大衣，戴着一顶好像被某个心不在焉的人拿来当茶壶罩的奇怪假发。他透过一副小小的夹鼻眼镜打量着四周，镜片染成淡蓝色，如同春日早晨的天空。他一只手拿着一根手杖，另一边胳膊底下夹着一根长面包。

一群孩子正在巷子里玩弹子游戏。这时传来一声尖厉的口哨声，孩子们抬起头，停止了游戏。他们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每个人竟然都掏出来一卷纸，一瓶墨水和一支鹅毛笔。那个戴着弯弯的黄帽子的女孩也在那儿，此刻正忙着蹭掉自己那支破笔上的锈迹。最后到来的那个少年正是裁缝店的学徒。他在巷子口停下来，瞄了一眼街道，好像还在寻找莫丝卡。确定没有人跟来之后，他才跑到一个瘦瘦的、头上披着一条破旧的白色蕾丝披肩的女孩旁边。

如果他们其中任何人抬起头，就会看见燧石墙中间有一个洞。这个洞曾经被当作火炮的炮眼。现在却给身材矮小的莫丝卡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她弓着身子，像只八哥一样蹲在上面，风从身旁刮过，她皱起了眉头——她刚刚用木炭画了眉毛。

“早上好，”戴蓝色眼镜的年轻人把胳膊底下夹着的面包分成两段。面包好像本来就是切开的，莫丝卡看见面包里面藏着一本小小的、破旧的书。“我们从昨天没讲完的地方开始……政府的职责是保障穷人的权利不被富人侵犯，而不是让富人从穷人那里掠夺财富。哦，天哪，抱歉，这段话我们已经讲过了，对吧？”他一边皱了皱鼻子，调整了一下眼镜，一边翻了几页书。下面的十几个孩子好像正在认真地记下他说的每一个字，甚至包括那些和书本内容无关的话。

这是一所学校，一所学校！一所藏在后巷的学校，时间和文具都是偷来的，不过的的确确是一所学校！意识到自己只能远远地偷看，莫丝卡的心在流血。一直以来，对书的热爱让她变成了一个被所有人嫌弃的怪胎，其他的孩子都看不起她，也不跟她玩。眼下这些上学的孩子显然也不会对她友好，她仍旧被大家嫌弃，如果走近一步，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赶走她，就像一群小狗驱赶入侵自己地盘的迷路小狗一样。

“啊，对了，是这里——关于真相的对话，应该是同一位作者。”老师清了清嗓子，抬起头，眼镜后面原本漫不经心的神情没有

了，“真相。”他开始读起来。

“真相是危险的。它能攻城略地，也能杀死国王。它让温和的人愤怒，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它让沉睡的怨愤再次苏醒，让遗忘的伤口重新撕裂。它让人夜不能寐。还有比真相更危险的东西——那些企图让说出真相者闭嘴的人危害更大。

“敢于说出真相的人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人有时候不得不选择沉默，或者被迫沉默。但是即使真相不能被说出来，那么至少应该被人知道。即使你不敢对别人说出真相，至少不要对自己撒谎。

“我在自己的头脑中修建了一个房间，把那些我不敢说出的真相都保存在里面。在这个房间里，我会说，国王再也不会返回这个国家。没有人敢这么说，不过所有人都知道真相的确如此。在这个房间里，我还会说再也不会有国王的暴政了，这是一件好事。我会因为这话被人绞死，不过他们内心都知道真相的确如我所说。在这个房间里，我还会说只有普通人拥有选择自己领袖的权利，他们才能免遭苦难，这也是真相……”

这些话大概会让大多数孩子，还有大多数成年人昏昏欲睡，但是莫丝卡绝对不会，在她短暂的人生中，一直对书本和文字如饥似渴。这番言论非常激进，会被视为危害国家。下面那个老师也可能因为刚才念的话被送上绞刑架。可莫丝卡听得两眼放光。

“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真相不断滋长壮大，我知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必须把它们说出来……”

突然，从莫丝卡正下方某处传来一声尖利的哨声，莫丝卡惊讶地发现她刚才追赶的那个男孩正背靠墙站着，眼睛一直盯着街道。

“下课！”老师大声宣布，并把两段面包重新合在一起。

五个孩子从破墙的洞里钻了出去，消失不见了，最小的那个是用手撑着地跳出去的。最大的那个男孩，爬上了最近的一座房子，一手抓紧房顶边缘，一手拉着一个小一点的同伴，然后翻墙离开了。其他四个孩子跪在地上，重新玩起了弹子游戏。

老师松开领结，一边重新系好一边朝着街上走去。走到巷子口的时候，领结系好了，看起来好像他刚才走进巷子只是为了避避风，好系牢领结。在街角，他遇到一位戴着及肩假发的高个子绅士。高个子绅士刚好走进巷子，刚才那声报警的口哨是他发出的，他礼貌地朝老师点了点头。

莫丝卡激动得腿直打战，她从墙上爬下来，打算去找那位反叛的老师。接下来，她将要上一堂关于怎样在繁华的城市街道上跟踪人的生动的实践课。

她很早就学会了如何隐身。尽可能地不动，不说话，让其他的声音掩盖你的脚步声。如果骗不过别人的眼睛，就骗骗他们的脑子——站在别人以为你不会去的地方，他就找不到你。要么去高处，要么矮一点，利用地形，避开别人的视线。不过这些都是在林地里隐身的窍门。但现在是在大街上，人来人往，静止不动反而更加显眼，就像流动的河水中有一块不动的石头。

她的头不断碰到晃来晃去的牛奶桶，好几次还差点被货车车轮撞到。为了追上老师，她不得不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穿过一道道人墙。一路上不知踩了多少人的脚，挨了多少人的骂。

谢天谢地，她追踪的人似乎只看得到眼前，根本没有注意周围的世界。只见他突然停了下来，蹲下身查看一只被他踩碎壳的蜗牛。一个卖生蚝的小贩托着一整盘生蚝从他头顶掠过，他却只顾着把踩碎的蜗牛壳拼起来，轻轻放到正在赶路的蜗牛背上。等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脸上明显带着微笑，但在他身后可乱了套了：好几个人为

了避让他摔倒了，他们推着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倒在路边。这给莫丝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前她唯一见过的能在十秒钟内引起这么大一场混乱的活物是萨拉森。

她跟着老师穿过一条小河，河中成群鲭鱼的鱼鳞闪着银光，睁着黑眼睛的明虾晃着腿游来游去。过了河就是海兹巷，这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没有脑袋的火鸡，火鸡身上的毛被拔得干干净净，只有脖子和腿上还剩一圈毛，兔子也像毛皮手套一样被倒挂起来。接着，他们经过一条弥漫着皮革味道的街道，穿过纵横交错的小巷，来到河边的一家咖啡馆。

“欢迎回来，佩特里斯先生。”门口的一位女招待一边说一边接过老师的帽子和外套。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莫丝卡看得目瞪口呆。

看见老师走进咖啡馆不足为奇，让她惊讶的是这家咖啡馆竟然震动起来，一侧嘎吱作响，然后竟然脱离路面，漂到了开阔的河面上。

一阵狂风呼啸着穿过咖啡馆和路面之间刚形成的空当，莫丝卡连忙捂住差点被风刮走的帽子。咖啡馆的墙被精心刷成了砖墙的模样，但莫丝卡现在看出来那堵墙实际上是木质的。屋顶上升起了两张宽大的、方形的风帆。风帆上绑着又长又粗的绳子，绳子末端拴着六七张菱形框架的筝帆，大多数筝帆约有两英尺宽，最大的一张有六英尺宽，白色的背景上画着一枝缠绕的月桂树枝。

“亲爱的，你丢什么东西了吗？”一个路过的搬运工问。

“我错过了一家咖啡馆。”莫丝卡含糊地说，“它……漂到河里了。”

搬运工看着越走越远的咖啡馆，说，“你也晚了半小时。我还指望他们能等等我这个老顾客呢。”听起来他有点不高兴。

莫丝卡再次强调：“它顺着河漂走了。”

“你想赶上它？这家咖啡馆名叫‘月桂树荫’，它一会儿会在图特尔街停下来买糖，你最好趁这个机会从河边上去。不过你得抓紧时间跑到那里去了。”

莫丝卡顾不上停下来仔细研究其中的古怪，连忙朝着搬运工手指的方向飞奔而去。她跟着那张白色的筝帆，跑过一条又一条街道，终于赶到了咖啡馆停靠的码头。

门打开了，几个男人走了出来。其中一个看起来有点眼熟，当莫丝卡从他身边经过，他强行挡住了她的路。

莫丝卡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粗鲁地揪着肩膀拎了起来。她眼前出现的竟然是“英勇少女”号船长帕特里奇的脸。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他显然非常生气，脸上的横肉一鼓一鼓的，让人不寒而栗。莫丝卡摇摇头。

“把我的船还给我！”

“我们没有拿你的船啊！”

“你们没有，”帕特里奇瞪着莫丝卡的眼睛，气得快要发疯，“但是那只鹅有！”莫丝卡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萨拉森用嘴咬开缆绳，开走驳船的画面——他说不定还学会了掌舵。

“我们撬开木板准备卸货，”帕特里奇慢腾腾地解释说，“可是那只鹅跳了进去，我们没法把他弄出来，也没法把货物搬出来。后来我派多瑟尔下到甲板下面，可是那只鹅弄伤了他的脚踝，现在我们也没办法把他弄出来。你快把我的船还给我！”

莫丝卡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们还要赔偿我时间和金钱上的损失。”莫丝卡有些不确定地再次点了点头。

“这只鹅给我造成了大麻烦，你知道我还想要什么？我想把你叔叔的心脏穿到钩子上，挂在太阳底下烤，好让我听见他心脏破裂的声音！”

---

1. 角帖书：当时的一种给儿童认字的初级读物，形状类似手镜，上面一张盖有透明角片，保护书页。

告密者

莫丝卡看着帕特里奇的眼睛，揣摩着他的眼神和抓住她肩膀的手的力量。

“我给你钱！你只要放了我，我一定会给你钱！如果不给你，就让守护神弄瞎我的眼睛。”帕特里奇不相信地看着她，抓住她肩膀的手更用力了。莫丝卡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帕特里奇，买回萨拉森。不过现在她的口袋空空如也，帕特里奇看起来也有些气急败坏。

“等我拿回我的钱，”帕特里奇冷冷地说，“我要揭下你的皮，卖给制鼓匠！”莫丝卡觉得帕特里奇现在的心情不适合谈判。

她挣扎着扭来扭去，一口咬住帕特里奇的右手关节，还不停地用指甲抠他的手指。只听咔嚓一声，好像骨头折断的声音，帕特里奇终于松开手，把她放了下来。莫丝卡来不及多想，立刻跃过一堆缆绳，冲进了月桂树荫咖啡馆——咖啡馆此时正准备起航。

房顶上的水手正用一根长竿抵住码头，准备离岸，莫丝卡跳了上去。她的手抓住一根晃荡的绳子，脚踩在咖啡馆外墙的梯子上作为支撑。莫丝卡气喘吁吁，只能紧紧靠住墙，祈祷“月桂树荫”能在帕特里奇怒气冲冲地揪住她的脖子之前赶紧离开岸边。

莫丝卡不知道，此时此刻，她正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每个世界都有各自的法律和规矩。离开河岸，就离开了公爵统治的城市。在河上，只适用水手公会简单粗暴的法则。这家咖啡馆漂在河上，不受岸上法律的管辖，所有顾客可以畅所欲言。在这里，各种激进的言论和计划甚嚣尘上，如同咖啡壶里的咖啡一样沸腾。

与此同时，在凯特利小姐的月桂树荫咖啡馆里，那个戴着蓝色眼镜的年轻老师也因朋友的到来兴奋不已。

“库珀巴克！”老师走上前，握住一个男人的手，他明亮的棕色眼睛里充满了疑问，还带着怒意，“很高兴见到你，我希望能和你讨论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啊哈，噢，噢，呃……”

库珀巴克一直紧紧地握着老师的手，握得手都疼了。这时，一个穿深红色马甲的男人戴上帽子，挥挥手杖，走出了咖啡馆临街的大门。他身后的门很快关上了，咖啡馆里的瓶瓶罐罐因为咖啡馆起航有些摇晃，库珀巴克这才松开手。屋子里其他几个一直热切注视着门的人也松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佩特里斯，”库珀巴克最后咕哝着说，“我真担心你在他面前暴露自己。”

侯普伍德·佩特里斯眨巴着眼睛，透过蓝色的镜片惊讶地看着周围，这才发现咖啡馆中的气氛有些紧张。

“他是谁？”

“公爵手下的一个间谍。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难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河上都不能畅所欲言了会怎样。他昨天来这儿，告诉我们他刚从大学城赶到曼德里昂，想要见一见其他‘关心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平民百姓’的文化人。”

“他说的也许是真的。”佩特里斯说。

“不，我可不这么看。”凯特利小姐也加入了谈话，她给佩特里斯端来一杯咖啡。凯特利小姐是一个瘦弱、苍白的女人，她的眼皮有些肿，却不难看，反而让她的眼睛显得更蓝了。“他不光自己买咖啡，还请所有和他聊天的人喝咖啡，也不要求他们回请。我让我的服务员多

收了他的钱，但是他也没有抱怨。后来他开始说自己多么想读新写的小册子，还问我们有没有人可以拿几本给他看。”

“有人告诉他什么吗？”佩特里斯问。

库珀巴克和凯特利小姐交换了一个眼神，凯特利小姐耷拉下眼皮，慢慢地眨了眨，然后又睁大眼睛。库珀巴克又和屋子里其他几个人交换了眼神，他们有的轻轻地点了点头，有的期待地扬了扬眉毛。接着，库珀巴克再次抱住双臂，看向佩特里斯。

“你为什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

“什么？”

“佩特里斯，老实说，那些小册子是不是你印的，印刷机是不是你的？”听了他的话，佩特里斯原本端起咖啡杯打算送到嘴边的手停了下来。

“上帝啊。好吧，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真是我你打算怎么办？”

库珀巴克抓了抓头发，但是没有想出任何办法，他又啃了啃指甲，玩了会儿手指，然后一拍大腿，说：“我知道一定是你。这确实是你的做派。佩特里斯，看在鲁莽冲动之人的守护神皮普希瑞克的分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应该给我们机会让你悬崖勒马！你会让我们所有人遭到文具商公会的打击——巡回法庭会割掉每个人的鼻子！”库珀巴克用愤怒、忧虑的目光环视了一圈。

如果有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小册子并对他加以调查，那么所有“月桂树荫”的常客都有可能被当作激进分子逮捕。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不过他们有强烈的信念，这个国家现在极其缺乏公平正义。就像

一个人断了腿骨，愈合的时候长歪了，如果想让腿变直，必须要重新折断腿。他们也非常明白怀着这种信念将要面临的危险。

“我知道。”佩特里斯若有所思地呷了一口咖啡，说，“如果我说不是我干的你打算怎么办？”

“佩特里斯……”库珀巴克有些沮丧，“佩特里斯，我们都猜测一定是你，你有百折不挠的激情去散发小册子。我们很多人都有你那所流动学校的孩子们抄写的《论不平等的法律》。”

“是的，我……”佩特里斯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个有些困扰的笑容，“我想学校里大多数孩子现在都能写一手好字。”

“字是很好，但是写的内容不好！佩特里斯，他们把你说的每个字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我拿到了一份小册子，有一段结尾写着：下课了，孩子们，排好队，挨个儿从风车里出去。”

“确实，印刷就能解决所有这样的问题，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能降低风险。这么看来大家已经有结论了，我有这样一台印刷机。我无法反驳这么多人，所以我不做任何辩解。”老师提高了音量，“我会因为用这种方式点燃人们脑子里的火种而羞愧吗？不，当然不会。去年冬天，多少被苛捐杂税折磨的穷人饿死了，全都因为公爵要修建他的‘繁荣之塔’。今年冬天，又有多少无辜的平民会冻死在街边，就因为他拆掉了他们的房子，好实现他自己更多愚蠢的想法。这些事情值得说吗？当然值得！”

库珀巴克发出一声口齿不清、大为恼火的吼声，然后大步走回了自己的桌子。他生气地吸了一口烟，很快就被烟雾笼罩住，看不清了。为了少交窗户税，月桂树荫咖啡馆不得不减少窗户，因此屋里有些昏暗，但是阳光还是透过木墙上几百个木材节疤形成的洞里照进来，蓝色青烟中，几双眼睛闪闪发光。

凯特利小姐把佩特里斯自己的烟斗递给他。

“你太顽固了。”她小声地说。

“我在这里树敌了吗？”佩特里斯轻声问。

“但是你作为朋友太狂热了。他担心会眼睁睁看你上绞刑架。”

佩特里斯慢条斯理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给了女主人一个关切的眼神。

“那个刚刚离开的顾客——自从上个月我被捕之后，你有没有被公爵的间谍骚扰过？”

“我几乎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

“我猜也不可能。我没想到他们没法从我身上找到谋反的证据，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我的朋友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危险。”佩特里斯把重心转到另一边手肘，好让他的脸稍微偏离凯特利小姐的视线，“我在想我应该给自己找一间真正的办公室，而不是来这里……也许我可以和温诺因兄弟共用一间办公室。”

“我刚进了一批你喜欢的白兰地小蛋糕，”凯特利小姐轻描淡写地说，“大多数人觉得它们太苦了，如果你不来这儿了，我卖给谁呢？你不来我会很伤心的，佩特里斯先生。”

佩特里斯低低地咳嗽了一声，好像吸烟吸得太大口，被呛到了。

“有趣的是，”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很久以前，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学校关了，不过孩子们比我更有热情。现在都是他们在安排——我不知道当我走在街上时，他们会把我拽到哪个角落，在哪里等着我上课。我无数次向他们解释这其中的危险，但是他们如此渴望学习。

他们付不起文具商学校的学费，即使他们付得起，那些学校又能教给他们什么呢？怎样听话和服从，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从来不问任何问题——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的学校继续办着，而且每个月都有新的、充满活力的面孔加入。即使今天，我也发现有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女孩跟着我。我猜她一定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我的学校。她太害羞，不敢靠近我，要不然我可以和她说话。不过我敢说我还会见到她……她的脸上写满了渴望……”

佩特里斯赞赏莫丝卡对知识的渴求，不过如果他知道这些年莫丝卡也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很多粗话，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当然，莫丝卡通常只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小声咕哝这些话。这时，一群多管闲事的小孩发现了紧抓楼梯不放的莫丝卡，他们跑到码头边，纷纷扯着嗓子大声喊：“快来看啊，有人偷溜上船啦！”

“嘿！”一个脸涨得通红的水手出现在莫丝卡上方，“不是顾客不准进来。快下去！”

“我怎么下去？我又不是会跳水的青蛙！”

“你上来之前就应该想到。不准进来。这是水手的规矩。”说完，他直起身子，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开阔的河面，“把她带到右舷去。”

河中央立着一根石柱，顶端站着一座守护神苏瑟拉奇的铜像，他保护行人不被河水吞噬。柱子旁边搭了几块木板，形成了一个小码头。水手把筝帆的线推到一旁，让咖啡馆靠近了小码头。

“从这儿下去。现在就下去！自己找船坐。”莫丝卡没办法，只能松开手，跳到小码头上。

“我诅咒蛆虫爬进你的耳朵，把你的脑子吃得干干净净！”莫丝卡对着渐渐远去的咖啡馆大喊。她根本没有钱雇船。

那是什么？远处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四四方方的东西轻轻地划过斯莱河棕色的河面。从门上飘扬的标志来判断，竟然也是一家咖啡馆，不过看起来脏兮兮的，似乎从内到外都被染成了咖啡色。这家咖啡馆的筝帆上画着一只雄鹿，可是门上的标志却写着“海湾雌鹿”。

这时，风向突然改变了，船身有些倾斜。房顶上的人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措手不及。水手们七手八脚地调整航向。没有人发现一个矮小的身影爬上了守护神苏瑟拉奇柱子上盘旋的石阶，蹲下身，准备往咖啡馆上跳。调整船帆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房顶的一角也传来一个微不足道的声音。

砰！

声音不大，但足够把人吵醒。被吵醒的那个人没有马上行动，仍然躺着，只是皱起了眉头。几秒钟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头正靠在椅背上，这个姿势很不舒服，于是他睁开了眼——他的眼珠是铜绿色的。

他看了看周围褪色的墙壁，还有布商们疲惫的面孔。他们正在讨论《零售商指南》这本书。舱门外的铜咖啡壶闪闪发光。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打起了盹。他已经习惯了在行驶的船上睡觉。不过现在船向右倾斜得厉害，船上的人都驾轻就熟地去拯救咖啡壶，他也睁开了眼睛。

他向主人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他的声音很好听，如同热牛奶一样让人安心。然后冲把帽子和手杖递给他的姑娘微微一笑表示感谢——他的笑容看起来无比真诚，让人愉快。他刚走出门，一个苍白瘦

弱穿着棉布裙子的小东西忽然从天而降，撞掉了他头上的帽子，落在他脚边。

莫丝卡抬起头，对着太阳眨了眨眼睛。眼前站着的这个人似乎很年轻，似乎吓了一跳，似乎还穿着一件长长的旅行斗篷。

自己似乎坐在了他的帽子上。

也许应该行个礼，把平顶帽还给他，在他的吃惊变成愤怒之前赶紧溜掉？想到这里，莫丝卡连忙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可是这人本能地抓住她的胳膊，以免她掉进码头和门阶之间的裂缝。

“小心，别动。”他的语气不太友好。

莫丝卡没说话，不过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目光越过陌生人肩膀看向他身后。

“怎么回事？”

他转过身，看到了码头上帕特里奇的身影。莫丝卡当然也看到了——帕特里奇正偷偷地朝咖啡馆的房顶张望。莫丝卡突然意识到，因为风向改变，水手们忙着调整船帆，解开缠在一起的箏帆，船在河里行驶的速度比走路还慢。帕特里奇很可能在岸上一直跟着船跑。也许现在他暂时还没找到，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她。莫丝卡缩到陌生人的旅行斗篷后面，陌生人正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莫丝卡想，他一定以为我是扒手或者偷渡客或者逃跑的学徒或者杀人犯……

莫丝卡只能惊恐地看着陌生人，恳求地摇摇头。

帕特里奇摸了摸下巴，快步走向咖啡馆……突然，帕特里奇不见了，莫丝卡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这片黑暗暖暖的，带着潮气和草籽的味道。莫丝卡一阵恐慌，过了好久才意识到原来是陌生人用斗篷盖住了他。

“如果可以，尽量跟上我。”隔着衣服，他的声音很低，“小心别被绊倒，他大概不会注意到多出来一双脚。”

莫丝卡蹲着身子，小心地移动脚步，尽可能靠近这位意外的救星而不撞到他。不过尽管很小心，她还是跌跌撞撞，被踹来踹去——路上挤来挤去的行人可不知道斗篷下还藏着一个惊恐万分的小姑娘。

风声变小了，陌生人掀开斗篷，莫丝卡重新回到阳光底下。莫丝卡理了理歪在一旁的帽子，吹开了挡住眼睛的头发。她和陌生人正一起站在一条小巷子里，巷子一边是一堵砂岩墙，另一边是大教堂高高的侧墙。

“说吧，刚才我是被卷进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中？”她的救命恩人微笑着，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他笑的时候，眉毛轻轻地扬起来，就像两道弯弯的栗色月牙，仿佛知道这个世界注定会不断给它们带来惊奇，而且一定是惊喜。不够绅士，所以算不上英俊，莫丝卡心里想。一方面，他没有戴假发，自己本来的红棕色的头发也没有撒发粉，只是用黑色的带子绑在脑后；现在流行苍白的皮肤，而他的脸却晒成了茶色。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可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仆人。

莫丝卡的脸红了。出于感恩，她决定把真相告诉救命恩人。

“我的鹅某种意义上偷了那个人的船，但他不是故意的——他很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可是那个人很生气，他要把所有人的心脏挂起来，烤熟了吃。”

穿斗篷的年轻人紧闭着嘴唇，专心地看着地面。他慢慢地点了两下头，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答案。

“嗯，我知道了。”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莫丝卡意识到他是在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好吧，如果你想骗人，应该编一个更加可信的故事。我想我只能把你的话当成事实。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在撒谎，我想也一定是以事实为根据改编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她好不容易说了次真话，却遭到怀疑，真是太让人难过了，“好吧，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

“莫丝卡。”

“很高兴认识你。他伸出一只手，“我叫林登·凯尔拉比。”

莫丝卡和他握了握手，不确定他有没有看不起自己。

“你不是曼德里昂人，对不对？你的口音听起来很熟悉，但我一时想不起来是哪里。”

“我和一个诗人一起来到这里。我是他的秘书。”莫丝卡的话语中有几分骄傲。林登嘴角抽动了几下，再次努力控制自己的笑意。莫丝卡突然特别想给眼前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我只是暂时做这个，”她补充说，“因为很快我就要去那里工作！”莫丝卡指着砂岩墙和马赛克房顶之上、远远的东塔楼的灰色塔尖说，“那是塔玛琳德小姐住的地方，我要去为她工作。”她冲着凯尔拉比咧嘴一笑，然后心满意足地看到对方大吃一惊。“我将会在那里找到立足之地，为她读诗，替她拿信，还有……”莫丝卡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的思绪已经飘到了那个宁静、寒冷的地方，在那里，她再也不会被排挤，也没有人恶狠狠地把她拎起来。“那才是我要去的地方！”

“真是太巧了，”凯尔拉比面无表情地说，“我也正想去那里拜访，见一见塔玛琳德小姐，欣赏墙壁上的挂毯，我听说从那里最高的地方眺望，风景好极了……”

莫丝卡看了看他脏兮兮的靴子和神秘的微笑，大声笑了起来。

“你在开玩笑，”她说，“你不相信我。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很快就会看到！”她冲着西塔楼挥了挥手，然后转身飞快地跑出了巷子。

莫丝卡的好心情只持续了一半的路程，一想到那所后巷的学校，她就痛苦不已，好像手心里紧握着一只马蜂。她多想坐在墙上替他们放哨，她多想帮助他们躲开文具商。不过想到那个裁缝店的学徒竟然把她推倒在地，她就觉得手脚和自尊都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她现在一点也不想去那一所学校上学，她从来也没想过要去那一所学校上学，那所学校烂透了，全都是激进分子和卖国贼。

但是……谁会在意一所没有执照的、灌输激进思想的学校？文具商公会！他们会给她赏钱，这样她就可以买回萨拉森。他们会很满意她的表现，送她去文具商开办的学校，正如塔玛琳德小姐希望的那样。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回来的时候，一身酒气，衣领上还别着一朵兰花。莫丝卡打定了主意。科兰特一边把帽子递给莫丝卡，一边得意地笑着，鼻尖都笑成了粉红色。

“啊，值得称颂的一天，达官显贵们都很欣赏我的诗歌……”莫丝卡觉得作为一名间谍，科兰特也太不专心了。

“亲爱的，我希望你今天没有浪费时间？”莫丝卡咧开嘴，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

“你恐怕得清醒一下，提提神。我今天的收获非常大，要告诉你的事情太多，我担心你脑子转不过来。”

莫丝卡把遇到帕特里奇以及在流动学校的遭遇报告给了科兰特。与此同时，林登·凯尔拉比也在写报告。那个陌生的小女孩难以置信的故事和激动的黑眼睛给他增添了些许乐趣，让他暂时忘记了不愉快的任务，不过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了。

守在西塔楼大门口的男仆奉命迎接他，让他马上去见塔玛琳德小姐。

“尊敬的小姐，很遗憾我把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跟丢了，我一路追踪，终于赶上了他，可最后在一个叫山鸦村的小村子让他逃走了。我还没有找到他。”

“我知道，”塔玛琳德小姐回答，“他在曼德里昂。”

“已经到曼德里昂了？”凯尔拉比扬了扬眉毛，“我认为他一定是坐船来的。”“不，他是坐马车来的——我的马车。我在路上遇见了他。”

她是公爵的妹妹，很多话都不能对她说。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凯尔拉比一言不发。

“小姐，”他最后大叫起来，“他可是个危险人物……”

“要是我早点知道他是谁，我一定马上把他从马车里扔出去，”塔玛琳德小姐说，“不过我把一场意外变成了一件好事。我招募了一个代理人监视科兰特的一举一动，这样如果他有什么不轨的图谋，我们就会提前知道。我现在还不确定这个代理人到底可不可靠，不过我看好她……”

审判

第二天，文具商公会的卡维亚特离开“妙语连珠”，坐着轿子去佩尔梅尔装订厂——他们之前让科兰特把搜集的情报放在那里。

“我们先后派了两名学徒去那里取情报，可是都没有成功。”马德维克·托克一大早就发了一通火，“迪特尔被一辆马车从身上碾了过去，现在还需要医生治疗。而韦伏特，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不行，这次我得派一个正式的公会成员——如果锁匠公会胆敢伤害他，就违反了规定，等于公开向文具商公会宣战。就算阿拉麦·高肖克也不敢这么做。‘喧嚣时刻’快要结束了，卡维亚特，趁街上没人，赶紧行动。”信奉不同守护神的信徒对礼拜的钟声该什么时候敲响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前后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里，礼拜的钟声此起彼伏，如同一场混战。不仅如此，大大小小的教堂和神龛里的钟声各不相同，音调从浑厚的男中音到小鸡仔的尖叫声应有尽有。一些不太有名的守护神的信徒常常还会自己买来铃铛挂在窗户上，然后在耳朵里塞上棉花，狂敲一通，加入混战。大多数人都会关紧门窗，躲在屋里，等“喧嚣时刻”结束。不和谐的“演奏”声污染了曼德里昂清晨的空气，卡维亚特只得捂住耳朵、弓着身子坐在轿子里。

托克先生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卡维亚特低头走进装订商店的时候，对自己说，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这么久都没有收到斯库里任何消息。谁知道锁匠公会的人。会不会把规矩当回事。

两分钟之后，卡维亚特在佩尔梅尔找到了科兰特的情报，他把情报藏进马甲的口袋里。虽然时间有限，但卡维亚特阅读的速度比蜂鸟扇翅膀还快，他一目十行地看完了科兰特啰里啰唆写了整整三页纸的

报告。他的眉毛平时好像受了惊吓的毛毛虫在跳舞，看完之后则像是兴奋的毛毛虫在跳舞。

“去‘妙语连珠’！”他把声音提到最高，好让耳朵里堵着破布的轿夫能够听见。说完，他走进了等在一旁的轿子。说再多的话轿夫也听不清，他只能不断地催促：“快点，快点！”

轿夫抬着他慢慢地往前走。卡维亚特原本稳坐在座位上，突然前面传来砰的一声，轿子开始摇晃起来。

“怎么了？”卡维亚特几乎可以肯定有两个轿夫大声喊了些什么。紧接着后面又传来一阵猛烈的撞击声，还有一声含糊不清的“噢”，好像有人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下一秒钟，轿子突然后面着地，然后又反弹起来。轿子里的卡维亚特摔了个四脚朝天，假发掉到了鼻子上。

卡维亚特还没来得及抗议，轿子又被平稳地抬了起来，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轿夫仍旧抬着轿子慢悠悠地继续前进。可是没过多久，轿夫突然加快速度小跑起来，速度越来越快，完全不听卡维亚特使唤。

卡维亚特试图稳住身体，可那幽灵一般的轿夫一刻不停地摇晃，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卡维亚特听见好几个人的脚步声，回荡在潮湿空旷的小巷和高高的围墙之间。

接着，回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底鞋踩在湿木头上的声音。风咆哮着，海鸥大声鸣叫着。轿子停了下来。轿子先是往一边倾斜，然后往下落。卡维亚特挣扎着挺直身子，从窗户探出头，正好看见焦糖色的河水朝他涌来。

河水嘶吼着，从轿门的裂缝中涌进来。卡维亚特踉踉跄跄地去开门，轿子却因此变得倾斜，河水从打开的窗户灌进来。卡维亚特害怕

极了，连忙往后退，好让轿子保持平衡，但已经来不及了。

卡维亚特全身瘫软，惊恐得说不出话。几分钟之后他才站起来，用力去推轿子顶。突然，轿子被四根坚固的绳子拉了起来。绳子被固定在一座窄窄的小桥上，透过桥上破木板上的裂缝和小洞，可以看见天空。在他脚下几英寸的地方，漂浮着城市里的各种垃圾，如同腐烂的烟草叶子，但很快就被斯莱河吞噬了。在附近破旧的码头上，三个戴手套的男人正站在一旁打量着他。

“好大一条‘鱼’。”一个人说。他的左脸下方有一道鲭鱼斑纹一样的伤疤，“你永远不知道会在威克尔巴克码头钓上来什么。这里什么都有。”

“你真是幸运，我们刚好路过，文具商先生。”另一个高个子的人一边说，一边蹭了蹭嘴角边的玉米糁。剩下的那个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从牙齿缝里吐出几个烟圈。

“如果。”卡维亚特顿了顿，说，“如果你们……愿意去请执事……来帮忙……我就给你们一……先令。”河岸上的三个人之前没有看到他身上戴着的公会徽章，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他是文具商公会的人了。尽管身上的衣服不怎么样，但他们三个戴的手套却质地精良。

“我们可不想把你挂在这儿，先生，”高个子男人说，“让你摔下去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这里经常发生事故。”

“什……什……什么？事……事……故……”卡维亚特结结巴巴地说。

锁匠公会的“事故”臭名昭著。据说有一次，一个小偷喝醉酒之后吹嘘自己撬开过锁匠公会打造的锁，结果第二天就被人发现头破血流而死，死因是一座风向标“意外”坠落，风向标上那支镀金的箭劈开了

他的头骨。还有布拉迪曼兄弟。据说他俩有一天闯进一个锁匠的家里，骚扰他美丽的女儿。结果第二天晚上在他们最喜欢的酒馆，一个酒桶正好砸到他们头上，像摊煎饼一样把他俩压扁了。

“你知道个屁，不要重复我的话，”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挂到岸边去。”

“这个人太鸡贼了，我们应该把他放倒，免得被条子发现。”抽烟的人咕哝着说。

卡维亚特糊涂了。他对字典比对自己父母的脸还了如指掌，不过刚才听见的都是强盗的黑话，他没明白岸上那三个笑着的男人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你担心我们把轿子拉到河边的时候太摇晃，我们可以现在就拉你上来，”个子最高的那个男人说，“但首先，你最好把你不想掉进河里的东西扔给我们。”

“不，不用了。我在这儿挺好的，我就在这儿等朋友来。”卡维亚特在兜里摸索了几下，好像他认为这三个人仅仅看他几眼就能偷走他的钱袋。

“现在你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就是那四根绳子，”脸上有疤的人说，“聪明人可不会耗尽朋友的耐心。另外，这几根绳子也许想知道，干吗要跟一个不识好歹的朋友纠缠，没准它们不想和你做朋友了，想让你和斯莱河亲密接触一下。”毫无疑问他的话里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卡维亚特想，如果他们是锁匠公会的捉贼人，那么他一点也不怀疑他们敢让一个文具商公会的人发生“意外”。他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冰冷的河水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灌进来的场景。他想象着自己的假发掉进河里，被河水打湿然后冲到岸边，引来海鸥争相抢夺。

“嘿！”

卡维亚特转过头，稍稍松了一口气，一艘小划艇正朝这边行驶过来，停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个长着鹰钩鼻的年轻人放下手中的桨，看着悬在半空中的卡维亚特。

“先生，你还好吧？你需要搭船到岸边吗？”

“需要，需要！我要去远一点的河岸。”

岸上的三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小划艇靠近了悬在空中的轿子。划船的年轻人站起来，伸出双手搀住卡维亚特。卡维亚特打开轿门，小心地把一只脚踩到船上。这时，那个年轻人毫无征兆地狠狠推了卡维亚特的胸口一把。卡维亚特立刻缩回了轿子里，而年轻人迅速划着桨离开了。

“不好意思。”年轻人挥挥戴手套的手，做出告别的样子，他长长的手指间夹着一卷纸，这是他刚刚从卡维亚特的兜里掏出来的。“船上不能随便载人，对吧？这是水手公会的规矩。”他把纸和卡维亚特的钱袋扔给了在岸边等候的三个人，然后收起桨。他们大笑了几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卡维亚特在黑暗中晃来晃去。卡维亚特用手捂住脸，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的报告详细地描述了莫丝卡发现流动学校以及跟踪佩特里斯的事情，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精确。身为曼德里昂锁匠公会新任头领的阿拉麦·高肖克用纤细的手指拿起报告，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

高肖克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从来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他把“办公室”设在了海鸥成群的教堂顶。这里是俯瞰曼德里昂全貌的好地方，甚至连东西两座塔楼都比不上。巨大的穹顶挡住了猛烈的

风，阳光底下，海鸥拍着天使般的白色翅膀，在他四周盘旋，沙哑尖厉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自顾自地演奏着杂乱无章的交响曲。这让高肖克非常满意。

站在高肖克面前的男人搓着手里的帽子，看起来不是很高兴。他的膝盖因为恐高而有些发抖，海鸥张开的嘴巴也让他害怕。

“所以——”高肖克抬眼看着他，“你的帮派控制的哪块地盘？指给我看看。”

“那里，从斯莱河到科克尔街。”这个年轻的小偷意识到从高肖克的角度看，那块地盘有多小，禁不住皱起了眉头。

对高肖克而言，人不是贪婪，就是恐惧，或者既贪婪又恐惧，对于人性，你只需要了解这些。他选择让人感到恐惧。贪婪让这个年轻的小偷来到他面前，表示愿意听他差遣，但是恐惧能确保他不会叛变。恐惧可以让小偷、骗子、勒索犯、销赃犯、偷窥者、杀人犯、治安官和朝臣陷入绝望，不得不向锁匠公会妥协。高肖克暗自觉得要感谢捕鸟人让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陷入惊恐不安之中。从前崇尚自由的风尚没有了。现在每个人都只想要安全，而锁匠公会就给他们提供了庇护——当然是有代价的。

在斯库里，高肖克的战术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战斗的转折点就是他控制了毛金斯领导的帮派。那天，他穿着平常穿的一身黑色衣服，公开出席威利特·毛金斯的葬礼。葬礼上，他听到前来“悼念”的人窃窃私语，充满了对他的恐惧。这让高肖克坑坑洼洼的脸上笑出了褶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其他的犯罪团伙都认为高肖克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他的组织。现在，斯库里已经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大街上空荡荡的，弥漫着恐惧的气息。每个居民都不得不向锁匠公会上缴什一税……

他面前的小偷现在无比后悔贸然来找阿拉麦·高肖克。

“我的帮派里有个人惹上了麻烦，”他解释说，“他是我最得力的手下。四天后，巡回法庭一开庭就要对他进行审判……”

“你想让我派两个人为他提供不在场的证明。”锁匠公会雇用了很多这种靠做伪证赚钱的人。“我可以帮你们。不过首先，我得看看你对我有多忠心。”

高肖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计划。他的目光扫过科兰特的报告。尽管锁匠公会一再恐吓和威胁，但是文具商公会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调查。他对此并不害怕，但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需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到战斗中去，现在他要和一个与众不同而且更加强大的敌人斗智斗勇。

过去的几个月，他一直在和公爵的妹妹塔玛琳德小姐争夺曼德里昂的控制权。和公爵打交道就像试图抓住一把发狂的蜜蜂，不过如果没有塔玛琳德总是在公爵耳边唠叨，他早就成功了。塔玛琳德小姐的间谍网可以和高肖克媲美。他派去潜入她的房间搜查信件的间谍无一例外全都被她那些怪兽宠物咬伤。更糟糕的是，他们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变成了酒馆里的八卦，那些本该蜂拥而至向他投诚的犯罪分子开始犹豫了，等着看到底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高肖克眉头紧锁，他同样不能让地下团伙怀疑他无法付文具商公会。

“我们需要吓唬吓唬文具商公会，这样他们就会收手，”他小声地说，“他们太害怕公会之间爆发公开的战争，所以不敢和我们起正面冲突。他们已经查到了佩特里斯，而且好像很重视他……”

他抬头看着面前的小偷。

“让我们看看你们的人有多大能耐。我需要你在黄昏之前找到一个叫佩特里斯的文化人。”

与此同时，这个年轻的律师侯普伍德·佩特里斯并不知道自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就出名了，他一下午都在曼德里昂监狱，和一个拒绝向公爵上交苛捐杂税的农民交谈，几天后巡回法庭将要开庭，他要为这个农民辩护。不管是在回家路上，还是在心不在焉地喝着细心的女管家留下的肉汁汤，他一心只想着案子。

佩特里斯的房间异常地阴暗。在曼德里昂，和大多数城市一样，每扇窗户都必须交税，只有富人才会选择为阳光付钱。佩特里斯工作很努力，但他很少为有钱人辩护，所以不得不封上了大多数窗户。他点上蜡烛——他只用得起廉价的蜡烛，不仅光线微弱，还冒黑烟，闻起来就像淋过雨的烤羊肉。不过，和很多安静的人一样，佩特里斯性格非常执拗。尽管光线昏暗，但他仍然觑着通红的眼睛认真研究农民的案子，一直到深夜。

他打开书房的门，摘下眼镜让疼痛的眼睛休息一下。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他抬起头寻找声音的来源，只看见五六个黑色的人影穿过昏暗的门廊，鬼鬼祟祟地朝他走来。

午夜，一个年轻的掌灯人提着灯在黑暗的威克尔巴克码头巡逻，寻找可能需要他指引的人。他冷不防听到有人打了个喷嚏。借着灯光，他发现了悬在空中的轿子，以及轿子里瑟瑟发抖的卡维亚特。

一个热心的执事把卡维亚特送回了“妙语连珠”。卡维亚特立即把自己的遭遇以及科兰特有关佩特里斯和流动学校的报告告诉了托克。

托克立刻叫醒了三个在“妙语连珠”里打瞌睡的文具商。他们不情不愿地从氤氲着咖啡香气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大半夜四处去寻找佩特里斯。

“你们一个个别哭丧着脸，拿上外套赶紧行动。”托克严厉地说，“不要忘了，很多捕鸟人也是老师。他们成为很多大人物子女的老师，暗中扭曲他们幼小的心灵。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也成为有权有势的人，捕鸟人在他们脑子里播下的种子潜滋暗长，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晚了。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孩子要么不上学，要么必须去文具商公会的学校，否则二十年后，我们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当一个人的脑袋里充满了错误的想法，除了清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更好的办法是一开始就禁止这些思想的传播。”

托克来到总治安官家，叫醒了他。总治安官记得佩特里斯这个名字，这位年轻的律师两次因为涉嫌煽动叛乱被捕，但最后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审判记录里有他的地址。

一个小时之后，托克和其他三个文具商以及两名低级治安官一起出现在佩特里斯家门口，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来得太迟了。

前门、后门、壁橱和写字台的锁都被打开了，并且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女管家被堵住嘴绑在金属浴缸里，她的细棉布帽子被拉下来盖住脸。佩特里斯不见了。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吵醒邻居，甚至连趴在走廊睡觉的狗都没有察觉。

在食品储存室，托克发现了几个中间被掏空的面包，每个面包里都藏着不同的禁书。现在文具商公会总算有充足的证据了，不过却找不到佩特里斯。

马布维克·托克亲眼见过锁匠闯进别人家的情景，他知道一定是他们干的。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抓走侯普伍德·佩特里斯？如果猜得没错，那些中伤公爵的小册子很有可能是锁匠公会印刷的。不过如果公爵认为那台地下印刷机是激进分子搞的鬼——也许锁匠公会打算把佩特里斯当作激进分子的头目关起来，好以此赢得公爵的信任和感激。也有

可能是锁匠公会派佩特里斯负责打理地下印刷机，但是现在又害怕他被文具商公会抓住，把所有事情都抖出来。

“不管怎么说，”托克小声对自己说，“如果锁匠公会认为他值得抓，说明他一定很重要。我应该把他抓回来。高肖克先生，我们走着瞧。我不想和你开战，但我也绝不会退缩。当年捕鸟人把整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也敢跟他们做斗争。他们不能让我害怕，阿拉麦·高肖克，你也不能。”

他看了看其他文具商因睡眠不足而惨白的脸。

“你们一个个都哈欠连天，嘴巴张得都快把脸撕开了，太不像话了！所有人注意，赶紧去街上找掌灯人，把能找到的掌灯人全都带回来。”

不一会儿，佩特里斯家的前厅就聚集了六七个掌灯人。他们狡黠的脸上脏兮兮的，托克想，怪不得他们喜欢在黑暗的夜里工作。

在一番威逼利诱之下，最小的掌灯人说出自己见到五个男人“扶着一位朋友”。他还帮他们照明，不过那些人却警告他老实待着，否则就把他吊起来。

“我跟踪他们到准普斯街，后来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男孩补充了一句。托克把一个硬币放在他的手里，男孩咧开嘴一笑，露出两排稀稀拉拉的牙齿。

准普斯街是一条狭窄的街道，那里住着一个失明的用油脂做蜡烛的匠人，他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关窗户。托克第二天去拜访了他。蜡烛匠人记起来第二声钟声响起之后没多久，他听见六个人急匆匆地经过准普斯街，朝奇异路的方向走去。

听到这里，托克眼前一亮。奇异路是一条弯弯曲曲、有顶的巷子，一直通向曼德里昂的城墙，巷口对面有一家名叫“灰獒”的酒馆。

灰獒酒馆每隔两个星期就会举办一次斗兽比赛，因此在曼德里昂小有名气。但是马布维克·托克一直怀疑这里是锁匠公会的秘密据点。每次斗兽比赛都能看到几个锁匠出现，还有人在高级包厢的窗口见到过高肖克傲慢的身影。

“毕竟他们不会带他去见公爵。至少没有马上带他去。他们把佩特里斯藏在那里，我得密切注意。”托克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坐上轿子回“妙语连珠”，“怎么能把他弄出来呢？”

托克的人不像高肖克的手下那样，会撬锁，会翻墙。不过他需要这样的人吗？他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让法官签署对佩特里斯的逮捕令。难道他不能直接派人带着逮捕令去灰獒酒馆，名正言顺地逮捕他，将他带出酒馆吗？

托克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周全的办法，两眼放出了精光。

“公爵不是怀疑有激进分子打算发动叛乱吗？”他一边思考一边喃喃自语，“那就给他证据！我要让他相信这个佩特里斯就是阴谋叛乱的头目，不仅负责打理那台可怕的印刷机，还是双胞胎女王的敌人——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我要让我的人在下一场斗兽比赛举行的那晚去逮捕他，那时候锁匠们正好也聚集在灰獒酒馆。我会确保我的人带着治安官，这样他就会看到‘激进分子’的头目和锁匠们在一起。我倒要看看公爵一旦得知锁匠公会竟然把激进分子的头目藏起来，帮助他逃脱法律制裁，还会不会信任高肖克……”

锁匠一定会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被抓起来。没有人会陷入危险，因此也不会有人指责托克破坏了公会的规矩。

“行动之前，我要派科兰特和他那个大胆的秘书去那里打探一下。”托克下定决心。如果高肖克看过科兰特的报告，他一定会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不一定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管怎么说，派一个不相干的人比派文具商的重要成员好得多。“战争的代价太大了！”托克一边说，一边拿笔写下了给科兰特的新命令。

这天晚上，托克的信出现在了科兰特面前的餐桌上，上面沾满了肉汁。托克在信中大致描述了晚上发生的事情，自然没有提到科兰特的报告被别人拦截了。不知为什么，当科兰特把事情的经过复述给莫丝卡的时候，莫丝卡竟然非常感兴趣，迫不及待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她一边听一边睁大了眼睛，说道：“所以……锁匠公会把佩特里斯先生藏在了灰葵酒馆，对吗？”

“对，他们已经关了他三天了。文具商公会计划进入灰葵酒馆，从高肖克手里逮捕这个激进的老师。公爵会收到消息：煽动叛乱的佩特里斯被逮捕的时候，正在和锁匠密谋……公爵会悲伤得捶胸顿足，后悔自己看错了人，然后不再宠信锁匠公会那些马屁精。我们的任务就是提前去那家酒馆打探情况，确定侯普伍德·佩特里斯确实在里面。这对我们两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接着，这两个聪明绝顶的人为最后一碗肉汤归谁争吵起来，完全不知道在城市的另一端，阿拉麦·高肖克正一遍一遍地读着科兰特的报告，目光最后停留在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和莫丝卡·迈尔两个名字上。

绑架

“我想要回我的鹅！”

“莫丝卡，你对那只傻鹅的感情确实让人感动，但是我不认为——”

“我想要回我的鹅！”

“我知道你一直很孤独，所以才把那只鸟当作自己的家人，也许是一位特别的嘴巴扁扁的叔叔——”

“科兰特先生，我想要回我的鹅！”

“难道你忘了你自己说帕特里奇先生要把我的心脏放在太阳底下烤？”科兰特大喊起来。他们已经吵了半小时了，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科兰特开始有些气急败坏了。

“你可以给他钱啊。我敢打赌如果你给他足够的钱，他就不会想吃掉你的心脏了。而且我发现了那么多情报，文具商公会一定给了你很多钱。”科兰特对莫丝卡发现流动学校的事情很高兴，所以他们两个在过去两天里一直相安无事。但是，莫丝卡一早醒来，看见科兰特竟然在试自己的新领结。她立即意识到科兰特一定收了钱没告诉她。“他们给你钱了，对不对？那些钱应该是我的！”

“孩子，如果你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和自己的责任的话，我建议你去复习一下我们的‘轮船协定’。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年底你将得到一份丰厚的薪水。在你今天忘恩负义地跟我吵架之前，我甚至还在考虑按照你的要求，推荐你去文具商的学校上学。”说到这儿，科兰特好

像突然想起来婚礼之家的墙不太隔音，这么大声一定会被别人听见，连忙压低声音说，“当然，如果你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再总想着买回你那个满肚子坏水的老朋友，我还是会帮助你的。怎么选择都看你了。”科兰特交叉着手臂，坚决地说。

去文具商学校上去……莫丝卡的脑子里乱极了，关于上学的一切突然变得如此真实。她曾经幻想过自己手里握着一块清凉的写字板的情景，也幻想过帮比自己小的孩子削尖鹅毛笔。她甚至还盘算过怎样才能阻止萨拉森吃掉墨水瓶。可是现在，上学的梦想破碎了，关于塔玛琳德小姐和东塔楼的梦想也破碎了。

莫丝卡眼前出现了两个影子。

她看见一位女子从白色的马车走出来，轻轻地撩起裙摆，以免被街道弄脏。两个仆人用天鹅绒刷子拂去卵石地面上的灰尘，以免弄脏她绸缎做的鞋子。女子走进一间舞会厅，舞会厅的墙上装饰着白虎皮。她翩翩起舞，在一旁桃花心木的桌子上，几只圆滚滚的白鼬注视着她，和一般的白鼬不同，它们的眼睛都是珍珠。她用水晶做的杯子喝水。她那么美，不像凡人。她的眼珠乌黑，如同两粒胡椒——那双眼睛是莫丝卡的眼睛。

接着，莫丝卡看到了“英勇少女”号漆黑的货仓。萨拉森正摇摇摆摆地爬过一堆木头和灰扑扑的守护神雕像。他的大脚踩过一张张皱巴巴的脸和僵硬的翅膀。他的喉咙里发出轻轻的笑声，但是他的脖子却因为疲惫和饥饿而耷拉着。他啃了几口逗乐小丑的守护神凯恩德夫人尖尖的鼻子，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他越来越虚弱，水手们很快就会撬开木板，举着铁锹和钩杆来追他……

“怎么样？”科兰特一脸得意地等着她说话，“意识恢复了？赶紧做决定吧！”莫丝卡的确清醒了。她坚定地说：“我想要回我的鹅！”

“不行！”科兰特脸涨得通红，严厉地说。

“你这个满嘴谎话的骗子，我再也不要给你干活了！”莫丝卡大叫起来。她还没说完，科兰特已经把门一摔，气冲冲地走出房间。

科兰特抬脚朝墙踢去，砰！靴子发出的巨大声响让他非常满意。莫丝卡气极了，但她的力气不足以撕坏他外套的袖子，她只好把他的假发扔到狠狠地踩，直到把它踩得如同一只被垃圾车车轮压扁的小猎狗。

等她撒完气，气喘吁吁地站起来，才发现自己的靴子上全是科兰特假发上的面粉，她突然明白过来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不能从科兰特和文具商那里得到丝毫奖赏，那么只有一个人能给她钱买回萨拉森——塔玛琳德小姐。

科兰特在窗户边的位置上放着纸、笔和墨水。莫丝卡拿起笔，匆匆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小姐：

文具商公会对锁匠公会也十分反感，他们怀疑锁匠公会有一台非法印刷机，印刷反对公爵的小册子，以此帮助他们占领曼德里昂。锁匠公会抓住了一个名叫侯普伍德·佩特里斯的激进分子，我亲眼见到他在后巷的学校里教授禁书。锁匠公会把他藏在灰獒酒馆。明晚文具商公会要去酒馆，趁他和锁匠在一起时将他逮捕。这样公爵就会认为锁匠公会在暗中耍花招，他也许会砍掉佩特里斯的头。

莫丝卡

她把信卷起来，塞进一根细细的管子，装进围裙口袋里，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婚礼之家。她的心紧张得怦怦跳。

“您好，”她拽着一个拎着一篮紫罗兰的女人问，“你能告诉我去羽毛冢的路吗？”

女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四十多岁，脸盘大大的，看起来很和蔼，不过常年的日晒雨淋和辛苦的工作让她脸上的皮肤像树皮一样粗糙。她悲伤地看着莫丝卡，仿佛看见死去女儿的鬼魂站在她的面前。

“当然可以，亲爱的。”她轻声地指明了方向，仿佛是在和病人说话。莫丝卡离开之后，感觉糟糕极了，好像对什么都不确定。街道越来越窄，后来变成了一条小巷子，两边的房子低矮得如同侏儒。转过弯，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的广场，莫丝卡停住了脚步。

即使这时候还没注意到周围每个角落都有守护神珀斯特若菲的神龛，莫丝卡也从广场的寂静中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广场中央有一片绿地，但是那里没有羊吃草。几千根各种各样的羽毛被人深深地插进草地里——有鸽子毛、喜鹊毛、斑鸠毛、野鸡毛、乌鸦毛……经过风吹雨打，羽毛大多变得破旧凌乱。这样的景象让莫丝卡忍不住觉得脊背发凉。

莫丝卡以前从来没见过羽毛冢。她突然想起听一个小贩提起过首都的羽毛冢：

城里没地方，所以大多数尸体都埋在城外。即使捕鸟人倒台之后，也没人有胃口去收拾那些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的骨头，根本不知道那些骨头是谁的……

这个国家的每座城市都有类似的荒凉的纪念碑。这里的每一根羽毛都代表了一座坟墓——那些被捕鸟人杀死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的坟墓。这些她以前就知道，但是她没想到如今真的来到这里，会感到自己在凝视城市被撕裂的伤口。莫丝卡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根羽毛在清

晨的微风中颤抖。再想下去太危险，她决定不去想那些细细的、矮矮的羽毛是不是代表着孩子。

莫丝卡发现这里并不只有她一个人。周围有人三三两两地围绕绿地走着，或者低声交谈，或者低下头沉默不语。有人在羽毛前蹲下来，拔掉旧的羽毛，换上新的。大教堂里负责祷告的牧师会在圣巴里博节这天把所有羽毛换成新的，但是很明显有些逝去的人还有家人活在世上，他们希望亲人坟墓上的羽毛总是好的。

在一个不大的底座上竖立着守护神克莱斯普金的雕像，他负责把在世的人的话带给死去的人，他的一只手展开，好像要伸手托起另外一个小天使的下巴。莫丝卡的膝盖有些发抖，她跪下来，颤巍巍地朝着脚边的一根野鸡毛伸出手，假装自己也是来更换亲人坟墓上的羽毛。

她拔出一根羽毛，这根羽毛上半部分看起来和普通羽毛没什么不同，底部却固定着一根坚硬的细管。莫丝卡警觉地看了看四周，从口袋里掏出信塞进细管里，然后把羽毛和细管插进泥土里。做完这些，她就违背了替文具商公会保守秘密的誓言，如果被发现了，他们就会把她扔进印刷机，然后拉下把手，让她在里边像炒栗子一样皮开肉绽……

她急匆匆地赶回婚礼之家，一路上觉得周围每个人都戴着手套，并且奇怪地打量着她。她推开房间的门，看见科兰特转过身，一脸古怪地看着她。

“怎么了？”她的手有些发抖。他看见刚才发生的事情了吗？他开始怀疑她了吗？他怎么会怀疑她呢？如果他真的怀疑她，莫丝卡只希望他能说出来。“到底怎么了？”

“如果……”科兰特竖起一根手指，盯着莫丝卡头顶上方的一点，努力理清自己的思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回那只鹅，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科兰特摆摆手，“但是这只鹅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有必要，他得成为文具商的……代理鹅，为他们效力。”

莫丝卡盯着他，不确定自己应该感到欣慰还是疑惑。科兰特看起来似乎有点发疯，但这对她有好处。塔玛琳德小姐也许不会一两天之内就给她钱——为什么不趁科兰特改变主意捞点好处呢?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她谨慎地表示同意。

“好极了。帮我准备好假发和外套，我们吃过早餐就去找帕特里奇先生。”

假发！

科兰特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下楼去点早餐。

几分钟之后，莫丝卡焦急万分地敲响了小糕的门。屋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莫丝卡以为是在叫她进去。她赶紧推开门，往里走了两步——眼前的情景让她意识到刚才理解错了：小糕正跪在床边，双手紧紧握着一块绣花的棉布，噘着嘴巴，似乎要哭出来。

道歉对莫丝卡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她也不打算道歉。她悔恨地举起假发，解释说：“这是科兰特先生的假发……被我……踩了几下。”

小糕吸了吸鼻子，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

“看起来好像一整支民兵队从上面踩过。”她站起来，咬了咬嘴唇，然后走到莫丝卡面前，从她手里接过假发，说，“我有一把刷子专

门用来处理这种情况。我们把假发租给买不起的新郎，假发还回来有时也会像这样……”

只见小糕拿出刷子，一边抖一边来回梳理，好解开缠在一起的发卷，让假发恢复原来的造型。

“波克白经常打你吗？”在莫丝卡眼里，哭通常只有这一个原因。

“什么？噢，不，他从不打我。只是因为婚礼。我一见到婚礼就忍不住想哭。”

莫丝卡睁大了眼睛。“什么？一见到婚礼就哭？可你住在婚礼之家呀！难怪你这么瘦，你大概把身体里的水分都哭干了。”

“我喜欢婚礼，”小糕伤心地说，“我喜欢看那些会写字的人们在登记簿上写下他们的名字。我喜欢给他们蛋糕。不管他们是高兴，还是害怕，甚至喝得醉醺醺，我都喜欢。我喜欢看着新娘们戴上自己最漂亮的帽子，新郎们穿着祖父传下来的外套。我喜欢朝他们身上扔代表祝福的银扇草果实……我希望自己也能沾点好运。”

说完，她握着刷子的手没精打采地垂了下来。莫丝卡觉得她需要鼓励，要不然科兰特的假发就没救了。

“当然，你又不丑，只是太瘦了。”莫丝卡本来是想安慰她，没想到自己的话听起来却变了味。不过小糕此时太沮丧了，并没有在意。

“没什么用。一旦知道了我的身世，没有人愿意要我。”小糕看了莫丝卡一眼，叹了口气，“反正我自己不说别人也会告诉你。我父亲原本打算和我母亲结婚，但是不知他怎么想的，最后竟然出海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死了。我也十岁了。”

“他没有为你做任何事情吗？”

“当然不是。”蛋糕女孩说着用审视的目光看了莫丝卡一眼，“他带我来到这里，给了我一份差事。除此之外没别的了。”

“所以，波克白就是你的父亲？”

“是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很好。我想他因为没和我母亲结婚感到很抱歉，所以没法管我叫女儿。真的太滑稽了——我们为很多人签发结婚证，有时候他们会要求我们把结婚的日期写得提前一些，这样那些已经在肚子里的孩子看起来就是结婚之后才怀上的。但是现在为我做这样的事情已经太迟了。”

小糕把假发顶在拳头上，里里外外仔细检查了一番。“我想差不多可以了。”

等科兰特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莫丝卡正一边替他擦靴子，一边等着他。她脸上不寻常的无辜表情引起了科兰特的警觉，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平静地下楼去吃早餐。

早餐时科兰特出奇地安静。莫丝卡觉得他可能正在想什么计划，如果愿意和她分享，他早晚会说。她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让萨拉森回来，顾不上别的事情了。

他们从波克白那里得知，大多数驳船和小一些的船都停在拉格曼拱门附近的码头，吃过早饭，他们就出发去码头。

拉格曼拱门被改建成了坚固的墙，方便货物从船上卸下来，运进城里。拱门上用砖垒起来几条坡道，上面铺着木板，方便滚动桶装的货物。莫丝卡和科兰特沿着其中一条坡道走下拱门。

“船就停在那边！”莫丝卡一手拉着科兰特的袖子，一手指着前方。

“英勇少女”号停在码头尽头，离其他船有一段距离。好像和名字相反，变得害羞又胆怯。其中一名船员蹲在甲板上，把几根细绳搓在一起，棉线在他黝黑的手指中间显得雪白。

“事实上，莫丝卡——我认为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是一位绅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帕特里奇先生之前那样说我，我猜他现在一定觉得很羞耻，并且陷入深深的焦虑。如果我们靠近船，让他看见我，一定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他很有可能……”

“把你的心脏挖出来，穿在钩杆上烤熟，然后吃掉，把不爱吃的部分喂给海鸥……”

“莫丝卡。”科兰特看了她一眼，然后闭上眼，微微发抖，好像看到了她无可救药的灵魂深处的阴暗角落，差点吓晕了过去。他把钱袋扔到她摊开的手掌里，说：“拿着这些钱。要回你的鹅。这事就告一段落了。”

莫丝卡有些不安，但是想到只有上船才能见到萨拉森，只得鼓起勇气走近了“英勇少女”号。

“早上好，先生？”她小声地说。船员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扬了扬眉毛，手里的棉线掉到了大腿上。

“天哪，太好了！嘿，多瑟尔，那个侄女来了。”

船腹里突然传来一个凄惨、怪异的声音。听起来像一只猫被关进了桶里。又好像因为解脱而啜泣。

“上来！”船员站起来，伸出手。莫丝卡抓住他的手，小心翼翼、磕磕绊绊地走上跳板。

“帕特里奇先生在吗？”如果有坏消息，还是尽早知道的好。

“他不在。希望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找他，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昨天就离开了，说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要去轮船旅馆。昨天傍晚他还没回来，我想一定是喝醉了。但是今天早上他还没回来，我猜他不仅是喝醉了，还可能被什么人拖住了。”说到这儿，船员冷笑了一声。

“那你昨天晚上跟他说过话？”莫丝卡有些害怕，不知道追着她跑了半个城市的帕特里奇会不会恼羞成怒，吩咐手下把她的心脏也挖出来挂在钩杆上。

“不，昨天午饭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船长也许过会儿就会醉醺醺地回来。但现在我没法告诉你他在哪儿。”突然，水手生气地看着莫丝卡，松了松肩膀，带着一丝吓唬的意味，说，“当然，现在我忽然意识到船长可能被戴上手铐，关进了监狱。你有什么消息吗？是不是你叔叔在捣鬼？”

“不。”莫丝卡咬着嘴唇，她并没有完全听懂水手的话，但“不”显然是最安全的答案。她环顾四周，想换个话题，然后朝着甲板的方向指了指，“他……他还好吧？”

“还好。只是脚脖子骨折了，但还能好。”

“我不是想问……”莫丝卡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只是想打听鹅的下落，并不关心受伤的多瑟尔。

“你还在等什么？”木板下面传来了带着回声的哀号，“把这东西弄出去——噢，我的神哪——它又踩到我胸口了……”

水手掀开帆布帐篷，点头示意莫丝卡下去。甲板上的木板被搬开了三块，好让被困在下面的多瑟尔能够呼吸。莫丝卡摘下帽子，把上半身探进洞里。

她第一眼就看到了萨拉森，他白色的羽毛在黑暗中如同月光一般皎洁。看见莫丝卡，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欢快的咕噜声。

与此同时，萨拉森的脚下也传来一阵微弱的声响，莫丝卡的目光转向了踩在他脚下的东西。

“噢，多瑟尔先生，别担心，不要动。别担心，真的，他只是因为喜欢你才会站在你脸上。”

“我可一点也不喜欢他！”多瑟尔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几个字。他的嘴角有好几道褶子，仿佛一直紧咬着牙关。他的脚似乎不能动，只能用手肘撑着船底，努力往后退，一只手里紧紧攥着一尊橡木雕刻的神像。

“请不要用宽恕女神西若匹亚打萨拉森。这对你的灵魂和身体都不好。你会吓着他的。有一次，一只野狗想咬他，结果被他啄伤了脖子。”

听了她的话，多瑟尔的手有些发抖，连忙把雕像扔在一旁。

“来，萨拉森，我们给你找点大麦吃。”

“大麦！”多瑟尔的声音气得发抖，“它吃光了面包、奶酪、饼干、羊肉——所有扔给我吃的东西都被这个坏蛋吃得渣都不剩……”

萨拉森摇摇摆摆地走上前，开心地笑起来，莫丝卡垂下来的头发拂过他的嘴和脖子。她张开双臂抱住了白白胖胖的萨拉森，然后站了起来。

莫丝卡戴上帽子，走出帆布帐篷。那个等在一旁的船员见了她和萨拉森，好像忽然想起来船头还堆着绳子，连忙往船头走去，差点踢

到甲板上的货物。莫丝卡小心地追过去，礼貌地和他告别。不过他好像忽然觉得船尾的光线更适合干活，急忙跑到了船尾。

“你不想让我等帕特里奇先生回来？”

“不，”船员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好像在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你，你走吧。”

“你也不想让我——”莫丝卡装作从口袋里掏钱。

“不！”

“那好吧。”看到莫丝卡的脚离开跳板，踏上了码头，船员的肩膀终于放松了下来。

看见莫丝卡抱着萨拉森沿着街道走过来，科兰特连忙收起脸上担心的表情，笑眯眯地看着她。

“欢迎我们伟大行动的最后一名成员。”科兰特把头偏向一边，假装在打量萨拉森，实际上是想躲开萨拉森的嘴和翅膀。

“嗯，下巴有点瘦，但是眼睛很有神。抬头挺胸——很好，女士，我认为你的朋友具有军人的气质。”

离开拉格曼拱门，科兰特内心雀跃，莫丝卡也跟着打起了精神。科兰特对萨拉森笑得慷慨又慈爱，让莫丝卡感到无比温暖。这种温暖虽然不足以让她把钱原封不动地还给科兰特，不过她很有良心地告诉科兰特，帕特里奇的手下只要了一点儿赎金。

“了不起——你就凭自己的笨嘴拙舌成功地把价格砍了下来。我们一定要庆祝一下，这样一来——”科兰特把钱袋扔到半空中，然后稳稳地接住，这让一旁一对等着看笑话的夫妇有些失望，“这样一来我们明

晚去灰獒酒吧就不会失礼了。我听说那里的酒非常好喝，而且只要两便士就能买到澡盆那么大的奶油布丁。许多贵族先生和小姐都会盛装出席，你去开开眼界没什么坏处——不过我们得好好准备准备。你的破靴子需要换新的鞋底，我们这位长羽毛的同伴恐怕也需要像在‘英勇少女’号上一样戴个口络。”

不知道为什么，莫丝卡觉得他们简直大赚了一笔，而不是比预想中少花了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想起来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因为莫丝卡想修鞋和买回萨拉森大吵了一架。科兰特早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他就像急不可耐的寻宝人，把摆在桌上的瓶瓶罐罐一把推开，想要把藏宝地图在桌上铺开。吵架的事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被他俩忘得一干二净。

他们来到卖皮具的地方，挑好了给萨拉森的口络，可皮匠一分钱也不肯便宜。科兰特只好告诉他，萨拉森曾经把莫丝卡从着火的教堂拖出来，救了她的命，可他因为自己没能把家里其他人救出来自责不已，每天不停地用嘴往自己身上啄，他们不得不给他戴上口络和皮带防止他自残。听了他的故事，皮匠丝毫不松口，只是表示这个故事很感人，他很喜欢。他请他俩一人喝了一口杜松子酒，莫丝卡刚喝完就觉得鼻子麻麻的，好像有人在她的胸口点了支蜡烛。他们最后买了一个原本给狐狗的口络。萨拉森戴着有些摇晃，但不至于掉下来。

鞋匠也很喜欢科兰特的故事，并且对临时编造的两场风暴和吉卜赛人的阴谋尤其感兴趣。可是，尽管科兰特一再表示莫丝卡是为了爬到山顶，在守护神克莱斯普金面前为死去的家人祷告才会磨坏了鞋底，鞋匠也不肯便宜一分钱。不过，帮莫丝卡钉上新鞋底之后，鞋匠给了他俩半张牡蛎饼。他们争抢着牡蛎饼，在回婚礼之家的路上大快朵颐，吃得满嘴都是牡蛎汁。

一直到回了房间，科兰特才稍微冷静了一点。“今晚我的思维很活跃，我得赶紧拿笔捕捉我的灵感。我相信你不会打扰我创作，对吧？”

等科兰特去了储藏室，莫丝卡双手托着尖下巴坐在床边。她思来想去，突然有了一个计划。头脑里有个精明的声音告诉她，现在时机正好，她可以拉一个有用的盟友入伙。她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大概是因为小糕的故事让她产生了共鸣，觉得她也和自己一样孤独。

半夜，莫丝卡蹑手蹑脚来到小糕的房间，这么晚了，她可以放声哭出来，不用担心被别人听见。莫丝卡敲门的时候，听见一声闷闷的鼻音，接着，小糕开了门。她把帽子拉得很低，想要遮住红红的眼睛。

“你还留着你母亲的东西吗？”莫丝卡小声说。

“什么？”小糕掀起帽檐，想看清是谁在说话。

“你父亲主持的婚礼得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守护神利姆佛的认可，对吧？”小糕点了点头。

“我想起来……在我老家，有一种古老的仪式，适用于结婚双方的一方活着，另一方死了——当然前提是他们俩都想结婚。我的意思是，比如，两个人原本打算结婚，突然男的被牛踩死或者掉进河里淹死了。我一直在回想，今天终于想起来这种仪式是怎么进行的。你还有你母亲的东西吗？”

“有，我有一条蕾丝披肩和一件袍子。但是那种仪式合法吗？”小糕有些怀疑，“我的意思是，可以登记吗？”

“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莫丝卡说，“这不是那种可以到处说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就好比利姆佛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我们的眼睛都睁开着，但是其他人都得闭着眼。”莫丝卡说得自己都快要信以为真了，“不过其他人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就好了。来，披上披肩，我拿来了你父亲搭在礼拜堂椅子背后上的一个领结。”

莫丝卡选了一间摆着许多陶土花瓶的礼拜堂。花瓶里插着风干的银扇草，闪亮的果实反射着小糕手里蜡烛的光，如同无数苍白的眼皮。小糕头上披着打满补丁的白色蕾丝披肩，遮住了她满是泪痕的脸，让她看起来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萨拉森闹腾了半天才发现领结不能吃，总算老实下来，允许莫丝卡把领结系在他的脖子上。

“你站在这边，扮演你的母亲……萨拉森扮演你的父亲。”

莫丝卡舔了舔嘴唇，深吸一口气。她把在婚礼之家听到的婚礼词和从父亲的书里学到的漂亮话拎出来，靠自己的想象把它们串到一起，煞有介事地开始了仪式。

墙上的神龛里，利姆佛的雕像睁一只一闭一只眼，好像在对莫丝卡使眼色，表示对她的支持。小糕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不停地吸鼻子，后来不得不用披肩擦眼泪。

“这一定是一场真实的婚礼，”她最后说，“要不然我不会哭。”

莫丝卡把领结还给小糕，然后离开了，好让她可以独自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莫丝卡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打算睡觉。不过她兴奋得根本睡不着，只好一直听着萨拉森嗓子眼里发出小溪流一般的咕噜声。差不多一小时，她才开始有了睡意。她想，事情总算朝着她期望的方向发展了。

莫丝卡好不容易睡着了，塔玛琳德小姐却在等待哥哥的接见。现在并不是会客时间，但公爵最近时常心血来潮，越来越古怪。塔玛琳德小姐在脸上扑了厚厚一层粉，好遮住睡眠不足产生的黑眼圈。

几乎所有来西塔楼拜访公爵的客人总得不停地眨眼睛，想要摆脱眼前的重影，还得时不时揉揉鼻梁，好让头没那么疼。这里所有的桌

子、架子、椅子、梯子都是成双成对的。还好塔玛琳德小姐已经习惯了这种对称强迫症——窗外的风景没法对称，于是用对称的窗户形状的壁龛取代了窗户。

“美丽的苔米[注]！”

公爵穿着一身翡翠绿的礼服，容光焕发。他大步上前，握住了妹妹的手。和家族大多数成员一样，阿弗卡多·阿维勒斯非常英俊。当他第一次回到曼德里昂，恢复家族对这座城市的统治时，人们都把他看成是带来光明的英雄。

起初，只有塔玛琳德小姐注意到他的表情发生了奇怪的、令人不安的改变，好像有人像操纵木偶一般控制着他脸上的肌肉，他的表情显得极不自然。现在，每个人都发现了，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他的哥哥就像一架旧钢琴一样不着调，而且没有人敢来给他的琴弦调音。公爵和国王可以肆无忌惮地发疯，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力来阻止他们。

“来，坐！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塔玛琳德小姐坐下了。

“阿弗卡多，是你的好消息。”她轻轻地说，语气跟平常一样柔和，仿佛是在跟她的宠物鳄鱼说话。公爵棕色的眼睛大而无神，没有生气。他眨眨眼，眼神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好像被水流轻轻舔舐的鹅卵石，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似乎太阳很快把水晒干了。

“我还以为再也收不到她们的信了……”公爵脸上一阵抽搐。他从来没有直接提起过和佩里女王解除婚约的事情，“但是她们原谅了我。”公爵拿出两封盖着相同蜡印的信，虔诚地放在大腿上，“女王陛下……”呢喃声中充满了敬畏、伤痛和渴望。

“很好啊，阿弗卡多。”

“你从来不相信她们会原谅我，塔玛琳德。”他厉声说。

“我当然相信。”塔玛琳德轻轻站起来，走到他身后，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她用微微颤抖的双手从他头上取下华丽的、扑着粉的假发，从自己头上摘下一把象牙梳，仔细地梳着哥哥棕色的头发，如同在安抚一头危险的野兽。“信上说什么？”

“她们说我必须找出玷污她们名誉的印刷品的幕后黑手。我当然会。我要把那个坏蛋的骨头做成大键琴，供两位陛下回来掌管曼德里昂的时候弹奏。小小的白色琴键正适合她们洁白的小手。”公爵扭过头，看见塔玛琳德一脸惊恐。“我开玩笑呢，苔米，”他脸上突然露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现在连你都分辨不出来我是不是在开玩笑了。”

他说的没错。即使塔玛琳德从小到大一直在试图支配自己的哥哥，现在也很难预测或是了解他了。

“她们还说什么了？”

“她们告诉我该怎样了解敌人。”阿弗卡多一边喃喃地说，一边回过头，怀疑地看着塔玛琳德，“你为什么这么急于知道？你脑子里一定想着别的事情，塔玛琳德。总有一天我要打开你脑袋，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他盯着塔玛琳德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露出一个表示在开玩笑的微笑，但是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塔玛琳德。

塔玛琳德的目光落在哥哥膝头的两封信上。她注意到每封信上都有蜡印，那是双胞胎女王的印章，这让她非常满意。她废了好大力气，花了不少钱才让人在首都秘密制作了那枚印章戒指，她希望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那么……她们告诉你敌人是谁了吗，阿弗卡多？”

“我还没拿定主意。”公爵用指尖轻轻抚摸着信纸，仿佛抚摸着爱人的皮肤，“有时候，当我读着这两封信，如同看到了敌人的脸，好像阿拉麦·高肖克也在盯着我。不过，塔玛琳德，我能做什么呢？我必须要粉碎激进分子的阴谋！他们的黑手伸向了每一个角落——帮助强盗逃跑，煽动我的人民暴动……我的治安官真是没用。文具商也一样。高肖克说如果我下令，他的军队可以在两天之内进入曼德里昂。现在只有锁匠公会能帮助我。”

“不。”塔玛琳德走到哥哥面前，跪下来说，“高肖克不是你唯一的选择。我也能帮助你。在海岸边停着一艘来自乔特兰的军舰，那支军队在等我的命令。”

“水手公会曾经发过誓，在王位继承人确定下来之前，决不允许任何海上的军队从水路通过。”公爵有些不知所措。

“那可不一定。只要给他们足够的钱，就能让他们去上游，拖住锁匠公会的船，然后……”

“塔玛琳德，你为什么想让我跟水手公会过不去？”公爵皱起了眉头，塔玛琳德觉得脚下的地板似乎变成了危险的流沙。必须赌一把，她没有丝毫犹豫。

“你必须听我说，阿弗卡多。锁匠在误导你。文具商公会已经锁定了企图煽动叛乱和操控那台邪恶的印刷机的激进分子的身份。他们没能逮捕他，因为他被保护起来了。是锁匠公会的人把他藏起来的，阿弗卡多。”

公爵的嘴角有些抽搐，扭曲成了镰刀状。每当他将要做出残忍或者暴力的行为时，脸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表情。在那场命运攸关的羽毛

球比赛那天，他脸上也带着这样的表情。

“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塔玛琳德觉得有一只惊恐的飞蛾在她脸上的伤疤后面扑腾。她看不懂她哥哥，也无法猜测他现在的愤怒是因为阿拉麦·高肖克还是她自己。“派几个人给我，明晚我就能证明给你看。你……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我走了。”

她走出门，在门外镇定下来。她的伤疤阵阵抽疼，让她的脸几乎麻痹了。那一刻她赌上了所有的东西——对哥哥的影响力，曼德里昂的前途，还有她自己的命运。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公爵即将做出的决定。阿弗卡多·阿维勒斯现在是一个人，但他身边回响着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声音。画框里、挂毯上、窗玻璃上，双胞胎的画像都在冲他窃窃私语。不过他听得最清楚的那个声音，来自那两封最新收到的信。

“我们完全相信你能找出罪魁祸首，”双胞胎女王轻轻地说，“一旦找到，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抓起来。法律是你的武器，只要觉得合适，你可以用最严酷的刑罚来惩罚那些为非作歹之人……”

“对。”公爵的思绪波动了一整天，如同杯子里浮沉的茶叶，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他的想法将决定曼德里昂以及这里所有人的命运。

---

1. 苔米是塔玛琳德的昵称。

开锁

莫丝卡很高兴，科兰特什么也没问，就允许她明天早上可以外出。

离开婚礼之家，莫丝卡立即朝羽毛冢的方向走去。也许她还有机会拿回自己的信。也许那里有塔玛琳德小姐给她的回信。实际上，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更希望看到哪个结果。

她再次来到那片插满羽毛的荒凉的草坪，跪在克莱斯普金神像前，拔出那根传递消息的羽毛。半透明的黄色羽管中卷着自己那封信。她来得很及时，莫丝卡想，她安全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些失望。她把信抽出来，发现那其实并不是自己那封信。

“你做得很好，”信上说，“继续向我报告你雇主的一举一动。如果你去了文具商开办的学校上学，也告诉我。”一个小小的东西从信里滚了出来，竟然是一颗珍珠！

莫丝卡把珍珠用手帕包好，藏进裙子口袋里，然后如同梦游一般走回大街上。她绝不会卖掉这颗珍珠。她要永远保存下去。她的口袋里现在装着塔玛琳德小姐的一部分。

几声吆喝把她从恍惚中拉回了现实，几个小贩正在街边叫卖廉价书籍。莫丝卡好不容易才偷偷攒下一点钱，尽管非常舍不得，但她的视线根本无法离开那些裁切简陋、花花绿绿的书。

“有讲那所贫民学校的书吗？”莫丝卡问其中一个小贩。

小贩在书堆里扒拉了一番，问，“你想要关于‘禁书之乱’的书，对吗？你给谁买？”

“我自己。”

小贩看上去好像并不相信。“这书对小姑娘来说有点血腥哦——这本讲布莱斯上尉的怎么样？其他小姑娘都喜欢这本。”

“我一点都不怕血腥。我喜欢看有流血、有枪战的书。”

“那正好，这里有一本《关于‘文祸之年’动乱的报告》。”小贩递给莫丝卡一本泛黄的、被翻得有些残破的书。

莫丝卡买下书，来到一个漂亮的花园，蹲在草地上，一边嚼着一小块面包，一边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在曼德里昂，人们将永远铭记“文祸之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所谓的“禁书之乱”，一群被欺骗的暴徒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他们被奎利亚姆·迈尔煽动……

莫丝卡感觉仿佛有人往她的脑子里塞进了火药，然后在耳朵里爆炸，她只觉得脑子里轰隆作响。

……捕鸟人垮台以后，文具商公会下令人们将所有的书籍全都找出来接受他们的审查。所有没有盖文具商公会的章或者带有捕鸟人印记的书都被运到集市，堆在一起统统烧毁，孩子们围着火堆，高兴得跳起了舞……

一个很有名望的文具商奎利亚姆·迈尔谴责了焚书的行为。他写了很多小册子，号召所有自由的人们保卫自己的书籍，还站在没有点燃的书堆上发表演讲。他的话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群暴徒走上街头，

反抗公爵的手下。他们砸毁了不计其数的窗户，血腥攻击所有不愿意加入他们，跟他们一起呼喊奎利亚姆名字的人……

据称，奎利亚姆·迈尔在法庭审判他之前用巫术逃离了曼德里昂，极有可能去其他地方传播捕鸟人的思想，造成更多的麻烦……

“你们魔怔了！”莫丝卡大声地喊道，“狗屁巫术！如果他是巫师，我们早就用巫术离开了山鸦村，至于捕鸟人……”

她的父亲讨厌捕鸟人。他当然讨厌，不是吗？她突然回想起来每次他们谈到捕鸟人，父亲几乎都只告诉她事实，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

她拼命回想父亲有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骂捕鸟人，可只记得有一次的确问过父亲，哪些人发起了反对捕鸟人的行动。

“不明智的人。”这是父亲唯一的回答，尽管他看她的目光异乎寻常的激动，“不明智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她低下头，继续往下看。

……贫民学校的校长潘诺坡·特万非常支持奎利亚姆，在奎利亚姆失踪之后，英明的公爵推倒了贫民学校的围墙。面对倒塌的围墙，潘诺坡流下了眼泪，不久郁郁而终……

“你害得学校倒闭了！”她大声说。这也许是整个故事中她唯一能切身感受和理解的部分。学校是因为他父亲才倒闭的。

但怎么可能是同一个奎利亚姆·迈尔呢？莫丝卡无法接受。她不敢相信父亲竟然是被蛊惑的暴徒首领。她看着四周碧绿的草坪，大理石喷泉，正在让纸牌制造商绘制肖像的贵妇……难以想象曼德里昂的大街小巷曾经充斥着尖叫、流血和枪声，不过这座城市显然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和理智。

莫丝卡回到婚礼之家的时候，发现科兰特竟然在给萨拉森做帽子，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太不对劲了。

科兰特警觉地和萨拉森保持着一段距离。萨拉森正在吃破瓷碗里的大麦，而科兰特蹲在门口，闭上一只眼，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他，好像一位艺术家正在为画作选取角度。他伸长胳膊，举起一小块黄色的锦缎，仿佛在比画把锦缎戴在萨拉森的大脑门上是什么效果。过了一会儿，他放下黄色的锦缎，又拿起一块蓝色的破布。

“科兰特先生……”莫丝卡有一瞬间甚至不敢去问他在做什么，以防他的回答暴露出他已经疯了。当一个人偷吃神龛里的浆果，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

“啊，你回来了。告诉我，你的好朋友萨拉森会允许在他的下巴下面绑上一条丝带或者花边吗？”

“如果你不怕他咬掉你耳朵的话。”莫丝卡回答，“你为什么要在他身上绑丝带？”

“坐下来说话，莫丝卡。”科兰特的语气就像是慈祥的叔叔不得不把宠物小猫的死讯告诉自己的侄女。莫丝卡坐下来，她衬裙口袋里的书页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声音，莫丝卡皱了皱眉。“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一致同意萨拉森应该用自己的方式替文具商工会服务。”

莫丝卡撇了撇嘴，表示她在听，但是并不喜欢她听到的话。“你也知道，今晚我们就要去灰獒酒馆。我们奉命调查这家酒馆，找出锁匠碰头的地方，确认佩特里斯在那里。不过，酒馆里的包间只允许工作人员、锁匠和驯兽师进去……”

“不行！”莫丝卡大叫起来，“你不能让萨拉森去参加斗兽比赛。小心我让萨拉森啄瞎你的眼——”

“孩子，孩子，”科兰特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莫丝卡，你必须多给我一点信任。”他把头发往后捋了捋，好像被逗乐了，又好像还有一点点受伤。

“这里的斗兽比赛和首都不一样，虽然灰獒酒馆的海报上写着‘君主徽章众兽之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们把蝾螈涂成红色假装是火蜥蜴，把虎斑猫扮成老虎，把小牛当作公牛。”科兰特挥着手里一块雏菊形状的破布，说，“我们也能把萨拉森打扮成普雷尔国王的明星冠雕。”

莫丝卡看着萨拉森，眼神里充满了保护欲。

“你们村子不是支持普雷尔国王吗，你的爱国心哪里去了？”

“我把它和我的信任一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可不常使用它们，免得它们受到伤害。”

“那你对这只不幸的鸟儿的责任感呢？”科兰特立刻改变了策略，“难道他不能超越自己？你也许阻挡了萨拉森的远大前程——你在阻止他成为每家酒馆的祝酒词，阻止他成为客厅里大家争相谈论的对象……”

“科兰特先生，我可不认为萨拉森在乎什么名声，名声只对拦路抢劫的强盗有用。”

“好吧，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科兰特伸出手，在空气中比画起来，就像抚平沙地好在上面画画，“在一条漆黑的小巷里，两个坏蛋挥舞着棍棒，蹲在路边。路上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两个坏蛋侧耳听着，随时准备发起攻击。突然，一个矮小的身影出现在巷子里。那是一只老鹅，他一边摇摇摆摆地走着，一边晃着脖子。两个坏蛋高兴坏了——晚上有鹅吃了。但是，等一等！其中一个坏蛋抓住另一个坏蛋

的胳膊，阻止了他。‘天哪，我保证，’他低声说，‘这是来自灰獒酒馆的那只鹅！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他打败了那只扮成德里瑟索芙特女王狮子的松貂。’此刻，他的眼眶湿润了，竟然忘记了挥舞手中的棍棒。他们让这位长羽毛的英雄离开，思绪回到了早已遗忘的当兵的日子。多年以后，他们的内心重新涌起了一种高贵的情感……”

科兰特的目光落在莫丝卡身上，突然停了下来。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你胸中所有的责任感和同情心都荡然无存，还坚持让萨拉森去？好吧，我现在就把事实的真相原原本本全部告诉你！”科兰特的话听起来太不可思议，莫丝卡不由自主好奇起来。“如果我们不阻止锁匠，这座城市就会落入他们手中。他们会透过锁眼监视所有人，在每个人的脖子上架起一把无形的刀。不过你为什么要担心呢？”科兰特用犀利的眼神看着莫丝卡，“也许你想帮塔玛琳德小姐那伙人？”

“什么？”莫丝卡挺直了腰杆。

“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塔玛琳德小姐竭尽全力阻止他哥哥让锁匠掌权。如果锁匠赢了，她别无选择，只能逃走。当然……”科兰特停下踱来踱去的脚步，坐到莫丝卡对面，说，“当然，如果有人揭发了锁匠的阴谋，就等于帮了塔玛琳德小姐大忙，她将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莫丝卡咂了咂嘴，抬头看着科兰特，脸上带着某种介于害羞和厌恶之间的表情。

“所以，真的只是蝾螈一类的动物？”她的语气有些迟疑。

萨拉森推着他的碗穿过房间，直到碗碰到壁脚板，叮当作响。他伸直了强壮的白色脖子，咂摸着尖尖的嘴，看起来好像一切准备就

绪。

半小时之后，萨拉森大摇大摆地朝着城市的东大门走去，一只眼睛下面垂着一颗毛呢质地的黄色星星，头上绑了一个黑色的蝴蝶结。莫丝卡牵着绳子跟在他身后，扬起尖尖的下巴，努力忽略那些嘲笑她，说她的狗被施了魔法的人。科兰特似乎也没有听到嘘声，一边走一边挥舞着手杖，好像他的同伴是全场最优雅的人。

灰獒酒馆在老城墙旁边，远离其他房子，懒洋洋地靠着墙，好像一个游手好闲的扒手打量着过路的人。墙上有很多拴马用的大铁环，六七个男孩在一旁闲晃，等着有人骑马过来，他们便冲上前帮他们看马，能得到一便士小费。酒馆外墙是陈旧的干酪皮的颜色，墙上坑坑洼洼，仿佛有一百只老鼠在上面磨过牙。莫丝卡走近之后才意识到很多都是弹坑——可能是内战的时候留下来。她发现四周坚固的城墙上几乎到处都有这样的弹坑。

科兰特摘下手套——当他想展现贵族姿态的时候总会这么做。他一边朝门口的马夫走去，一边用手套驱赶根本就不存在的苍蝇。科兰特挽着胳膊，好让莫丝卡优雅地挽着他。但这个姿势带来了一些麻烦——莫丝卡的另一只手牵着皮带，而皮带那头的萨拉森总想伸长脖子看一看附近的马，他俩像拔河一样较量了半天，莫丝卡总算拽紧了皮带，恢复了平衡。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可以告诉我我们的明星冠雕怎样才能参加比赛吗？”科兰特问道。

酒馆的马夫穿着白色的围裙，看起来非常健壮。他看到萨拉森时，惊讶得忘记了咀嚼嘴里的草根。

“普雷尔国王的明星冠雕？”马夫的语气听起来很有礼貌，可能是因为科兰特的自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可能因为萨拉森友好地咬住

他屁股上的一颗纽扣，让他受到了惊吓。“我们需要收取六便士的报名费，先生，你们每赢得一场比赛，将获得五先令。”

科兰特随意地掏出六便士，仿佛他的钱袋并没有因此变得空空如也，他也丝毫没有心疼。接着，马夫在他们手腕上绑上一根红绳，表明他们是驯兽师。科兰特和莫丝卡走进了灰獒酒馆，萨拉森很不情愿地松开了马夫的腿。

酒馆大厅里，高高的椽子上悬挂着许多木质的小奖章，每一枚奖章上都画着不同的皇室徽章。墙上土黄色的壁画被烟熏得发黑。壁画上，一只强壮的熊在一群奶油色猎犬的围攻下不得不后腿站立起来。这些动物都带着可怕的口络，眼睛一个大一个小，看起来很像人类。

男服务员头上顶着烤鸽子和馅饼，从一扇黑色的橡木门进进出出。门后不时飘出烤牛肉的热气和香味。门上是楼座包厢，里面坐着十几位精心打扮的贵妇，她们的脸上和假发上都扑着厚厚的粉，还用手帕捂着樱桃小口，免得被烟囱里的烟熏到。

有一瞬间，莫丝卡把其中一位贵妇看成了塔玛琳德小姐，她的胃激动得又开始抽搐。那位贵妇穿着蓬蓬的裙子，很像塔玛琳德小姐在马车里穿的那条，假发的发型也跟塔玛琳德小姐一样。她脸颊上画着一颗星星，正好是塔玛琳德小姐伤疤的位置。不过她的嘴又大又肿，笑声又太吵闹、太频繁。她的袖口有一块黑色的印迹，大约有几英寸，形状好像扑克牌上的红心。莫丝卡敢肯定，塔玛琳德小姐绝不会允许这样。

大厅角落里搭了个带流苏的顶棚，下面摆着一张小小的柜台。柜台上摆满了白镴酒壶，不远处放着许多酒桶。柜台后面有个女招待像跳舞的黄蜂一样来来回回地忙碌着，她面前挥舞着无数冲她要酒的手，她抓起酒壶，倒满酒，小心地放在柜台上，尽量不让酒冒出泡沫，然后从其中一只手里拿走几个硬币，继续给下一个人倒酒。

“要人么仙扔？”莫丝卡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她问的是“要什么，先生？”

“一杯三分思绪[注]，再给我身边这位小朋友半杯苹果酒。”

“一三分绪，小票半苹酒。”女人朝莫丝卡眨眨眼睛，脸上也跟着起了很多褶子。

“还要别的吗？”

“我们要带这只高贵的鸟儿去参加斗兽比赛。请问训练室在哪里？我们需要去准备准备。”

“右门。”莫丝卡和科兰特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才明白她是想说“右边的门”。

莫丝卡抱起萨拉森，以免他被人踩到。科兰特奋力从人群中挤过，莫丝卡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楼座的正下方有一个陷下去的大坑，这里就是斗兽比赛的赛场，因此这里也聚集了最多的人，把赛场围得严严实实，稍微靠外的人根本什么也看不见。观众们有的穿着天鹅绒礼服，有的穿着羊毛外套，有的拿着钱袋，有的探着身子，大声咒骂或者加油，差点掉进坑里。

“为了辛纳蒙国王，冲呀！”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一边对着赛场大喊，一边挥舞着拳头，激动得把手里的啤酒洒到了旁边人的眼睛里，“向我们光荣牺牲的英雄兰特维奇·希尔学习！咬啊！”

莫丝卡明白过来，斗兽比赛实际上是让不同君主的支持者进行虚拟的较量。不过，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兴奋，似乎随时都会拔出剑，跳进比赛的坑里。所以，当莫丝卡溜进侧门，听见身后的门关上，她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们面前是一条窄窄的走廊，通向一排小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蹲着一个穿衬衫的男人，旁边有一个大笼子。他正小口喝着麦芽酒，见到萨拉森，惊讶得一口酒喷了出来。

“别管他，女士，”科兰特小声说，“他大概从来没见过老鹰。”

他们找到一个小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两件工具和难闻的锯屑的味道。他们刚安顿下来，马夫焦急地从门后探出头。

“明星冠雕？正好，我们正要抽签，看谁跟谁比赛。”

莫丝卡帮忙把萨拉森装进一个板条箱里，可心里却越来越忐忑。她惊恐地看着马夫把箱子搬走了。

等他走远了，科兰特凑到莫丝卡耳边，悄悄地说：“来吧，女士，擦亮眼睛，竖起耳朵，开始行动了。”

他们走出房间，科兰特朝走廊的方向走去，莫丝卡去了另一边。莫丝卡听见经过的第一个房间里传来一阵惨淡的哭声，第二个房间里是一只小猪心满意足的呼噜声。过道的尽头是储藏室，里面横放着许多大大的酒桶。墙壁的钩子上挂着一套鸡距(注)和口络。她取下其中一根皮带，正犹豫要不要偷回去给萨拉森，突然，其中一个酒桶的盖子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一个男人从里面爬出来。莫丝卡看见酒桶后面连着一条黑黑的隧道。

男人个子很高。脸上微微肿起来一块，好像一块大米布丁。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腰带上系着一条银带钩，带钩上挂着五把镶着宝石的钥匙。莫丝卡的目光被他纤细的小手吸引住了。他戴的小牛皮手套看起来像是给孩子做的。

她忽然想起科兰特的话：高肖克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有人说他的手指像小孩一样细嫩……

他用牡蛎一样苍白的眼睛看了莫丝卡一眼，伸出一只手——莫丝卡往后缩了缩，呆呆地看着他摘下帽子，和手杖一起递给自己，然后走出了储藏室的门。很显然，这位阿拉麦·高肖克，曼德里昂锁匠的首领，来无影去无踪的人，把莫丝卡·迈尔误认为灰獒酒馆的女招待了。

莫丝卡蹑手蹑脚地跟在高肖克后面，看见他走进其中一个训练室，一边打手势一边说着什么。莫丝卡连忙找到科兰特，拉着他穿过走廊，来到那高肖克走进的房间门前。

门很厚，他俩把耳朵贴到钥匙孔上，还是听不太清楚。

“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们的。”门后一个人突然提高嗓门，他俩暂时能听清，“但是我不知道。”

“佩特里斯！”莫丝卡激动地用口型告诉科兰特，“是佩特里斯！”

科兰特两眼放光，带着莫丝卡回到通向酒店大厅的木门。

“快，你要冒险走到大门口，把这条手帕放到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是事先定好的信号，告诉街对面的伙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好戏就要上演了。我去过道守着，一会儿好给他们带路。”

酒店大厅里闹哄哄的，全是人，各种爱国的口号此起彼伏，不时夹杂着喝倒彩的愤怒声音。莫丝卡好不容易拿着科兰特的手帕挤到门口，来到大街上。她把手帕扔到卵石地面上，很快就发现这个动作蠢死了——手帕一眨眼就被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踢到了小水坑里。莫丝卡忍住不去看四周隐藏的文具商间谍，回到酒店，朝赛场走去。

与此同时，大厅里的喊叫声似乎更加疯狂了。一个站在楼座木楼梯口的男人扯着嗓子大喊着：“胜者是辛纳蒙国王的哭泣猫头鹰。但愿你们下对注了，先生们。”他的话音刚落，呐喊声突然变成了咕哝声，有的抱怨，有的满意，硬币被传来传去，叮当作响。

“现在……”说话的人拿出一个皮口袋，从里面抽出两块形状像纹章盾一样的陶片，“我们将亲眼见证两位王族巨星的巅峰对决——来自威尔克菲斯特尔家族的哈泽德国王，以及英勇的盖布莱希国王。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哈泽德国王的疯狂松鸡对阵盖布莱希国王的灰狼！”

赛场的地面比地面矮了大约四英尺，地面上散落着泥土、掉落的毛以及洒出来的麦芽酒。人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下注，赛场上放着一个柳条筐和一个大麻袋。莫丝卡发现麻袋比柳条筐大很多。

两个男孩把两根长竹竿伸进坑里，一根打翻了筐子，另一根挑开了麻袋。只见什么东西从篮子里扑腾着翅膀跳出来。

莫丝卡的视线被一个胖男人的手肘挡住了，只能看到一个棕色的、并不高大的身影。

麻袋里的东西似乎想站起来，发现站不起来之后气得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接着，一个长长的鼻子从麻袋口探了出来，可以看到它戴着口络，紧紧套住了锋利的牙齿。过了一会儿，绑着麻袋的绳子被挣开了，露出一个灰色的脑袋，接着是强壮的肩膀和饿得扁扁的腹部。它扭动身子，把麻袋从身上晃下来，然后发现了它的对手。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莫丝卡没看得太清楚，不过结果已经很明显：那个灰色的身影横扫赛场，可怜的松鸡毛快被拔光了。

“那是一只狼，”莫丝卡自言自语，“一头真正的狼……”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盖布莱希国王的灰狼！”台阶上的解说员大喊，“不过让我们为这只松鸡的主人干杯！不要难过，先生们，说不定你们能找到一只更厉害的、能把狼的内脏挖出来的松鸡呢！”

在掌声和欢呼声中，两个穿着理发师衣服的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接下来……”解说员又把手伸进口袋，抽出一块新的瓦片，“接下来的这场精彩对决将是普雷尔国王的明星冠雕对……”说着，他又把手伸进口袋里。

拜托拜托，别是狼，莫丝卡真心实意地祈祷，拜托了，也别是老虎或者狮子。

“……卡匹拉瑞女王的微笑麝猫。”莫丝卡不知道麝猫到底是什么动物。

一个板条箱被放到赛场的一边。莫丝卡听见里面传来萨拉森特有的笑声。而另一边，一个麻袋被慢慢地放下。麻袋松松垮垮，很难分辨里面的动物到底有多大。看起来并不比一只猫大多少。莫丝卡的心里出现了一丝希望。

“两个先令，赌麝猫赢！”莫丝卡旁边的那个胖男人喊道。

“十个先令，赌麝猫赢！”另外一个人大叫。

没多少人赌明星冠雕赢。莫丝卡心头涌起一丝不安，这些人似乎很了解麝猫。

袋子口被戳开，一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开来。过了一会儿，两只灰色的爪子撕开麻布，麻袋里漆黑一片，只有两只眼睛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接着，麻袋被撕开的地方露出一张尖尖的脸，这张脸灰扑扑的，好像一个腐烂的大蘑菇。

板条箱的盖子被一根长杆掀开了，露出萨拉森的脑袋。他眼角的明星滑了下来，现在脑门上只剩下一个黑色的蝴蝶结，“下巴”下面粘

着一圈黄色的硬毛。板条箱震动了几下，萨拉森扑腾着白色的翅膀，从里面挣扎出来。

萨拉森看上去显然非常生气。什么东西在挠他的脖子，有人把它装进了箱子里，还莫名其妙地摔倒在地，现在头顶的人全对他大喊大叫，麦芽酒泡沫溅得他满身都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看起来只能是面前这只动物，它此刻正在麻袋里熟练地扭动着。它身上带着棕色的斑纹，背部高高隆起，毛色灰扑扑的，如同下雨的天空。它的眼珠像夜晚一样漆黑，浑身散发着如同腐烂的森林般的恶臭。

让观众高兴的是，萨拉森低下头，把脖子贴着地面，然后发出咝咝声。一些普雷尔国王的支持者立刻欢呼起来。

麝猫举起一只爪子，如同一只害羞的猫咪，想要把爪子舔干净。这时，不知谁朝它扔了一块羊骨头，正好打中了它的颈背，它的耳朵马上伏下来，侧着身子，头转向一边。莫丝卡以前见过猫在准备咬东西之前也像这样转头。

萨拉森惊讶得张大了嘴，飞快地朝着麝猫跑去，脖子伸得长长的，如同骑士的长矛。面对萨拉森的进攻，麝猫好像狂风中的一面旗子，扭动身子，蹿到一边，落地时伸长了带斑点的爪子。它冲上前，轻轻地击打了萨拉森一下，然后退到一边，蹲下来。

麝猫的反击看起来笨拙又温和，像孩子在捉人游戏中轻轻摸了别人一下，但是在萨拉森站起来之后，莫丝卡看见他的肩膀上出现了一个四分之一便士大小的红点——他受伤了，而莫丝卡很久没见过萨拉森受伤了。

莫丝卡艰难地挤过大喊大叫的人群，来到木楼梯上。她扯了那个解说员的衣袖好几次，他才注意到她。

“你好，小姐，你想站在台阶上，好看清楚一些？没问题，但是你只能站在第二级台阶上……”

“不，我不是。比赛的是我的鹅，我想要回我的鹅。”

“我们不允许中途退赛。”

“我可以再给你六便士……”

“那也不行。现在，我必须……卡迈恩，过来一下。”一个原本正在打扫地上的木屑和鸽子骨头的年轻人停下手里的活，匆匆地跑过来，用围裙擦了擦手，“这位年轻的小姐有点兴奋过头了——把她带回训练室，等比赛结束了再让她出来，好吧？”

卡迈恩的一只手抓住了莫丝卡的肩膀，莫丝卡伸出脚，正准备朝他的小腿踢过去。这时，她不经意间看了卡迈恩一眼，卡迈恩也正好看着莫丝卡。在认出对方的一瞬间，两人都惊呆了。卡迈恩正是那个四天前把莫丝卡打倒在地的裁缝店学徒，原来他晚上还有另一份工作。

莫丝卡朝赛场的方向走去，眼看离赛场还有几步远，卡迈恩拦住了她，把她拽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在这里干什么？打探消息？”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是个大笨蛋，你的脑子被飞蛾啃了？”

“我看见你鬼鬼祟祟地跟在佩特里斯先生后面。现在他不见了。你还不知道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在曼德里昂，不管你去哪里，都会被我们发现。”

莫丝卡的脸涨得通红。她又害怕又疑惑，决定自己必须要生气。生气是最容易的事情。她正要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怒，酒馆的门又打开了。两个文具商挤进人群，他们中间夹着一个穿短袍的治安官，短袍黑绿相间，上面绣着双胞胎女王的徽章。

卡迈恩转过头，一边顺着莫丝卡的目光看去，一边抓紧了莫丝卡的胳膊。当他回过头再看着莫丝卡，仿佛受了惊吓，脸色惨白，但很快又呈现出痛苦的表情。

“你告发我！”他小声说，听起来震惊而又痛心，“原来真是你干的。你告发了佩特里斯先生，现在又带他们来，好让他们把我抓走，把我的眼睛挖出来……”说着，他转过身，消失在了人群中。

莫丝卡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愣了好半天，直到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她才回过神来。从欢呼声来判断，萨拉森和他的对手奉献了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人们站在桌子、椅子上，好看得更清楚。楼座的台阶上挤满了人，所以解说员没注意到莫丝卡朝他们挤了过来。这让莫丝卡找到了一个好位置，可以把接下来的比赛看得清清楚楚。

她看见萨拉森张开翅膀，转过身，像一片可怕的乌云。麝猫的眼睛里充满怒火，竖起了全身的毛。人们个个伸长脖子张望，无数的脑袋快要挡住了赛场。

她还看见另外两个人穿着公爵仆人特有的黑绿相间的衣服挤进人群中，接着又来了三个。莫丝卡并不熟悉曼德里昂的法律，但抓捕一两个激进分子似乎并不需要这么多人。不管他们有多坏，也不可能制造出那么大的麻烦……

过了一会儿，她的目光转向了酒馆里一个黑暗的角落，只见卡迈恩把那只狼放了出来。

发现笼子门突然打开了，狼开心地钻出笼子，沿着墙角偷偷地往前走，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好像一只大狗，以免引人注意。不过，一个穿着药剂师衣服的胖男人感觉有毛茸茸的东西挠了挠他的手，生气地低下头瞪了一眼。这一眼让他像沸腾的水壶一样尖叫起来。

之前，人群分为两拨，一拨为鹅呐喊，一拨为麝猫助威。而现在，人群也分为了两拨，一拨仍然沉浸在激烈的比赛中，而另一拨已经发现了那只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体形巨大的饿狼。虽然狼机警地后退，但很快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情势危急。有人推倒了椅子，有人挥舞着手枪，但还好没开枪。这时人群又分成了两拨，一拨决定跳进赛场和鹅待在一起，认为至少比跟狼在一起安全，而另一拨离得比较远，有机会看清跳进赛场的决定是多么不明智。

公爵的手下完全无视眼前的骚乱。他们对卡迈恩也不感兴趣。后者被吓得泪流满面，慌慌张张帮老鹰松了绑，放走了关在箱子里的獾，替猫头鹰挣开绳子，然后打翻罐子，放出来一只被涂成红色的蝾螈。而公爵的人不管这些，径直朝训练室走去。

他们关上了通往训练室的门，一分钟之后，门又开了，高肖克从里面走出来。他大步向前，显得很镇定，但灰白的眼睛里却饱含怒意。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细小的、不耐烦的手势，仿佛只是掸了掸袖子上的灰尘，不过眼尖的莫丝卡发现，刚才那么轻轻一掸，他的双手从套在手腕上的手铐中间滑了出来。他把手铐套在一旁一个没人管的酒杯上，接着消失在了大街上。莫丝卡注意到，他好像忘记了取回自己的手杖和帽子。

过了一会儿，两个公爵手下从后门冲了出来，踮起脚尖，扫视着人群，脸上带着惊恐和恼怒的表情。这时又出现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地架着侯普伍德·佩特里斯。他的三角帽和眼镜都不见了，嘴角还流着血。莫丝卡觉得胃里突然翻江倒海，嘴里泛起了刚才喝下的苹果酒的味道，让她一阵恶心。

他们三个人身后跟着其他几个公爵的人，正押着一群惊慌失措的中年人走出来。那些人皮带上挂着装饰精美的带钩，戴着小牛皮手套，脖子都上挂着一串钥匙。

“莫丝卡，”科兰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楼座的台阶上，“我也不想阻止你看好戏，不过我发现事情越来越没意思了。”他胖乎乎的脸上全是汗珠。

没有人围着，现在靠近赛场变得容易多了。只见麝猫的主人让一个朋友抓住他的马裤后面，自己从赛场边俯下身，嘴里不停唤着“过来，小猫咪”，试图把麝猫从装萨拉森的箱子后面哄出来。幸运的是，比赛过程中似乎有人朝萨拉森扔了一把椅子，他现在可以轻轻松松地爬上椅子，纵身一跳，扑进莫丝卡的怀里。

“先生们！先生们！”莫丝卡和科兰特朝着大门走去。楼座上的解说员突然大喊起来，声音有些刺耳，“请控制好自己，不要开枪，先生！比赛不得不暂时中止，不过我高兴地宣布，普雷尔国王的明星冠雕表现最为勇猛，这场比赛它赢了……”不等他说完，科兰特就关上了身后的门。

如果莫丝卡不是满脑子只想着萨拉森的安全，能够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很不对劲——科兰特怎么可能不去要那五先令呢？而且走在夜晚的街道上，科兰特竟然没找掌灯人来替他们照亮，这也十分反常。如果莫丝卡不是只顾着检查萨拉森的伤口，能够抬头看一看月光下科兰特苍白而憔悴的脸，就会意识到，这个晚上，事情才刚刚开始。

---

1. 一种啤酒鸡尾酒，通常由三种啤酒混合而成。
2. 斗鸡时加在鸡腿上的距铁。

谋杀

等尖叫声、摔东西的声音从莫丝卡耳边消失，天空中下起了雨。雨很小，落在身上如同挠痒痒。过了十分钟，鹅卵石地面上开始泛起水光，仿佛紧张得出汗，莫丝卡的鞋底有些打滑了。

“科兰特先生……”

“继续往前走。”

“我们可以走慢点儿吗？”

“不行。”

他们往左走，穿过准普斯街。那个蜡烛匠人把蜡烛挂在布满灰尘的橱窗里，仿佛食尸鬼苍白的手指。

科兰特最后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月亮。今晚的月亮非常明亮，洁白得如同一块刚刚切下来的奶酪。他眨了眨眼——仿佛奶油色的月光滴进了他的眼睛里，然后伸手把头发往后捋了捋，眼前似乎有很多星星晃来晃去。

“不幸，”他小声说，“太不幸了。”

“但是我们赢了呀，科兰特先生！”莫丝卡以为他是因为错过比赛结局而遗憾，“萨拉森打败了麝猫……还打了很多根本不想参与比赛的人。”

“明天早上，曼德里昂就要闹翻天了。”科兰特自顾自地说，好像并没有听莫丝卡说话。

“今晚好像半个曼德里昂的人都在那里，有钱的人，公会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都看见了萨拉森……”

“他们都来了……一举拿下……”

“是啊，又是俯冲，又是用嘴啄，还用头撞……”

科兰特扯下系在脖子上的领结，仿佛觉得那是套在脖子上的套索一样。“毫无疑问，战争就要开始了。”

莫丝卡盯着她的雇主。

“你说什么？”

与此同时，科兰特好像才反应过来莫丝卡刚才说的话。

“什么？”他的目光冷漠，还有点心烦意乱。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疲倦的表情。“莫丝卡，公爵把曼德里昂全城的锁匠都抓起来了。”

“可是，这是好事，不是吗？”莫丝卡声音有些发抖。

“不，不好！”

就算在科兰特最生气最暴躁的时候，莫丝卡也没见过他用过现在这样冷漠的语气。莫丝卡再次感到，在科兰特浮夸、笨拙的外表下，似乎隐藏着像刀一样锋利、敏锐的本性。

“重要的是规矩！孩子，规矩！多年以来，因为规矩的存在，文具商和锁匠才没有决裂。刚才那群人也许会为国王的松鸡或者女王的麝

猫呐喊助威，但是在他们心底，没人再相信国王或者女王了。所有人都明白，我们的国家正是因为有了公会才没有分裂。如果公会之间打起来，我们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

“马布维克·托克想要羞辱锁匠，但并不想他们被抓起来！守护神保佑，明天巡回法庭就开始审判了！你知道如果城里所有的锁匠都被判了刑会发生什么事情？公爵到底在想什么？”

莫丝卡摇了摇头。

“锁匠公会会以为文具商公会故意打破规矩。战争一触即发。文具商们会被锁进壁橱，活活饿死，或者被腰带勒死。锁匠们则会被钢笔刺死，或者被造纸机压扁。水手公会会站在文具商这边，马车夫公会则会支持锁匠，其他的公会也会选择支持其中一方，连纸牌制造商和女帽制造商也不例外。不管水路还是陆路，都将充满血腥的谋杀和混乱。城镇会发生饥荒，士兵变成了土匪。那些等了几十年的国王们发现天下大乱，有机可乘，一定会立刻起兵。这是好事吗？”

莫丝卡的嘴有些干。她不确定是科兰特描述的画面，还是发现科兰特竟然会说真话，哪个更让她震惊。

“我不知道……”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科兰特的表情十分复杂，有些苦涩，也有宽宥，“你怎么可能知道？”他叹了口气，说，“最糟糕的是，我不认为那台地下印刷机是锁匠搞出来的。”

“什么？”这和她之前听说的关于锁匠的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我听见他们折磨侯普伍德·佩特里斯，逼他说出是谁真正控制着印刷机。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转换了话题，说很难在黑市找到一条听

话的鳄鱼。接着，他们开始审问在门后发现的间谍。”

“他们发现了间谍……”莫丝卡对上了科兰特的目光，“噢。”莫丝卡闭上了嘴。

“当然，他们揪住我衣领的时候，我说我是因为急切地想要加入锁匠公会才会跟踪他们来这儿。我没有再说别的。他们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在为文具商工作。在公爵的人赶到之前，我还发现他们竟然知道我写给马布维克·托克的报告里的所有事情。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报告的，但我肯定他们一定看过了。”

莫丝卡眨眨眼睛，想让头脑清醒一下，刚才一下子接收了太多的信息，她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是在为锁匠公会工作了？”

“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报告里有我的名字，”他叹了口气，“也有你的名字，莫丝卡。”

莫丝卡小跑着，努力赶上科兰特，雨水似乎钻进了她的眼睛里，然后溢出来，用舌头尝一尝，还有点咸，她知道，那其实是泪水。她没有抬头，因为害怕她心爱的东塔楼在眼前消失，被泪水和黑暗吞噬。

“科兰特先生……你可以……你可以不用管我。你可以……给塔玛琳德小姐留个便条，说你不想要她给你的工作，说……她应该给我一份工作。我知道你更想这样。”

科兰特停下脚步，低头面无表情地盯着莫丝卡的脸。现在雨下得更大了，密集的雨点打湿了他的假发。

“不。”他平静地说。说完，她解开莫丝卡帽子的丝带，然后帮他重新系好——刚才跑得太快，丝带歪到了一边。“不，我想我不能那么做。”

路旁的水沟很快就积满了雨水，把垃圾和废品冲进斯莱河。莫丝卡和科兰特也匆忙向斯莱河跑去。

他们在一栋小房子前停下来，婚礼之家的招牌正在头上摇摇晃晃。

“莫丝卡，房子后面绑着一条小船。把船转移到一楼那扇形状像贝壳的窗户前。然后在船上等我。”

莫丝卡点了点头，她的眼睛和脑子里似乎全是雨水，让她说不出话来。科兰特把钥匙插进锁孔，小心地转动。锁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科兰特的眉头紧锁着。莫丝卡绕到婚礼之家旁边，爬上一堆当作栅栏的柴火。两只铁锈红颜色的小鸡蜷缩在一块腐烂的木板下，惊恐地看着她。她艰难地穿过一摊稀泥和一片杂草丛，来到了水边。

船是圆形的，像一艘杂草丛生的小圆艇，里面放着一双破破烂烂的桨。船被人用缆绳拴在岸边，缆绳系得很仔细，但并不熟练。一定是小糕出于安全考虑，才把船停在这里。莫丝卡的脑海突然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小糕一遍一遍地练习着系缆绳，红色的卷发轻轻掠过她鼻尖。接着，莫丝卡又想象着第二天早晨，小糕来到水边，发现船不见了，震惊得打翻了手里装着鸡饲料的瓢，然后看着空荡荡的水面，放声大哭。

没事的，莫丝卡对自己说，反正她每天都要哭。

莫丝卡跳上船，放下萨拉森，然后解开缆绳。船桨又湿又滑，而且很笨重，莫丝卡只能费力地拉着墙上生长的常春藤，让船缓慢地前

行。一楼窗台上雕刻着对抗霜冻的守护神圣马普奎特的头像。他张着嘴，抬头看着天空，似乎在喝雨水。他那贵族式的高鼻子正好可以让莫丝卡把缆绳系在上面。

莫丝卡下定决心和科兰特一起离开曼德里昂。她没有注意到这个决定是自己做出的，仿佛这个想法和天空中的雨点一样，直接落到了她的脑袋上。她多么希望战争不会爆发，可以回到从前。当她想到塔玛琳德小姐的时候，突然一阵心痛，现在科兰特竟然希望莫丝卡跟他一伙，这对一直遭人嫌弃的莫丝卡来说还是头一次。她不能无动于衷。

她并不恨科兰特总是用那样的语气和她说话。因为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被那些比她强大、一点也不在乎她的人摆布。她一直都很害怕，这种害怕又让她感到愤怒。就在此时，她突然明白了科兰特也一直活在无助与恐惧之中。眼看自己日渐发福，仍旧一事无成，即使绞尽脑汁也只能勉强糊口，这些都让他感到愤怒。

他现在又在绞尽脑汁干什么呢？他应该不想吵醒屋子里的人，莫丝卡猜他可能会顺手带点东西走。比如床上的毯子、烛台，或者厨房里的剩饭，莫丝卡咬着手指，在脑海中想象着科兰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小神龛里把原本给利姆佛、朱迪恩和哈朋达比特的供品全都拿走，说不定还会连神像都一并偷走，好熔化了卖钱。

他不会这么做。

他当然会这么做。

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扇贝形的窗户向里打开，借助墙上茂盛的常春藤，莫丝卡翻过窗台，跳进了礼拜室。她之前没能阻止科兰特偷走山鸦村附近守护神珀

斯特若菲神龛里的供品，但她确定这次科兰特会听她的。科兰特希望莫丝卡能跟他一伙，这就意味着一切都变了。

她翻进利姆佛的礼拜室，她曾在这里为萨拉森和小糕死去的母亲举办了婚礼。她摸黑走到了门边，很高兴在黑暗中还能找到返回自己房间的路。在每个礼拜室门前她都驻足倾听，但里面都很安静。最后她来到与科兰特共用的房间，轻轻地推开了门。房间里又黑又闷，但是储藏室的门半掩着，从里面透出一丝昏暗的烛光。

科兰特告诉过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进入储藏室，因为他需要私人的空间。但是他现在想让自己和他一伙，因此肯定意味着一切都变了。

莫丝卡推开储藏室的门，发现地板上点了支蜡烛，由于离门太近，她一时间只能看见蜡烛的火焰。她想都没想就弯下腰，捡起蜡烛，高高举起来，好照亮整个储藏室。直到这时她才开始观察整个房间，眼前的情形让她大吃一惊。

科兰特站在墙角一个笨重的橡木衣箱前，弯着腰。他吃力地搬着一大卷看起来像是布匹的东西，脸涨得通红，指关节也因为用力而发白。布匹的一头露出一顶卷曲的、没有抹粉的棕色假发，莫丝卡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科兰特也看见了莫丝卡，然后慢慢地站起来，烛光照出假发下一张黝黑的脸的轮廓，莫丝卡这才明白这根本不是一顶假发。

一只手臂在箱子边沿来回摆动，好像游客坐船时轻松随意地晃动着手。那只手的皮肤白得很不正常，既不是贵族们涂脂抹粉的那种不自然的白，也不是学者们长期不晒太阳的那种不健康的白，而是毫无生气的惨白，让莫丝卡想起从土里拔出来的苍白的植物根须，以及在山鸦村用来吓唬孩子的、住在山洞里的没有眼睛的白色怪物。那抹白色晃来晃去，触目惊心，莫丝卡知道，那只手的主人已经死了。

那只手的手腕突出来一块，好像腕关节曾经受过伤，再也没有愈合。

“我想……”科兰特小心地组织着语言，尽量不吓到莫丝卡，“我不是说过让你在船上等我吗？”

“我进来躲雨。”莫丝卡的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当科兰特说话不再啰唆的时候，竟然显得有些可怕。莫丝卡摇摇头。

“我们稍后再讨论，现在必须解决眼前的事情。快过来帮忙。”莫丝卡有些犹豫，想着是不是应该丢掉蜡烛马上逃跑。

“听着，孩子，你知道如果我们被人发现，将会有多大麻烦吗？”

“好吧，你不是想抓到他的把柄吗？”莫丝卡仿佛听到守护神帕尔皮塔图尖尖的声音。她朝箱子走了几步，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不过，如果你成为他的帮凶，他同样也有了你的把柄。”

帕特里奇的眼睛至少是闭着的。仿佛他跌跌撞撞地爬进来，错把箱子当成了矮床，尽管不舒服，但还是在里面睡着了。

如果我现在逃跑的话，一定会惊动房子里的人，科兰特也许会抓住我，把我杀掉……

莫丝卡看着科兰特把帕特里奇的胳膊塞进箱子里，盖上盖子，蹲下来搬起箱子的一头，然后抬起头，期待地看着莫丝卡。莫丝卡过了好几秒才明白他的意思，也蹲下来，把手伸到箱子底下。

箱子比她想象的要沉，她不得不用膝盖顶住箱子。他俩手忙脚乱，箱子也跟着晃来晃去，直到科兰特支撑住大部分的重量才稳定下

来。两人笨手笨脚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如同一个长着四条腿和木头身子的怪物，莫丝卡倒着走在前面。

随时都可能有人打开门，然后发现他们。他们可能会大声喊“有小偷！”波克白也许会打开箱子，然后喊叫声就会变成“杀人啦！”。莫丝卡仿佛突然感觉一阵寒风穿透了她的衣服，如同站上了断头台。也许她的心脏会被大学里做研究的人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求求你们了，”莫丝卡默默地向每位守护神祈祷，“请保佑我能顺利逃脱。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要求别的了。如果我能顺利逃脱，等我有钱了，一定把所有的钱都献给神。但是，请一定保佑我能够顺利逃脱。否则我会被绞死，尸体被挂在绞刑架上，让乌鸦吃掉，那样我就不能为你们做什么了。”

在利姆佛的神龛前，科兰特咽下了尖酸刻薄的话，小声说：“这个箱子没法从窗户运出去。我们得架着他，然后拿件外套把他的头盖上。”

当莫丝卡从窗台爬下来的时候，萨拉森抬头望着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过了一会儿，窗户上出现了帕特里奇的脸，四周全是常春藤。科兰特抱住帕特里奇的腰，把他从窗户里拉了出来。

莫丝卡试着托住帕特里奇，让他慢点掉下来，但她的双手根本使不上力。帕特里奇猛地摔进船里，溅起好大的水花。小船也跟着颠簸起来，莫丝卡赶紧蹲了下来，以免掉到河里。她看到帕特里奇的一只靴子掉进河里，漂走了。河水慢慢地灌进靴子里。

“睁大眼睛，看仔细了。这关系到我们的性命。”科兰特爬进船里，他肥胖的身子不知压死了多少常春藤。他拿起桨，调整航向，让船沿着墙前进。他小心翼翼地划着船，尽量不发出声音。划了一会儿，他把船停在岸边，伸出胖乎乎的手，从水里捞出一些光滑的拳头

大小的石头。做完这些，他继续划船前进。河岸离小船越来越远，最后彻底看不见了。

翻滚的河水卷得小船左摇右晃，如同小孩子将一块石头在手里掂来掂去。房子突然从船的左边消失，又从右边出现，月亮像只蛾子一样在莫丝卡的头顶绕来绕去。硕大的雨滴落到河面上，撞击出一个个硬币大小的小水坑。雨声太大，科兰特不得不凑到莫丝卡面前，才能让她听见自己的话。

“那座岛……”他指了指河中间雕刻着守护神苏瑟拉奇的柱子，然后又指着帕特里奇，说：“把石头装进他的衣服里。”他重复了好几遍莫丝卡才明白他的意思。

石头冰冷刺骨，但莫丝卡不敢反驳，也不敢不服从。她解开帕特里奇的上衣，往里面塞石头。她伸长胳膊，尽量离帕特里奇远一些，生怕自己往前靠近一点，帕特里奇微微张开的嘴巴就会对她说话——我想把你叔叔的心脏穿到钩子上，挂在太阳底下烤，好让我听见他心脏碎掉的声音！

帕特里奇的脸颊上有两条深深的纹路，仿佛泪水冲刷出的凹槽。两道纹路在下巴底下交会，形成了一个红印。也许所有死人的脸看起来都这样，莫丝卡想。也许死亡会像揉一团纸一样，把人也揉得皱巴巴的。

他们终于抵达斯莱河中的小岛，由于吃水太深，小船竟然比小码头还低，直接撞到了石柱上。

“现在我们在这里等着雾起来。”科兰特低声说。

莫丝卡从小码头下方往外看，发现远处的一排房子已经看不清楚了，水中仿佛升腾起了一层水汽，如同罩上了一层面纱。莫丝卡感觉

冰凉的河水渗进了她的鞋子，她突然意识到，如果科兰特想让她闭嘴，她现在的处境可比在婚礼之家还要糟糕。她尽量稳住自己的呼吸，偷偷地打量着科兰特。科兰特好像正注视着大雾，不过她只能看见他的侧影，所以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也在偷偷打量自己。

莫丝卡此时思绪万千。科兰特告诉莫丝卡不要进入储藏室的时候，表情很自然，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给莫丝卡放了一天假，让她离开婚礼之家，看上去也好像是因为心情好。事实真的如此吗？科兰特害怕帕特里奇，有时候害怕让人愤怒。也许经年累月之后，怒火冷却了，人却因此变得冷酷而锐利，就像一把剑经过煅烧后再冷却下来。

科兰特到底在替文具商做什么？只是当间谍吗？难道光用笔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得拿起刀子？正因为这样文具商才会雇用他？也许帕特里奇原本是来婚礼之家找科兰特，结果正好撞见他做什么可怕的事情……比如刚刚被自己打断的那种。

“现在，”科兰特小声说，“把他的脚抬起来。”码头太矮，他们没法站上去。他们费了好大工夫，终于把帕特里奇的尸体抬了起来，扔进水里。只听“扑通”一声，帕特里奇不见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圈涟漪，以及从帕特里奇脖子上掉下来的领结，仿佛在水面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水面上冒了几个泡，接着就安静下来。突然，科兰特惊恐地喊道：“快看那边！”

大概十码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浮了起来，顺着水流往远处漂去，只见一件被水浸湿的衬衫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

“真倒霉，估计用来让那家伙沉下去的石头掉出来了。”科兰特赶紧举起桨，不过匆忙之间，桨卡在了码头的木板之间。等他把桨抽出来，那个湿淋淋的影子已经被大雾吞噬了。科兰特一言不发，停止了追赶。他默默划着桨，离开了码头。过了一阵，河岸变得清晰起来，

婚礼之家的轮廓映入眼帘，莫丝卡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更加疑惑了。科兰特回来干什么？难道他不打算逃跑了？

莫丝卡带着萨拉森跟在科兰特身后上了岸。科兰特无声地示意莫丝卡帮忙，莫丝卡只好跟他一起把箱子抬回房间。虽然现在箱子里面是空的，但莫丝卡的腿还是有些发抖，有两回甚至差点让箱子掉下去。当他们终于回到房间里时，发现蜡烛已经快烧完了，地上的蜡油一片狼藉。

“我们还回来干什么，科兰特先生？”

科兰特苦笑着耸耸肩，以惯用的姿势掸了掸衣领上的土。

“那家伙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如果我们跟他在同一个晚上消失，一定惹人怀疑，只能等风头过去。”说完，科兰特摘下假发，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床上，甚至连靴子都懒得脱。刚才的事情让他精疲力竭。不过他的眼皮刚合上，很快又睁开了。“你要去哪儿？”

“我……”莫丝卡想也没想就朝门口走去，“我要去看看萨拉森。他被麝猫抓伤了，我得拿白兰地给他擦一擦。小糕那里有白兰地。”

“好的，但是别走远了，还有，你回房间的时候别吵醒我。”莫丝卡松松垮垮地牵着萨拉森的皮带，带着他离开了。

莫丝卡敲了敲小糕的门，门开了。小糕戴着一顶针织睡帽，一头红色的卷发垂到了肩膀上。莫丝卡发现，自从举行了那场午夜“婚礼”之后，她看上去开心多了。

“进来吧！你饿不饿？”莫丝卡的来访让小糕有些惊讶，但她看起似乎很高兴。莫丝卡走进屋，一屁股坐下，蜷缩着身子，用下巴抵着膝盖。小糕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连忙问：

“怎么了？”

莫丝卡把鼻子埋进膝盖之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无助地看着小糕。

“莫丝卡……怎么了？”小糕撇了撇嘴——她每次快哭的时候总是这个表情，“别吓我。有人欺负你了？”

莫丝卡摇摇头。

“做噩梦了？我也经常做噩梦。你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吧。”小糕坐回床上，像一个贴心的大姐姐。她摘下睡帽，用手指梳了梳乱蓬蓬的卷发。“如果你饿了，盘子里还有几块蛋糕；虽然不太新鲜，但还挺好吃的。之前有一对夫妇没有吃东西就直接上床睡觉了——新娘太高了，在屋子里几乎没法站直。”

小糕在莫丝卡眼前轻盈地晃来晃去，烛光给她笼罩上了一层光环。莫丝卡觉得自己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井底，仰视着小糕。而小糕的世界仿佛是一个轻盈的小泡泡，她根本够不着。莫丝卡努力想要触碰那个世界，但又觉得如果她伸出手，就会戳破泡泡，她又将独自一人留在无尽的黑暗中。

“是做噩梦了吗？”小糕皱了皱鼻子——她的鼻尖被一绺掉下来的头发弄得痒痒的。

“是的。”莫丝卡的声音有些嘶哑，“只是做梦而已。”

证据不足

只是一个噩梦而已……

莫丝卡躺在低矮的床上，想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黑，她为什么能听见雨水敲打木头，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她伸出手，发现床的上方竟然有一个盖子，被一把锁紧紧地锁住，离她的脸只有半英尺。四周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热，她快不能呼吸了。她用力地敲打盖子，然后锁裂开了。

盖子被打开了，雾气中透出一轮月亮，如同一张惨白的脸注视着莫丝卡。她坐起来，发现自己坐在橡木衣箱里，正漂过雕刻着守护神苏瑟拉奇的柱子。

不远处有一艘窄窄的帆船泛着珠光。高高的甲板上有一把象牙宝座，上面坐着塔玛琳德小姐。她手里有一架白色的纺车，纺车纺出的线一部分穿过浓雾，延伸到城市每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剩下的则缠绕交织在一起，仿佛在织就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我要去东塔楼！”莫丝卡大叫起来，“我不想淹死在这条黑色的河里。”

“抓住这根线，我的船会把你拉到塔楼上。”塔玛琳德小姐从纺车上抽出一根细线，朝莫丝卡扔去。细线碰到箱子打开的盖子上，立刻粘在上面，线上似乎有一层甜甜的、黏黏的液体在闪闪发亮。莫丝卡伸手抓住了细线，犹豫了一下，然后扯下袖子盖住手。她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这根细线太亮，而她的手指太脏，另一方面是因为细线毛玻

璃般的光泽让她害怕。正在她犹豫的时候，细线从她手里松脱，掉进了水里。

“我没有抓住”，她悲痛欲绝地喊道，“求你了，再扔给我一根线吧？”

“只有一次机会。”高高在上的塔玛琳德小姐回答。白色的蕾丝风帆悄无声息地扬了起来。珍珠帆船在雾中航行，蜘蛛网般的线在帆船倒影上方轻轻地飘荡。“有人想和你谈谈。”

帆船的尾迹是一条白色的、带荷叶边的蕾丝花边。帆船越来越远，尾迹渐渐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湿淋淋的影子，脸朝下，头发像野草一样漂浮着，背上的湿衬衫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尽管水流和帆船的尾迹拖住了那个影子，但它还是朝着莫丝卡漂过来。

她的手里正好有一对破破烂烂的桨，于是她心惊胆战地划起了船。婚礼之家飞起来迎接她，岸边的其他东西却没有跟来。她从扇贝形的窗户爬进婚礼之家，跌跌撞撞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听到身后响起了滴水声和拖拽声，以及死人被水打湿的双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她跑进自己的房间，躲进小床上，她知道，因为她和科兰特偷吃了供献的果子，所以守护神珀斯特若菲不会阻止死人进她的房间。

正在这时，莫丝卡突然醒了过来。她发现正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但是床好像轻飘飘的，而且她只能听见水声、海鸥的尖叫声，还有大街上传报员[注]大声宣读消息的声音。

“……他被外力刺中要害而死，尸体被威克尔巴克码头附近捕鳟鱼的网缠住了……”莫丝卡紧紧闭上眼，用手指捂住耳朵。这是在做梦这是在做梦这是在做梦……她祈求守护神重新安排时间，抹去前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不过当她把手从耳朵上移开，那个声音还在叫。

也许科兰特能在夜间飞行？莫丝卡小心地坐起来，充满希望地看着大床。然而科兰特并没有飞走，他现在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圆圆的肚子一鼓一鼓的，鼻孔随着呼吸一张一缩。

萨拉森的小伤口已经从鲜红色变成了暗红色。他努力吃着地上狼藉的蜡油，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炫耀自己强健的体魄。莫丝卡从床上抬起一只脚，准备下地，萨拉森抬头看着她。从他煤球一般乌黑的眼睛里，莫丝卡看不出任何把她当作杀人犯帮凶的痕迹。莫丝卡知道，就算全世界都唾弃她，萨拉森仍然会喜欢她。这让她感到一丝安慰。

“科兰特先生！”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不等他们回答，小糕就闯了进来，她渐渐的脸上泛着红晕，看起来十分兴奋，“治安官要审问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请你来早餐室好吗？”

科兰特一骨碌坐起来，失去了平日的优雅。他一把抓起床柱子上的假发，匆匆忙忙地套在头上，不料却戴反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清醒过来。

“麻烦你再说一次……治安官？”

小糕点点头，一脸高兴，还有点骄傲。

“他说我是个机灵的小家伙。”小糕开心地说，“我早晨起来，发现我们的小圆艇绑在了窗户底下，而平时我们一般都把它绑在树上。所以我立刻跑去报告给了执事，他们说这可能和早上发现的一具尸体有关系。治安官认为可能是一群游手好闲的强盗或者杀人犯，他们昨晚企图闯进房间偷神龛里的东西，说不定还会把我们杀死……”

啊，科兰特和莫丝卡只记住了把衣箱放回原位，却忘了小圆艇！

噢，亲爱的守护神，请宽恕我们。莫丝卡想。看看我们，我们是小偷，纵火犯，间谍，其中一个还是杀人犯。我们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们连做坏事都做不好。

“我们当然很高兴和这位欣赏你的先生说话。”科兰特满口恭维，但神色却有些憔悴，“请允许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洗漱一下，以免失礼。”“好的。”小糕关上门离开了，剩下莫丝卡和科兰特乱作一团。

“你的假发戴反了！”

“你的眉毛掉颜色，弄脏鼻子了！我放在圣敏奇羽毛脑袋旁边的……噢，在那儿。把你的围裙反过来穿。正面看上去好像你昨晚在烟囱里追老鼠。”

“你自己的靴子上也全是泥，科兰特先生……”

“在这种天气，所有人的靴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冷静一点。等一下——把水壶和碗递给我。站着别动……”

科兰特把手帕在碗里沾湿，替莫丝卡擦脸，莫丝卡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科兰特擦掉了她自己用煤灰画的眉毛，用铅笔替她画上新的，他因为专注而皱起了眉头，而莫丝卡费了好大力气才让自己不因害怕而退缩。

“我们从灰獒酒馆回来之后就直接睡觉去了，”科兰特给莫丝卡的眉毛加上最后一笔，然后喃喃地说，“我们一直在睡觉，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如果我们都坚持这么说，他们就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莫丝卡跟着科兰特走下走廊，她的心怦怦直跳。经过守护女神西若匹亚木雕的时候，她觉得女神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而守护神特莱

比斯卡特几乎不敢透过手指直视她。请保佑我没事，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治安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此刻正注视着墙角，眼神看上去有些疲惫。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杜松子酒，看来刚刚小糕帮他往咖啡里加了点酒，以驱赶清晨赶路带来的寒意。他一边和小糕说着话，一边随意地把帽子在手里扔来扔去。看见莫丝卡和科兰特走进房间，他马上敛起了笑意，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

“这就是那位和你们住在一起的绅士咯？”

“在下正是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先生，非常乐意为您效劳，不过恐怕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真有绅士风度，先生。”科兰特的举止让治安官稍微有点吃惊，“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帮不上忙。”

“也许我误会了，”科兰特很快又开始说道。太快了，科兰特先生，小心点，科兰特先生……莫丝卡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想提醒一个杀人犯小心一点。“我听说一群恶棍昨晚企图闯进来抢劫，但没有成功，他们还杀死了另外一个倒霉蛋。但是我昨晚睡得太沉，什么声音都没听见。”

“嗯……先生，我认为他们应该进来过。你瞧，船就绑在窗户下面，如果他们不是从窗户里爬进来的，那他们如何回到岸上呢？还有，先生——”治安官伸出手，从银扇草上摘下一颗果实，用拇指和食指揉搓着薄如纸片的外壳，说，“死者的衣领和头发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这一带并没有银扇草，一直到下游的芬恩布勒斯才有。我想我们这位倒霉蛋死之前在这座房子里待过。”

这时传来一阵轻轻的“怦怦怦”的声音，好像正在学走路的小宝宝的脚步声。莫丝卡想了一阵，突然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心跳声。治安官似乎并没有听见，但是科兰特警告地看了她一眼。

“这么说来，我可能想错了，”科兰特笑着说，他坐进椅子里，把胳膊肘搁在桌子上，无意识地用手把面包皮撕碎，然后摆成一行，“对您的问题我当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我可能得让小姑娘先离开。她年龄还小，谈论尸体会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而且她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莫丝卡真想告诉科兰特，你真是自作聪明，话太多了，当你表现得无所不知的时候，特别让人讨厌。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比帮助我们追查凶手还重要？”治安官冷冷地说。

莫丝卡突然灵光一闪，脱口而出：“我要给塔玛琳德小姐送封信过去，科兰特先生在为塔玛琳德小姐工作。”

“塔玛琳德小姐……”治安官大吃一惊，然后礼貌地问，“你能证明吗，先生？”

科兰特的脸一下变白了，不过他很快想起了塔玛琳德小姐的介绍信，信中称他是她聘请的诗人。他连忙让莫丝卡去取信。治安官读完信后，神色轻松了不少，很快又重新换上了友好的表情。

他把信仔细地收好，毕恭毕敬地把信递了回来，说：“先生，我就不耽误你了。我可不希望尊敬的塔玛琳德小姐怪罪我让她等太久。”

“亲爱的先生，可否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写封简短的信。”

治安官点了点头，显得更加和蔼可亲了。莫丝卡跟着科兰特回到了他们房间里。

“塔玛琳德小姐，塔玛琳德小姐，”科兰特自言自语地说，“这倒是一条思路，至少是一个机会。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锁匠工会一定会找来的。如果我们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在东塔楼找个避难所就好了……”

莫丝卡拿来了纸、墨水、笔和封蜡。莫丝卡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写信。

尊贵美丽的塔玛琳德小姐：

随信附上为您创作的史诗的第一章，衷心希望拙作能够博您一笑，请您看在我创作时呕心沥血的分上宽恕我的才疏学浅。

亲爱的小姐，您是如此善良和慷慨，我不敢再提要求，只能冒昧地恳请您能够让我和我的秘书在您的东塔楼借住几天。我们已无容身之所，处境岌岌可危。

如果您能同意，我将感激不尽。世事难料，好心有好报。

您忠实的仆人，无比敬畏和钦佩您的科兰特敬上

莫丝卡看着科兰特用热蜡封住了信，心怦怦直跳。她一拿到信就向门口走去，不停地给热蜡吹气，好让它赶快凉下来。

走出门，她仿佛来到了一个洁净的世界，四周充满了清新的气息。一阵狂风吹散了天空中的云朵。雨水把街道冲洗得干干净净。一切都焕然一新。

莫丝卡跑了起来，她要摆脱她的厄运。她要在科兰特发觉她有背叛他的想法之前赶到东塔楼。要是她能够带着这封信直接进入蜂巢庭院就好了！到了那里，她一定可以想到办法和塔玛琳德小姐说上话。她要把灰獒酒馆里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尊贵的塔玛琳德小姐，然后请求她把自己藏在东塔上，从此以后，她就可以摆脱锁匠工会，摆脱科兰特了。要是她能够壮起胆子，告诉塔玛琳德小姐帕特里奇被谋杀的真相就好了！但她自己也深陷其中。

跑着跑着，看不到河边破破烂烂的商店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大整齐的房屋。豪华的门廊金光闪闪，高高的窗户呈拱形，仿佛挑起眉毛看着莫丝卡匆匆忙忙地跑过去。

她来到一条宽阔、繁华的大街上。街对面，一道高高的铁栅栏挡住了好奇的人群。铁门上的雕花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的手握在一起，手的地方正好是门闩。一栋宽阔的方形砂岩建筑后面耸立着东塔楼，雕梁画栋，美轮美奂。

莫丝卡走过去，试图跟门口其中一个警卫说话。警卫朝门房的方向扬扬头，示意莫丝卡去那里。

门房里只有两个男仆，他们正在打牌，看到莫丝卡，并没有理会。

“我有一封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先生写给塔玛琳德小姐的信。他们让我在这里候着。塔玛琳德小姐想见我。”莫丝卡说。

其中一个男仆接过信，挠了挠耳朵，上下打量着莫丝卡。

“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一扇描绘着双胞胎女王肖像的门，来到一条挂着挂毯的走廊，经过了无数个潮湿的冬天，挂毯有些发霉。推开走廊另一头的

门，清新洁净的冷空气扑面而来，他们随后走进一个宽敞的长方形庭院，四周是环绕着有顶盖的柱廊。

“在这儿等着，别走开。”男仆把莫丝卡留在黑漆漆的拱道下，拿着信急匆匆离开了。

庭院的地上铺着巨大的六边形瓷砖，釉面光滑细腻，呈现出焦糖色。许多衣着华丽的人或是懒洋洋地坐在轿子里，或是漫不经心地闲逛着，好像一群在蜂巢里晒太阳的蜜蜂。在昏暗的柱廊里，男仆们穿着布鞋，轻快地穿梭其间；女仆们一手挎着装满薰衣草的篮子，一手用杵敲打着薰衣草，让香气散发出来。

莫丝卡有些紧张，一会儿清理指甲缝里的脏东西，一会儿把散乱的头发塞进帽子里。最后，一个捣薰衣草的女仆发现了她，朝她走过来。她看上去差不多十五岁，穿着一条合身的荷叶边裙子，身材丰满，腰却很细。她的鼻子高高地挺起，她时不时低下头欣赏着自己的裙子，眉眼间洋溢着微笑。

“你是来应聘仆人的吗？”她俯身问莫丝卡。

“不，不，我是来见塔玛琳德小姐的。她要给我一份工作。”莫丝卡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塔玛琳德小姐一定会见她的，她们之间早就有共识，有默契，塔玛琳德小姐一定会见她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

“我是一名秘书。”莫丝卡因为没有把握而有些生气。

“可你看起来并不像秘书。秘书都是男的。”

“我可不一样——我是诗人的秘书，”莫丝卡有些恼羞成怒，“我外表朴实，说话简洁明了。我们是不同于一般人的语言大师。”

女仆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通。

“可是你的帽子太滑稽了。”

“现在流行这样！”莫丝卡反驳道。

“你瞎说。我在小姐的房里干活，负责打理她的衣橱。现在流行什么我最清楚了——我最先见到她的衣服，之后城里的夫人小姐们才开始争相模仿。有时候——”她自信满满地俯身向前，说，“她们中还会有人花钱请我告诉她们下次舞会塔玛琳德小姐会怎么系丝巾，或者会不会穿曼图亚礼服裙。塔玛琳德小姐还会把不要的衣服给我，其他夫人小姐都愿意出大价钱买下它们。”

“她会把她的衣服给你——白给你吗？”莫丝卡想：如果我能为塔玛琳德小姐工作，她也会把她的衣服给我，我可以把它们改成我能穿的尺寸……

“她给了我很多好衣服呢。只要衣服上有污渍，哪怕跟针尖一样小，她都不会再穿了。有时我还能得到弄坏的小白鼬呢。”

莫丝卡看上去一定非常艳羡，所以女仆稍稍放下了架子。

“在这里，大家都不像你这样戴帽子。”女仆比莫丝卡高出一头，她解开莫丝卡帽子上的丝带，穿过帽子顶下面的钩子绕了一圈，然后对折过来，在莫丝卡下巴下面打了一个蝴蝶结。“喏，现在流行这么戴。这样你带着推荐信去见管家的时候才不会失礼。”

“我不是来见管家的！我是来见塔玛琳德小姐的！”

“她不会见你的。她今天不见任何人。”莫丝卡的无知让薰衣草女仆目瞪口呆，“今天是巡回法庭开庭的日子。她现在正忙着准备和公爵一起去法院参加开幕典礼。”

说完，薰衣草女仆走开了，莫丝卡突然觉得脚步有些飘悠，仿佛坐着小筏子漂浮在大海上。

巡回法庭。莫丝卡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因为科兰特俯身对着帕特里奇尸体的画面太震撼，让她脑子变成一片空白了。她竟然忘了那些脸色苍白的锁匠——他们此刻一定在监狱里计划着怎么报复。她甚至忘了公会之间的战争，还有曼德里昂即将到来的灾难。

塔玛琳德小姐不会见她。男仆很快就会回来，把她带回大门口。她不得不再次回到婚礼之家，和艾庞尼莫斯·科兰特一起。如果她现在逃跑，看起来就好像是畏罪潜逃，治安官一定会派人把她当作杀害帕特里奇的凶手抓起来。莫丝卡感觉像在梦中，那些闪闪发亮的丝线从她手里松脱，带着她所有的希望，落入了黑色的河水中。

不，如果塔玛琳德小姐不见她，她可以自己去找她。她不敢乱动，只能探出头张望，目光扫过一根根柱子，偷偷打量着锦衣华服的贵族们。

不时有一两句对话传入她的耳朵里。

“……把这些优美的副歌用到那个恶棍身上真是太浪费了，不过好像突然之间，流行的每一首歌都是歌颂黑上尉布莱斯的……”

“……真糟糕，锁匠谋反案的审判定在下周，我刚好要去品卡斯特……”事实上，这里似乎没人对威克尔巴克的尸体感兴趣。在庭院里，热门话题是锁匠被捕的事情。

突然，莫丝卡看见塔玛琳德小姐出现在喷泉旁边。“小姐！”

那个人转过身，厚厚的粉也掩盖不住她像斗牛犬一样松弛的脸颊，更不用说脖子上多得像手风琴一样的皱纹。她并不是塔玛琳德小姐。

莫丝卡眼角的余光瞥见带她进来的男仆匆匆朝她走来，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她顺手抓过一位正好从路边经过的贵族手里的鼻烟盒，把里面的东西泼到男仆的脸上，然后拔腿就跑。她听见那位被她错当作塔玛琳德的贵妇愤怒地大叫起来——她华丽的礼服被溅上了黑色的污点。

莫丝卡飞快地跑过一道镀金的拱门，来到一块小草坪上。扑克牌匠人正在为庭院里的贵妇们绘制肖像。那边那位正在调整别在繁复的头巾上的百合花的贵妇不正是塔玛琳德小姐吗！莫丝卡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皱起了眉头。噢，不对，塔玛琳德小姐的下巴更尖，而且有酒窝。

莫丝卡继续往前跑，眼前到处都是塔玛琳德小姐。每一位贵妇都穿着跟塔玛琳德小姐一样的白色衣服，而且脸颊上都画着跟塔玛琳德小姐一样的伤疤。莫丝卡想，如果塔玛琳德小姐一只眼睛瞎了，她们是不是也会依样画葫芦。

在她前面，一位女士正穿过一扇门。她的裙摆被大大的裙撑撑开，足足有两英尺。莫丝卡蹲在裙子后面，躲开了男仆的搜寻。确认男仆离开之后，莫丝卡偷偷溜进门，朝着记忆中塔楼的方向走去。

她来到庭院的一个死角，面前是一堵石格子墙，墙上雕刻着许多守护神的脸。透过墙上镂空的格子，她看见另外一个庭院，庭院里六边形的瓷砖闪闪发光，上面涂着金漆，还点缀着白色大理石。

“阿弗卡多，我恳求你，”那是塔玛琳德小姐的声音，“让我派人去。”

莫丝卡透过墙，瞥见一位穿着洁白的曼图亚礼服的女士——和她在马车上以及梦里见到的塔玛琳德小姐一模一样。她一开始还以为又

是另外一位模仿塔玛琳德穿衣风格的女士。不过下一刻，她看见了女士脸上雪花一样的伤疤。

她旁边的人如同故事书中的王子一般，穿着一双带浮雕的酒红色高跟鞋，戴着一顶庄严的、撒着金粉的假发，这让他看起来比常人高多了。他的双排扣长礼服拖到了地上，马甲上织着类似蝴蝶翅膀上的斑点一样的图案。这一定是公爵了。

“高肖克逃走了，”塔玛琳德继续用同样急迫的声音说，“他肯定让锁匠军队的船在上游等着。水手公会同意拖住他们，但这也只能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我的战船在下游差不多远的地方集结，而通往海岸的路杂草丛生，不好走。即使我们现在就派出信使，战船所载的军队最快也要十天之后才能赶来。阿弗卡多——我们必须立刻派人去。”

“很好，苔米，我马上就签署命令。”公爵的声音如同音乐一般悦耳动听，但不知怎么似乎有点走调。

一个年轻人走上前，展开卷轴，公爵在上面签名。莫丝卡正好奇那个人为什么看起来有些眼熟，突然两只强壮的手臂抓住了她。

“塔玛琳德小姐！”莫丝卡用手指死死地抠住石格子，疯狂地大喊起来，“塔玛琳德小姐！”她祈求墙后面的人能听见她的声音。

公爵把目光转向莫丝卡。看到他死水一般的棕色眼睛，莫丝卡的胃里一阵翻滚。她想起自己见到过的一只得了怪病的狐狸。不要靠得太近，他会咬你的……

“一定是激进分子派来的间谍。”公爵冷冷地说。

“不。”塔玛琳德的眼睛是雾一般的颜色，她看着莫丝卡因焦急而变形的脸，说，“只是一个跑腿的女孩。她想让我借钱给她。给她一先令，把她打发走。”

站在塔玛琳德旁边的年轻人抬头看了莫丝卡一眼，栗色的眉毛吃惊地扬起来。虽然现在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精心地编了辫子，并且穿上了一件精致简洁的藏蓝色外套，莫丝卡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他就是林登·凯尔拉比——那个让她藏在自己旅行斗篷下面的人。

一番挣扎过后，莫丝卡的手没劲了。男仆把她拖走，带回到来时的地方。她斗志全无。她并不怪塔玛琳德那样说话——她怎么能怪她呢？她只恨自己太笨。塔玛琳德正忙着做真正重要的事情——阻止公会战争和锁匠的阴谋，拯救曼德里昂，而自己莽撞地闯进去，像疯子一样在公爵面前大喊大叫，完全忘了塔玛琳德曾经告诉她绝不能去找她。和塔玛琳德说上话也许是她唯一的机会，但现在她意识到她把一切都搞砸了。塔玛琳德小姐绝不会原谅她。

“好了好了，”她身后响起一个平静的声音，“你可别把那位姑娘掐死了。我带她出去吧。”男仆松开手，莫丝卡双脚终于落地。站稳之后，她伸出颤巍巍的手，理了理之前薰衣草女仆精心系好的蝴蝶结。她没有看凯尔拉比的脸，只是跟着他穿过大门，来到大街上。

之前蜂巢庭院前还有很多人，但现在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见四下无人，莫丝卡偷偷瞄了凯尔拉比一眼。

“你为塔玛琳德小姐工作。”莫丝卡并不想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好像是在指责。

“而你，似乎是在为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工作。”凯尔拉比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而且有些警惕。

“她告诉你的？”

“塔玛琳德小姐让我把你安全地送出大门，还让我告诉你不能让别人看见你们说话，但是等巡回法庭结束之后她会尽快安排和你会面，

在这之前，你要表现得和平常一样。”

莫丝卡看到了一丝希望。也许塔玛琳德小姐并没有抛弃她，不过她和科兰特能活到巡回法庭结束吗?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交易，”凯尔拉比继续说，“但是我知道塔玛琳德小姐做任何事情都有她的理由。你为什么来蜂巢庭院？是艾庞尼莫斯·科兰特派你来的吗？”

他的语气有些刻薄，莫丝卡斜睨了他一眼。

“你不喜欢科兰特先生。”

“没错。我太了解他了。你对你的雇主知道多少呢，莫丝卡？”

莫丝卡咬着指甲，倔强地看着凯尔拉比，说：“我只是目前这段时间为他工作，就这样。我不了解他，也不打算了解他。”

“莫丝卡……”凯尔拉比欲言又止，他闭上眼睛，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也许不相信我，但是我有责任提醒你，伊帕尼莫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我过去一个月一直在跟踪他，亲眼看见了他造成的种种灾难。”

莫丝卡睁大眼睛，突然想起很多事情来。她的鼻子仿佛又闻到了那种潮湿、腐败、混合着鸽子粪便以及缭绕的鼻烟的味道。她突然记起来之前在哪里听过凯尔拉比的名字，记起来那个如同热牛奶一般让人安心的年轻人的声音。

“你去过山鸦村，还和治安官说过话！”她脱口而出。

“说话像干石头和野蓟草，”凯尔拉比喃喃地说，“怪不得我觉得在哪里听过这种口音。对了，就在山鸦村。我怎么这么蠢？你一定是放

火烧磨坊的那个小姑娘。”莫丝卡看起来吓坏了，凯尔拉比伸出手安慰地拍了拍她，然后微微一笑，说：“别担心，别担心。我并不打算追究你犯下的滔天大罪。不过请你说实话，莫丝卡，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你为什么要跟艾庞尼莫斯·科兰特搅和在一起？”

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写字，悄悄地把它们刻在树皮上，好让自己不会忘记。而他出现了，竟然会用“顿悟”“苋红色”这样的字眼。因为我在集市上听到他说话，如同商人展开一匹上好的绸缎那么自如。因为他的语言和思想像火花一样会跳舞，点燃了我内心的渴望，这种渴望之前曾经随着父亲的书一起被烧成了灰。因为他带着外面世界的精彩故事来到山鸦村，那些故事就像五月柱(注)上的彩带一样吸引人……

莫丝卡耸耸肩。

“因为他很会说话。”

“你就那样消失了，在村子里引起了一阵轰动。开始大家还以为你被烧死在磨坊里。直到他们发现治安官的钥匙不见了，科兰特也失踪了。你应该回家——你家里人会理解这场大火只是个意外。他们会很高兴能再见到你。”

莫丝卡笑得咳嗽起来。

“你没见过我的舅舅和舅妈，对吧？”凯尔拉比仔细地看着莫丝卡的脸。

“没有。”他没有问起过更多关于她家庭的问题。

他们突然都停了下来，仿佛来到了刑场边上——面前的绞刑架淌着血，断头台上的绳索随风飘动，如同等在老鼠洞口的猫颇有耐心地晃动着尾巴。

“莫丝卡，出什么事了？你看起来好像生病了。过来，这里风大，在‘喧嚣时刻’到来之前，我们赶紧进屋吧。”

于是，他们朝着最近的一家小酒馆走去。酒馆的老板娘已经关好了百叶窗，正打算把门也关上。她好心地请莫丝卡和凯尔拉比进屋歇歇。

酒馆里很少有人说话，因为所有的顾客都用麻布或者皮革堵住了耳朵。远处传来阵阵急促的钟声，和晚餐的铃声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啊，那个声音好像是属于女神温特尔布隆森的钟声，”凯尔拉比小声说，“她喜欢第一个发声。其他的钟声得过会儿才响。我想我们可以放心交谈了，没人听得见我们说话。”凯尔拉比对着莫丝卡笑了笑。他们现在似乎结成了整个房间里唯一敢不堵住耳朵的小团体，这种感觉让他俩都有些许莫名的兴奋。

“你为什么要跟踪科兰特先生呢？”

“我受塔玛琳德小姐派遣，去了朗普星镇，在那里第一次听到科兰特的名字。他欠了十几个商人一大笔钱，有天晚上却突然消失了。同一天晚上，他的房东——科兰特欠了他两个月的房租——掉进自家水井淹死了。我向死去的房东的儿子保证一定要找科兰特讨回公道，所以才会一路跟踪他。我跟着他去了不少偏僻的地方，然后在山鸦村跟丢了……等我回到曼德里昂，发现他已经在这里了。”

想到自己竟然帮助科兰特从凯尔拉比眼皮子底下逃脱了，莫丝卡觉得感觉脸上仿佛被人打了一巴掌。

“那个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凯尔拉比接着说，“虽然我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莫丝卡说不出话，只是看

着他如黑曜石般闪亮的眼睛。凯尔拉比倾身靠近她，说：“莫丝卡，务必仔细听我说。每个人都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尤其在曼德里昂。有的人也许和你朝夕相处，你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和鸟儿的歌声一样熟悉，但是你仍然不了解他们。

“听了我的故事，你也许就明白了。你也知道，二十年前，捕鸟人倒台了，他们中有的人躲了起来，被抓住的都被绞死或者烧死了。有个教区，人们每年都会聚集在教区教堂里，庆祝打败了捕鸟人。一天晚上，庆典达到高潮，有人突然闻到烟味，随即发现教堂着火了。但已经来不及了，火很快蹿到地下室，那里竟然藏着很多火药……之后，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人查出这一切都是那个被雇来打扫地下室的人干的。他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偷偷囤积火药。大家都没想到，原来他是捕鸟人的间谍，为了报仇一直隐姓埋名。”凯尔拉比苦笑着说，“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场爆炸让我失去了父亲。你也许会说那只是一场意外……”

“我的父亲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天他和平常一样，在书房做他的研究，只是说头有些疼。等我端汤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躲进了教堂的钟楼里——我应该守在书房的——没想到大家会烧掉父亲的书，全部都烧光了……全部。大多数书我都没有机会读。”莫丝卡眉头紧锁，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你还有他的遗物吗？”

“我本来有他的烟斗。”莫丝卡吸了吸鼻子，后悔把用旧的烟斗给了贝希尔夫人，“我喜欢咬着烟斗，这样可以尝到他的烟味。我不能在脑海里模仿他的声音。如果你非常了解一个人，你就可以想象遇到一件事情，他们会说些什么。我可以随时模仿帕尔皮塔图说话，却不能模仿我父亲。不过我可以吸他吸过的烟斗。闻到他的烟味，好像他就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我们各忙各的，甚至顾不上说话，我在看书，在想问题……我知道，他不喜欢山鸦村。”

“如果他真的是位学者，确实没几个地方可以让他待下去。”

“他不仅是位学者，”莫丝卡谨慎地看着凯尔拉比，“他是奎利亚姆·迈尔。”

“奎利亚姆·迈尔！”凯尔拉比的眉毛扬了起来，“你是奎利亚姆·迈尔的女儿！”他靠回椅背，打量着莫丝卡，与此同时，门外的钟声开始一声接一声欢快地响起来。

“‘因为一场争吵，我不得不离开曼德里昂’——他告诉我的只有这些。”凯尔拉比的反应让莫丝卡觉得自己很重要，她有些不好意思。

“我见过他！”凯尔拉比再次倾身向前。门外钟声嘈杂，他不得不提高嗓门，“就在那场‘争吵’的高潮，莫丝卡！那时我才十岁，跟着人群一起涌到街上，因为我们听说文具商公会要逮捕奎利亚姆·迈尔。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挤得人都快不能呼吸了。”

莫丝卡也凑过去，把手贴在耳朵上，好听得更清楚。

“他的屋子里一片漆黑，他提前让仆人们都离开，以免殃及无辜。我们赶到的时候，一辆文具商的马车停在他家门口。他走出来，脸上没有一丝恐惧的神色，随后走进了马车，但是我们……”凯尔拉比半捂住耳朵，露出一个有些惊恐的笑容，莫丝卡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他说话，“……知道他们会处决他……人群包围了马车……朝马车夫扔东西，拦住拉车的马……把马车从街上拖走……带到安全的地方……我透过窗户看见了他的脸……我们有上千人，莫丝卡！上千人……大家都呼喊着他的名字……”

他的父亲，那时候是一位大英雄，在曼德里昂的街道上被成百上千人簇拥着。他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却被山鸦村的居民仇视着，没人知道他去了那里。

酒馆门外，钟声吵闹不停，如同一整支军队的盾牌互相碰撞。凯尔拉比的声音被淹没了，不过莫丝卡可以看见他仍然一边比画，一边大声说话，他的眼睛因为回忆而激动得闪闪发亮。

“对不起！”莫丝卡大声说，她知道凯尔拉比根本听不见她说话，“我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凯尔拉比先生，我很想，但是我不能！”

凯尔拉比还在说话，而且更加忧郁，他的眼里流露出真诚而悲伤的神情，似乎他也注意到了莫丝卡脸上痛苦的表情。

“太迟了！”莫丝卡接着说，“我不知道科兰特原来这么坏，现在我的手上也沾了血。”凯尔拉比停止了说话，冲着莫丝卡无奈地笑了笑，捂住了耳朵。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等这事儿过去了也不能告诉你，你不需要知道奎利亚姆·迈尔的女儿做了些什么。对不起，凯尔拉比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莫丝卡坐在椅子上，一直看着凯尔拉比。门外的钟声越来越小。最后，守护神博尼费斯浑厚的钟声宣告了“喧嚣时刻”的结束。莫丝卡放下捂在耳朵上的手，站起来。

“我要回去找科兰特先生了，凯尔拉比先生。”

“莫丝卡……如果你知道了科兰特的计划，或者需要帮助，一定来海湾雌鹿咖啡馆找我。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莫丝卡无法直视凯尔拉比。帕特里奇被谋杀的秘密把她和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比波克白让他们结婚还管用。她默默地走出了小酒馆。

---

1. 旧时被雇佣来沿街高声宣读公告、传报消息等的人。
2. 每年五月一日，欧洲一些国家为庆祝传统节日五朔节，用树干搭起柱子，顶上系着花环，花环上挂着各种彩带。

誓言

和凯尔拉比谈完话，接下来的三天，莫丝卡觉得没那么孤独了。这是一种陌生而奇妙的感觉，她决定别想太多，好让这种感觉细水长流。

每一天都很难熬。科兰特似乎看她总不顺眼，但又不让她离自己太远。他给她指派了无数的差事，催着她赶紧回来。如果她离开得太久，回来的时候科兰特一定不耐烦地来回踱步。如果她比他预想的回来得早，他也会生气，手指还会在桌边他想象出来的大键琴上乱弹一气。

莫丝卡现在再也不和科兰特顶嘴了。她活在对科兰特的恐惧中，为了安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得搂着萨拉森。她无时无刻不在计划着逃跑，不过她知道科兰特一定会找到她，让她闭嘴，或者因为帕特里奇的死而责怪她。而且，她不能抛下萨拉森独自逃走。科兰特每次派莫丝卡出去干活，都会宣称“为了安全着想”，必须把萨拉森锁进储藏室里。

“我们只是暂时在这里避避风头，”科兰特每天都会说，“塔玛琳德小姐很快就会回信的。”莫丝卡心里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回信。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着锁匠被逮捕以及高肖克逃跑的事情——人们先是表现得很兴奋，接着是恐慌，然后陷入了怀疑，最后是震惊。科兰特每天都会浏览莫丝卡带回来的报纸，寻找可能的公会战争的蛛丝马迹。

一天早晨，每份报纸都报道了前一晚造纸厂发生的火灾。

“这是阿拉麦·高肖克的第一步，”科兰特喃喃自语，“我想这是他们向文具商公会发出的一个警告。他们认为文具商公会应该对锁匠的被捕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是震慑文具商，促使他们赶紧道歉。白费力气，白费力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锁匠的审讯日期越来越近，仍然没有人站出来道歉。“去厨房看看，”科兰特时不时就会说，“我肯定有人在敲门。看看是不是治安官又来了。如果是他，竖起你的大耳朵，仔细听听他说了什么……然后赶紧回来。”

听了他的话，莫丝卡一般走下楼梯，缩在厨房门后面，预备听到脚步声拔腿就跑。不过外面通常只会传来小糕做蛋糕时锅碗瓢盆的声音，以及她嘴里哼着的小曲——听上去很像是科兰特为布莱斯上尉写的。有时莫丝卡会感觉有风吹过——原来前门开着，门外传来小糕和在斯莱河上的旧货商讨价还价的声音。

莫丝卡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坐在窗边，看着一对对或紧张或兴奋，或是醉醺醺的夫妻朝婚礼之家的门口走来。尽管有的新娘极力用斗篷遮掩，莫丝卡还是能看出来她们的肚子已经大了。

“快跟着他们去礼堂，”如果看到一对夫妇走进来，科兰特会说，“看看他们中有没有人在交换戒指的时候都不摘手套。”莫丝卡知道科兰特是害怕锁匠跟踪自己。

不过有一天，当她第十三次被叫去在厨房门后打探，莫丝卡确实听到了治安官的声音，他在询问婚礼之家里陌生人的情况。

“噢，确实有人到门口来询问婚礼的情况，”小糕解释说，“不过不准备结婚的人一般是不会进来的。后面这些房间都是为新婚夫妇准备的，举行完婚礼他们可以待在里面。”她显然觉得这是她能想到的最浪

漫的事情，“他们的名字都会登记在簿。我保证这间屋子里除了我和波克白先生没有别的任何人。”

“还有两个固定房客。”治安官补充说。

“噢，对，也除了他们。”外面传来液体晃动的声音，似乎她正在搅拌奶油，为客人做奶油葡萄酒。

“告诉我……你们的这两位客人是不是有一只鹅？”

“对对对，他们有一只又白又胖又漂亮的鹅。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鹅。怎么了？”

“今天早上又有新的发现了。你听他俩提起过一个叫帕特里奇的人吗？”

“不记得了，”蛋糕女孩慢吞吞地说，“不过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有一次我正好路过他们房间门口——我可不是故意偷听的，都怪他们总是朝着对方大喊大叫，吵个没完。我听见他们好像说要在馅饼里放一只鹧鸪什么的。”

“他们经常大声讨论菜谱，隔壁都能听见？”

“不，不经常……”

“科兰特先生现在在屋子里吗？”

“应该在吧，他早上一般都在。”

“那我得找他好好谈谈。”这时，门后突然传来椅子腿摩擦地面的声音，似乎有人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治安官怀疑地问：“那是什么声音？我好像听见走廊有什么动静。”

“噢，只不过是我挂在守护神慢性子普尔克的礼拜室里，准备风干的几捆银扇草。一定是银扇草果实掉下来发出的声音。”

治安官推开厨房门，好奇地打量着走廊。走廊上空无一人，只有几捆银扇草在一股难以察觉的气流作用下微微摆动。他来到走廊尽头，敲了敲门。一个平静的声音应了一声。治安官推开虚掩的房门，发现屋里只有科兰特一个人。他正坐在窗户前，仿佛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之中。他的膝盖上横放着一卷纸，拇指和食指优雅地夹着一支鹅毛笔，他的目光在城市上空游移，仿佛在和天空中的云朵分享秘密。

看见治安官，科兰特站起来，谦和地鞠了一躬，他眨巴了下眼睛，仿佛不得不重新聚焦，好看清眼前平凡庸俗的事物。

“非常抱歉，先生。我还以为您是波克白派来送茶水的女孩。请坐。”治安官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你的那个女孩呢？”

“啊，她呀，我让她买墨水去了。”

“真糟糕。我很想和她谈一谈。不过没关系。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威克尔巴克发现的死者的名字。你以前听过哈尔克·帕特里奇这个名字吗？”

科兰特挑起眉毛，似乎回想了一会儿。

“这个名字有点熟，但我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

“水手公会认为我们在渔网里发现的这个倒霉蛋是被在码头的一艘蜘蛛船里砍死的，所以他们四处张贴了描述死者特征的通告，看看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过这事也不容易。尸体在河里泡得太久，捞

上来之后迅速开始变色腐烂，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还好他的手腕上突出来一块，就在这儿。”治安官挽起袖子，指了指自己腕骨上凸出的部位，说，“这很特别，码头上的一名搬运工曾经见过一位驳船船长手腕上有类似的特征。”

科兰特脸上露出一副充满耐心、彬彬有礼的表情，好像他的诗歌正在呼唤他，而他努力不去听它们。

“于是我们去了拉格曼拱门，”治安官接着说，“船员们说船长已经失踪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大副正在‘大开眼界’饭馆。我们在饭馆找到了他，我其中一个手下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以引起他的注意。那家伙很快抬起头，发现我们穿着代表公爵颜色的衣服，立刻把盘子里的炖肉朝我的脑袋扔过来。他的身手不错，我们三个人最后坐到他胸口上才把他制伏。

“他以为我们因为他走私而抓他，于是开始破口大骂，诅咒揭发他的人。他认为是两个在肯普－蒂特林上船的人干的。我记得他的原话是‘一个看起来人模人样，内心却比蛇还要狠毒的胖子和一个没有眉毛、像雪貂一样爱打探的小姑娘’。”

“他还提到了一只鹅。”治安官意味深长地看着地板，地上散落着几根从萨拉森身上掉下来的白色细毛，还有灰白的鹅粪痕迹。

“这种鸟是个宝贝，”科兰特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比獒犬更会看家护院。”

“科兰特先生，”治安官身体前倾，把双手放在膝盖上，说，“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立场。我不希望惊扰了塔玛琳德小姐的人，更不希望破坏她的名誉，不过我有理由怀疑你认识这位帕特里奇先生，并且了解他的勾当。整件事情非常严重，我绝不能置之不理。”

“科兰特先生，我不得不问你一个问题，我想你知道我要问什么，”治安官坐回去，双臂抱在胸前，有些鄙夷地注视着一脸茫然的科兰特，问道，“到底是谁在熔化神像来制造枪炮？”

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科兰特的扑克脸顿时垮了下来，他完全蒙了。

“不好意思……您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吗？我有点……您说什么？”

“我们把大副铐起来之后，立即找到了其他船员。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开口，不过最年轻的那个船员招供了，承认把走私的货物藏在水边的一座码头。我们仔细搜查了那座码头，发现地板下面差不多有一百四十座神像。你知道，大多数神像里面都有铅块，好让它们在神龛中不会被风吹倒。内战时，铅块都被用来制造枪炮了，现在差不多只剩下神像里面还有铅块。我们同时在还地板下面发现了一整套熔铸子弹的模具。大家都知道尊贵的公爵大人正在寻找反对双胞胎女王的激进分子的头领，这些造子弹的人很有可能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

“尊敬的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和我的秘书确实是从肯普－蒂特林上的船，并且在船上待了一段时间，如果您说那艘船的船长名叫哈尔克·帕特里奇，我也不能反驳您，但大副认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只能告诉您这不过是他凭空的猜测而已……”

治安官缓缓地点了点头，但看起来并不怎么满意。

“很好，科兰特先生，”他起身准备离开，“之后你可能会记起更多和我们的朋友帕特里奇相关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告诉我。如果你的秘书回来了，请你带她来看守所接受问询。要知道，有人看见她在帕特里奇失踪的转天上了他的船，还跟其中一名船员交谈过。”

治安官离开了房间，而科兰特一直愣在原地，直到大门“砰”的一声关上，才回过神。他连忙挪动肥胖的身体，轻手轻脚地来到窗边，偷偷观望街道上的情形。等确认治安官离开了婚礼之家，他才掀开了扔在床上的外套——外套下面藏着莫丝卡——她刚才一直在疑惑地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并且不时透过扣眼观察外面的情形。

科兰特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的脸上挂着一丝不明不白的微笑，莫丝卡担心巨大的压力让他失去了理智，说不定随时可能杀掉自己。

“看到了吗？”科兰特伸出一根手指，问。莫丝卡看了看他的手指，然后又看向了他的脸。接下来，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上他手指指向的地方，最后又看向了科兰特。

“我们终于看到曙光了。这是我们逃离黑暗山洞的微弱希望，或者说是一条出路。让我安静一会儿，我很快就能找到出路。”科兰特闭上眼睛，手轻轻地移动，好像在岩壁上寻找裂缝或者洞口。

莫丝卡鼓起腮帮子，屏住了呼吸，一动也不敢动，以免裙子发出声音。

“有办法了。”科兰特重新睁开眼睛，一脸狂喜，“裂缝很小，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意志，鼓起勇气，一定能够找到出路。我们很快就能重见天日。听着，一个星期以前，你发现侯普伍德·佩特里斯向孩子们灌输叛国的言论，污染他们的精神，对吗？接着，作为一个爱国的好孩子，你跟踪了这个坏蛋，想看看他到底要去哪儿，结果你看见他和我们的朋友帕特里奇交谈，给了他一个装满钱的钱袋，然后跟他一起离开了。”

“可他并没有……”

“你怎么知道？类似的事情也许发生过——这非常有可能。就算帕特里奇没有把铅弹卖给佩特里斯，也很可能卖给了他的同伙。相信我，这个故事很完美，把一切事情都完美地联系了起来。我们就一口咬定帕特里奇企图敲诈激进分子，结果却被他们杀害了。这对治安官来说也是一举两得——既粉碎了激进分子的阴谋，又破获了谋杀案——而我们也安全了。”

“但是佩特里斯先生——”

“他是个激进分子，没准每天晚上都做梦把小公主们像烤栗子一样放到火上烤。”佩特里斯看起来并不像那么坏的样子。莫丝卡回想起那双充满困惑、如同春日早晨的天空般的蓝眼睛，拼命想要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疑问，不过最终只能挤出一句话来：“我看见他把被踩碎的蜗牛壳粘起来。”

“那他很可能是疯了，”科兰特很有把握地说，“不管怎样，这有什么关系？那个人即将因为叛国罪被绞死——一件小小的谋杀案不会让他的处境更糟。我们现在自身难保，绝不能心慈手软。”

科兰特的话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莫丝卡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默默地看着科兰特穿上外套，戴上假发，没有再说什么反对的话。

“现在，你要让你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们就快有救了。孩子，我完全理解你对此有所保留，但相信我，没人能证明你的故事是假的，我怀疑他们压根不会去质疑。我们得抓紧时间，再耽搁一会儿，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我们串通好了。”

莫丝卡如同梦游一般跟着科兰特穿过街道。毕竟，这是个弥天大谎。可是，她有别的选择吗？如果科兰特被绞死，一定会拉着她一起死。莫丝卡突然很后悔没有把一切告诉凯尔拉比。

“看哪，”科兰特用手杖指着桥下一个卖歌谣的小贩，小声说，“我为布莱斯上尉写了一首歌，现在每个三流诗人都在写关于他的歌谣。每个人都相信，我们可怜的朋友布莱斯每天的工作就是保护年轻的姑娘免遭侵害，把钱财施舍给饥饿的乞丐，帮助欠债的农民摆脱企图把他们扔进监狱的执事。现在他树立起了高尚绅士的形象，时刻都有女士向他大献殷勤——我想知道他哪儿还有时间打理他的马，练习加沃特舞(注)。”

科兰特的心情恢复得出乎意料地快。

“回去的路上记得提醒我弄几根新鲜的羽毛。我打算按照你的要求写一封信给塔玛琳德小姐，推荐你为她工作。你愿意被描绘成一个忠诚的、灵魂像钻石一样纯净的下属，还是一个头脑敏捷、才能出众的好帮手？啊，没关系，我想我能够让你集两种美德于一身。你知道，最奇怪的是……我相信我会想念你的，莫丝卡。”

路过一个陶匠的砖窑，一个面容憔悴、颧骨上沾着一抹煤灰的男孩停下手里的活，看着莫丝卡，完全忘记了手中的长钳还夹着一个烧得通红的罐子。他的脸很窄，莫丝卡一眼就认出他来，并且绝不会原谅他。

“要承认这一点有些奇怪，”科兰特接着说，“我曾经觉得你是我的负担。现在我发现我完全错了——你用行动证明，你的能力远远超越了你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如果你不是坚持要为塔玛琳德小姐工作……啊，我知道那座高大的城堡里藏着你的梦想。”

远处耸立的东塔楼的尖顶好像一根手指，告诫人们保持安静。在一家假发作坊门口，一个带着黄帽子的小女孩好像正在模仿着这个手势，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前，让弟弟不要说话，然后指着街对面的莫丝卡，小声说着什么。

“至于我自己，我渴望再次去首都看看。虽然成为万众瞩目、人人追捧的大人物很不错，不过有时候，在学校里做一个无名小卒更轻松。如果你能讨得塔玛琳德小姐欢心——我一点也不怀疑你能做到，一定要请求她带你到首都，去看看水晶庭院。那里有成千上万扇比你手指还要薄的窗户，每扇窗户的玻璃都经过了精心的切割，在地板上投射出无数个彩虹一般颜色的头冠。有些女士的裙子有长长的拖尾，上面绣着一幅幅神话传说里的场景。如果塔玛琳德小姐准许你放假，我可以带你去眩晕羽毛俱乐部。在那里，客人可以坐在一顶带绿色流苏的华盖底下，小口品尝棘刺那么细的玻璃管里流出的黑莓颜色的酒。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一艘镀金的驳船，就停在佩提加尔，那里的景象无与伦比……”

眼前的景象也无与伦比：罪犯们被绳套勒住脖子，绞刑架微微有些摇摆。还有老旧的看守所，棕色的圆形外墙斑驳破败，如同一个馅饼。看守所后面是监狱的高墙。看守所前，红头发的治安官正和一个穿着水手公会颜色衣服的高个子男人一起抽着烟，看见科兰特和莫丝卡，他的眼神变得犀利，小声地告诉抽烟的同伴他得离开了。

“找到她了？”治安官大声喊道。

“找到了，安然无恙，我想她还带来了一个能让你高兴的故事，先生，”科兰特愉快地回答，“我们可以进去说话吗？”

“可以。”科兰特的态度和之前大相径庭，治安官显然被弄糊涂了。

莫丝卡和科兰特跟着治安官穿过一扇沉重的橡木门，来到一个昏暗的房间。一只猎鹿犬正躺在石板上睡觉，它的毛乱蓬蓬的，肋腹随着呼吸一鼓一鼓的。房间里弥漫残羹冷炙以及一种无聊的味道。莫丝卡之前没有意识到，原来“无聊”的味道跟鸡蛋羹很像。治安官用鞋头踹了踹它的肚子，靠在墙上，手里把玩着烟斗。

“那就说吧。”治安官期待地看着莫丝卡，不过莫丝卡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不是因为事关重大，而是还不等她开口，科兰特已经抢过了话头。

“您或许已经知道了，一个星期之前，这孩子发现了一个疯狂的、臭名昭著的激进分子，他的名字叫侯普伍德·佩特里斯。她亲眼看见佩特里斯在声名狼藉的流动学校上课，把邪恶的种子播撒进小蛤蜊一样柔嫩、无辜的孩子们的心田，正是她第一个向文具商公会检举揭发了佩特里斯，她还告诉文具商公会可以在哪里找到他那些可恶的禁书。您看，这个佩特里斯……”

“我知道佩特里斯。”治安官的脸现在看上去精神多了。他的脸上浮现出了警觉的神情，仿佛瞥见了牡蛎里又圆又白的肉。

“很好。这位勇敢无畏的姑娘克服了女性天生的脆弱和恐惧，在漆黑的夜晚跟踪这个激进分子穿过码头附近曲折的小巷。在水边，她看见佩特里斯鬼鬼祟祟地和我们驳船的船长见面，给了他一个装满钱的口袋，然后就离开了。很明显，帕特里奇和佩特里斯之间一定有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也许他知道得太多，所以激进分子不能让他活着。”

“她之前从来没提到过这些吗？”治安官的语气很犀利，不过他看起来很兴奋，而不是生气。

“嗨，她确实提过，”科兰特马上说，“不过我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流动学校上，没怎么在意她说的别的事情。就我自己来说，在她提醒我之前，我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她甚至还在第二天去了驳船一趟，决心把一切邪恶的勾当揭露出来，不过帕特里奇当时并不在船上。”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治安官直勾勾地盯着莫丝卡，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表示他希望听到莫丝卡而不是科兰特的回答。莫丝卡感到

一股热量从脊柱根涌到了眉毛尖。她点了一下头，任务完成了。

“这个故事确实让我很高兴。”治安官愁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你坐在这儿，稍稍忍耐一下……”说着，他离开房间，几分钟之后拿着一个水壶和三个杯子回来了。“小姑娘现在必须去认一下人，当然，之后在法庭上还需要再指认一次，不过她应该有这个勇气，我想她不至于吓晕过去吧。”现在，她看莫丝卡的眼神更加友好了，声音也更加和蔼、亲近了，“你们想象不到把佩特里斯铐起来之后，我们遇到了多大的麻烦。不少人把他看成是大英雄，时常有人朝看守所扔石头，或者朝我们家里扔臭鸡蛋。穷人带着他们本该养家糊口的钱来到监狱，恳求我们收下，好让佩特里斯在牢里好过一些。我们都快烦死了。不过如果大家知道他是个杀人犯，就不会再把他看作英雄了，对吧？到时候谁还关心他的死活啊。”

莫丝卡端起杯子，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杜松子酒仿佛偷走了她舌尖的味觉，她感觉鼻子里面又冷又疼。

这时，门开了，三个穿着公爵颜色制服的低级治安官架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他蓝色的眼镜早就不见了，夹克上的每一颗扣子也都被扯了下来，头上没戴假发，棕色的头发卷曲缠结成了奇怪的发型。他的脚踝上戴着镣铐，胳膊被绑在身后，布满血丝的眼睛试图躲避小房间里昏暗的光线，仿佛被阳光灼伤了眼。他的衣服散发着湿稻草和绝望的气息。

“佩特里斯，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吗？”治安官冷冷地问。

“我知道。”佩特里斯脸色惨白，还有些恍惚，他磕磕绊绊地说，“很抱歉，我……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我现在不是我自己了。”

“你很快就不是你自己，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了。”治安官小声地说，他的话中带着残忍的幽默。他走到这位戴着镣铐的律师面前，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驳船船长的所有情况。”佩特里斯笑了，发出一声短短地、凄凉的叹息。治安官大怒：“有什么好笑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了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每个人都认为我有一台非法的印刷机，但我恐怕从来没有干过这事。整整一个星期大家都告诉我：我是反对双胞胎女王的激进分子的头领，可你知道，我真的不是。今天早上，有人跑进来说我把神像熔化了，用来制造子弹。这个主意真聪明，不过我从未想过。”

“可惜你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摆脱帕特里奇，最后只能把他扔进河里。”治安官冷冷地说。佩特里斯专注地凝视着治安官衣服中间的一粒纽扣，眉头拧了起来。他又停顿了几秒，似乎治安官的话仍在他的耳朵里回响。

“请您再说一遍，”他最后说，“您是说我杀了人？”

“在我面前耍花招没用，”治安官小声地说，“你伪善的行为也许可以愚弄善良又单纯的普通人，让他们以为你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圣人，但你骗不了我。我可不是三岁小孩，你那些推翻统治者、人人平等的可怕想法简直是在毒害他们幼小的心灵……”

“你也有孩子。”佩特里斯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怎么知道？”治安官听起来有些惊恐，又有些疑惑。

“只是猜测而已。你担心你的孩子，所以当然憎恨我。”侯普伍德·佩特里斯抬头看着治安官，试着露出微笑，“他们多大了？”

治安官没有回答。说实话，他看起来有点害怕，似乎回答了问题就给了佩特里斯从监狱逃走的力量，好像他是个会偷走自己孩子的妖怪。

“有人看见你和哈尔克·帕特里奇会面，”治安官厉声说，“你和他有过交谈，并且在给了他一笔钱之后离开了。从那之后，再也没人见过活着的帕特里奇。”

“谁说的？”佩特里斯看起来非常疑惑。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他就快被绞死了，我也无能为力……莫丝卡在治安官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上前。太晚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点头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别无选择……

莫丝卡不情愿地走上前，佩特里斯看着她，当他认出她来的时候，脸上浮现出醒悟和悲伤的表情。莫丝卡也看着佩特里斯，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无助。

“别担心，孩子，”科兰特的声音温暖而自信，“他戴着镣铐，伤害不了你。”

“你愿意向神明发誓你看见的就是这个人吗？点头就可以。”治安官的声音冷静了不少。佩特里斯给了她一个淡淡的微笑，悲伤但是充满善意，几乎是在鼓励她。没关系，那个微笑仿佛在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别无选择。莫丝卡突然意识到其实她还有另一个选择。

“不！我不能听你的，科兰特先生！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听你的！”这些话已经在莫丝卡的胸中憋了几小时，一瞬间全爆发了出来，如同沸腾的水壶里喷出的水蒸气，尖厉刺耳，无法阻挡。“我每按你的指示做一次，就会在黑暗的井里越陷越深，这对我来说太深太黑暗。在我还能看见一点天空的时候，我必须停止堕落。佩特里斯先生没有

谋杀帕特里奇先生，是科兰特先生干的——我回到我们的房间，看见他在尸体前弯下腰，把他装进旧衣箱里。他让我帮他把尸体扔进河里，我按照他说的做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个杀人犯，我要不这么做，他会连我也一起杀掉。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莫丝卡把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如同洪水一样无法停歇。

科兰特震惊不已，他的目光对上了莫丝卡闪闪发亮的眼神。他眼睛里的星星仿佛正在陨落。

“我的神啊，”治安官厌恶地咕哝着，“好吧，把佩特里斯先生带回牢里——然后把这个人也关进大牢，等候审判。”

科兰特被人带走了，他还盯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手里握着他那个完美的故事的碎片。

“至于这个女孩……让她赶快从我的眼前消失。”

莫丝卡独自走出了门，她跑呀跑呀，一直跑到河边，河水阻挡了她的去路。远处大海上刮来一阵强烈的海风，她站在河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过去一个星期她似乎都忘记了呼吸，直到此刻才记起来该怎么做。

---

1. 旧时欧洲宫廷流行的一种舞。

监狱

现在该怎么办?

在莫丝卡的头顶，一只小风筝挣脱了束缚。而那些更大、更旧的风筝则随着绳索轻轻摇摆，它们知道，如果不跟着拉拽它们的绳索飞，它们终将掉下来，落得个悲惨的结局。那只小风筝一心只想摆脱绳索。现在，它变成了一只长着五彩羽毛的鸟儿，拼命往上飞，试图飞上蔚蓝的天空。

路过的人只会看到一个苍白瘦弱的女孩蹲在码头，不会想到莫丝卡的灵魂已经飞到了空中，和云朵交战。她的脑子一片冰凉，里面某个地方装满了让人目眩而可怕的想法，但她可以自由思考。过去她仿佛一直在梦游，亦步亦趋地跟着科兰特，而现在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她把脚尖伸进刺骨的河水里，急切地想要证明这一点。

现在怎么办? 活下去似乎成了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以后再处理。莫丝卡的脚被水泡得皱巴巴的，她不确定还能在这里坐多久。她把双脚从河里抬起来，胡乱地套上鞋袜。

刚才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传到婚礼之家。她必须赶在流言抵达之前回去，否则大家再也不会相信她说的版本。不过真相似乎飞快地离自己远去，带走了她身上的力量。她吃力地站起来，感觉双腿有些打战。

她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看守所。三个人正在看守所前闲逛，其中一个人在削一把勺子，另外两个人在玩牌。一个治安官走出看守所，他

们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小跑着跟上去，就像小狗围着一个举着烤肉的厨师。他们抓住治安官的衣袖，治安官的态度有所缓和，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他们互相看了几眼，拍了拍治安官的背，然后冲向了码头。

流言已经开始扩散，而且不像莫丝卡那么弱小，它的威力堪比猎鹿犬。

莫丝卡开始迈开步子跑起来，但那三个传递消息的人比她更快。第一个人挤上一艘小船，迅速地划起桨。第二个人跑进最近一家酒馆，酒馆里一会儿就冲出十几个小乞丐，每个人都显得异常兴奋，而且明显有什么目的。第三个人冲到码头边，那里有一家咖啡馆的船正要起航，他把手搭在嘴边，兴奋地说："听我说啊，威克尔巴克的凶手找到啦！公爵的人已经逮捕了科兰特先生，他残忍地谋杀了一条内河船上的激进分子……"

咖啡馆的门打开了，门后出现了一个戴着法官假发的绅士，他紧紧抓住门框，以免跌进水里，然后扔了一袋硬币给前来报信的人，那人稳稳地接住了。接着，咖啡馆里响起了兴奋的歌声，好像有人唱起了称颂自由的赞歌。

船上的那个报信人放下手里的桨，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莫丝卡意识到他这么做是为了召集把船停靠在苏瑟拉奇柱子周围的几艘小船。莫丝卡撩起裙子，正开始拼命往前跑的时候，正好听见他的声音："听我说，听我说——在威克尔巴克发现的尸体是一个名叫鸽子[注]的水手公会的间谍，他因为发现了激进分子可怕的阴谋而被杀害……"

在街边，一个长得像兔子、穿着破靴子的男孩一把推开了"掐死小鸟"酒馆的门。

“爆炸新闻，爆炸新闻，治安法官亲口说的，”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群激进分子阴谋盗窃每座教堂里的神像，然后把它们熔化，趁大家睡觉的时候灌进每个人的耳朵里……”他躲得太慢，脸不幸被打赏他的硬币砸中，他不得不一边和其他蜂拥而至的小乞丐打架，一边在泥地里搜寻自己的赏金。

莫丝卡在东斯特莱德尔街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另一个男孩正把消息告诉一群等在“傻笑松鼠”门外的轿夫。

“……公爵的人和激进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它们不得不找水手公会的人来帮忙，激进分子的头目是个叫科兰特的人，他造了一尊特殊的大炮，可以把整座神像塞进去，他朝着一个名叫沙丁鱼(注)的水手的脑袋开炮，他当场就死掉了……”

虽然是正午，但婚礼之家的门窗仍然紧闭着。科兰特有前门的钥匙，莫丝卡却没有。她轻轻地敲了敲门，但没人应门。她朝小糕房间的窗户扔了几颗石子，过了一会儿，百叶窗终于打开了一条小缝，莫丝卡只能看见几绺红色的卷发在微风中飞扬。

“今天我们都关门了，为了……为了庆祝庄严的格勒诺布尔节。”

“是我！而且守护神格勒诺布尔的职责是不让胡须打结。”

“我不能让你进来。波克白先生正和人闲聊的时候，送信的人来了，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

“他说的不是真的！”莫丝卡咬了咬嘴唇，“好吧……也许不是真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可以看到小糕脸庞的一角。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午夜婚礼之前那种凄凉、悲伤的表情。“波克白先生说，贝希尔夫人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同样，贝希尔夫人朋友的朋友也是他的朋友，

科兰特先生是贝希尔夫人的朋友，但你却算不上科兰特先生的朋友。我们听说了科兰特先生被逮捕的经过，都是因为你告诉治安官他把神像藏在死鹧鸪里，偷运到曼德里昂来……”

“噢，那不是真的……”莫丝卡把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糕：她是如何发现科兰特和帕特里奇的尸体在一起的，又是如何跟科兰特一起搬尸体，以及在看守所发生的最后一幕……说完这些，她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她抬起头，期待地看着小糕。

小糕把窗户又打开了一点点。她的脸更加苍白了，嘴角耷拉下来，看起来非常失望。

“所以……是你把佩特里斯先生出卖给了文具商和公爵的人？”如果莫丝卡不说出这个事实，很难讲清楚整件事情的真相。“莫丝卡，是你干的吗？”

莫丝卡哑口无言。她还没有准备好对小糕说谎，她也无法对她说谎——她的脑海里闪过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小糕在登记簿上仔细地写下每一个人的名字；午夜的礼堂，披肩白色网纱下露出一张含泪的脸；一个小姑娘蜷缩在巷子里，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下佩特里斯教的词汇，她帽子上白色的花边下露出几绺红色的卷发……在这之前，莫丝卡从来没有想过小糕在哪里学会了写字。

“是你干的，不是吗？”“蛋糕女孩”悲愤交加，打算关上百叶窗。

“等一下！”莫丝卡还有很多话要说，“他们想让我说是佩特里斯先生杀死了驳船船长，但我没说——”

“可这对佩特里斯先生来说并没有用，不是吗？你的鹅在房子后面——我用大麦把他诱出了门。”说完，百叶窗完全关上了，发出一声悲伤但是坚定的“咔嗒”声。

莫丝卡抬头盯着百叶窗看了几秒钟。她一开始有些慌乱，但很快被冤枉的感觉占了上风。“我再也不会讲真话了！讲真话让我被绞死，被锁在门外饿死冻死，还遭人恨……”

哼，我要去找萨拉森，莫丝卡心想，我要放萨拉森去咬他们的小鸡。

莫丝卡找到萨拉森的时候，他已经吃光了大麦，正开心地咀嚼着晾在篱笆上的床单。他以前吃过桌布，而且似乎觉得味道还不错，从那以后就开始喜欢把布从东西上拽下来。小鸡们可怜兮兮地躲在一个桶里，看起来萨拉森已经提前实施了莫丝卡攻击小鸡的计划。

“我们走，萨拉森。这里的蛋糕都是变味的，房间四处漏风，婚礼没完没了，简直没法睡觉。”莫丝卡俯下身，一手抱起萨拉森，正准备离开，这时，一团捆得乱糟糟的东西落到她的脚边。

毯子上钉着一张小字条：“晚上冷，带上毡子保暖”。莫丝卡知道，毯子底下藏着一颗柔软的心。

毯子里还包着两块面包和一个先令。莫丝卡抬头看向窗户，但那里没有人影——“蛋糕女孩”并不想看她的反应，莫丝卡只好欣慰地冲着小鸡笑了笑。

回到大街上，莫丝卡这才发觉不仅婚礼之家，这里所有的房子都门窗紧闭。旁边的一栋房子门口，两个女佣正匆匆忙忙地打扫着门前的台阶。

“……听说激进分子在山洞里藏了一大堆子弹，就像松鼠藏橡子一样。”莫丝卡听见一个女佣悄悄对另一个说，“他们还在地窖里藏了很多火枪，准备袭击公爵的塔楼。”

“你觉得他们之后会袭击平民的房子吗？”

“很有可能。那时候主人的脸一定吓得比面粉还白，不光要把值钱的东西统统交出去，还得感谢他们好心拿走这些东西哩。真希望有一位像布莱斯上尉那样的绅士来保护我们，不是吗？”

另一个女佣没有说话，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作为回答。

在前一个街角，一匹马被地上随风起舞的两捆羊皮纸吓到，惊得抬起了前蹄。路过的人不敢靠近，纸的周围顿时形成了一片空当。纸上印着粗重的、黑色的字，但并没有加盖文具商的印章。

“那是什么？”

“快回来！不要看！”一个年轻的母亲抱起正蹒跚学步的儿子，把他的头埋进自己的裙子里，以免儿子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然后挤进人群，离开了。

“我们怎么办，在纸上盖上土，别让它被风吹跑了？”

“文具商！快去叫文具商来！他们知道该怎么办。”

起风了，羊皮纸卷成一卷，慢慢地沿着街道往前飘，前面的路人唯恐避之不及，纷纷自动让开。一个卖剔肉刀的人，胆子似乎比众人大一些，他走上前，一只手遮住眼睛，把一坨马粪踢到那两卷邪恶的羊皮纸上。这下纸总算不再乱跑了，不过四角仍然在风的吹拂下轻轻翻动，好像在懒洋洋地召唤着路人。

五分钟之后，过来一辆小型马车，马车里坐着两个穿着文具商制服的人，他们一手扶着帽子，一手护住各自胸前的信匣子。两人从马车上走下来，其中一个极其小心地用钳子夹起那些危险的纸，放进另一个人手里一把奇怪的长柄铁锹里。拿铁锹的人用了几分钟时间擦干净自己的眼镜，然后严肃地对着人群说：“有人看过纸上的字吗？”

“他看过！他看过！”那个踢马粪的人被推到了前面。

“不，我没看！几乎没看……而且我不认字。”

“撒谎，我看见他的眼睛跟着字左右移动……”

“那我们最好带他一起回去。先生，上车吧，别大惊小怪。如果事实证明你不认字，那么你没什么可担心的，对吧？否则……”两个文具商把铁锹和倒霉的卖刀人一起塞进马车里，拉紧了缰绳。拉车的母马疲惫地点了点头，开始往前跑……

马车刚刚来到街角，人群中不知是谁扔出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到了其中一个文具商的后脑勺。

“这是替佩特里斯先生扔的！”一个年轻的声音大喊起来，但不知是谁发出的。

人群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不过这几乎是白费工夫。在愤怒的喘气声中可以听到低低的赞许声。

“激进分子！”一个人大喊道。“锁匠！”另一个人也喊起来。两个声音都很响亮，也很仓促，听不出来到底是在指认还是在号召。那个被石头砸中的文具商大喊起来：“快叫治安官来！”

几个身穿公爵颜色制服的治安官很快扛着火枪赶来了，人群吓得纷纷往后退。

“我看到有人扔石头……”

“我看到锁匠了，就在……”

“如果真有锁匠，我们会找出来的。你，把手套摘了，让我们看看你的右手！”公爵的手下挤进人群，举着枪，让每个人摘掉右手的手

套。莫丝卡知道他们是在找锁匠手上钥匙形状的标记。

离莫丝卡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着破旧棕色外套的人从人群中挤出来，冲进一条小巷子里。

“站住！”一个治安官举起火枪，巷子里的脚步声并没有停下来。

只听一声枪响如同夏日惊雷，枪口还冒着烟。莫丝卡旁边的一个女人捂着被火药灼伤的脸尖叫起来。一名低级治安官跑进巷子里。

“这家伙的手上只有一个小偷的标记！”他大喊道。人群中响起了愤怒的声音，吵吵闹闹炸开了锅。

世界也许就是这样，莫丝卡一边挤过人群一边想，就像一个破碎的蜂蜜罐，看起来是完整的，但只是因为碎片被罐子里的蜂蜜粘在了一起。你只要稍微碰一下，蜂蜜就会渗出来。同样，也许科兰特轻轻碰她一下，各种糟心事，那些指责她烧磨坊、惹麻烦乃至犯罪的闲话就会渗出来。她需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凯尔拉比。

他说过可以在海湾雌鹿咖啡馆找到他。莫丝卡来到梅里尔路上咖啡馆日常停靠点的时候，甲板上一群人正在激烈地争吵。其中两个人用力过猛，竟然在墙上撞出一个大洞。他们的上半身从洞里探出来，争抢着一把小手枪。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被扔进了水里。不过争执并没有平息。落水的是一个脸胖胖的律师，正声嘶力竭地咒骂着锁匠。而另一位的年轻药剂师一言不发，他知道拳头比嘴皮子管用多了。

“不好意思，”两个咖啡馆的女招待正忙着把打架的人从水里拉上来，莫丝卡走过去，问道，“请问凯尔拉比先生在这里吗？”

“现在不在，小姑娘，”其中一个一边抓住律师的领结，用力把他拖到船上，一边说，“去大教堂看看吧，这个时间他通常在那里。”

找到凯尔拉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往大教堂的路上挤满了喧闹的人群。莫丝卡的腿走不动了，抱着萨拉森的胳膊也有些酸。

人群中也有熟悉的面孔。许多孩子闭着嘴，目光一直跟随着莫丝卡，他们满脸灰尘，面色苍白。侯普伍德·佩特里斯因为莫丝卡而被捕的消息传得飞快。流动学校的孩子放下手里的拖把、弹珠，跟着她来到教堂门前。一开始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后来变成了快跑。

黑暗笼罩着大教堂，掩盖了大火、战争和时间留下的伤疤。莫丝卡只看见墙上华丽的挂毯，以及镶嵌着金箔的玫瑰色大理石柱。她以前只见过乏味的木雕神像，不过在这里，满脸倦怠的神像全是用大理石雕刻的，有些神像的手下垂着，手里懒洋洋地握着剑或者天平。高高的穹顶上有更多神像，看起来微微有些惊讶，好像他们开错了门，发现自己差点掉下去。

主通道的中间是一个圣洗池，里面装满了干枯的玫瑰花瓣。边上刻着的碑文说这是小古德金的安息之地，三个孩子被遗弃在树林里，活活饿死，一个月之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骸骨，并把它们安放在村子的教堂里，好让他们的父母感到羞耻。莫丝卡也听过小古德金的传说：如果有孩子迷失在黑暗和孤独之中，小古德金就会来到他们身边，引领他们回家。毫无疑问，小古德金有责任保护无数的孩子免受伤害，这个故事同时也告诫孩子要远离黑暗和荒凉的地方。

尽管匆忙，莫丝卡还是花了一点时间抓起一把花瓣，满怀敬意地在脸上擦了擦，然后放回圣洗池里。

“亲爱的朋友……”莫丝卡轻轻地念着古老的祈祷词，“请保佑我。”

“……她这是什么意思……”不远处几个孩子窃窃私语。

最近的一堵墙上布满了小神龛，小神龛构成一条通道，通向后面的神龛，如同一个四通八达的兔子洞。通道太窄，一般人很难走到神龛面前，所以有钱的信徒常常花钱请一名牧师把自己的贡品放到自己信奉的守护神神龛前面，不过大多数并不富裕的信徒则直接把硬币扔到自己信奉的守护神神龛前面的小拱门上，祈求神灵保佑。

莫丝卡把萨拉森藏到顺风之神布莱克维索尔旁边一个隐蔽的角落，然后爬进了最近的一座神龛，粗粝的墙角石擦伤了她的手。面前的通道比砖石的裂缝宽不了多少。莫丝卡挤进去，努力不去想现在的处境好比被困在了烟囱里。她觉得自己仿佛钻进了兔子洞，心里一阵害怕。突然，前面出现了亮光，莫丝卡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空荡荡的神龛里，离地面足足有二十英尺。

“……她在那儿，她怎么上去的……”

莫丝卡似乎听到了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流动学校的孩子们从“兔子洞”里一个接一个地钻出来，注视着她。还好那只是幻觉，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现在这个危险的地方的，很显然那些孩子也不知道。他们站在小古德金的圣洗池前，一边小声地议论着她，一边不假思索地从圣洗池里抓起花瓣在自己脸上擦了擦，小声地念起了古老的祈祷词。莫丝卡几乎快要觉得他们聚在一起是在向自己致敬，所以当小腿被一块石头打中时，莫丝卡大吃了一惊。接着，越来越多的石头朝她扔过来，莫丝卡不得不蹲下来，把头埋进膝盖里。

马赛克地板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孩子们也停止朝她头上扔石头。莫丝卡深吸了一口气，把膝盖从下巴下面移开，透过帽檐偷偷地向下张望。

“你好啊，小神仙，”是凯尔拉比的声音，“请问你是哪路神仙？”

“负责躲起来，活下去的神仙。”莫丝卡擦了擦落在长袜上的眼泪，觉得袜子边缘似乎被血打湿了，看来有人的准头不错。

“你在躲谁？”

“其他孩子。”

“这是游戏吗？”莫丝卡摇摇头。

“可我没看见其他孩子啊。”流动学校的孩子此刻不知“流动”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我怀疑你是不是早就埋伏在这里，又想从天而降，打落我的帽子。让我看看。”

凯尔拉比不急不忙地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主通道上，他抖了抖斗篷，展开双臂，装出打呵欠的样子，夸张地伸了个懒腰。不远处传来一阵凌乱急促的脚步声，教堂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好吧，我弄错了。确实有很多孩子，你怎么惹了他们？”

莫丝卡想了一会儿要不要撒谎，告诉他只是在玩游戏。但她最终还是说出了真相——这是今天她第三次说真话了：第一次是揭发科兰特谋杀了帕特里奇，第二次是说出佩特里斯被捕的真相，现在又承认了流动学校的孩子们报复她。

“你最好离开这里。”莫丝卡最后说。她不敢看凯尔拉比的脸，她怕听完她的话，凯尔拉比也开始讨厌她了。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凯尔拉比回答，好像他并没有听见她的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长长的烟斗。“这个对你来说有点太大了，但我想你也会长大对不对？这个烟斗用过了，所以有烟草的味道。不过……你得下来拿。我可不想把它扔给你，万一摔坏了怎么办？你总得下来，对不对？或者你就想待在神龛里，饿了就吃供品？”

“可我不能下来。”

“莫丝卡，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不……我的意思是，我找不到下来的路。我觉得我一转身就会掉下去。”

凯尔拉比伸开双臂，莫丝卡从神龛的隐蔽处跳了下来，尽量避免撞到他的帽子。凯尔拉比稳稳地接住了她，然后扶她站稳。

“干得好，莫丝卡，很好。”莫丝卡觉得他似乎不仅仅在说她刚才跳得好。凯尔拉比用衣袖擦了擦烟斗，然后把烟斗递给了莫丝卡。烟斗上有一圈烧焦的痕迹，但是表面的木质很光滑，呈现出蜂蜜的颜色。莫丝卡试着咬了一下烟斗柄，发现烟斗柄上前任主人留下的牙印竟然跟自己的牙齿很相配。

“烟草的味道和我父亲的不一样，但是……”

莫丝卡的泪水止不住留下来。她紧紧地咬住烟斗柄，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了。

“你还好吗？”

莫丝卡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来吧，我带你回家。”莫丝卡只能摇摇头。

“好吧……那我们就不回婚礼之家了。”凯尔拉比停顿了一会儿，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那你就跟着我吧。”

而萨拉森似乎喜欢上了当神仙，莫丝卡费了好大劲，用了一大把面包屑才把他从神龛里哄出来。离开教堂之前，凯尔拉比用小糕的毯子裹住了莫丝卡，好让她不被认出来。不过等他们走到大街上，流动

学校的孩子们已经不见了。街上的人群依然骚动，但待在凯尔拉比身边，莫丝卡觉得很安心。他微笑着，小声地吹着口哨，似乎身上揣着什么秘密。过了一会儿，莫丝卡也冷静了下来，好像她也知道那个秘密。他们走进了一家假发商店，这家商店看起来很不起眼，似乎被旁边两家大商店挤扁了。

“莫丝卡，这位是诺克斯夫人。”一个穿着淡黄色农妇衣服、戴着帽子的女人走过来，她的脸上隐约带着笑，仿佛刚刚听到一个笑话，正要弄明白笑点在哪里。“诺克斯夫人，莫丝卡想住到你二楼的房间里。可以把钥匙给我们吗？”

诺克斯夫人不得不把带钩上的钥匙取下来，一把一把仔细地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钥匙，这让她又惊又喜，甚至还升腾起了一种成就感。凯尔拉比小心翼翼地把几个硬币塞进她的手里，然后帮她把手指并拢合向掌心，确保硬币不会掉出来。

“诺克斯夫人不适合聊天，”凯尔拉比领着莫丝卡上楼的时候说，“不过她是一个优秀的厨师。哈，我们到了。你觉得房间怎么样，莫丝卡？你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直到事情平息，没问题吧？”

房间里有一张大小适中的床，上面铺着巧克力色的床单，还放着绣花的枕头。莫丝卡惊喜地发现，房间里还有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有两面高高的镜子。一旁摆着三个烛台，每根蜡烛都很长，质量都很好。一面墙上有一个凹槽，这样房客入住的时候可以把随身携带的小神像放进去。房间里还有放假发的架子，一把小小的骨梳。“还有壁纸呢！”莫丝卡惊叹道。

凯尔拉比伸手从腰带上解下钱袋，说：“你在这儿很安全。你就待在房间里，除了我和诺克斯夫人，不要给任何人开门。这些钱也许能派上用场。诺克斯夫人会把一日三餐端到房间里，如果你需要别的东西，就给她钱，让她替你去买。”

莫丝卡没有回答。凯尔拉比伸手去拿钱袋时，不小心掀开了斗篷，莫丝卡终于知道流动学校的孩子为什么跑得那么快了。

发现莫丝卡饶有兴趣的眼神，凯尔拉比连忙把斗篷拉过来，盖住别在侧腰的手枪。“这个嘛，大街上很危险，”他毫不掩饰地说，“公路上也很危险，要不然我就把你悄悄带出曼德里昂了。据说城外有些村民都变成了盗匪。”

“战争就要到来了，不是吗？”和平似乎都摇摇欲坠。

“在曼德里昂？”凯尔拉比似乎在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一场小的战争，但规模非常小。莫丝卡，事情在好转之前总会越来越糟糕，不过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认真地看着莫丝卡的脸，脸上带着微笑，却又因担心而皱起眉头。

“别担心，”凯尔拉比说，“塔玛琳德小姐是非常聪明的人，她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当你在法庭上指控科兰特的时候，不管路上会遇到什么骚乱，我会确保你安安全全地到那儿，安安全全地回来。”

“什么……我还要对着大家再说一遍？”莫丝卡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样最好，”凯尔拉比温和地说，“我也可以帮你写一份证词，但如果你不出现在法庭上，就给了科兰特脱罪的机会。谋杀是重罪，他一定会为自己辩护，我听说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说家……”

她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再磕磕巴巴地把事情的经过讲出来！这次是在法庭上，会有一千双眼睛注视着她，让她无法呼吸。也许小糕和波克白会用冷眼责备地看着她，流动学校的孩子会用煤球一样乌黑的眼睛鄙视地盯着她。法律在她周围撒下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法庭上的每一句话都让这张网越勒越紧，她只能在这张网里胡乱挣扎，无处可

逃。如果她指控科兰特，科兰特一定会把她也拉下水，因为科兰特也一定会出现在法庭上，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他的眼神冷酷无情……

“好吧。”莫丝卡的语气有些僵硬。

接下来的几天里，凯尔拉比给她带来了纸和墨水，帮她组织语言，修改措辞。他还带来了法律相关的书籍，让她了解法庭上对方可能给她设下的陷阱。他似乎对莫丝卡很有信心。这让莫丝卡独处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但她同时也听到了愤怒的人群压抑低沉的咆哮声，还有远处的枪炮声。

一个又一个晚上，莫丝卡躺在大床中央，被干净清爽的床单包围着，抚摸着洗得发白的锦缎被面安慰自己。她的胃里翻江倒海，脑子里乱哄哄的，不停地寻找着在开庭前逃走的理由。可是如果她逃走了，艾庞尼莫斯·科兰特也许会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一定会找她算账，那时再也不会有人像凯尔拉比一样保护她了……

想着想着，莫丝卡闻到了早餐的巧克力香味，她忽然意识到今天是开庭的日子。凯尔拉比给他带来了一条整洁的白裙子和围裙，让她出庭的时候穿。

“感觉怎么样，莫丝卡？”

“感觉好像吞了十几只正在打架的寒鸦。”莫丝卡坐在床边，盯着自己的手。

“最难受的部分就是等待，”凯尔拉比在她面前蹲下来，说，“相信我，和等待相比，做证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了。”

“好笑的是，”莫丝卡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练习该怎么在法庭上表现，到现在已经麻木了。眼下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走在大街上，

感觉每个人都知道我要去揭发某个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向我扔石头。我要独自出庭做证，然而没人喜欢我这样做。”

“别担心，”凯尔拉比平静地说，“我知道什么时候街道上没有人。”他走出房间，让莫丝卡独处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他的胳膊上搭着两条长围巾。“我们可以把围巾缠在头上。”接着他又拿出一把碎布头，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堵住耳朵。”

“你是说……‘喧嚣时刻’？”

“没错，十分钟之后就要开始了。”

十五分钟之后，他们裹着“头巾”，离开了诺克斯夫人的店，曼德里昂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躲避钟声的混战。即使用布头堵住了耳朵，莫丝卡也能感受到钟声如同雨点一样敲击着她的皮肤。看到城市里一片混乱，敲钟的人似乎更起劲儿了。

莫丝卡心里充满了恐惧。她自己是潜逃的纵火犯，小偷、间谍、杀人犯的帮凶，她觉得自己正懦弱地迈着步子，一步一步把自己送进监狱。转过最后一个拐角，她看见看守所后面的监狱如同一只蹲在小土堆后的豹子，随时可能朝她扑过来。人们把监狱叫作“虱子屋”“受难所”“石头房”“进去了就会掉层皮的地方”。现在监狱已经向她伸出了巨大的爪子，她再也跑不掉了。

也许凯尔拉比和她心有灵犀，他突然停了下来，观察着监狱的大门——那里有十几卷纸，在风的吹拂下像猫一样懒洋洋地翻来翻去。三个穿着公爵颜色衣服的人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凯尔拉比示意莫丝卡待在原地，自己则跑向看守所。他重重地敲了敲门，但是没有回应。他正要跑回莫丝卡身边，监狱门突然打开

了，三个人从门里冲出来，跑到大街上。他们蒙着脸，身上带着火枪。

凯尔拉比跑到莫丝卡身边，抓起她的胳膊往外跑。他俩飞快地跑出了监狱，头顶依然回响着嘈杂的钟声。

---

1. 此人把Partridge（帕特里奇的英文名）误传成了Pigeon，即鸽子。
2. 此人把Pigeon误传成了Pilchard，即沙丁鱼。

寻找答案

他们在“喧嚣时刻”快结束的时候回到了假发店，等了好久，诺克斯夫人才打开门。凯尔拉比温和地领着莫丝卡进了门，然后又跑回了街上，没有告诉莫丝卡为什么。

莫丝卡独自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扯出堵耳朵的布头。钟声变得稀稀拉拉，直到一声持续的、单调乏味的钟声孤零零地响起。莫丝卡抱着膝盖坐在窗边，听着窗外的脚步声、喧哗声，她的心一直悬在半空中。

两小时之后，凯尔拉比回来了。看到他的表情，莫丝卡的心凉了半截。

“怎么了？”

“莫丝卡，我不想让你担心或者难过……”听了他的话，莫丝卡立刻开始担心和难过。

“出什么事了？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要被抓起来了，还是你要被抓起来了？还是塔玛琳德小姐出事了？”

“不，不，冷静，莫丝卡，都不是。不过……有人越狱了。”

莫丝卡起初以为是佩特里斯，也许他被一群挥舞着手枪的孩子劫走了。不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科兰特先生！”

“没错，他已经逃走了……不仅如此，整座监狱里的犯人都逃走了。所有人！”凯尔拉比苦笑了一下，“我猜这就是用锁和钥匙把锁匠关起来的后果。”

事情是这样的：

“喧嚣时刻”开始的时候，不巧赶在街上巡逻的治安官都用棉花堵住了耳朵，这时，一辆刷着文具商颜色的马车来到了监狱。此前，因为发现的非法小册子太多了，所以郡长下令在监狱旁边搭了一个炉子，想尽快烧毁这些小册子。文具商负责用马车把那些可疑的小册子拉过来，送进炉子销毁。马车到来的时候，监狱的警卫总会把头转向一边，仿佛马车上装的是会置人于死地的瘟疫。

监狱门口的警卫们后来说驾驶马车的车夫好像对他们喊了几声什么，还拿着一捆羊皮纸比画着，羊皮纸上没有盖文具商的章。接着，一阵风刮过来，羊皮纸被吹得四处飘散。

警卫们自然十分恐慌。其中一张纸绕着一个警卫的腿上下翻飞，他不得不摁住纸，仿佛被烫伤了一样。第二个警卫被两张飞起来的纸逼到了墙角，那两张纸就像猎犬追赶小鹿一样一左一右地追着他跑。第三个人缩成一团，但还是被纸打中了脑袋。

警卫们都没有监狱大门的钥匙，不过那些穿着文具商衣服的人似乎有，而且他们还有牢房、审讯室、禁闭室的钥匙。与此同时，附近营房里公爵的士兵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却打不开营房的门。他们不得不花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来撞开门。他们冲进军械库，发现军械库的门也被人锁上了。

守在监狱里的警卫已经被制伏了——手脚被捆了起来，嘴巴也被堵住了，他后来解释说他当时听到一声枪响，接着牢房的门一间接着一间从里面打开了，牢里关押着的锁匠全都走了出来，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手铐打开了。他们都懒得问警卫要钥匙，直接从容地穿过走廊，用梳子、勺子、眼镜架把所有的锁都撬开了，他们开锁的动作如此敏捷，几乎不用停下脚步。

在院子外面，公爵的人终于打开了军械库的门，冲了进去。他们扛上步枪和撞锤，举着手枪和长矛，正打算离开，却发现门又被人从外面锁住了。

大街上没什么人，那些从窗户探出身来摇铃的人看见大街上零星有人捂着耳朵路过，只觉得好笑。只有当“喧嚣时刻”结束，耳边不再叮当作响，他们才察觉到钟声背后藏着一丝悲伤和孤寂。

不用说，去看守所的人根本不是文具商，文具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莫丝卡，不要惊慌。公爵的人会搜遍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天黑之前一定能找到大部分犯人。如果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还在城里，他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他逃出了曼德里昂，就会被列为逃犯，这样你也许就不需要在法庭上指证他了。不管怎样，我都会确保你的安全，塔玛琳德小姐也会。我又和她谈过了——她对你很有兴趣。”

“塔玛琳德小姐！她怎么说？”

“她说：‘我们必须给那个女孩找份工作，否则为了找工作，她说不定会用指甲把塔楼的尖顶抠下来。’接着，她大笑起来。小姐很少大笑。她从你身上看到了某种特别的东西。我想我明白是什么。你还记得大教堂里小古德金的圣洗池吗？”

莫丝卡点点头。

“你也许没注意到，圣洗池附近的天花板比较低，石板也比较破旧。事实上，当曼德里昂还是一个村庄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座方形

的小教堂。小教堂并不漂亮，看起来像一座堡垒——实际上当时它就是一座堡垒。那时村民非常害怕海盗来袭，就在如今东塔楼所在的地方建了一座瞭望塔。瞭望员一旦发现海盗船的踪迹，就会拉响警报，整个村子的人都会跑进教堂里躲避海盗。

“教堂的墙依然保留了下来，就藏在大理石墙皮下。虽然你看不见，但在朝西的墙壁上，有很多喷口，可以把沸腾的热油倒进院子里。在北墙，‘结果之心’下面，隐藏着弓箭，对准的是河面。

“我想塔玛琳德小姐看着你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那座教堂，尽管从外表看不太出来，但它会记得自己原本是一座阴冷的小教堂，曾经接受过无情战火和严酷海风的洗礼。”

很好，凯尔拉比走后，莫丝卡想，对我来说，当一座阴冷的小教堂挺好的。可我既不知道海盗是谁，来自哪里，也没有弓箭，该怎么办呢？为了让自己振奋起来，她开始思考如果自己被海盗或者别的什么人包围了，该怎样守卫自己的房间，不过就算有萨拉森跟她并肩作战，没多久她也觉得确实有点无聊。

能够安安全全地待着真是太好了，莫丝卡想，不过如果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她给了诺克斯夫人一点钱，请她买几张报纸回来。不过可怜的诺克斯夫人又犯糊涂了，她只带回来几本教育小孩的故事书，内容大多是小姑娘因为有礼貌或者比兄弟姐妹们都勤快而得到神的庇佑。诺克斯夫人一脸期待地看着莫丝卡，莫丝卡觉得抱怨也没什么用。

越狱事件转天清晨，莫丝卡的注意力转到了梳妆台和镜子上。梳妆台上放着一把骨梳——梳齿几乎是全的，一把背面是珐琅材质的旧刷子，一个小小的粉盒，一块胭脂，还有各种奇怪的小刷子、小贴片、小钳子。几个罐子里分别装着不同颜色的假发粉，有白色、奶黄

色、丁香紫色、浅桃红色。她花了半小时摆弄自己的帽子，最后终于把丝带成功系成了薰衣草女仆教给她的那种样式。接着，莫丝卡想起了塔玛琳德小姐大理石般苍白的脸庞，她把刷子在粉盒里沾上粉，试着在自己脸上刷了刷。她把蜡烛移得更靠近镜子，然后倾身向前，好在补粉的时候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自己的脸。

她竟然在一面真实的镜子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脸，这种感觉真是太新奇了！看到自己的眼珠里反射着小小的蜡烛火焰，莫丝卡高兴极了。更高兴的是，她发现自己的眉毛长出来了，从根部起就是黑的。脱离了山鸦村的水，她的眉毛变成了和头发一样的颜色。

莫丝卡摘下帽子，挑出一绺黑色的头发，和眉毛进行对比。她举起蜡烛，让更多的光照到脸上，眼前的景象让吓得她颤抖着放下蜡烛：她的脸颊上出现了两条浅浅的皱纹，仿佛两道泪痕。两条皱纹在下巴下面汇成了一道红印，和她在死去的帕特里奇脸上看到的痕迹一模一样。

也许所有死人的脸看起来都这样，也许死亡会像揉一团纸一样，把人也揉得皱巴巴的。也许她也要死了，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也许皱纹会越来越深，皮肤会变成蓝色……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莫丝卡从口袋里摸出她的新烟斗咬住，坐到床上，像以前一样嚼起来。烟斗柄微微有些摇晃，莫丝卡皱起了眉头。接着，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眉头依然紧锁。她一把抓起假发架子上的帽子，重新回到了镜子前。

她把帽子重新戴回头上，按照薰衣草女仆教给她的时下最流行的样式系好了丝带。丝带正好跟脸上的皱纹正好贴合，而蝴蝶结在下巴

下面摩擦出了一个红印。对，毫无疑问，莫丝卡脸上的痕迹是帽子造成的。不过在解决这个小问题的时候，莫丝卡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帕特里奇死之前会戴着女人的帽子?

镜子里黑眼睛的小鬼用手托着下巴，一边嚼着烟斗，一边看着莫丝卡。接着，咀嚼的动作慢了下来，黑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所有的错误认识如同蜘蛛网一样被擦掉了，事情的真实面目显现了出来。突然，她明白斗兽的那个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这当然意味着……

“噢，萨拉森！”莫丝卡睁大眼睛大喊道，“我们做了什么？”

萨拉森刚从枕头里扯出来一根羽毛，正忙着咂巴嘴，没时间和莫丝卡分享她的重大发现。

她能做些什么呢? 凯尔拉比这几天可能都不会来，她也不能指望让稀里糊涂的诺克斯夫人来传递这么重要的消息。不行，她必须亲自去找小糕。她就出去一小会儿，很快就会回来，在这期间不会有任何人想念她或者担心她。萨拉森待在这间小屋子里也很安全。当然，前提是萨拉森能够消停一会儿，不把家具弄得东倒西歪；并且诺克斯夫人没有走上楼来查看声音的来源；并且萨拉森没有一看见门打开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去……

“你还是跟我一起吧。”莫丝卡叹了口气。

假发店还没开门，所以莫丝卡不能指望混在顾客里溜走。不过，诺克斯夫人现在正忙着摆弄一顶淡绿色假发上的绸花和蜂鸟装饰，没注意到莫丝卡已经蹑手蹑脚地爬到了柜台后面，手腕上还缠着萨拉森的皮带。走到门口的时候，莫丝卡不假思索地抓起一个大大的深红色假发盒子，夹在胳膊底下。

“我只是借用一下，”莫丝卡关上门后，对萨拉森解释说，“借东西不犯法。”

假发盒圆圆的盖子很容易滑下来，尤其是里面装着一只大肥鹅的时候。因为萨拉森很不高兴天空被盖子挡住了，不停地把嘴巴从缝隙里探出来。

“你太容易被认出来了，萨拉森。”莫丝卡一边把盖子紧紧地扣上，一边解释。假发盒上缝着一条皮带，方便坐马车外出的时候把盒子绑在行李上。莫丝卡发现可以把皮带斜挎在右肩上，用左胳膊夹着假发盒，不让盖子打开。开市的钟声响了，小糕一定会来集市上买东西。

空气很冷，但风已经小了很多。莫丝卡曾经设想过外面的街道也许会空无一人，大家都不出门，只是透过百叶窗向外张望，等待战争到来。但此刻街上出现了一大群家庭主妇和女管家，她们挎着篮子，空气里飘荡着她们嘴里哈出的水汽，絮絮叨叨的说话声，以及拖鞋拍打鹅卵石地面发出的踢踢踏踏的声音。

莫丝卡意识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因为国王的上位或是倒台而停止。人能适应一切。哪怕整个世界颠倒过来，每个人都躲进自己的房子里，但是过了不多久，等一切平静下来，他们又会跑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城墙里的老集市太偏东，破坏了整座城市的对称感，所以公爵下令在新的街道设立集市，并打好了地基，准备在附近修建新房子。他为新集市选定的位置很不错，更加靠近市中心。不过不幸的是，这个地区住的全是些不知感恩、不讲道理的刁民，他们喜欢自己的房子，根本不在意如果把这些房子拆了，整座城市的地图会看起来更加匀称。公爵的人想方设法要把这些人从家里赶出去，与此同时，早市被默许搬到了灰桥南边的草场上。

莫丝卡走在灰桥上，河面的雾气还没有消散。这座桥之所以叫作灰桥，是因为它无数次被人烧成了灰烬，这其中有海盗、敛财大亨，最近一次是议员。

远处，集市像扇子一样展开，因为各种各样的货摊儿而变得生机勃勃。

货摊儿前并没有小糕的身影。不过，集市一直延伸到了水面上。

开市钟声响起后一小时的时间里，水上集市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也开市了。一条条小船互相用绳子绑着，如同百合花瓣一般聚集在守护神苏瑟拉奇所在的小岛周围，形成了一块晃动的平地。最远的几艘船在雾中只剩下模糊的影子。人们只要多花一点钱就可以坐上一条拥挤的内河船靠近小岛，还能从船舷边探出身子，和小贩们砍价。不过，更多的人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安全的路线。

在桥底下，有一条曲折的“小路”通向小岛。人们用铁链把一条条小船连在一起，修建出了这条“水路”。船和船之间架着跳板。主妇们提着裙摆，小心翼翼地在跳板上走。篮子和担子在她们肩头晃晃悠悠。有时候，船被重物压得很低，而雾气又重，她们看上去就好像在河面上行走一样。

“嘿，小姑娘，”第一条船上的老妇人一边吆喝，一边把两条鲜红的丝带绕在莫丝卡的胳膊上，“它们能让你像五月的早晨一样漂亮。”莫丝卡脚步有些不稳，她解开丝带，继续沿着高低不平的木板往前走。

靠近岸边的几条船卖的货物和广场集市上的差不多。一条船正在装载南瓜和芹菜。另一条船上堆满了装活鸡和活兔的板条箱。不过，当莫丝卡走进苏瑟拉奇小岛的时候，发现这里和岸上大不一样。斯莱

河是水手的领地，陆上的法律并不适用。这里几乎没有其他公会和公爵的势力，正在进行着另一种交易。

在这里，来回晃荡的小货摊儿上正在售卖各种药品，完全不用担心药剂师公会来找麻烦。漂浮着猫牙的瓶装风信子水加上蟾蜍石和艾菊香精，被当作助产的良药，一整只獾对痛风很有帮助，而磨碎的千足虫可以用来治疗耳痛。

其中几条船的桅杆上挂着当铺的“三颗金球”标志。莫丝卡看见一个旧货商正和一个披着破旧黑棉布披肩的女人讨价还价。那个女人的大腿上摆放着十几条剪下来的辫子。莫丝卡停下脚步，偷偷地观察着她，她正好看向莫丝卡身后，眼神冷酷而阴沉。莫丝卡猜她一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剪刀手”，专门趁孩子没人看管的时候剪下他们的辫子，卖给制作假发的人。她大腿上的辫子如同一根根光滑圆润的绳子，有的上面还残留着扎头发的丝带。

经过旁边那条船的时候，摊主正随意地把一块布盖到三支步枪上，他和买家似乎谈僵了。

在苏瑟拉奇小岛周围，每条船的侧翼都挨在一起，这样一来，从这艘船走到那艘船更加容易了。当然，如果有人从船与船之间的空当掉进河里，也更容易淹死在船底下而不被人发现。

在离小岛码头不远的地方，莫丝卡看见了小糕，她挑着扁担，扁担上挂着装满“水果催情药”的篮子。莫丝卡走到小糕身旁，小糕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继续把血红的果汁从锅里舀进她特意带来的水壶里。

“我没看见你，”小糕呆呆地说，“我在卖炖好的李子干和西红柿[注]，没注意到你。”

“好吧。”和平时不一样，莫丝卡竟然没有反对。假装没看到她但照样和她说话，莫丝卡已经很知足了。“小糕，我有事情要问你。”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小糕解释说，“我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

“好吧，不过你自言自语的话，也许正好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正在努力，努力弥补犯下的错误。”

小糕一边用软木塞塞紧“催情药”的罐子，一边撇撇嘴，表示并不赞同。不过她似乎在听莫丝卡说话。

“在我们为你父母举行婚礼的第二天，我记得你说有一对夫妇来婚礼之家，新娘看上去喝得烂醉，几乎站不起来。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莫丝卡咬了咬嘴唇，“我想你也许需要查一下登记簿……”

“当然不用了，”莫丝卡的建议让小糕很惊讶，她转身面向莫丝卡，完全忘了自己是在“自言自语”，“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月每一天登记簿上登记的每一个名字。那天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高兴得像只蟋蟀一样……你知道我为什么高兴。那位新娘大概高兴得喝了太多酒，连走路都不得不让她的爱人搀扶着。登记的时候，也是由新郎握着她的手在登记簿上画了个‘X’，你也知道，这种事情时常发生。他们租了一个房间过夜，他们一定是在第二天早上我去集市买东西的时候离开的。”

“你还记得新娘长什么样吗？”莫丝卡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

“我不太记得她的脸——她头上戴的帽子遮住了额头。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位淑女。皮肤很黑，身体很壮实。她穿着一件黄色的长袍。我只记得这么多了。对了，她上身披着一件奶油色的短上衣，领子和袖口绣着蓝色的羊毛绣花，好像雏菊一样。噢，我还记得她这里的骨头突出来一块。”小糕指着自己的手腕说，“我当时替她感到难过，猜她

大概因为寂寞而喝了很多酒，因此摔倒了，弄伤了手腕。所以我也为她感到高兴，她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竟然结婚了。”小糕眉开眼笑地说。

“那新郎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小糕皱起眉头，耸了耸肩。

“对她来说新郎太好了，我记得我当时这样想。又体面又有风度，衣领的飘带是丝绸做的。我记得他的姓名，因为他的姓名很奇怪。他叫丢普利莫·格韦德。”

“丢普利莫？”莫丝卡拍了拍脑门。

“后来我查了一下，”蛋糕女孩看起来很高兴，就像渔夫抓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大鱼，“这个名字取自掌管假脸的女神朱迪恩——第二天出生的孩子守护神是格雷格劳瑞，但如果孩子是在太阳升起之前出生的，那么他的守护神就是朱迪恩。”

“小糕，”莫丝卡轻声说，“根本不会有人给孩子起名叫丢普利莫。”

“是不太常见，不过，正好在那天日出前出生也不奇怪啊。”

“不。我的意思是，一个孩子即使真是在那个时候出生也不会起那样的名字。朱迪恩是大家最不想遇到的守护神——没有人会用她来给孩子命名。孩子的父母只需要看看天，说太阳已经出来了，就可以用守护神格雷格劳瑞来给孩子起名了。我的保姆就想说我是日落之前出生的，这样我就是博尼费斯庇佑的孩子，而不是帕尔皮塔图，只是我父亲不同意……不过我父亲跟别人不一样。”

“你是说……人们连名字也……也会撒谎？”两个女孩面面相觑。这就好比想象着有人撕下了自己的脸，换上了一副假的面孔。他们以后怎么还能再用自己的真名？他们出生那天的守护神不会生气吗？给

孩子起的名字就好比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那是他们以后将要成为的人……没有人，即使是狡猾的艾庞尼莫斯·科兰特，也不会对自己的名字撒谎……

“看来的确有人撒了谎，”莫丝卡慢悠悠地说，“你有看见这对夫妇是从哪里来吗？”

“我想是从河上来的。没错，当时我正在外面喂鸡，看见他们从一艘旧货商的船上下来。我猜旧货商出于好意才让他们搭便船。”小糕突然想起来她正在和莫丝卡说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我会弥补一切，”莫丝卡信誓旦旦地说——虽然她并不太清楚接下来到底该做什么，“哪里能找到旧货商？”

“他们大多在岛西边的集市上。”小糕重新换上了一副冷漠的表情。莫丝卡记下她给的线索，然后离开了。

她猜得没错。那天在镜子前她那些惊人的发现都是真的。为什么之前她从来没有停下来仔细想一想一开始帕特里奇是怎么进入婚礼之家的？现在她总算知道了。

有人把帕特里奇伪装成女人，用一顶宽檐帽遮住脸，带他来到婚礼之家。他被领到礼堂，在那里花钱结了婚，登记的时候，有人握住他的手帮他签名，接着，他被人扶进了其中一个房间。帕特里奇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已经死了！

那么，那个用假名字、穿着丝绸飘带领衣服的新郎到底是谁呢？几乎可以确定他就是凶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用说，他一定是个冷血的人，竟然敢搂着自己刚刚杀掉的人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而且，他一定非常冷静，有胆量把整场婚礼进行完，难道他不担心有人会发现帽子下面是一张男人的脸，或者不小心摸到新娘的手，

发现冰凉得可疑？他一定是一个古里古怪、玩世不恭、心理扭曲的人，要不怎么能想出这样的计划？

还有一点，莫丝卡对此深信不疑：这个人绝不会是艾庞尼莫斯·科兰特。他整晚都在灰葵酒馆，而且如果是他，小糕立马就能认出来。

今天之前，莫丝卡的脑海中满是科兰特找她复仇的画面。而现在，她仿佛看见科兰特在寒冷的野地里被带着火枪的人追赶，努力把自己肥胖的身体藏进篱笆或者手推车里，这让她烦闷不已。科兰特盗窃、诈骗，又爱撒谎，他被绞死一百次都不为过，所以，如果他因为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而再被绞死一次，似乎也不要紧。不，这很要紧！莫丝卡觉得她必须救他，而唯一能救他的办法就是找出真正的凶手。

旧货商的船上装满了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旧货。大多数船都是简单的长方形小木筏，不过也有两艘带帐篷的小驳船，帐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旧货被露水打湿。一些年轻的女孩、做针线活的妇女还有主妇们在一堆堆旧货间挑挑拣拣，如同海鸥在捡拾垃圾。

“打扰一下。”

莫丝卡提高了嗓门，其中一艘船上两个年长一些的妇女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抬头看着她。她们俩都穿着用碎布头和亮片七拼八凑缝起来的衣服。“我叔叔一个星期之前搭一条旧货商的便船出门，再也没有回家……我想知道他到底去哪里了。”

“小姑娘，你弄错了吧，”瘦一点的那个女人说。她的鼻子歪得厉害，仿佛鼻梁中间有个关节。“旧货商不可以让人搭便船——这是水手的规矩。对吧，巴特巴拉？”

“没错，”另一个胖胖的女人说，“我说得对吧，特尔？”听了她的话，一个站在小木筏上的年轻人抬头看着她们，然后用力地点点头。他坚持叫他的哥哥索雷尔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结果索雷尔又找来了他的朋友得雷格里……就这样，这个问题在旧货商那里传了一圈，大家一致认为旧货商不可能让人搭便船。

“也许是一艘比较破旧的内河船呢。”巴特巴拉好心地提醒莫丝卡。

莫丝卡眯起眼睛，点点头。旧货商们不再理她，开始干手头的活。她们解开缆绳，准备起航。莫丝卡正打算离开，一艘小木筏上的东西吸引了她的目光。

在一大堆破破烂烂的衬裙、麻布衣服中间，夹着一只奶油色的麻质衣袖。虽然光线仍旧很暗，不过莫丝卡能清楚地看见袖口上有一圈雏菊花纹，是用蓝色的线绣上去的。她爬下小驳船，朝着小木筏走去。木筏虽然小，但上面的旧货堆得差不多跟莫丝卡一样高。莫丝卡蹲下身，听到腋下的盒子里传来萨拉森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似乎他在侧着身子跳来跳去，好保持平衡。莫丝卡只好把假发盒从肩上取下来，放在脚边。

莫丝卡扯住那只奶油色的衣袖，一开始她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把整堆旧货打翻进水里。她一点一点试着加强力道，不过衣袖还是扯不下来。莫丝卡只得用肩膀抵住旧货堆，清理出一小块地方，终于看清原来袖子被甲板上一扇紧闭的活板门夹住了。

活板门上有一个门环，莫丝卡拉起门，把整件衣服扯了出来。果然是一件女士短上衣——一件实用的、穿在礼服外面的喇叭形短袖上衣。看起来是一个高大丰满的女人穿过的，领口和袖口都有蓝色的毛线绣花。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小糕描述的“新娘”在可怕的婚礼上穿的短

上衣。而且在靠近胃部的地方，有一处泥土或者肉汁的污渍，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衣服上还有很多难以辨认的鞋印。

也许这件短外套能证明科兰特的清白。也许她不需要找出帕特里奇被杀的原因。不过为什么这件衣服会出现在这艘小木筏上？为什么小木筏上会有活板门？

莫丝卡拉开活板门，往下看。门里一片漆黑，早晨的阳光投射进来，似乎照在什么金属物品上。她鼓起勇气俯下身子，鼻子闻到了烧热的金属的味道。她又探了探身子，比她预想的更往下，突然小木筏晃了一下，莫丝卡一头栽倒了。

“船底撞上什么东西了？”甲板上传来一个声音。莫丝卡大气也不敢出，四周一片黑暗，而她眼冒金星。她猜活板门一定在她掉进来之后关上了。

“这个水深应该不会。大概是船尾蹭到‘利蒂霞’号了吧。”

“特尔。”第一个说话的人声音变得越来越低，也越来越严肃，包含着一丝危险的气息，“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

“什么东西？”

“这件奶油色的短上衣——我不是早就让你把这件衣服烧掉或者撕成碎片。不能让人认出它来。”

莫丝卡不敢惊动上面的人，只能小口小口地呼吸。

“我现在就把它拿下去处理了。”活板门被打开了，头顶露出一方灰色的天空，一条用破布做的绳梯从门上垂了下来，一直垂到了地板上。

莫丝卡连忙蹲下来，缩进角落里。她旁边有一个巨大的东西，看上去好像是一架熟铁打造的大键琴，不过四周太黑，莫丝卡也不敢确定。她伸出手摸了摸，大键琴没有琴键，只剩下两个铁架。铁架中间的空隙不大，不过足够莫丝卡躲在里面了，于是她连忙挤了进去，与此同时，绳梯开始猛烈晃动起来。一个穿靴子的人顺着绳梯爬了下来。等他脚着地的时候，莫丝卡已经躲好了。

莫丝卡听见有人用刀割衣服的声音，她伸出手，四处好奇地摸来摸去。她头顶的架子摸起来似乎并不像金属，还略微有些粗糙，好像鼓的皮面，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摸到的竟然是羊皮纸。她顺着架子往下摸了摸。架子上有油，覆盖着一层突出的东西，好像一排排细小的牙齿。莫丝卡把手放到眼前看了看，她的指尖被染黑了。

往好的方面想，莫丝卡现在是曼德里昂城里少数几个知道那台臭名昭著的地下印刷机在哪里的人。从不好的方面说，她怀疑自己现在正躲在一台印刷机里。

---

1. 原文把西红柿叫作loveapple，意为爱情苹果，当时的人们觉得西红柿人们外形可爱，能够激发男女之间的爱情。

救赎

还好，莫丝卡想，还好我的手没碰到操纵杆，否则可能小命不保了。

透过金属盘的裂缝，莫丝卡看见那个叫特尔的旧货商手里的刀闪着寒光，他用刀把那件奶油色的短上衣割成了碎片，扔到角落的一堆破布里。接着，他用布擦了擦刀，一副仔细、有耐心又自豪的样子——显然他是一个喜欢用刀的人。做完这些，莫丝卡看到他的影子在墙上移动，那里晾着很多四四方方的东西。

“墨差不多干了。”他喊道。

“小声点，别被镇上的人听见，”甲板上一个声音咆哮着回答，“在雾散之前我们得赶紧去芬恩布勒斯。很快就要起风了。”过了一会儿，莫丝卡听见海鸥的叫声，马蹄声，街上的叫卖声越来越小。在头顶某个地方，一根船篙伸进水里，木筏发出破风箱一般嘎吱嘎吱的响声。斯莱河默默记下了被掩盖的真相，而它终将和盘托出。

耳边不时传来一阵阵轻微、笨重而有规律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像挥鞭子的声音，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震耳欲聋，接着似乎越来越远。在此期间，杓鹬和黄莺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最后完全听不见了。

货舱里，特尔对割碎布似乎也感到厌烦了。他走到印刷机旁边，莫丝卡听见头顶传来两声咔嗒声，好像钥匙在不太灵活的锁里转动。接着，她头顶的金属盘动了动，下降了一英寸。

“特尔，快上来看看这个。”

映在印刷机上的黑影消失了，接着传来爬绳梯的声音。

“那是什么？”

“你自己去看，我在撑船呢。那边，在舱口附近，我们之前见过吗？”

“没有，反正我没见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装假发的盒子。”

听了他的话，莫丝卡瞪大了眼睛。

“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莫丝卡听见有人似乎猛地弯下腰，举起什么东西，接着是一阵模糊的砰砰砰的声音，似乎有人在摇晃假发盒，看看里面是不是空的。

“小心点，别把里面的假发弄坏了——哎，你怎么了？”

“有什么东西……”特尔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乱动，索雷尔。别那样看着我，我来撑船，你自己看。”过了一会儿，传来盖子从假发盒上滑落的声音，接着，两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我还以为是什么吓人的东西呢，”索雷尔倒抽一口气，说，“特尔，看来你有仰慕者了。有人送礼物给你呢。好吧，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有鹅肉吃了。”

“等等，”特尔的笑声消失了，“这不是灰獒酒馆里的那只鹅吗！”

科兰特为莫丝卡描绘的荒谬可笑的场景竟然出现了！这两个人竟然认出眼前这只鹅就是打败卡匹拉瑞女王的麝猫的勇士。他们被感动了，一股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回忆起了过往军旅岁月里立下的功绩，内心崇高的情感被唤醒……莫丝卡皱起眉头。崇高的情感应该不包括厮打和尖叫吧。

“特尔！你在做什么？你疯了吗？快把枪收起来！”

“我都告诉你了，这是灰嫠酒馆的那只鹅！我亲眼看见他弄断了一个人的腿！”

“你一开枪，山谷这面所有人都会听见。从这里到芬恩布勒斯，每个农场，每个水手都能听见。特尔，别开枪！”接着，头上响起一阵巨大的砰砰声，然后是打斗声以及东西被撞倒的声音。

“糟了，我们马上就要靠岸了！天哪，这是什么地方？”

只听见两声巨大的水花声响。接着，噼里啪啦的声音和游泳的划水声渐渐消退。过了一会儿，传来两人低声的交谈。

“再往前，木筏就要被树梢卡住了。我们游过去，绕个圈，把船推过去，然后等着……”

栽进船舱之后，莫丝卡的手脚一直发软，她希望手上湿湿的东西只是油墨。她小心地从印刷机侧面爬出来，脸在铅字版上蹭了好几下。她本来打算顺着破布绳梯往上爬，可是绳梯晃来晃去，她的脚又不听使唤。她不得不踢掉脚上的木屐，才能勉强爬上去。

在漆黑的货舱里待得太久，清晨朦胧的晨光似乎变得跟大白天一样明亮了。前方二十码远就是大雾笼罩的河岸，两个身影正坐在黑莓丛中拧干帽子里的水。在他们前面，一棵树倒在岸边，泡在水里，四周全是枯树叶、泡沫和漂浮的垃圾。撑船的长篙套在两个金属钩上，莫丝卡一伸手就能够着，不过看起来又重又难操作。相比之下，划桨似乎更容易一些。

莫丝卡蹲在破布堆后面，奋力划起了桨。一开始，小木筏似乎没有动，不过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往回看了看，发现那棵倒下的树似乎往左移动了一些，看起来筏子似乎摆脱了树的纠缠。

这时，两个旧货商发现了她，沿着河岸朝她跑来。其中一个人，莫丝卡觉得是特尔，艰难地越过盘根错节的树根，爬上了树干。莫丝卡正担心被他拦住，没想到他突然失去了平衡，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消失在了水里，只剩帽子在水面随着波浪起伏。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大口大口地呼吸、吐水。大树的树梢仍旧拍打着筏子。莫丝卡使出全身力气，用桨推开树枝。幸运的是，木筏碰上了一股激流，被冲出去很远，驶进了雾里。而萨拉森正站在旧货堆的顶端，伸长脖子，扑扇着翅膀，似乎他拍拍翅膀就能把船开走。

身后两个旧货商的喊声听不见了，莫丝卡小声地说："萨拉森，以后我们真的不能再偷别人的船了。"

莫丝卡知道，作为一个正直的市民，她应该把印刷机带回曼德里昂，交给文具商公会，但这样的话她就不该让小木筏走这条路。不过，这条河似乎对小木筏应该往哪儿走有自己的看法，鉴于河水刚刚帮了他们大忙，反对它的意见似乎太不礼貌了。

那个微弱的挥鞭声又响起来了，并且越来越大，雾气中浮现出一架风车的圆顶，老旧的风车扇叶发出枪声一般的巨响。风越来越大，吹散了雾气，仿佛掀开了盖在闲置家具上的床单，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河两岸是空旷的田野和低地。又过了一阵，秋日的阳光穿过灰色的树林，照了过来。阳光明亮而寒冷，给树梢镀上了一条细细的金边。

莫丝卡观察过旧货商怎样用船篙撑船，她知道应该用船篙抵住河床，推动小木筏前进。她也想自己撑船，不过现在她已经筋疲力尽，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而且小木筏离河岸太远，船篙根本够不到河床。

"好吧，也许这就是命运，"莫丝卡一屁股坐在甲板上，"也许我们会漂到海上，希望我们被走私贩子抓住，千万别遇上海盗。"

莫丝卡拧干裙子，用旧衣服堆成褥子，头枕着双手躺了上去。在她头上顶上方，云散开了，露出晶莹湛蓝的天空。木筏离曼德里昂越来越远，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漂到海上吧?

光线太强，照得莫丝卡眼睛有些疼，她闭上了双眼，很快睡着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灌木丛环绕，毛茸茸的芦花正轻轻地拂着她的脸颊。

原来木筏漂进了河岸边的一大片芦苇丛，被芦苇缠住了。看来命运并不希望莫丝卡逃往大海，当然，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她希望看到的。

过了一会儿，莫丝卡想起来船上还有同行的“伙伴”——甲板下那台印刷机。她几乎可以想象出铅字版上会刻些什么，传递哪些疯狂的思想。不，她害怕印刷机，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莫丝卡告诉自己。她才不会被它引诱。

在这里，河谷几乎变成了平原，河面变得开阔起来，水流速度也变缓了。河边聚集着一群群天鹅，闪闪发光的河面倒映着它们的身影。在晨光中，远处一座教堂的灰色穹顶如同空中楼阁。莫丝卡猜山后面也许就是被毁坏的芬恩布勒斯城了。

莫丝卡撑着船篙，设法让小木筏穿过芦苇丛，可小木筏最后还是撞上了河岸。在晴朗的晨光下，她发现手上黑黑的东西不光是污泥，衣服和围裙上的污迹原来是被印上的字。

“天哪！”她惊恐地看着萨拉森，“看哪，我成了非法印刷品！”

在芦苇丛下，河水闪闪发光，莫丝卡拨开芦苇，河水形成了一面小镜子。情况比她想的更糟糕。水面倒映出她的影子，她发现自己脸

上、胳膊上全是一行行模糊的反过来的文字。

“天哪，我不能就这样回到曼德里昂，”莫丝卡咕哝着说，“我的鼻子犯法了。”

她的围裙也没能幸免。大概是从印刷机里爬出来的时候，衣服压在了沾着油墨的铅字版上。莫丝卡连忙脱下围裙，围裙左边有一块清晰的污迹，大约有手掌那么大，乌黑油亮，形状像扑克牌上的红桃。

她在哪里见过类似的标记？想了好一会儿，她终于想起来了，但同时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之中。斗兽比赛那天晚上，在灰獒酒吧，她看见楼座里坐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那人把自己打扮成塔玛琳德小姐的样子，但是她的脸松松垮垮的。她穿着跟塔玛琳德小姐差不多的衣服，但是袖子上有一个类似的黑色心形印记。塔玛琳德小姐的裙子，另一张女人的脸，黑色的心形印记……仿佛是梦中零零星星的片段，怎么拼凑也凑不到一起。

这事以后再想。眼下最要紧的事情是赶紧把身上的油墨洗干净。莫丝卡把围裙的一角在水里沾湿，用力地擦洗着皮肤。过了一会儿，她脸上的字开始褪色，但她右前臂上的字仍旧乌黑清晰，完全能够辨认出来。

“……在剑和大炮主宰的地方，这颗心将不再颤抖……”莫丝卡皱起眉头。她还以为会是一些激进的言论，或是政治观点。不过这些话看起来很像老式的“安抚人心”的祈祷。在内战期间，很多士兵出征前都会在羊皮纸上写上这种祷词，放在贴近心脏的口袋里，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带来好运和勇气。

“看起来好像有人在为战争做准备。”她小声地说。为什么会印刷这些祷词，而不是由牧师手写？会不会是没有时间手写——或者是士兵太多了，写不过来？

“……土地的灵魂病了……只有流血才能祛除毒素……我们的身影灰暗，因为光就在我们身后……”莫丝卡饶有兴趣地读起来，“……我们光荣的同胞——”接下来的字绕过了手腕，很难看清。莫丝卡转动胳膊，觑着眼睛……啊，她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莫丝卡一屁股坐回去。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无数鸟儿，它们从芦苇丛的四面八方飞出来，扇动的翅膀如同因恐惧而剧烈跳动的心脏。随着振动，翅膀下方白色的羽毛显露了出来，闪闪发光。空气因为它们变得骚动不安起来。

可他们已经死了啊，莫丝卡绝望地想，他们都不在了，所有人都知道……

她的目光迫不及待地掠过自己的裙子、皮肤、袜子，追踪着像蛇一样缠绕在她身上的文字。

“……举起剑……甚至是他们的孩子……纯洁……”接着，她刚刚在手腕上看到的单词又出现了，到处都是——

捕鸟人。

早晨的阳光像往常一样金灿灿的，野蔷薇仍旧在树篱上随风欢快地摆动，但微风中出现了新的味道，鸟叫声听起来好像金属裂开的声音。

捕鸟人……

现在一切皆有可能。过去的恶魔被释放出来了，莫丝卡仿佛听见温顺的山坡发出痛苦的呻吟。那些已经死去的坏人仿佛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即使守护神珀斯特若菲真的出现，即使给他供奉上无数美味的浆果，也不能阻止他们回来。

不，莫丝卡意识到，现实比她想的更可怕。那些等着这些祷词的捕鸟人军队并不是鬼魂。他们是有血有肉的士兵，这些年隐藏在曼德里昂的角角落落，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就像凯尔拉比故事中那个隐藏在教堂的捕鸟人。捕鸟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隐藏了起来。

现在他们准备采取行动了。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莫丝卡仿佛看见树上挂着无数的尸体，像蝙蝠一样潜伏在每个人心底的恐惧从屋檐下飞了出来，遮天蔽日。

围裙上那个清晰的黑色心形印记再次映入眼帘，莫丝卡听见自己的心怦怦直跳。那是"结果之心"，纯洁的本质，看不见的军队的战鼓。不仅如此，莫丝卡重新凝视着那个印记的时候，又看出了新的含义。

几小时之后，在曼德里昂拥挤的街头，两个女孩凑在破旧的老城墙边，小声地交谈。个子较高的那个女孩戴着帽子，红色的卷发从帽子底下跑出来，她把双手揣进围裙里取暖。个子较矮的那个女孩一头黑发上沾满了土红色的粉末，穿着一条老气过时、打满补丁的橄榄绿裙子。她肩头挎着一个圆形的红色假发盒，木屐上全是泥。过路的人看到了，大概会以为她们是小商店老板的女儿，溜号出来闲聊。不会有人想到她们正在讨论守护神、公会以及国家的命运。

"我还没有真正和你说话，"小糕第六次强调。她扫视了一眼东塔楼雕花铁门前的人群，说，"快告诉我，她到底长什么样？"

"胖胖的，很丰满，"莫丝卡小声说，"走起路来很笨重，鼻子很翘，像这样。"莫丝卡伸出手推了推鼻尖。

"我以前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小糕紧张地说。

“你只需要用她的围裙蒙住她的头，让她没法动弹。别的什么都不用说。”莫丝卡紧紧抓住小糕的胳膊，“她来了，就在那边。行动！”

那个薰衣草女仆在门口停下来，整理礼服上的裙褶。她微笑着从警卫面前经过，享受着他们爱慕的目光，然后停下来，想在汹涌的人群和车流中找个空当。这一瞬间的迟疑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直到脸被麻布裹起来，可怜的薰衣草女仆才感觉危险。她还来不及反应或是尖叫，四只瘦弱的手就抓住她胳膊，把她挟持进了一条无人的小巷，然后把她的按在墙上。小糕死死地抓着她，好像一个溺水的水手拼命地抓住一根木头，而莫丝卡则钳制住她胖胖的胳膊。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哎哟！”

“你不该把那条裙子卖给别人，对不对？”莫丝卡低声呵斥道。

“什么，什么裙子？”薰衣草女仆被吓蒙了，完全忘了挣脱脸上的围裙。

“塔玛琳德小姐给了你一条白色的蕾丝裙子，镶满了珍珠，袖子上有一块心形的污迹。她让你烧掉这条裙子，对吧？但你没有——这是盗窃。正在开庭的巡回法庭会审判你这样的人。”

薰衣草女仆呜呜地哭起来。

“小姐没说一定要烧掉它——她说我也可以把它卖了，卖之前只要把袖口剪掉就行。不过……袖口太美了，是上好的梅德米尔蕾丝，我想她也许不是真的让我剪掉。而且买裙子的夫人说这颗小桃心看起来漂亮极了，就像诗人说的，把你的心穿在袖子上。我没有偷东西，真的没有……”

“好吧，”莫丝卡又掐了她一下，“你不许把我们的谈话告诉别人，我也不会把裙子的事情说出去。”说完，她拍了拍小糕的肩膀，小糕跟在她身后飞快地跑出了巷子，只剩下薰衣草女仆独自在围裙下瑟瑟发抖。

“我们必须这么做吗？”小糕追上莫丝卡，问道。莫丝卡耸耸肩。“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不是吗？”

“也许吧，”小糕不确定地回答，“那么，你的怀疑是对的？”

“没错，”莫丝卡双手捂住帽子，身子往后仰，看着东塔楼说，“塔玛琳德小姐用一台印刷机把所有人都绕进去了：公爵忙着捉拿激进分子，文具商忙着对付锁匠。最大的受益者是她自己。”

“所以，裙子上的印记是在印刷机上蹭的？”

“没错，大概在一旁欣赏自己设计的混乱还不够，她控制不住自己，必须亲眼去看看印刷机。”

“为什么？”小糕疑惑地眨眨眼。

“权力。”莫丝卡对自己如此确信也有些惊讶，“印刷机在那里咧嘴笑着，露出金属牙齿，好像在告诉你它能够颠覆整座城市，把公爵逼疯，带来骚乱和战争，赋予你权力。而权力让人忍不住想近靠它，得到它，成为它的一部分。”

她现在才明白，她遇到塔玛琳德小姐的时候，是权力催眠了她。塔玛琳德小姐身上涂抹着权力，就像宫廷里的其他女士涂抹着茉莉花香水一样。莫丝卡闻到了：塔玛琳德小姐四周的空气里似乎飘荡着白色的、发光的、看不见的东西。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却无比渴望得到它。

塔玛琳德小姐也被那台印刷机施了同样的魔法。莫丝卡可以想象她伸手抚摸着印刷机，渴望从中感受权力带来的快感……

“她不知道必须拉出铰接框，松开夹子才能把印刷好的纸张取下来，”莫丝卡大声地补充说，“也许她只是把手伸进去，直接把纸扯出来。所以不小心在袖子上印上了一个大大的黑色印记。她像平时一样，把裙子给那个翘鼻子的女仆，告诉她这次要把裙子烧掉或者把袖子剪下来。但女仆愚蠢又贪心，她觉得带着袖子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所以那位嘴角松松垮垮，一脸傻笑的女士买下了它，穿着它去观看斗兽比赛，我就是在那里看见她的。”

“可是塔玛琳德小姐到底想用印刷机做什么？”

“不知道，”莫丝卡回答，“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印刷那些激进言论，说公爵强迫快饿死的穷人交税什么的。她不是激进分子。而且我不认为她会捐钱给穷人。她是个捕鸟人。”

当我告诉她马车里有一个文具商间谍的时候，一定把她吓坏了，想到这儿，莫丝卡冷笑起来。也许塔玛琳德根本从未觉得莫丝卡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这是个监视文具商的好机会，可以确认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印刷机。

小糕害怕得有些发抖。“我们该怎么办，莫丝卡？”

莫丝卡突然意识到，这个比她大的女孩现在都听自己的了。如果莫丝卡决定保守塔玛琳德的秘密，小糕一定会守口如瓶。

莫丝卡以前从来没有品尝过权力的滋味。这有点像杜松子酒给她的感觉，但并不会带来苦涩味道，也不会让鼻子感觉麻麻的。如果她去东塔楼找塔玛琳德小姐，为了让她保守秘密，她提任何条件塔玛琳德小姐都会答应。

如果拥有权力是这种感觉，就难怪塔玛琳德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夺取它！也许从高高的塔楼俯视，曼德里昂是如此渺小和驯服。莫丝卡想象着塔玛琳德小姐细长的白皙手指从空中垂下来，操控着芸芸众生，如同玩扑克牌一样。佩特里斯，病恹恹，令人震惊，只是张扑克牌；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笨拙又爱出汗，只是张扑克牌；莫丝卡·迈尔，怒气冲冲地瞪着黑眼睛，只是张扑克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莫丝卡掏出手帕，展开它，拿出那颗她之前裹在里面的珍珠。她把珍珠放到阳光底下，珍珠发出诱人的光泽，似乎会永远闪耀下去。不过当她把珍珠放在地上，并且用鞋跟使劲踩了几下之后，珍珠碎成了粉末。

“我们必须阻止她。不管她想做什么，我们都要阻止她。不过我们先得找到科兰特先生。”

小糕眨眨眼，有些不知所措：“我们最好去找卡迈恩。”

卡迈恩就是那个裁缝店的学徒，不过他并不在师傅的商店门口整理绸缎。她们在旁边船用杂货店的地窖里找到了他，他的眉头皱得跟身上的衣服一样，好像并不想被人发现。看到小糕，他马上神采奕奕，不过当他看到莫丝卡，脸上的表情又暗淡了下来。

“多玛丽瑟，她来这里干吗？”

“谁是多玛丽瑟？”莫丝卡问。小糕有些尴尬地冲她笑了笑。莫丝卡这才想起来“小糕”不是她本来的名字。

“她想帮忙……她认为你知道佩特里斯先生藏在那里，她想和他谈一谈……”小糕小心地瞥了莫丝卡一眼。

“重要的事情。”莫丝卡补充说。

“你不该带她来这儿。”卡迈恩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有些恼怒，但他还是轻轻地拍着小糕的手。

“我知道印刷机的事情是谁在捣鬼，我还知道它在哪儿。如果我告诉你，你要让佩特里斯先生帮我找科兰特。我知道他和佩特里斯先生一起逃走了。我需要找到他。”卡迈恩看起来很惊讶，不过他立刻垂下眼皮，试图掩饰自己的表情。

“噢，所以你认为找到控制印刷机的人，佩特里斯先生就会没事，对吗？”

“是的，”莫丝卡并不十分确定，但她表现得信心十足，“大家都只关心印刷机的事情。公爵生气是因为有人诽谤双胞胎女王，而文具商只是想要控制并垄断印刷行业，不是吗？当他们知道到底是谁在控制印刷机，就不会有人在关心佩特里斯或者你们中的任何人了。”

“那么到底是谁呢？”卡迈恩胳膊抱在胸前，问。

莫丝卡凑到他耳边告诉他，他的脸唰地变白了。

月桂树荫咖啡馆平时停在灰桥附近，卡迈恩沿着码头朝咖啡馆走过去，后面跟着两个年轻女孩，离他几步远。

“今天不营业！”一个水手一边大声喊，一边顺着木梯从屋顶走下来。

“老板娘生病了，我们只是停在这里吃点东西。噢，你好，卡迈恩。”看清楚是谁之后，他降低了声音，友好地说，“刚才没认出来。既然是你，快进去吧，但是要当心，不要被别人发现。”

卡迈恩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水手怀疑地瞥了莫丝卡一眼，然后抓住卡迈恩的胳膊，把他拉进了咖啡馆。尽管小糕再三抗

议，莫丝卡还是悄悄地把耳朵贴到了门上。

里面听起来可不像没营业。门后似乎有很多人在说话。

“多玛丽瑟·波克白说她不是坏人，”卡迈恩说，“我带着她们兜了个大圈子，确信没有被人跟踪。一开始我也不喜欢她，不过我想你们会想听听她说的话。”

“那个女孩显然只是一颗棋子。”一个有教养的、激动的声音说，不知怎么让莫丝卡想起了套在小马身上的铃铛。“是谁的棋子不重要——我们很快就能找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可怜的姑娘还在门口等着？”这无疑是侯普伍德·佩特里斯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充满耐心。“那么看在上帝分上，让她进来吧。如果这么做有什么危害，我只能说已经晚了——她已经知道我们在哪里。外面太冷了，带她进来，让她喝点热巧克力。”似乎有人表示反对。“朋友们，要么让她进来，要么我出去和她单独谈一谈。”

莫丝卡成功地在门打开之前后退了几步，她和小糕被请进了咖啡馆。

莫丝卡眨了好几下眼睛，才适应了眼前黑暗的环境——咖啡馆几乎没有窗户，阳光透过木墙上的小洞照进来，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个烛台。桌子中间有两根木头柱子，柱子上立着桅杆。柱子被刷上了优雅的和木墙搭配的条纹图案。

老板娘看起来并没有生病。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不过是自然的白——大概是因为不常晒太阳的缘故。她的眼皮有些浮肿，一双活泼的蓝眼睛明亮而平静。她的胳膊上挂着几条撕裂的麻布绷带，手里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碗，闻起来里面好像是草药。

佩特里斯似乎病得厉害，不过看起来比莫丝卡在看守所见到他的时候好一些。他的下巴包着一块羊毛方巾，虽然脸色还是那么苍白，但皮肤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瘀伤，胡子也剃得干干净净的。

房间里有很多人。有的没刮胡子，有的还缠着绷带。如果他们都是佩特里斯的同伙，那么他们看起来真不像是革命的领导人。莫丝卡注意到有一撮人站得离其他人远一些。他们都戴着手套，皮带上的带钩可疑地晃来晃去。他们很有礼貌地从女招待手里接过咖啡，不过两队人马之间这种拘谨的礼貌说明他们互相并不完全信任，只是结成了暂时性的联盟。他们都躲着坐在角落里的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而科兰特低着头，似乎很高兴没人注意到他。那人确实是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虽然衣服皱巴巴，精神也不太好……但看起来似乎并没受伤。

莫丝卡走上前，挥挥手，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我是莫丝卡·迈尔，我……我想弥补一切。”

“真的吗？”佩特里斯苦笑起来，前额布满了皱纹，“我想这关系到我们两个人。哦，不对，不好意思，关系到我们十五个人，还不算不在这间屋子里的。过来坐吧，凯特利小姐给你准备了一杯巧克力。”

莫丝卡默默地从老板娘手里接过巧克力。这么说这里是激进分子的老巢。她原以为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应该堆满了枪支弹药，充满了暴力和阴谋，可在这里，大家只是走来走去，喝着咖啡，不时互相传递方糖。

“我想你知道一些和印刷机相关的事情？”

“我找到印刷机了，就藏在一艘老旧的旧货商木筏的货舱里，我得尽快把它转移走。”莫丝卡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麻布，递给了佩特里斯。

“这是什么？”佩特里斯把它摊在桌上。

“我的旧围裙。”

佩特里斯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破碎的单片眼镜，把围裙放到离眼镜几英寸远的地方，好看清围裙上的字。接着，他慢慢坐直，双手放回口袋里，他的手指似乎不太协调，试了三四次才把眼镜放回口袋里。他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还不停地眨着眼睛。

“天哪！”他喃喃地说。

“捕鸟人。”莫丝卡说出了他没说出口的话。

大家突然安静下来，接着，这个词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每个人口中流传。所有人都带着惊恐、战栗的表情，空气中充满了疑惑、感叹、恐惧和怀疑。

“简直不敢相信。”佩特里斯的表情就像小孩第一次明白死亡的含义，“难道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真的有人希望那些恐怖的日子再次回到我们身边？谁会这么做？”

“我只能说这都是真的。”莫丝卡严肃地说。她感受到所有人目光中的压迫感，不得不把塔玛琳德小姐裙子的故事讲了出来。

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

“很难相信，那样一位女士……”佩特里斯有些犹豫，咳了几声，“女性身上总是具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让她们不至于犯下冷酷、邪恶的罪行。”

“不，并不是这样。”凯特利小姐的语气亲切而坚定，她递给佩特里斯一个杯子，说，“把巧克力喝了吧，佩特里斯先生。”

“我明白这位女士的意思，佩特里斯。”一名锁匠说道，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仿佛嘴里有很多粉笔灰。他坐在咖啡馆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一缕光线照在他放在膝头的、戴着手套的小手上。

高肖克。莫丝卡很快认出他来，不过她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他眼睛发出的光。

“统治曼德里昂只要操纵公爵就行了。对大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一个人最想要什么，最害怕什么，他怎样欺骗自己，那么你就可以像提线木偶一样随意地操纵他。”

佩特里斯的几个同伴有些毛骨悚然，高肖克满不在乎地接着说：“还是孩子的时候，塔玛琳德小姐就用她的小手摆弄着自己的哥哥，如果没有我们，她还会一直继续下去。最近六个月，我们一直在努力让公爵摆脱她的控制——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我们显然赢了。”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双胞胎女王回到这个国家，掌管曼德里昂。我们鼓励他相信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而他最害怕的就是你们这类人，佩特里斯，在他看来，你们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威胁和贿赂对你们都不起作用。我们激起他的恐惧，让他以为每一件不值一提的抢劫案、每一次酗酒闹事、每一条关于流动学校的谣言背后都藏着激进分子巨大而血腥的阴谋。”

“听起来好像你在忙着陷害我们，没有发现塔玛琳德小姐在陷害你们。”说话的是一个年轻人，他棕色的眼睛非常明亮，让他看起来比别人更加清醒，也更加愤怒。莫丝卡意识到这就是她之前偷听到的那个像“小马铃铛”的声音。

“精辟，库珀巴克先生，”高肖克似乎并不介意，“三个月前，我们几乎能让公爵签署任何我们需要的文件。而塔玛琳德小姐把那台秘密

印刷机当作自己的最后一搏。这是一次极其大胆的赌博——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把文具商公会卷进来了。她让文具商相信印刷机是我们在捣鬼，目的是操纵公爵。接着她误导我们相信是文具商策划了对我们的逮捕。毫无疑问，她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两大公会互相争斗。”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短视的计划吧？”佩特里斯冲着黑暗中高肖克的身影眨了眨眼，“还好我们及时通了气，发现我们被戏弄了。这样一来她将孤立无援。”

莫丝卡突然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

“不，她不是孤立无援，”莫丝卡说，“我听见公爵让她可以不用请示，直接从海上招来一艘大船，船上的士兵全副武装，只要她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发。那些捕鸟人的祈祷词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水手公会绝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凯特利小姐喊道。房间里的其他人都小声地表示赞同。

“你大概没注意到，”高肖克插话说，“曼德里昂城里几乎没有水手公会的人了，他们大多数人几天前就在斯莱河上游消失了。”

莫丝卡从侧面看着这位锁匠的领袖。

“我也听塔玛琳德小姐说过这件事。她说斯莱河上游集结了一支锁匠的军队，所以水手公会几乎把所有人都派去拦截锁匠军队了。”

“你的意思是说那艘满载捕鸟人军队的船可以畅通无阻地开到曼德里昂，占领这座城市？”佩特里斯用力地擦拭单片眼镜，快要把镜片抠出来了，“他们的船什么时候到，迈尔小姐？”

“塔玛琳德小姐说十天以后就会到，她说这话的时候大约……大约在十天以前。”

“神哪，”佩特里斯小声说，“他们随时都可能出现。”

接下来大家各抒己见，场面有些混乱，莫丝卡于是坐到了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身边。起初一两分钟，她没有说话，只是用脚后跟踢椅子腿。

“所以，你只是在衣箱里发现了帕特里奇的尸体，对吗？”莫丝卡最后问道。她并不太擅长道歉。

“实际上是在床上。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在想办法把尸体，呃，藏起来。当时我的脑子大概不像平时那么管用了。我甚至怀疑可能是你干的，因为他当时浑身是血。你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吃惊——比你年纪还小的人做过更坏的事情，而且你瘦小的身躯里似乎蕴藏着很大的怒火。”

“但你并没有问我？”

“对，我没问。”科兰特看起来有点尴尬，似乎他的弱点被人发现了，“你在看守所揭发我的时候，透过你的眼神，我发现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丑陋的杀人犯，我那时才意识到你真的认为我有罪。我曾经想过揭发你那些微不足道的小过错，让你跟我一起上绞架，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莫丝卡说：“我回来就是想让一切都回到正轨上来。”

“啊。”科兰特对此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想一想至少我在努力，其他人根本都不关心你，不是吗？”

“对，没有人。你在头发上擦了一层灰，这是忏悔的意思吗？”

“只是假发粉，我故意抹上去的。”

“你想伪装成卖假发的？”科兰特用脚轻轻踢了踢假发盒子。

“这个盒子是我借来的，”莫丝卡马上解释说，“我得把萨拉森藏起来，对吧？”

“当然，”科兰特把脸埋进双手里，“命运这把饱经风霜的小提琴已经奏响了我生命最后的乐章，我的希望和梦想就好像被雨水冲走的沙砾，将要被世间遗忘，如果没有这只大鹅，我生命最后、最黑暗的几小时不会圆满……”

就在佩特里斯和他的同伴努力弄明白莫丝卡的话的当儿，凯特利小姐从一扇小门走了出去，现在她又回来了，可是她的手里并没有拿着咖啡壶。

“佩特里斯先生，”她提高了嗓门，但语气仍然很平静，“我刚才就这件事咨询了他，他说他想和莫丝卡谈一谈。”

“他？”莫丝卡疑惑地看着佩特里斯。

“我们的领袖。”佩特里斯骄傲地笑了笑。

“不过……我还以为你就是领袖呢！”莫丝卡和科兰特交换了一下眼神，科兰特看起来似乎也跟她一样惊讶。

“哦，当然不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领袖。”佩特里斯对着周围的人尴尬地笑了笑，说，“我们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国家变得更好——我们在这家咖啡馆见面，这里交谈比较安全。我想我是大家的联络员，不过一旦有真正的领袖出现，我随时准备让贤。在最黑暗的时刻，他真的出现了。他是个有行动

力，行事果断的人。”许多锁匠看起来都很好奇，莫丝卡猜他们可能也没见过这位神秘的领袖。

莫丝卡略带不安站起来，科兰特也站了起来。

“如果你们不反对，我要陪我的秘书一起去。我很高兴能和你们这位无与伦比的领袖说上几句话。”

莫丝卡想：这位领袖一定是一个眼神像玻璃碎片一样犀利的人，一个思想如同奶酪刀一样能够切中要害、洞悉本质的人，一个像她父亲一样的人。他面对任何危机都能保持镇定，眼明心亮，并且笑起来非常坦诚。

佩特里斯替莫丝卡和科兰特打开门，跟在他们身后走进房间。房间里飘荡着蔬菜汤和鸦片酊的味道，不过坐在桃花心木椅子上的那个男人穿得整整齐齐，一点也没有病人虚弱无力的样子。

激进分子的领袖竟然是布莱斯上尉！

煽动叛乱

布莱斯上尉，那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他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绿色大外套，头发在脑后编成一个辫子，靴子已经补好了。

“这就是那位发现心形印记的年轻女士。”佩特里斯把莫丝卡的话从头到尾地复述了一遍。

布莱斯连看都没看莫丝卡一眼，他死死地盯着艾庞尼莫斯·科兰特的脸，好像想用目光像钉蝴蝶一样把他钉在木板上。

“这个人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佩特里斯语刚落，他就严厉地问。

“你的手下利用高肖克先生提供的情报和钥匙，来监狱营救我们的时候，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先生也被关在监狱，并且饱受折磨。他并不是我们的人，但我们还是带上了他，因为……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拿他怎么办。”

“如果你不反对，我需要单独和他谈谈。”布莱斯这才想起莫丝卡，瞥了她一眼，说，“他的同伴可以留下来。”佩特里斯没说什么，离开了房间。

“我不得不说，”科兰特似乎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并没有特别惊讶。早在我们，啊哈，在通往曼德里昂的马路上相遇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你的眼中闪烁的东西，我对我自己说，这位先生绝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样。偷窃只是他玩的小把戏，啊哈，为了误导那些企图搜寻勇敢无畏、热爱自由的激进分子领袖的人……”听了科兰特的话，布莱斯的怒气似乎消减了几分。

布莱斯把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向前倾，仍然死死地盯着他：“你知道你那可恨的歌谣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吗？”

“啊？”

布莱斯站起来，生气地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紧紧地握住拳头，似乎快要把拳头捏碎了。

“我总是嘲笑那些以为拦路抢劫就能成为英雄的人。我看见他们穿着天鹅绒翻领外套，戴着手铐，骑着马走在树下，镇上的少女纷纷为他们掉眼泪。我嘲笑他们——因为我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英雄应该流血，而且有自己的梦想。

“可是你写的可恨的歌谣改变了一切。我所有的手下都听了那首《了不起的江洋大盗》，喜欢得不得了。有天晚上，我碰到一个戴黑帽子的大块头，他正在欺负两个村子里的姑娘。她们朝我呼救，好像认识我——她们都没有请求我帮助她们，只是告诉黑帽子现在我来了，一定会拧断他的脖子。于是他开始攻击我，我也只好反击，然后……我让他的鼻子流了点血。他逃跑了。两个姑娘给我送上一束迷迭香和半块黑麦蛋糕表示感谢。她们搂住我的脖子，我差点挣脱不了……”

布莱斯看起来心烦意乱，他挥着一根手指头说：“这还不算什么。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黑帽子是个执事，为了报复，他决定让这个村子多交税。第二天又开始流行一首新的歌谣，说我帮助贫苦的老百姓反抗公爵。我成了帮助底层人民反抗压迫的英雄。”布莱斯烦躁地挠着头发，说，“公爵的人开始四处追捕我们。不过村民们把我藏在地窖里，给我们吃的，看见我们的鞋坏了，还把自己最好的靴子借给我们穿。他们用充满希望的眼神看着我们，认为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不知怎么回事，我开始帮村民出头，赶走来收税的人，让村民不会挨饿受冻。

“我在石南花丛中躲了三个晚上，最后染上了疟疾，为了治病，一户农民把我藏在货车里偷偷运进了曼德里昂。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藏在这家咖啡馆里，因为害怕治安官而不敢露面。

“你那些该死的歌谣让我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不管我愿不愿意，现在我成了英勇抵抗的领袖，凭我的智慧已经没法解决眼前的困境了，你有什么建议吗？”

科兰特清了清嗓子，思考了一会儿。莫丝卡猜他正在搜肠刮肚，寻找合适的语言。

“亲爱的先生，你的故事太离奇了，如果这个故事是我写出来的，我将非常自豪，不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冲我发火。你希望成为歌谣的主角，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也许比你希望的更传奇一点，不过你不能怨别人，只能怪你自己。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你只需要保持冷静，陶醉在自己的荣耀之中，直到另一位骑白马的英雄取代你的位置。”

“保持冷静？一星期之前，公爵的人逮捕了一个年轻的农民，因为他不愿意出卖我。他的妻子只穿着一件长袍，在漆黑的夜里顶风冒雨骑着马来找我，要我在她丈夫被带到曼德里昂接受审判前把他救出来。我该怎么办？说不行？”

“对，”科兰特马上回答说，“要是我就会拒绝，其他人也会。是你自己抵挡不住这些歌功颂德的歌谣的诱惑，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

这时，莫丝卡身后的门开了，凯特利小姐探出头来。

“我们派去找理发师特里菲什先生的小伙子回来了，克拉姆。他发现一块方巾掉在楼梯上——这是特里菲什先生的暗号，告诉我们他被公爵的人抓走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赶紧撤退。特里菲什是个软骨头，一吓唬他他什么都招了。治安官随时都可能来这儿。”凯特利小姐退出去，关上门。布莱斯仍旧怒气冲冲地看着科兰特。

“明白了吗？他们信赖我，就连她……”他有些绝望地朝着门挥了挥手，“……她也信赖我。”

“啊，啊……我想我明白了。这事有点复杂，有点微妙，你进退两难，关心则乱……”莫丝卡用胳膊肘狠狠顶了一下科兰特的肋骨，科兰特不得不闭上嘴。“我亲爱的朋友，”科兰特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如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你就投入了这么多感情，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那么我怀疑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先生，你是一个浪漫多情的人，我认为你这种情况无药可救。”

屋顶传来脚步声，有人开始收缆绳。挂在墙上的画敲打着墙面，船开始缓缓地前进，随着水流摇摇摆摆。突然，隔壁房间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好像是陶器瓦罐摔在地上的声音，屋顶也传来急促凌乱的脚步声。

布莱斯打开门，莫丝卡和科兰特跟着他走了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满身是泥的男孩正在门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莫丝卡认出他也是流动学校的学生。

“先生，公爵的人正在搜查所有停靠在岸边的咖啡馆。”

“快解开缆绳！必要的话切断缆绳！我们还有人在岸上吗？”

“汉比和佛德尔到岸上解缆绳去了。他们正往船上赶呢！”

街道开始向右移动，河岸和船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汉比和佛德尔一前一后跳上了船，船上的同伴伸出胳膊，稳稳地抓住了他俩。等大家都进入房间，两个女招待在门口蹲下来，用扫帚和平底锅抵住街道边沿，让船能更快离开。

“凯特利小姐！我们快撞上‘快乐松鼠’船头的雕像了。”身材矮胖的那个女招待尖叫起来，她靠着门框让自己站得更稳。

凯特利小姐抓起一把长拖把，用拖把的一头使劲敲打天花板上的一扇活板门，门很快被敲开了。

“斯托莱斯先生，如果可以，请守在烟囱旁边。”

“遵命。”楼上一个看起来有些疲倦的水手匆忙行了个礼。

莫丝卡透过墙上的洞往外张望，看见一队公爵手下挤过人群，他们手里都拿着棍棒，还有两个好像扛着枪。他们的头领站在高处，冲着“月桂树荫”甲板上的水手喊着什么。他指着码头，似乎在命令他们回到停靠的地方，而咖啡馆越走越远，他气得咬牙切齿，气势汹汹地试图从人群中挤出来。

“升起筝帆，斯托莱斯先生！”

“凯特利小姐，不行啊，我们离河岸还不到十桨远。”

“咱们先别操心罚款的事了，斯托莱斯先生。”

冲在最前面的公爵手下已经到了码头边，女招待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

“抓住缆绳，让船停下来！”有人大声喊起来，“船上有逃犯！”

“苏瑟拉奇保佑！”凯特利小姐小声说，“船的速度终于起来了。”

也许起来了。也许对咖啡馆来说，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但莫丝卡发现连一旁的鸭子游得都比它快。

公爵的人忽然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原来，船上有一根长长的钓竿，钓竿末端拖着一根绳子，一个公爵手下拽住了绳子，其他四个人在后面死死地抱住了他，想阻止船前进。顺风顺水的“月桂树荫”拽着他们朝岸边踉跄了几步。看到这种情况，布莱斯拔剑走出门，来到船的一边。莫丝卡记得外墙上有一排楼梯。

布莱斯举剑砍断了绳子，公爵的人纷纷往后摔倒在地，被砍断的绳子重重地扫在他们脸上，如同牛尾巴拍打苍蝇。布莱斯起身回到大厅，站在门口，防止码头上的人跳上船。公爵的人被震慑住了，没人敢上前。

“我们超过了‘快乐松鼠’，‘跳舞驴’也被甩在后面了。现在我们的船尾离岸边有三桨远了，船板娘！”最后一个词大概是“船长”和“老板娘”的结合。

“先生们，我们在河上了，这里已经不是公爵的管辖范围了！”听了凯特利小姐的话，船上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其中一个激进分子热情地拍了拍布莱斯的背，差点把他推进水里，惹得布莱斯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

这时传来一声巨响，有点像树枝折断的声音，只见北墙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洞，接着南墙上也出现了一个洞。

“天哪！”佩特里斯惊愕地叫起来，他看见布莱斯趴在地上，“你还好吗，先生？”

布莱斯用手肘撑着地起身，脸涨得通红，难以置信地扫视着整个房间。

“神仙都要被你们气哭了，你们能趴下吗？他们在朝我们开枪！”

听了他的话，“月桂树荫”里的其他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中有的人先是小心翼翼地把咖啡杯放在一旁再卧倒，有的人还四处寻找干净舒服的地方。这时，又传来第二声枪响，这一枪打中了锅炉和咖啡壶，桌面一片狼藉，这下地板突然变得舒服多了。

“他们不能这么做。”凯特利小姐的声音有些虚弱，“不，他们不能朝河上开枪，水手公会绝不，绝不允许……”不等她说完，布莱斯一把抓住她的袖子把她拽倒在地。

布莱斯卧倒之后，科兰特和莫丝卡也迅速趴下来，他们透过手指的缝隙看着对方。

“小姐，”科兰特小声地说，“我欠你一个道歉。你是对的，我错了。公爵确实魔怔了。”

“小糕在哪里？”莫丝卡四处寻找着她的身影。

她完全不必担心。卡迈恩一直保护着小糕。他把她拖到角落的地板上，并且用自己的胳膊护住她。他似乎并不打算让小糕离开他，对他来说地板也很危险。

“杜切特！”凯特利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杜切特，去厨房，另外取一个锅架放在火上，然后把那里的三把步枪拿回来。西雷丽，跟她一起去，多搬点子弹回来。其他姑娘们，也去帮她们搬子弹。”看着两个女招待匍匐着爬进里面的门，莫丝卡突然意识到“其他的姑娘们”一定说的是小糕和她自己。看起来小糕似乎暂时离不开保护她的卡迈恩，于是莫丝卡跟着女招待进了门。

厨房里热得要命。蒸汽像火山爆发一样，把咖啡豆喷得到处都是。厨房里到处都是锃亮的碗和勺子，映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莫丝卡

的影子。桌子也当橱柜用，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挂在钩子上或是装在袋子里，以防船开动的时候掉下来。

“你拿这些。”杜切特把四个沉重的皮口袋套在莫丝卡的手腕上。她个子很高，长着一头蜜糖色的头发。“还有这些鼻烟壶。拿绿色的。蓝色的是鼻烟，绿色的装着火药。”西雷丽胳膊上拎着的子弹口袋散发着油腻的光泽，闻起来更像蜂蜡。

莫丝卡手里拿了许多圣甲虫形状的小瓶子。她们跌跌撞撞返回主厅，主厅的门被什么东西楔住了，打开一条大约一掌宽的缝。只见布莱斯趴在地上，正用手枪瞄准。如果不看晃动的河岸，几乎感觉不到是在一艘船上，仿佛只是在某栋房子的客厅里。

这时，又一发子弹射穿了门，击碎了挂在墙上的玩偶鱼装饰品的头，里面的木屑纷纷掉下来，撒了旁边的人一身。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子弹？”看着姑娘们手上的子弹，佩特里斯疑惑地问。

“库珀巴克先生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枪支弹药。他造了很多子弹，而且认为把子弹藏在‘月桂树荫’里比较安全。”凯特利小姐一边说一边擦着火枪枪管，似乎这是她的日常工作之一。

“那你们造子弹的铅从哪里来的？”

库珀巴克张开嘴，似乎想要说什么，不过凯特利小姐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他立刻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说来话长。”凯特利小姐平静地说。她从莫丝卡手里拿了一个鼻烟壶，把里面的粉末撒进平底锅里。从莫丝卡的经验来看，“说来话长”其实并不长，只是说话的人不愿意说而已。在目前的情况下，她觉得话里可能涉及偷来的神像。

“呃……我觉得这颗子弹上面好像长了只眼睛。”

“模具的原因，佩特里斯先生。”

莫丝卡把胳膊上最后一包子弹递给急切的库珀巴克，然后跑到对着河岸的墙边，把眼睛贴在墙洞上往外张望。她看见一群穿着黑绿两色衣服的公爵手下站在码头上，船离他们已经足够远了。空气中飘着白色的粉末，好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等烟雾散开，莫丝卡才看清后面的火枪枪管。她正琢磨着枪是怎么使的，只听砰的一声，感觉墙壁震了一下。

这一切简直太奇怪、太不真实了，她甚至感觉不到任何危险，正当莫丝卡感觉不可思议的时候，眼前缓缓升起了一张暗黄色的帆，好像剧院的幕布。她和周围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

“是‘猫薄荷’号！他们是来支援我们的！”斯托莱斯喊起来。

“冲他们喊话，让他们小心子弹。”凯特利小姐大喊。

“他们没回话，不过一直为我们开路，好让我们借助他们激起的波浪。”斯托莱斯听起来有些困惑。

那艘带着黄色风帆的小驳船挡在“月桂树荫”和码头之间，码头上公爵的人根本没法瞄准射击。“船的主帆在摇晃，但是他们没做调整。我想……他们是想挡住公爵的人朝我们射击。”

透过面前的小孔，莫丝卡只能看见黄色的风帆，不过一分钟之后，她听到两个从其他小孔里窥探的激进分子倒抽了一口气。

“是‘美味蛤蜊’号，”凯特利小姐大叫起来，“他们升起帆好挡住我们，拖着锚减速，好跟我们的速度一致。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斯托莱斯一直躲在咖啡馆的烟囱后面观察，但他也只能报告说突然有几艘小船出现，为“月桂树荫”护航，小船的船长们微笑着向他们致敬，但是没做任何解释。现在，他们几乎没有被子弹射中的危险，同时也不太可能向岸上袭击他们的人开火。“月桂树荫”上的人很快意识到可以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了。

凯特利小姐认为如果水手公会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一定会赶回来保护“月桂树荫”，然后集结去海岸阻止捕鸟人。而其他人则认为水手公会不太可能相信一群逃犯说的对公爵不利的话。

高肖克打算派一个手下骑马火速去找在上游待命的锁匠军队，这样即使所有在“月桂树荫”上的人都丧生了，“公爵也将付出代价”。而其他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计划太危险了，而且不喜欢他说咖啡馆里所有人都有可能死掉。

侯普伍德·佩特里斯提议他可以从护航的船队里借一艘小艇，打着和谈的旗帜靠近河岸，把一切解释清楚，“停止所有愚蠢的行为”。大家都很客气，没有直接反对这个想法，只是立刻转移了话题。

“还有别的办法。”艾庞尼莫斯·科兰特说道。实际上，他已经说了好几次，但是没有任何人听。直到库珀巴克不小心点燃了锅里的火药，爆炸声震耳欲聋，屋子里顿时烟雾弥漫。趁大家还在不停咳嗽，科兰特大声说道：“还有别的办法，水手公会也许不会听我们的话，但是他们一定会听文具商公会的话。这两大工会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也没什么用啊，文具商公会也不会听我们的话。”库珀巴克一边往来复枪里装火药，一边说。

“他们会听我的话，”科兰特信心十足地说，“尤其是得知让他们卷入公会战争是一场阴谋的时候。”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所以，”佩特里斯慢吞吞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派你去找文具商，把塔玛琳德小姐陷害锁匠的阴谋告诉他们，并且说服他们去警告水手公会当心捕鸟人？”说完，房间里又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琢磨佩特里斯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天哪，有点儿复杂……也许我应该画张图表，这样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就不能想个简单点的办法吗？”布莱斯一边小声咕哝，一边继续用枪瞄准门口。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先生？”科兰特反问道。

“我都被你们弄糊涂了，哪里想得出什么办法！”布莱斯气哼哼地说。莫丝卡觉得自己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

布莱斯上下打量着科兰特，问：“你游泳游得怎么样？”

“啊……”科兰特垂下眼睛。大多数激进分子和锁匠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会游泳。”莫丝卡说。

科兰特眼前一亮。“我说什么来着？先生们，这个姑娘在一个天天被水泡着的村子里长大，青蛙是她的保姆，水草是她的玩具。她比鳟鱼还会游泳，而且她还是文具商公会签过契约的学徒。”他用双手把莫丝卡推到房间中央，“我可以写封信让她带给在妙语连珠咖啡馆的文具商。凯特利小姐，你有小船吗？”

“恐怕没有，科兰特先生。不过我们有一个木澡盆，我们有时会让女招待坐着它到水里检查船体。”

莫丝卡的脸唰地红了，尽管所有人都在冲她微笑，但她突然不明白大家在说什么。她好像是自愿的，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她还没反

应过来。她看见高肖克把科兰特叫到角落里，小声对他说着什么，然后把两把钥匙放进他手里。

“迈尔小姐——”佩特里斯带着惯有的关心表情看着莫丝卡的脸，说，“如果你选择不去，没有人会责怪你。”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对吗，佩特里斯先生？”莫丝卡轻声说。

凯特利小姐控制住了局面。科兰特写信的时候，莫丝卡去后屋吃晚饭，让自己镇定下来。莫丝卡很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但她对给苹果派毫无胃口。布莱斯进来的时候，她把苹果派放到一边，咳嗽了一声。发现莫丝卡正盯着自己，布莱斯有些尴尬，他把视线停留在墙上一个装饰用的锚上，然后坐下来。布莱斯让莫丝卡想起了斗兽比赛中的麝猫，被困在一场它不能理解的斗争中，眼神里充满了失去自由的悲哀。

“那么，你想娶凯特利小姐吗？”

“如果她愿意。”布莱斯看起来好像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生气，但是他有太多事情要想，没时间生气。如果莫丝卡再不说话，他大概又要开始想石南花丛的事情了。

“她有一双特别的眼睛。”

“她的眼睛非常漂亮，”布莱斯鼓起勇气说，“她……和我以前遇到过的人都不一样。她是一位真正的淑女。而且……”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梦幻般的表情，“……她能够在二十秒内把枪擦干净、上膛并且瞄准。”

莫丝卡认为这的确是爱上一个人的绝佳理由。不过凯特利小姐似乎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她是如此端庄而整洁。接着她想起来凯特利小姐曾经温柔地提起过她的名字，克拉姆……

“你出生那天的守护神是斯科尔诺斯——”

“对，他的职责是引诱鱼虾进网。”布莱斯盯着莫丝卡，喃喃地念着莫丝卡的名字，然后扬起眉毛。“帕尔皮塔图？”莫丝卡点点头，他们交换了一个同病相怜的苦笑。

“这个名字已经叫了二十九年又两个星期了。”

“我的名字已经叫了十三年又十一个月了。”说这些似乎已经足够了。

“好吧，”布莱斯低声吼道，“走吧。我们的朋友需要黑上尉布莱斯当英雄，需要你坐上洗澡盆。”

决斗

莫丝卡从后屋走出来，科兰特把一封封好的信放进她手里，但又似乎不情愿松开手。

“你……你游泳技术还不赖，对吗？”

“可以与鳟鱼媲美。”莫丝卡毫不犹豫地回答。

“哈哈，嗯，莫丝卡，你送信的时候，走灰桥。如果我们的计划失败了，马上离开曼德里昂。如果看到河上飘起了黑烟，要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你会把萨拉森从盒子里放出来，对吗，科兰特先生？”

“我向我的灵感女神发誓。”

莫丝卡知道科兰特一定会。他们都在等待风暴的到来。他们不知道现在曼德里昂发生了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里发生的事情最终也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他们就像一袋被扔进河里的小猫。”跟着科兰特经过激进分子身边的时候，莫丝卡小声地说。科兰特压低了帽子，无声地表示同意。

恐惧让每个人都异常活跃而又脆弱，如同蜡烛烧光前燃起最后的猛烈火光。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局。莫丝卡觉得双腿似乎灌满了铅。他们中有的人会死掉，也许所有人都会死掉。

莫丝卡想和小糕告别，不过卡迈恩一直在保护她，她似乎非常安全。莫丝卡想也许她好事将近了。

厨房的墙上有一扇打开的活板门，一只看起来很坚固的巨大松木澡盆被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绳子固定在墙壁上。

“小姐，爬进澡盆的时候当心点，你帮了大家一个大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乐观一点。守护神会保佑你的……”

凯特利小姐把一个手镯套在莫丝卡的手腕上，手镯上挂着几个摇摇晃晃的木头雕刻的人物吊坠。它们的脸瘦得只剩下骨头。莫丝卡认出来这是小古德金，她惊奇地发现在凯特利小姐眼里，自己还是个孩子。

许多人帮忙拽着绳子，牵引着澡盆来到舱口，莫丝卡突然置身开阔的户外，厨房的水蒸气涌到她周围，她感觉脸似乎被冻掉了一层皮。澡盆颠簸着放下去，砰砰砰地撞击着咖啡馆的侧面。“咖啡馆”下面是跟普通船一样的船身，水光反射到船身上，犹如神秘的象形文字。

莫丝卡松开澡盆上穿绳子的钩子，澡盆突然往下一沉，迅速地漂到了“月桂树荫”的船尾。

“喂，抓住了，我们把你拖上来！”

一根绳子扔到莫丝卡脸上，莫丝卡下意识地抓住了绳子。一艘向停在码头的大船出售食物的小货船跟在“猫薄荷”后面。船上两个姑娘正打量着莫丝卡。这两个姑娘梳着长长的辫子，和大多数吉卜赛人一样，她们的工作服外面还套着一件宽松的马甲，胸前绣着蜿蜒的斯莱河。

河水透过木板条之间的缝隙渗进澡盆，莫丝卡连忙把绳子系在澡盆其中一个把手上。两个吉卜赛姑娘把绳子用力往上拽，然后走到船边，把莫丝卡拉到船上。

“‘月桂树荫’里的人都还好吗？”等她们气息平缓之后，其中一个姑娘问。

“我在的时候还好。公爵的人只打中了一条鱼，打碎了一个壶。”莫丝卡回答。她摸着胳膊上的几道红印，这是吉卜赛姑娘拉她的时候强壮有力的手抓出来的。

“他怎么样呢？”年纪较轻的女孩问。

“哪个他？”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年纪较长的姑娘解释说，“他走出来用剑砍断缆绳的时候，内科医生伍尔诺的小女儿廷达一看见他就忍不住喊出了他的名字。公爵的手下还有其他人都听见了，治安官们开始大喊黑上尉布莱斯在船上，如果‘月桂树荫’不靠岸，他们就要去西塔楼，在大炮里装上炸裂弹，朝船上开炮。”莫丝卡看过许多关于海盗战争的故事，知道“炸裂弹”指的是浸过油的布，可以用来引燃建筑物或者船只。“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绝不能容忍有人用这种懦夫的伎俩谋害勇敢的布莱斯上尉。”

“勇敢又英俊的布莱斯上尉，”年纪较轻的姑娘补充说，“他真像他们说的那么英俊吗？”

“比传说中还要英俊三倍。”莫丝卡毫不犹豫地回答，“而且，他有一双坚毅的眼睛，这让他比传说中还要英俊六倍。”

“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莫丝卡犹豫了一下。她并不知道布莱斯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呃，就像天空中的云朵一样变化多端。当他俯视着敌人的时候，他的眼睛是银灰色的，就像月光下的岩石。嗯……当他微笑的时候，眼睛是明亮的蓝色。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颜色。”

“有变成绿色的时候吗？”

她的语气中饱含着期待，莫丝卡不能让她失望。于是她说：“当然。大多数时候都是绿色的。”

“我就知道。我早就说过布莱斯上尉一定有一双绿色的眼睛！”

小船偏离航线，脱离护卫“月桂树荫”的船队，往河岸驶去，河岸上挥舞着火枪的治安官并没怎么在意。毕竟船上只有三个吉卜赛姑娘，看起来年纪都还小。尽管其中一个看起来比其他两个姑娘苍白一些，不过她的眼睛跟她们一样黑，甚至更黑一些。

趁水边的人群不注意，莫丝卡悄悄上了岸。年长的吉卜赛姑娘轻声告诉她：“钟声响起前，‘妙语连珠’都会停靠在威瑟温街。”

莫丝卡往威瑟温街走去，半路上，她听到了教堂的钟声。莫丝卡离“妙语连珠”还有一段距离，不过远远看去，这里和其他咖啡馆一样，似乎被搜查过了。在张贴墙外面，许多戴着假发和眼镜的绅士正耐心地等待着，大多数手里仍然拿着咖啡杯。不过钟声一响起来，他们连忙走上跳板，准备到船上躲避。屋顶上的水手也准备扬帆起航。

所有曼德里昂的人似乎都聚集到了水边，激动地观看河上戏剧性的一幕，其中有做水桶的，也有卖鸟蛤的，有纺织工人，也有车轮修造工。经过的马车无路可走，也找不到路，不少人爬上停止不动的车厢，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水面上发生的事情。莫丝卡的面前是一堵厚

厚的人墙，她根本没法靠近河边，眼看“妙语连珠”就要开走了。这可怎么办?

有了！莫丝卡的手有些发抖，她从裙子的大口袋里掏出印着字的围裙，套在自己头上。她本来想发出吓唬人的尖叫，然而她最后叫出声的时候，听起来却像泼妇在大喊大叫。不过不管怎么样，她的叫声成功地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力。

“啊，上面有字，快把眼睛闭上！”

一时间，周围再也没有人挡着她了。她一边往前跑，一边向脑海中的帕尔皮塔图，手腕上的小古德金，以及所有擅长保护一个什么也看不见却不停往前跑的女孩不掉进河里的守护神祈祷。正当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靠近“妙语连珠”，有人一把扯下了她脸上的围裙。完了！眼前出现了那个监狱里来的红头发治安官。幸运的是，红头发治安官立刻把围裙扔进一个装满盐水的鲱鱼桶里，然后拔出剑戳了几下，好让桶沉入河里。莫丝卡趁机冲向咖啡馆，在咖啡馆的门关上之前用木屐卡住了门。

“我有一封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先生写给马布维克·托克先生的重要信件！”

两分钟之后，莫丝卡进入了“妙语连珠”。马布维克站在她面前，打开了科兰特信上的封蜡。他展开信，从信封里抖搂出来两把小巧的钥匙——正是莫丝卡看见高肖克递给科兰特的那两把钥匙。托克一边一目十行地看着信，一边用舌头来来回回舔着指尖，像削铅笔一样。

“你的雇主告诉我，”托克抬起头看着莫丝卡的脸，说道，“他有大量证据证明塔玛琳德小姐是叛国贼、野心家，并且是非法印刷机的幕后黑手，他保证如果我揭发她，他会立即把证据交到我手上。是真的吗？”

莫丝卡点点头。

“他说你已经带了证物前来？”

可是印着字的围裙已经跟鲱鱼桶一起沉到了河里。莫丝卡只好卷起袖子，给他看手腕上、胳膊上的印迹。

“恐怕我身上没盖文具商的印章，”她说话时带着山鸦村的口音，仿佛嘴里包着干麦片，“你要把我烧毁吗？”

“鉴于你的皮肤上有重要的证据，不会。”托克的嘴角迅速耷拉下来，露出一个奇怪的微笑。接着，他默默地坐下来，眼睛心不在焉地扫过自己面前的桌子，仿佛莫丝卡递给他一根线，而他要顺着线去寻找幕后编织的大网。

“那个女人的头脑可真不简单！”他钦佩地说。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仿佛一个珠宝商正在欣赏他见过的最大、最美的钻石。“你在哪里找到印刷机的？”

“旧货商的木筏上，就在一扇活板门下。”

“当然……旧货商……怪不得我们不能通过纸张追查到，纸是他们自己造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使用的是劣质纸浆，棉线里还混杂着羊毛线……这只大老鼠太聪明了。不过我们也有聪明的小老鼠，不是吗？”他又露出了耷拉着嘴角的奇怪笑容，“印刷机现在在哪里？”

“很可能还在木筏里。为了不让旧货商找到我，我不得不从船上下来。”这台印刷机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噢，当然。”托克灰色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莫丝卡，“希望那些坏蛋把筏子停在了下游。如果没弄错风向，河口不久就会涨潮，好几

英里以外都会受影响。这么汹涌的潮水，除了系泊得最牢靠的那些大船，一般的船只会被撕成碎片。”

“你可以走了，现在外面安静多了……”

咖啡馆很快靠了岸，莫丝卡一走出门，托克连忙转过头，大声喊道：“沃夫！派两个人跟着她，别跟丢了！”

“先生，跟着谁？”

“当然是那个眉毛浅浅的、像雪貂一样爱四处打探的姑娘！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爱撒谎的人。腼腆的人说谎的时候耷拉着眼皮，胆子大的人说谎的时候忘记了眨眼。那个姑娘说谎的时候爱咬嘴唇，她刚才绝对没说实话。我肯定她知道印刷机在哪儿。她相信了我说的河口会涨潮的话，很快就会跑去印刷机那里，确保印刷机安全。悄悄跟着她，她会带你们找到印刷机，快去！”

沃夫带着两个强壮的手下离开了。托克从文具盒里拿出纸，匆匆写了一封信，然后把信装进信封，用蜡封好。

“乔特，沿着河往上游走，找到水手公会的人，把这封信给他，让他务必把信送给他们的头领。河上的战争一触即发，水手公会必须在造成更多伤亡之前加以阻止。告诉他们有一艘从海上开过来的船，绝不能让这艘船抵达曼德里昂。找匹快马，快！”

乔特跑出房间，托克长舒了口气，开始接着研究那张看不见的网。

“真遗憾，我从来没跟塔玛琳德小姐一起打过牌，”不过此时此刻他却感觉自己似乎正在和塔玛琳德打牌，试图解读她如雪般洁白的脸上绝不妥协的表情，“你知道什么是勇气吗？勇气不是不加思考地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这不算什么，不过是冲动而已。真正的勇气是

把事情想通透，看清所有的风险，然后规避风险。塔玛琳德小姐是一个有勇气的人。问题是，我有吗？我想她这张牌打错了，不过我敢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吗？”几秒钟之后，他把那两把钥匙像摇骰子一样在手里晃了晃，做出了决定。

“卡维亚特，带上这个。这是东塔楼内门的钥匙。”

卡维亚特紧张得说话都结巴了：“这，这是怎么，怎么得来的……”

“还得感谢锁匠。你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难道你想带着这副表情去逮捕塔玛琳德小姐吗？”

“塔玛……玛琳德……德小……小姐……”

“给！”托克把一张密封的羊皮纸拍到卡维亚特手上，“公爵给了我们一张可以搜查任何地方逮捕任何跟印刷机有关的人的逮捕令。你一定得确保有足够的证据，否则我们就等着巡回法庭审判之后被绞死吧。带上三个人，还有枪。”

卡维亚特走出咖啡馆，看到码头沿岸聚集了一大群兴奋的人群，你推我搡，混乱极了。卡维亚特心想：大概是。划船比赛吧。这些人真是。又愚蠢。又危险。

托克先生总是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应该让玛莎告诉那个姑娘把旧窗帘补一补再挂起来。不过好像别人也没有被冻得发抖。我大概，是生病了吧。托克先生总是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人群像往常一样，自动给穿着文具商制服的卡维亚特等人让出一条道。东塔楼门口的警卫看了一眼羊皮纸上的公爵封印，也让到一旁。

站在这些我希望成为其中一员的女士和先生们面前。我看起来多么寒酸呀！早知道我应该戴上丝绸领结，还有最好的那顶假发。

“公爵的差事！”他冲塔楼门口的男仆晃了晃逮捕令，大声喊道。在他们来得及反对之前，卡维亚特挽起宽大的袖子，挥舞着银色的小钥匙，然后充满自信地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里。他穿着制服，又拿着钥匙，还一副自信的神气，这一切足够了。有人跑去报告情况，但是没人敢上前阻止他。

他在楼梯上碰到一个看起来一脸热情的年轻人，年轻人好奇地看着他，但没有上前询问。卡维亚特沿着楼梯往上走，隔着衬衫也能感受到冰凉的手枪枪管。

塔玛琳德小姐正坐在梳妆台前补妆。她眼角的粉底出现了一道细纹。这道微小的瑕疵除了她自己别人几乎不可能看出来，不过她仍旧拿出一把沾上粉的猫毛刷子涂涂抹抹，让妆容保持完美。

眼角怎么会出现细纹？刚才皱眉头了？什么事情让她皱眉头了？一个捕鸟人间谍告诉她“月桂树荫”和公爵的人正在河上对峙。她肯定公爵很快就会失去耐心，向咖啡馆开火，对于护卫的船只，要么放火烧，要么把它们驱散。很快盗贼布莱斯，激进分子佩特里斯，还有船上的锁匠就会丧命，成为悲惨而又无聊的传说。过不了多久满载着她捕鸟人盟友的战船就会赶到，随时准备占领曼德里昂。

梳妆台上摆着两封信，和之前的信一样，这两封信都是她找人模仿双胞胎女王的笔迹写的。她还用首都带回来的假印章戒指伪造信封上的封印。这两封信里感谢了公爵的忠心，还包含一份应该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单。塔玛琳德很有耐心，名单上的人不多，而下次名单会列得长一些。

没什么可害怕的，她的计划天衣无缝。

她审视着镜子里那张脸，寻找任何细小的瑕疵。很好，很完美。

塔玛琳德小姐伸手把刷子放在粉罐旁边，没有收回手。洁白细腻的粉底里，一个黑色小东西身体和翅膀都受了伤，垂死挣扎着，在光滑的表面上留下了一道痕迹。那是一只苍蝇。

门外的楼梯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脸上的伤疤又泛起了抽痛。

透过皮肤里像扣眼一样的“耳朵”，鳄鱼听到了锁孔里钥匙转动的声音。它还听见塔玛琳德小姐匆忙起身时衣裙窸窸窣窣的声音。门开了，冲进来四个人。鳄鱼张开嘴巴呼吸。那几个人身上带着墨水、烟草以及路上泥土的味道，这对它来说毫无意义。不过他们闻起来陌生又危险，鳄鱼非常肯定，它可以美餐一顿了。

鳄鱼从篮子里爬出来，肚子上的鳞片摩擦着马赛克地面。

看到四个穿着文具商制服的人眉头紧锁，匆匆地爬上楼梯，林登·凯尔拉比有些惊讶，不过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跟着他们没什么意义，查出他们从哪里来也许收获更大。在蜂巢庭院入口处，警卫十分紧张，严厉地盘问着所有出入的人员，确认没有问题才会开门。凯尔拉比给了警卫一些好处，轻而易举地从大门走出去，并且很快问出了文具商来的方向。他迅速朝着河岸走去。

快到码头的时候，他停下来戴上手套，然后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很冷，夹杂着远方风暴的干燥气息，以及火药的刺鼻气味。

在街道的一个角落，人群安静地挤在一起，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他昂首挺胸地走到人群中央，人们给他让出一条道，以为他是来处理问题的。凯尔拉比把手杖伸进腌鲱鱼的桶里，从里面钩出一条打湿的围裙来。这时，一个红头发的治安官把手搭在他胳膊上。

“非法印刷品的事，先生，”治安官急切地小声说道，“上面没有文具商的印章。”

“我看出来了。这是孩子的衣服——她不在桶里吧？”

“不在……她扔下围裙就跑了。”

“你看清楚她的长相了吗？”

“看清楚了，”治安官咕哝着，“一个看起来像雪貂一样爱打探的女孩，粉色的头发，眉毛颜色很浅。她上了妙语连珠咖啡馆的船。”

让治安官惊恐不已的是，凯尔拉比竟然弯下腰，仔细地研究那条湿淋淋的围裙。

“噢，莫丝卡·迈尔，你不知道你玩的游戏多么危险。我得赶在别人之前找到你。”他用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小声地说。

红头发治安官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凯尔拉比身上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凯尔拉比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消失在了人群中。人们为了能看清河上的战事，你推我搡，最前排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挤进河里。

“长官……”一个低级治安官拽了拽他的衣袖。

红头发治安官转过身，发现周围的人都惊慌失措地给一顶装饰着金色和蓝色螺纹的轿子让道。谁也不会认错轿子旁边的徽章。

噢，神哪，别在这个时候啊……红头发治安官时常白日做梦，梦见自己受到公爵接见，或者是因为抓住了偷走公爵玫瑰色丝绸手套的小偷，或者是因为打败了拦路抢劫公爵马车的盗贼。不过此时此刻，红头发治安官只希望公爵待在他的塔楼里，给牙齿做做美白，或者修修眉毛。

他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朝轿子旁边跑去。他也不太确定该什么时候鞠躬，所以只好在离轿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开始。他就这样弯着腰一直朝前走，仿佛在穿过一条看不见的隧道。

红头发治安官第一眼只看到一顶巨大的假发，上面撒着淡紫色的假发粉，精心修剪成了苏丹包头巾的形状。他第二眼看到了假发下那张英俊的长脸，左右脸颊对称地点着痣。这张脸上挂着微笑，不过笑容似乎有点不对劲，似乎在冲着别的人笑。

公爵的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嘴角夸张地上扬着。“为什么河上没有你的人？”公爵的声音比红头发治安官设想的高很多，“我听说强盗布莱斯和那群暴徒是曼德里昂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案件的罪魁祸首，他们这是在嘲弄你，以为到了河上就能逃脱。”

“请原谅，公爵大人，但是没有船肯载我们。”红头发治安官挫败地说，“所有的船长都说这样违背了水手的规矩——只有水手公会的船可以载客……公爵大人，我发誓我想尽了所有办法，甚至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但他们仍旧这么说。”

“那就找一艘内河船来！”

“大人……找不到内河船。他们都从上游消失……追查强盗去了，还有人说……”治安官舔了舔嘴唇，“当然，河上还有咖啡馆，不过进去之前得先交出武器……”

“他们不会让我交出武器的，”公爵大声说，“菲尔德斯巴，把帽子和走路戴的假发给我。”公爵低头走出那顶巨大的包头巾一样的假发——这顶假发还留在原处，被轿子上支出来的一个巨大的发卡固定着。贴身男仆给他套上一顶看起来更加自然的假发，然后戴上一顶装饰着孔雀羽毛的三角帽。

公爵走出轿子，他穿着华丽的宝石蓝和翠绿相间的衣服，丝绸的马甲在天鹅绒大摆外套下闪闪发光，前排靠近水边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他个子本来就很高，再加上穿着一双深红色的高跟鞋，立刻显得高大无比，如同挂在墙上闪着光的巨幅人物肖像。公爵站在河边，观察着河面上的情形。他的人民可以趁机大饱眼福，一睹著名的、英俊的曼德里昂公爵的风采。

“看！”他指着天空喊道。在人群上空，出现了一张巨大的筝帆，上面画着两个面对面的女性的头，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这张筝帆的主人在向女王陛下致敬，作为回礼，我们也要用我们的习俗朝他们致敬。”

筝帆属于一家叫作“女王头像”的咖啡馆，秃头老板打开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浑身闪闪发光的公爵亲自来迎接他，他的前面站着治安官，左右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后面还跟着一位抱着盒子、皮手笼和备用假发的中年男仆。

“我们很荣幸……万分荣幸……尊敬的公爵大人……”这家咖啡馆是那些效忠于阿维勒斯家族和双胞胎女王的人最喜欢的地方，看见公爵大步走进门，咖啡馆里的很多客人激动得差点被咖啡呛到，他们连忙朝公爵毕恭毕敬地鞠躬，头都快碰到脚背了。

“你们现在有一个为女王陛下立功的机会。”公爵高声说。他抓住一片窗帘，一把扯下来，然后颤抖着把手伸出窗外，指着“月桂树荫”说：“跟上那家咖啡馆。”

“‘女王头像’咖啡馆重新起航了，”凯特利小姐很快就察觉到了，“真奇怪，他们原本应该在梅特隆街再停靠两小时。”

“难道是另一艘打算护卫我们的船？”佩特里斯透过借来的单片眼镜努力朝远处搜寻，不过他什么都看不清。

“我想并不是，佩特里斯先生。那家咖啡馆大多数客人都是老派的保皇党，要是有女招待弄洒了他们的茶，他们就会用鞭子抽她。如果他们的马车遇到小孩，他们宁愿让马从小孩身上踩过去，也不愿让一让，以防马车轮子陷进路旁的下水沟。”

屋顶的活板门上垂下一条绳梯，布莱斯站在绳梯最上面，以便越过甲板观察“女王头像”。

“窗户边站了很多人，”布莱斯朝底下喊道，“公爵的人——我看见他们的制服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凯特利小姐喃喃道，“那艘船一时半会儿还追不上我们，不过即使它不能超过我们，也可以跟在我们后面，挡住风，让我们的速度慢下来。他们更有优势，他们的主帆比我们大，而且有八张辅助筝帆，而我们只有六张。把舵转向左边，让他们也跟着转舵，斯托莱斯先生。”

女王头像咖啡馆粉刷成嫩绿色，比月桂树荫更矮，也更快，它的船尾有一个小露台，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河岸的风景。阳台上有两个治安官，蹲在桌子下面做掩护。这时又传来一声枪响，两个治安官消失在了硝烟之中，枪声在水面上久久回荡。

“怎么回事，他们想打中我们船头，让我们投降？”

“不！快看‘猫薄荷’！”只见“猫薄荷”的舵手倒在舵上，血迹从他外套臀部的位置蔓延开来，另外一名船员把他拽倒在地，船头开始摇晃起来。“‘猫薄荷’的主帆失灵了，船好像不受控制了。”

“希望‘干旱期’和‘美味蛤蜊’上的船员发现这个情况了，”凯特利小姐小声说，“否则‘猫薄荷’一掉头就会跟他们撞上。”这个时候，从“月

桂树荫”里面已经看不到摇摇晃晃的“猫薄荷”船里的情况了，令所有人更加不安的是，船后面传来一声巨响。

“‘干旱期’避开了‘猫薄荷’，”斯托莱斯喊道，“不过他们开始转舵了。‘美味蛤蜊’撞上了‘猫薄荷’，我想‘猫薄荷’要被困在那儿一段时间。‘女王头像’超过了他们，船员在调整船头的三角帆。噢，不，他们两舷的帆都张开了，正逼近我们。”

由于两艘船都比普通的手推车还慢，追赶显得更加激烈了。好比两个人在浇满糖浆的路上赛跑，比在普通道路上更让人紧张。

“我们真是比乌龟还慢。”布莱斯上尉小声咕哝着。

紧接着又传来一声枪响，射中了一艘护卫船吃水线以下的船身，水透过弹孔灌到船里，这艘船不得不往岸边驶去。等“月桂树荫”上的人可以看清女王头像窗帘上的花纹，他们也开始举起枪还击，“月桂树荫”的主厅很快变得烟雾缭绕，“女王头像”还是没有减速，而“月桂树荫”因为风力不够，帆垂了下来，和“女王头像”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那是什么？”烟囱附近传来一声巨响。

“他们扔上来一个钩锚，打算强行登船！”布莱斯顺着绳梯爬上了甲板，“他们应该扔钩锚，但估计找不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所以用炉栅来代替……”

“姑娘们，到厨房去！”凯特利小姐环顾四周，寻找离她最近的武器。

“你也去，科兰特先生。”科兰特看起来不太会使枪，于是凯特利小姐往他手里塞了一把大汤勺。

进到厨房，凯特利小姐打开舱门，正好对上一张惊愕的脸——一个低级治安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登上了“月桂树荫”，他此刻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握着枪。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大汤勺，一阵猛打，低级治安官不得不放下枪。凯特利小姐拎着一壶烧开的咖啡朝作势要朝他浇过去，他吓得连忙松开绳子，尖叫着掉进了河里。

命运扇动着帆布翅膀降临到我们头上，伊帕尼莫斯·科兰特一边靠在木墙上摸着额头，一边想，我就要死了，手里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只有一把汤勺。到现在他还是安安静静，畏畏缩缩，只希望能避开船上愤怒的人群，不过他密切关注着眼前的一切，他的思维窜来窜去，好像一只试图逃离起火房间的老鼠。他从一个满是水蒸气，完全看不清东西的房间走到一个烟雾缭绕，仍然看不清东西的房间。他突然踢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作为回应，里面的东西发出扑扇翅膀的声音。命运的翅膀。命运的翅膀……

“年轻人，你扔东西准吗？”

卡迈恩正在给库珀巴克的手枪上膛，听见有人叫他连忙抬起头，回答道：“没问题，我能把栗子从树上砸下来。”卡迈恩一脸疑惑。

“你能扔这个吗？”科兰特举起假发盒，“把这个从窗户扔到‘女王头像’的船舱里去。”

卡迈恩想了一会儿，说：“我需要到外面去。”

“我知道。”

“会有用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也许有用。”“那把盒子给我，先生。”

卡迈恩把假发盒挂在肩上，走到绳梯下面，这时他突然停住了。做一件英勇的事情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大家都忙着手头的事情，没人注意到他的时候。当然，是几乎没有人——小糕注意到了他，正惊讶地看着他。卡迈恩内心悸动不已，他弯下腰，在小糕的脸上吻了一下，这个吻如此笨拙，他的眉骨直接撞到了小糕的前额。

当他爬到绳梯顶端时，风呼呼地刮着，吹得他的衣领跑进了嘴里，吹得他短短的辫子不停地拍打着脖颈。勇敢的布莱斯上尉正蹲在烟囱后面，清理手枪。“月桂树荫”的船员或是趴在甲板上，或是在需要调整风帆的时候蹲着身子来回跑。

卡迈恩趴在甲板边缘，胳膊在船舷边晃来晃去，他手里攥着假发盒的背带，假发盒也跟着来回摆动。卡迈恩瞄准女王头像下方的一扇窗户，那扇窗户边站着一个穿紫红色外套的男人，他把飘到脸上的窗帘拨到一边，举起枪瞄准了布莱斯船长藏身的地方。卡迈恩抡起胳膊，一，二，三……

假发盒正好砸在那人脸上，那人踉踉跄跄往后退了几步。盒子从对面的窗台上反弹到房间里。站在另一扇窗户旁边的人立刻回过头四处搜索，想找出到底什么东西落了进来。

“打起精神来！”有人大喊，“傻瓜，笨蛋！只是一只鹅，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在这儿，我指给你看……”

接下来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好像把六七头牲口锁进碗柜，然后把碗柜推下楼。一片混乱之中，有人胡乱开了几枪。从船上水手们混乱的状况来看，他们已经发现了甲板上的弹孔。接着，咖啡馆的大门打开了，有人跳到河里，朝河岸游去，一顶三角帽在他身后随着波浪上下起伏。

卡迈恩爬起来，跑回了活板门旁边。他在绳梯顶端停留了一两秒，突然抬起头仰望着天空。甲板从后面重重地撞了他一下，他的上臂好像被什么东西牢牢抓住了，似乎可以带着他飞到空中。肩膀上传来一阵湿热的感觉，他试着直起身子，却感到一阵疼痛，不得不再次趴在甲板上。

什么东西在拉他的腿。卡迈恩低头往下看，却看见艾庞尼莫斯·科兰特惊慌失措的脸——他用头抵住活板门，抓住了卡迈恩的脚腕。卡迈恩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科兰特想偷他的靴子，其他人会注意到吗？不过他太疼了，只能任由自己被科兰特拽下来。后来他感觉有人从腋下抱住他，然后把他放平。他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后，头上似乎有好几只手晃来晃去。他被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耳边回响着奇怪的声音，几绺红头发拂过他的脸。

布莱斯眼睁睁看着年轻的卡迈恩被子弹打中，但他离得太远，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看着科兰特从隐蔽的地方爬过来，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啊，他想，孩子们的勇气让我们羞愧，还有人因此背上中了一枪。

他因为清醒而心痛不已——他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他向同伴们隐瞒了这个事实，就像他没有告诉大家他得了流感一样——即使流感让他的头晕眼花，嗓子疼痛难忍，他也默默地忍受着。那些依赖他的人需要看到他无比强大，无所不能。

但是一个英雄布莱斯上尉远远不够，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枪……不，他们需要的是奇迹。布莱斯看见女王头像咖啡馆的船上，有人悬在外墙的楼梯上，有人蹲在窗台上，有人在甲板和阳台上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在主厅里搞破坏。卡迈恩的奇袭为“月桂树荫”争取到了一些时间，但是过不了多久，“女王头像”就能从混乱中恢复过来。

“‘月桂树荫’上的人注意了，公爵大人命令你们放弃抵抗，立即投降！”喊叫声似乎来自“女王头像”的阳台。

布莱斯想起子弹穿透卡迈恩的胳膊时他痛苦的脸，不由得义愤填膺。

“我是克拉姆·布莱斯上尉，我要求和曼德里昂公爵阿弗卡多·阿维勒斯进行手枪决斗。我代表被他剥削和压迫的人民向他发起挑战，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我呼吁他为了他拥戴的女王，站出来和我决一死战，让神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他听见自己的话在河面上久久地回荡着，原来，有几艘小船停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船上的人大声把他的话转述给水边的人群。

“公爵接受你的挑战。”

感谢小偷和流浪汉的守护神瓦尔坡，愿他的小丑狗健健康康，布莱斯想，公爵一定是疯了。

“‘女王头像’的船长海德先生将给我当副手。”公爵说。布莱斯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斯托莱斯，后者冲他点点头。

“那么我的副手是斯托莱斯先生。”

“月桂树荫”的船员们连忙清理干净甲板，布莱斯站起来，好让“女王头像”上的人可以看清楚他，小船上的船员在两艘船附近和河岸之间来来回回，向岸上的人群传递最新的信息。如果现在他们对我放冷枪，那么所有人都会知道……

只见一个穿着宝石蓝和金色相间衣服的高个子男人爬上了“女王头像”的屋顶，他的心跳得更厉害了。风吹乱了公爵的假发。布莱斯的心脏一阵抽痛，他想起来，挑战是他发出的，所以第一枪应该由公爵来射击。

布莱斯稳稳地站在原地，公爵仔细地擦亮了一把好像女性用的、纤细的大口径手枪，转身向对手致意，然后开了第一枪。布莱斯离“女王头像”并不远，他甚至能够看清手枪冒烟前火药产生的火花。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好像有人冲他的耳朵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他深吸了一口气，确认自己的肺完好无损。公爵打偏了。

布莱斯举起自己的枪，不慌不忙地调整角度，瞄准了穿得像豆娘一样鲜艳的公爵。只需要一枪，他就能让疯狂的公爵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不过在另一边，成百上千的人注视着，他觉得他们的呼吸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他们的眼里和心里都是英雄布莱斯上尉。为了他，村民们宁愿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为了他，激进分子愿意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人；为了他，那些小船的船长冒着枪林弹雨来护航。如果他此时此刻占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的便宜，曼德里昂公爵会死，那个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也会倒下。

布莱斯举起枪，对准了离公爵头顶上方，然后扣动扳机。子弹射断了“女王头像”主筝帆的线。布莱斯放下枪，却听到河岸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附近的大小船只也传来阵阵欢呼。

当他转身背对着对手的时候，掌声变成了吸气声。布莱斯发现“月桂树荫”上的船员都一脸震惊，他再次转过身，看见公爵从外套里掏出另外一把手枪，跟第一把一模一样。他开始用这把手枪瞄准布莱斯。怦怦怦，布莱斯觉得这声音太过响亮，仿佛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心跳声，他的安危牵动了每个旁观者的心，他们的心也跟着怦怦跳。他没有时间趴下，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原来这就是当英雄的感觉……

接着，冻结的时间仿佛又恢复了正常，断了线的主筝帆迅速往下落，如同一只鸟拍着翅膀俯冲下来。只听乓的一声，主筝帆击中了公爵的后脑勺，把他撞进河里。河面上溅起了很大的水花，公爵却没有浮出水面，河面上冒了几个泡，最后只剩下一顶三角帽。

为什么公爵的人停止向我们开火了？布莱斯靠在烟囱上，感到很惊讶。他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内心的疑问很快有了答案：天空中布满了带着水手公会徽章的筝帆，河面上出现了大量水手公会的船。轻便的内河船冲在最前面，升起一张张筝帆宣告他们的到来。只要他们来了，就不会有人敢在河上开枪了。

不可思议，布莱斯想，莫丝卡一定成功地把消息传递给了文具商。近处船员和远处人群的欢呼声、尖叫声响彻云霄，布莱斯头晕目眩，远处的人们激动地把帽子抛向空中，而近处的小船升起了庆祝的旗帜。

在灰桥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布莱斯看见一个矮矮瘦瘦的、穿着橄榄绿裙子的人影，在一片欢腾中显得异常安静。他的眼前忽然一黑，头晕目眩了几秒钟，等他确信那就是莫丝卡的时候，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

不设防

活的银扇草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莫丝卡经过一片在风中沙沙作响的草丛时想。银扇草深绿色的果实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胳膊，感觉又凉又粗糙，好像猫爪子上的肉垫。河边的小路白天还比较好走，但现在天色已经开始变暗。找到旧货商木筏的唯一办法就是顺着河搜寻，她只能沿着看得到水面的地方，艰难地往前走，而河岸的杂草越来越茂盛。

讨厌的托克先生告诉她涨潮会引起河水泛滥。她之前把旧货商的木筏系在松软的河岸边的一根系泊桩上。她得把小木筏固定得更牢一些，确保它不会像托克先生描述的那样，被水冲走或者被撕成碎片。她还需要找个更隐蔽的地方，免得被文具商找到。

不，她不想文具商找到那艘小木筏。她注视着托克先生精明的小眼睛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文具商一定会把印刷机销毁或者锁起来，就像对待野兽一样。那台印刷机应该属于她一个人。

一想到印刷机现在正躲在阴暗的地方，咧开铁嘴微笑着，露出墨迹斑斑的牙齿，准备把隐藏的秘密悄悄地告诉她，莫丝卡就莫名地兴奋。一个声音在她脑海里低声说：如果有纸，就会有书。危险的书，比火药还厉害的书，可以烧毁心灵的城堡、改变天空的颜色。

当然，独自待在树林里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更不用说在这个时间。莫丝卡看过很多在路边和野地里谋财害命的歹徒的故事。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小贩也有可能趁此机会抢劫一个瘦弱孤单的小姑娘。河岸边茂密的石南花丛上的刺不时划破她的皮肤。但所有的艰难险阻都让她更加坚定。而且，树木也有灵性，树林是她的家园。

莫丝卡两次发现水手公会的船队驶过，每艘船上都高高挂着水手公会的筝帆。第一支船队都是小型的舰艇，第二支船队是大一些的渡船和驳船，两侧还跟着许多内河船。她每次都躲进灌木丛里，直到舰队离开。等到被黑暗咬了一口的月亮爬上树梢，莫丝卡的木屐上已经沾满了黑泥，重得让她迈不开腿，她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胃里仿佛有一个急需填满的大洞。

斯莱河的声音发生了变化，河水拍打着被激流拖拽的树枝，泛起白色的泡沫。莫丝卡认出来她就是在这里从捕鸟人旧货商手里侥幸逃脱的。他们肯定不会一直待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莫丝卡顺着那棵倒下的树的树根爬上了树干，在树皮上蹭掉鞋上的泥。她从附近的灌木丛中摘了一些黑莓，不过这些黑莓又硬又涩，吞下去之后，感觉黑莓上的毛毛还不停地划着她的舌头和喉咙。她正想着爬到扇形的树根上，去摘一些黑色的接骨木果，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把她从树干上拽了回去。尽管吃惊，莫丝卡还是胳膊肘狠狠地攻击偷袭她的人，那人终于松开手。她转过身，听见自己的心跳如雷。

看清楚对方，莫丝卡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凯尔拉比先生！我找了你好久，但一直找不到你。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又不在你说能找到你的那家咖啡馆，诺克斯夫人也说不清楚……"莫丝卡的声音越来越小，凯尔拉比摇摇头，做出一个别说话的手势。

"嘘……莫丝卡，你被人跟踪了。你从曼德里昂就开始被人盯上了。我想你不希望带他们找到印刷机，对吧？"

莫丝卡默默地摇摇头。

"我们试着甩掉他们，好吗？"

凯尔拉比似乎知道树林里哪条路长满苔藓，可以隐藏他们的脚步声。在黑暗中，他的身影显得更加高大了，莫丝卡疲惫的大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在白天他有神奇的办法让他自己看起来更矮小、更普通。

“他们是谁？”压低身子走了一段路之后，莫丝卡问道。

“文具商。”凯尔拉比的声音比莫丝卡大一些，似乎他认为跟踪莫丝卡的人已经被甩到了身后，“小祖宗，你就像只受伤的野猪一样在灌木丛中横冲直撞，他们靠声音就能跟踪你。我也反过来靠声音跟踪他们。你刚才停下来，他们很担心，开始争论谁应该悄悄上前跟紧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先跟你碰头。”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印刷机？”

“稍微动点脑筋就能猜到，我看到了鲱鱼桶里的围裙。文具商一定很怀疑你，所以才会派人跟踪你。我相信他们怀疑你跟印刷机有关。所以，印刷机到底在哪里？”

“在旧货商木筏的货舱里。我把木筏藏在灌木丛中，并且确保我能再次找到它。我这就带你去。”莫丝卡停下来，痛苦地咽了咽口水，“你要把印刷机带走吗？”

“莫丝卡——”凯尔拉比的声音亲切而有耐心，“看看这台印刷机在曼德里昂引起的混乱。绝不能让它落入坏人手里。文具商一定会把它销毁，或者用它来印刷那些乏味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不是吗？其他人也可能用它来印刷各种各样愚蠢的东西，给自己带来麻烦。必须确保它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完成它崇高的使命。”

“如果印刷机那里还有书……我可以读吗？”

黑暗中莫丝卡看不清凯尔拉比的脸，不过他似乎认真思考起来。

“也许吧，”他最后说，“我想你可以。我们打算乘那艘木筏到下游去，如果你能跟我们一起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不能去下游，凯尔拉比先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那里有从海岸过来的军队，他们一定会抓住我们。听着，凯尔拉比先生，我得警告你，一定要当心塔玛琳德小姐……”

莫丝卡的声音突然变高，凯尔拉比转过身，透过身后的树丛望着莫丝卡。他的一只手伸向腰带——莫丝卡记得那里别着手枪。他举起手示意莫丝卡安静，自己则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过了一会儿，他猛地向莫丝卡招招手，然后像刚开始那样轻手轻脚地往前走去。

莫丝卡不说话，感觉自己快被憋死了，她跟在凯尔拉比身后，树木越来越少，树林变成了田野。莫丝卡跟着凯尔拉比跳进水渠，穿过树篱，趟过小溪，又翻过石墙。当他们再次走进一片黑暗的树林，莫丝卡从口袋里拿出她的新烟斗，一边咀嚼着烟斗柄，一边躲避眼前的带刺的石南花。

“我觉得你嚼烟斗的声音比我们的脚步声还大两倍。”凯尔拉比最后小声地说。回答他的只有牙齿和木头碰撞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

“如果你连木头都吃，那你一定饿坏了。”

莫丝卡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黑暗中一直嚼，一直嚼。

“你再这样嚼下去烟斗柄就要被你吃光了。早知道你这样对它，我就不把它给你了。”

“这个我信。”莫丝卡喃喃道。

月光透过树枝间的空隙照在凯尔拉比的脸上。他默默大步向前走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冲莫丝卡露出一个疑惑的微笑。至少，如果他的同伴还在他身后，他应该这么做。

“莫丝卡？”凯尔拉比环顾四周，露出一个介于微笑和皱眉头之间的表情。接着两种表情都消失了，他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

莫丝卡藏到一丛羊齿蕨后，趴下来，脸颊贴着潮湿松软的落叶。

“莫丝卡？”

如果在曼德里昂的大街上，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来来往往的车辆，莫丝卡也许会手足无措。不过现在在这片斑驳的林地，你需要一套不同的技巧。尽量不要动，也不要发出声音，让其他细小的声音盖住你的脚步声。如果你可以骗过别人的眼睛，就能不被发现——站在别人以为你不会去的地方，他就找不到你。要么去高处，要么矮一点，利用地形，避开别人的视线。这些技巧莫丝卡烂熟于胸。

她溜走的时候，把发光的白色帽子扔在了小路上，然后把黑色的头发盖在脸上，遮住苍白的皮肤。凯尔拉比往远离她的方向走了几步，莫丝卡趁机赶紧爬起来。等凯尔拉比再次转过身，莫丝卡已经轻盈地走上了一棵被砍倒的树干。她张开双臂保持平衡，穿着袜子的脚走在覆盖着树皮的苔藓上没有任何声音。等凯尔拉比往回看的时候，莫丝卡已经从他的视线之中消失，他只能隐约听见类似栗子掉落的微小声音。

玩这些把戏莫丝卡可比凯尔拉比熟练多了。

莫丝卡撩起裙子，静静地叼着烟斗，来到了一片灌木丛的边缘，眼前是一片毛茸茸的芦苇花海，在月光下泛着丝绸一般的光泽。旧货

商的小木筏在哪里呢？莫丝卡在泥地上发现一个洞，那是她之前用来系缆绳的桩子。看来缆绳松了，小木筏顺水漂走了。不对，芦苇丛中有一片奇怪的方形空当。原来，小木筏的确漂走了，但没漂多远。

莫丝卡穿过芦苇丛，发现地面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潮湿。她的双脚陷进了稀泥里，她每次把脚从稀泥里拔出来准备迈一下步，稀泥都发出讨人厌的叽叽咕咕的声音。看不见的地面最后突然变成了河。莫丝卡发现冰冷的河水已经没过了她的屁股，散开的裙子减缓了她下陷的速度，裙纱周围冒出许多小泡泡，好像煎荷包蛋时的冒着泡的蛋白。

莫丝卡紧紧抓住一丛芦苇，利用芦苇把自己拽向旧货商的木筏。好险！她的裙子已经被河水浸透，变得异常沉重，还好她赶在裙子拉着她往下沉之前爬上了小木筏。莫丝卡筋疲力尽，瘫倒在小木筏的木板上。当她来到芦苇丛的边缘，在小木筏上踮起脚尖观察，才知道为什么小木筏没有漂远：缆绳绷得紧紧的，缆绳的末端还拴在系泊桩上，系泊桩不知在哪里被卡住了。

莫丝卡只觉得又绝望又寒冷，真是欲哭无泪。她用力地拽着绳子，但根本拽不动。缆绳的这头打了个死结，固定在木筏上的一个金属环上，莫丝卡无法解开那个结，她的手已经麻木了。不过她没有放弃。她无意中抬起头，发现凯尔拉比正站在河岸上。

他气喘吁吁，好像是跑到河岸边来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仍旧带着些许困惑的神情。他朝莫丝卡走了一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又抬头看看木筏，然后敏锐地看着把他和木筏隔开的芦苇丛。他也许已经发现自己再往前走就会掉进河里，不过莫丝卡非常确定他不知道自己离河岸边缘到底有多近。

他左手拿着帽子，好像特意摘下帽子，以免跑的时候掉下来。他的动作看似不经意，却正好把右手藏在了帽子后面。

“小莫丝卡，”他最后喊道，“你就这么想留下印刷机吗？”

“你刚才的提议我一点也不感兴趣，”莫丝卡没有动，只是蹲在原地，双手紧紧地握住缆绳上那个她解不开的结，“我并不想为塔玛琳德小姐工作。”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打算让你这么做，”凯尔拉比笑了，似乎松了口气，“她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她的目标太俗气了。”他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尴尬，仿佛给莫丝卡买了一件生日礼物，但是送错了日子，“我一直在想办法帮你摆脱她，我会找个合适的时间把所有事情解释给你听，不过，小祖宗，你能先把木筏弄过来吗？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大喊大叫，文具商一定会发现我们，说不定还有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对不起，凯尔拉比先生，但是我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想法，大多数都很不起眼，也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不过这些想法挥之不去，就要像扎进我袜子的松针一样。但是，只有一个解释说得通。”

看着凯尔拉比小心地转动帽子，莫丝卡已经知道他藏在帽子后面的右手到底拿着什么东西。

“凯尔拉比先生，如果你是一个捕鸟人，那么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凯尔拉比的脸上仍然带着关切的表情，莫丝卡觉得他正盯着她的双手。他不知道莫丝卡是已经解开了绳结，还是只是简单地把缆绳握在手里。他只知道，如果她松手，木筏和印刷机就会顺着河水漂走，他再也找不回来。

“你从来没有对神发过誓，从来没有。我的意思是，我在大教堂见过你……不过你只是站在属于老教堂的那块地方，那里仍然留着‘结果

之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莫丝卡停顿了一下，不过河岸上那个身影仍然不声不响地待在原地，“你为塔玛琳德小姐工作，而塔玛琳德小姐和捕鸟人是一伙的。你跟踪科兰特先生，说是因为他很危险，双手沾满了鲜血，但其实他只是一只在水边钓鱼的笨猫，爪子很长但并不带刺。如果说是你偷了托克先生写给科兰特先生的信——第二封信，信中让他来曼德里昂——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你因此知道文具商派了一个特殊的代理人去找那台印刷机，并且在他抵达曼德里昂之前成功地阻止了他。但你不知道他们找上他只是因为不想自己人冒风险，并不关心锁匠会不会杀死他，你以为他们一定派出了一个特殊的聪明而危险的人。你告诉我……”莫丝卡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扯太远了，然后接着说，“你告诉我你父亲是怎样去世的，那座教堂被捕鸟人的间谍炸毁……那个间谍就是你父亲，对吗？”

“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凯尔拉比说。

莫丝卡的衬裙已经湿透了，贴在腿上，她的牙齿冻得直打战。她突然发现自己多么希望凯尔拉比此刻可以嘲笑她，否认所有事情，告诉她哪里想错了。然而，他只是依旧微笑着，似乎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而莫丝卡的表现相当精彩。

“你也是个捕鸟人。”莫丝卡用克制的语气低声说。

“捕鸟人只是个称呼，”凯尔拉比说，“可是整个国家都害怕这个词。莫丝卡，这个词没有毒，也不会咬人。你不能用它杀人，也不能用它发射炮弹。可是，如果你对一群人说‘捕鸟人’，他们会像闻到狐狸味道的兔子一样四散逃窜。你比他们强，莫丝卡。你不是兔子。”

莫丝卡像兔子一样吸了吸鼻子。冰冷的空气让她的鼻孔非常难受，不过她不敢动手去挠。

“你能让我告诉你‘捕鸟人’这个称呼意味着什么吗？一个捕鸟人知道，世界上有比包围我们的肮脏和阴暗更崇高更伟大的东西。那东西不是守护神，守护神只是像木偶一样待在他们小小的神龛里，人们给他们献上金子、鲜花、供果，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庇佑。不，不是守护神，是别的东西，更纯净，更光明东西，它的光芒照亮万物，就像阳光穿过一扇染色玻璃窗户。现在，你要躲着我，仅仅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吗？”

莫丝卡轻轻地摇摇头。

“那你能请我上船吗？”凯尔拉比的脸上仍然带着温柔而幽默的表情。莫丝卡再次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我听不见。”

“驳船船长帕特里奇，”莫丝卡冷冷地说，“他是坏蛋，恶霸，弄伤了我的肩膀，还从神龛里偷神像，不过……有人捅了他一刀。他的手腕为什么会被折断，为什么死了之后脸上的笑容好像在啃酸苹果，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故事，只是不会有人在意，也不会有人去追查。但至少，有人应该关心一下故事的最后一小段，看看他到底死在什么地方。

“有意思的是，所有人都以为他被人杀死或者因为他是水手公会的间谍，或者因为勒索激进分子，或者因为跟踪科兰特先生。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他的死亡是因为一只鹅……还有我。

“他其实只想要回他的驳船，就是被萨拉森无意中偷走的那艘。他一看见我就紧紧追了上来，因为他想让我和科兰特先生把萨拉森带走。可是就在咖啡馆前面，我消失了，他找不着我了。我怀疑他上上下下找遍了，有路人收了他几个钱，他得到这样的回答：‘对对对，我们见过那个看起来像雪貂一样爱打探的女孩。她躲在一位绅士的斗篷

底下。'路人描述了那位穿着斗篷的绅士的外貌，他开始四处打听那位绅士到底去了哪里。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位绅士，跟踪他上了一艘旧货商的木筏。也许他看着那位绅士从货舱里爬上来。然后……我想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等绅士离开之后，顺着活板门爬进了货舱，以为我躲在下面。可是我并不在。四周一片黑暗，他面前是一台印刷机啊，支架上正晾着一些羊皮纸，上面印着疯狂而可怕的话……而你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凯尔拉比先生。”

凯尔拉比此时面无表情，莫丝卡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看起来总是那么诚实，好像一扇打开的窗户，从里面流露出来的感情没有一丝伪装。也许他的表情只是魔术中的神奇灯光秀，不过是魔术师的把戏而已。

“你必须把尸体扔掉，你想栽赃给科兰特先生，所以当我们出门的时候，你给帕特里奇穿上女人的衣服，带他到了婚礼之家。我能想象出婚礼是什么样子的。帕特里奇‘烂醉如泥’，你说他喝多了，还把你的耳朵贴到他的嘴巴上，装作他在和你说话的样子。小糕把银扇草果实撒在你们身上，她哭得泪眼模糊，根本没法仔细看看新娘……你口袋里装满了结婚的蛋糕，扶着新娘去了后面的客房。你摘下他的帽子，换上他本来的衣服，让尸体直直地‘坐’在科兰特先生的床上……”

“哈尔克·帕特里奇是强盗、小偷，最低级的那种，”凯尔拉比小声地说，“他脾气暴躁，迟早会因为跟人打架斗殴而死。没有他，河上会更加干净。”

“也许，不过他背对着你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些，对吗？”凯尔拉比的脸上好像戴着一张虚伪面具，也许在帕特里奇疑惑地转过身时，凯尔拉比的脸上仍然带着现在这样的表情。

“如果换成我会怎样，凯尔拉比先生？如果科兰特先生从酒馆吃饱喝足了回来，发现我坐在他床上，全身冰冷——像你的心一样冷，会怎样？”

“你真的觉得会这样吗？”凯尔拉比微微歪着头，他的眼睛泛着点点光芒，似乎因为觉得受到伤害，也可能是月光的缘故，“小祖宗，你用这样黑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

“我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我父亲给我的。”

“我想他给你的不止这些，莫丝卡，”凯尔拉比的语调刺痛了莫丝卡的灵魂，“我告诉过你我在成长过程中，有多么崇拜奎利亚姆·迈尔。我的亲生父亲过世了，你的父亲成了我的英雄。他发表演说，反对文具商烧毁写着捕鸟人思想的书。这件事情启发了我。我相信他一定秘密地成了我们的成员。文具商几乎把他所有的书都烧毁了，不过我找到几本，并且一字不落地读完了。莫丝卡……货舱下面有一本他的著作，书名叫《论被大众称为‘守护神’的集体迷信和谬误》。”

“不，我不相信！”他不是捕鸟人，不是不是不是……

“舱门就在那儿，你可以自己下去看看。如果你担心我会趁机跳上木筏，也可以在原地回想一下。你难道从来没有觉得你父亲的观点……与众不同吗？”

在她短短的十几年生命里，莫丝卡凭借着残存的记忆，无数次地幻想着和父亲有关的画面。她仿佛看见自己和凯尔拉比之间放着一张桌子，父亲正在桌子前忙着写作，芦苇挠着他的小腿，月光有些微弱。一只蛾子飞过他的头，但是他并没抬头。我知道你很忙，不过这事真的真的非常重要，我需要问个明白……

“莫丝卡，你父亲写道，神跟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样，都是假的。你知道他怎么看待守护神吗？他说：‘他们最适合给不懂事的孩子当认知世界的玩具，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长大以后还用那一套禁锢住了自己的思维。’”

莫丝卡仿佛看见奎利亚姆·迈尔蘸湿了笔，急切地写着，默念着凯尔拉比刚才的话。莫丝卡的眼睛模糊了。这样的说话方式太熟悉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莫丝卡无声地朝父亲喊道。我要打碎你的夹鼻眼镜，把你的烟斗藏起来，谁让你老眼昏花……

“他是对的，莫丝卡，你难道不明白吗？那些有着童谣一般名字的守护神，蒙蔽了所有人，让他们远离更伟大的真相，更明亮的光。莫丝卡，我相信在你内心深处，也渴望那种光明。你望着塔玛琳德小姐，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些闪亮、美丽、纯粹的东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都高贵。当然，她让你失望了，因为她只是一个人类女性。她只相信权力，就像狗鱼只相信食物一样。你需要更神圣的东西。”

“我并不喜欢什么神圣的东西，”莫丝卡说，“除了帕尔皮塔图……而且他也并不神圣……”

“如果没有什么是神圣的，那么我们只能在烂泥里打滚，一切都没有了意义。自从人们从教堂摘除了‘结果之心’，连天空中的星星都不那么闪亮了。人们去教堂闲聊，嫉妒别人的帽子比自己的好，但是他们都没有心。这个国家就像一个临死的老妇人，没有人想着怎么拯救她，因为每个人都忙着从她那里捞到好处。城市成了滋生邪恶的温床，扒手，盗贼，骗子，老千，妓女，讼棍，酒鬼，江湖术士，造假者，走私者，拦路抢劫者，打家劫舍者，敲诈勒索者——所有这些人你自己都遇到过。他们的良心已经被狗吃了，他们的灵魂如何能生存？”

莫丝卡仿佛看到奎利亚姆停下来，搁下笔，不过她辨认不出他到底是在重读自己的话还是在等着她说话。风改变了方向，莫丝卡闻到一股记忆中熟悉的烟味。

“是的，他们的灵魂散发着有毒的雾气，企图熄灭太阳、月亮、星星的光辉。我们尝试着重新点亮一束光。这束光太过强烈，会让一些人头晕眼花，还会烧掉一些人，但是能把世界从信仰缺失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此刻，凯尔拉比卸下面具，露出了他真实的脸，苍白而又古怪，比他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似乎他的父亲还有其他许多人在透过他说话，“我知道自己会被憎恨，被孤立，也会流血，会牺牲。在这个病态的世界上，拥有狂热的信仰比没有信仰好。”

多么好听的话，但也是谎话。

“不，不是的！”莫丝卡，奎利亚姆·迈尔的女儿，一个名字叫“苍蝇”的女孩大喊道，“如果你的信仰根本就是假的，那信仰还有什么意义？你不应该毫无理由地信仰任何事情，尤其是你手中还握着一把剑的时候！神圣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思考，人不应该停止思考！如果有人告诉我什么事情，我会先敲一敲，用石头砸，用火烧，用雨淋，然后再仔细思考，如果经历了这些考验，它还站得住，我才会相信。如果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有污泥、邪恶，没有守护神，那么我们最好直面并且习惯它，因为这也比谎言强。你现在信仰的就是谎言，凯尔拉比先生！”

莫丝卡的声音变得激动而响亮，低矮的山峦来回传诵着她的话，并且赞叹不已。凯尔拉比的表情柔和下来，换上了一个温柔、悲伤的微笑，就像他每次和莫丝卡告别的表情。三角帽从他左手掉了下来，莫丝卡往前一扑，前胸撞在固定缆绳的铁环上。凯尔拉比的笑容消失在一股硝烟后面。风刮过莫丝卡的脸颊，好像一只看不见的大狗用冰冷的长舌头舔着她的脸。

巨大的枪声震得莫丝卡有些耳鸣。她使出吃奶的劲，用颤抖的手扯松了缆绳。岸上的凯尔拉比伸出脚，谨慎地探察着地面，想要继续往前走……

河岸上有几个人沿着小路朝他们跑过来，他们手里拿着剑，嘴里还喊着什么，但莫丝卡听不见。凯尔拉比也抽出短剑上前迎战。跑在最前面的人停下来，朝着凯尔拉比的膝盖狠狠踢了一脚。凯尔拉比没站稳，打了个趔趄，单膝着地跪了下来，那人一剑朝凯尔拉比砍过去。凯尔拉比躲避不及，尖叫着往后退。

凯尔拉比转身逃跑，其中一个袭击者举起枪。一股白烟从枪口无声无息地冒出来，很快就被风吞噬了。凯尔拉比忽然转过身，朝右倒去，一头扎进了河里。莫丝卡只看见月光下犹如一面银镜的河面被他打碎了，却没听见任何声音。这时，水流突然大发慈悲，把木筏冲走了。

莫丝卡确定河岸上的人在朝她喊着什么，不过她蜷缩在一堆破旧的衣服里，瑟瑟发抖，一声不吭。木筏大概漂了半小时，耳鸣才消失。山那边似乎传来低沉的炮火声，但莫丝卡不确定这个声音到底来自她的脑海还是外界。最后，她抬起头看着想象出来的父亲的身影，父亲的书桌现在正放在堆积如山的旧衣服上。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莫丝卡苦涩地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如果你想让人告诉你该思考些什么，”那个身影连头也没抬，只是轻快地说，“会有很多人愿意。”对，父亲一直都是用这种声音和态度和他说话。奎利亚姆·迈尔停下笔，擦了擦他的夹鼻眼镜，然后眯着眼从眼镜后面打量着自己的女儿，似乎微微有些惊讶，在他不经意间，莫丝卡竟然长高了这么多。“现在，”他最后说，“你可不能说我让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教会了你认字读书，对吗？”

裁决

莫丝卡后来才发现，她听到的回荡在远处山峦间的轰鸣声并不是耳鸣，而是枪炮的声音。

收到托克的警告之后，水手公会把所有能用得上的船只分成两支船队，一支是轻便的快船，一支是较慢的大船。这两支舰队顺流而下，去拦截塔玛琳德小姐的军队。

一艘艘船舶满载着恼怒的锁匠军队，按照锁匠公会在曼德里昂的领袖高肖克的命令，全速向曼德里昂进发。在河湾，不时有温和派劝说大家应该“先找布莱斯上尉的船”，但这也没有阻止船队的前进。当他们抵达曼德里昂，整座城市陷入了庆祝的骚乱之中。锁匠军队登陆以后，民众误以为他们是公爵的手下，欢呼的人群冲上前，夺下了他们的武器，把他们的衣服撕得粉碎。

与此同时，水手公会的快船队在月出之前抵达了芬恩布勒斯。舰队还没来得及登上河岸和河中的一座小岛，就侦察到一艘三桅帆船正朝他们行驶过来。船上有八门大炮，但没有悬挂任何标志。

水手从芬恩布勒斯的一座瞭望塔上向这艘来路不明的船发出信号，要求他们悬挂标志，表明身份。对方没有照办，而是以炮声作为回答。

炮弹击中了瞭望塔，瞭望塔塌了，三名水手不见踪影，他们的同伴没有开炮回击。那艘奇怪的三桅帆船并不知道还有水手藏在河中间的岛上，直到一枚熊熊燃烧的炸裂弹从树林间射出，落在帆船的甲板上。

水手公会的小船包围了那艘三桅帆船，如同狗群联合攻击野兽。不料三桅帆船的炮火太猛，他们都不敢靠近。即使隔着很长一段距离，船上的大炮也能击毁他们的风帆。

似乎没什么可以阻挡那艘船穿越芬恩布勒斯的火线，正在这时，水手公会的第二支船队到了。绝望之中，一艘着火的小船朝着三桅帆船冲去。与此同时，那艘三桅帆船偏离了航线，飞快地往前行驶，结果搁浅在一片未发现的浅滩上。

三桅帆船接连被炸裂弹击中，火势从甲板蔓延到船身。可不知为何，船上并没有传来呼救声，也没有救生艇放下来，更没有幸存者跳进水里。水手们心底升起一种因迷信而产生的恐惧，有些人窃窃私语，认为那艘不明船只也许是由鬼魂驾驶的。

在回曼德里昂的路上，有眼尖的船员发现了莫丝卡，她又冷又饿，还发着烧，蜷缩在岸边的一堆旧衣服里。两天后，莫丝卡和科兰特出现在了曾经属于公爵的西塔楼的一个秘密前厅里，他们面前站着一群穿着整洁的旧工作服，安静却坚定的人。他们中有的人戴着夹鼻眼镜，领结上沾着墨点，中指被因为长年用笔磨出了厚厚的茧。有的人戴着手套，带钩上挂着钥匙，他们的眼珠颜色很浅，谨慎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仿佛牡蛎透过贝壳往外看。还有的人皮肤被晒成了栗子一般的棕色，腰带上挂着黑底衬银色水黾的徽章。

“让我吃惊的是，”马布维克·托克说，“你们这两个小人物竟然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大混乱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莫丝卡用空出来的手擦了擦鼻子，她感冒还没好，鼻子酸酸的，还流着鼻涕。阿拉麦·高肖克正抓着她的右胳膊，努力辨认她皮肤上模糊的字迹。

“这孩子身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都认不出来上面的字了。”

“我听说，只要有个空当，她就能爬进去，躲起来。”托克笑着说，“算你幸运，她没有藏进你的写字台，或者出现在你的炖锅里。”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哈哈大笑起来，不过看到房间里其他人都一脸严肃，连忙止住了笑。

“现在的局势让人笑不出来，科兰特，”托克冷冷地说，“一个星期之前，曼德里昂还是一座稳定繁荣的城市，只有一个问题——那台非法印刷机。文具商公会派你去找印刷机，事成之后你以前犯下的小罪小错一笔勾销。可是我们没让你往河里抛尸，和激进分子纠缠，在公共酒馆释放野生动物，以及调查公爵家族。”

“公爵已经死了，这十几年来我们维护关系的努力付诸东流。公爵的人已经控制不了曼德里昂，这座城市实际被一个强盗掌控着，是你的歌谣让他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多亏了你，现在曼德里昂的老百姓只听著名的布莱斯上尉和那帮激进的恶棍的话。”

“一旦公爵和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就能控制公爵。”高肖克小声地说。

“在我看来，”莫丝卡咕哝着，“你们和公爵可没有什么共识。”科兰特朝莫丝卡的方向投去恳求的目光。

“公爵已经疯了，”托克说，“不过我们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和公爵是同路人。可这个布莱斯不一样。”

“啊，我明白你担心什么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他魁梧、粗野、大黑狗般的外表下，隐藏着潇洒、机智，还有——”

“科兰特！”托克的声音如同法官的小木槌，让科兰特立刻安静了下来，“你的话太多了。我听这位先生说——”他指着锁匠的领袖高肖克，“当他在灰獒酒馆抓到你偷听他们的会议时，你表达了想要加入他

们公会的强烈意愿。此外，治安官告诉我你被捕的时候，愉快地回答了所有跟我们公会机密相关的问题，连他们问不到的你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你在信中发誓说你有塔玛琳德·阿维勒斯小姐勾结捕鸟人，操控印刷机的证据。如果我们真听了你的话把她抓起来，最后就得向公爵解释我们唯一的证据就是一条围裙上的黑色印迹，而且因为在鲱鱼桶里浸泡太久围裙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得没法辨认，这样的后果多严重你知道吗？”托克的嘴巴抿成了表示不悦的“V”字形，“这回算你走运，我的人在塔玛琳德小姐的房间里找到了她伪造和叛国的证据。她伪造了两封双胞胎女王的信，还有她们的印章戒指。”

“当然，你可以狡辩说小姐的行为就是很好的证据。”高肖克补充说。

“她做了什么？”莫丝卡忍不住问道。

“她让她的鳄鱼攻击我的人，”托克厉声说，“鳄鱼像打谷一样把其中一个人晃来晃去，然后咬住了另一个人的脚踝。卡维亚特一枪打中了它的头骨，不过接下来小姐用自己的手枪指着卡维亚特的脑袋，卡维亚特不得不护送她上了一匹快马。现在她大概已经在首都喝着葡萄酒了。”

……酒杯中浅金色的液体泛着淡淡的光泽，塔玛琳德小姐小心地啜了一口，以免弄花口红，她的妆容像瓷器一样洁白无瑕，她的脚上系着一只雪白的豚鼠……塔玛琳德小姐没被抓起来，莫丝卡感到一丝高兴，尽管她胸中仍然燃烧着熊熊怒火。

水手公会的头领转向莫丝卡。

“另外一个捕鸟人，”他压低了声音，似乎在说非常机密的事情，而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那个谋杀驳船船长的人，他叫什么来着，科尔拉西？”

“林登·凯尔拉比。”莫丝卡小声说。莫丝卡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真名。她觉得捕鸟人也许不太在意惹怒出生那天的守护神。也许他们经常换名字，就像换手套一样。

“你说他死了？”

“是的。”

水手公会的头领无声地点点头，眼睛仍然盯着莫丝卡的脸。他的表情并没有敌意。对水手公会来说，谁统治曼德里昂又有多大分别呢？只要斯莱河仍在流淌，他们就是斯莱河之王。

“如果我们找到印刷机，就能对捕鸟人的阴谋有更多了解，”托克接着说，“你发现了那台印刷机却知情不报。关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可说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莫丝卡勇敢地对上托克的目光，连眼都不眨，“我让那艘船沉到河里了。”

“沉了？”水手公会的头领疑惑地看了托克一眼。

“木筏的木板下面绑着很多小桶，好让船浮起来，我以前见过。当时我一个人在野外，和一台邪恶的印刷机待在一起，我很害怕，所以我把一根木棍削得尖尖的，戳破了那些小桶，河水冒着泡，涌进桶里，就像吃一块干面包一样，很快就把木筏吞没了。”

房间里发出一声叹息，似乎有些失望，又似乎松了口气。

“科兰特，你待在这儿，我还有话要问你。”托克干脆地说，“来人，赶紧把那个小姑娘带走，洗干净——她的皮肤上全是煽动叛国的罪证。”

接下来两小时，莫丝卡被两个身强体壮的老妇人用力地擦来擦去，直到她全身红肿，皮肤上没有留下任何捕鸟人的教义。正当她觉得自己仿佛掉了一层皮，她又被套进了偷来的橄榄绿裙子里。接着，莫丝卡被带到一条走廊里，科兰特正在这里等着她，他不耐烦地卷着领结，四周全是大包小包的东西。他的耳朵红红的，仿佛也被用力擦洗过。

托克出现了，他戴着一顶光滑柔顺的焦糖色假发，黄得像羊皮纸一样的脸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苍老。

“你，小姑娘。”

莫丝卡听话地走到他跟前。

“你的父亲是谁？”

“奎利亚姆·迈尔。”莫丝卡忍不住骄傲地说出父亲的名字，似乎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知道。

“我想也是，”托克注视着她，“我知道他，非常了解。你父亲有一颗聪明的头脑——我从没见过比他更聪明的人。我做过最艰难的事情就是下令烧毁他的书。”他大笑起来，“第二艰难的事情是说服公会不应该像烧毁他的书一样将他烧死。他提到过我吗？”

莫丝卡摇摇头。

“捕鸟人掌权的那些年，他是我唯一真正信任的人。我们一起工作，和捕鸟人做斗争。我招募新人加入反抗的队伍，他撰写秘密散发的小册子，号召人们充满希望，鼓起勇气站出来反抗捕鸟人。

“直到捕鸟人被推翻，我才发觉他的观点是多么大胆。让人们可以重新自由选择信仰的守护神只是第一步。在他的构想里，只要自己高

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多么疯狂和叛逆，而且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自己的著作。他告诉我，如果文具商烧毁书籍，那么我们并不比烧毁神龛的捕鸟人好多少。

“他不会保持沉默，也绝不会离开曼德里昂。曼德里昂一半的人把他看成洪水猛兽，另一半人把他当成英雄。公会和他断绝了关系，公爵派人以煽动叛乱为由想将他逮捕。你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吗？一群狂热的暴徒制伏了公爵的人，解开马的缰绳，拖着马车穿过大街，仿佛他是得胜归来的英雄，他们高喊着‘奎利亚姆·迈尔万岁！言论自由万岁！’”

莫丝卡仿佛看到了那样的画面，但是在她的想象中，父亲看起来既尴尬又恼火。

“公爵命令手下朝人群开枪。有数十人受伤，还有十个人死了。那天晚上我绑架了奎利亚姆，用我私人的马车把他运出了曼德里昂。我救了他的命，但也不指望他会感谢我。我想，如果那晚他没有看到那些追随他的民众倒在公爵的枪下，他还会再回到曼德里昂。他没有再在曼德里昂出现，但是他的书却出现在大街小巷，而且变得更加大胆，更有煽动性。我们烧毁了发现的所有书籍，却不能阻止像你的朋友佩特里斯那样的人偷偷地传播它们，或者手抄，或者把每个章节死记硬背下来，然后教授给其他人。”

托克盯着她，眼神像刀子一样，好像他想像撬开核桃壳一样撬开她。

“奎利亚姆死了，对吧？”

莫丝卡点点头。

“我知道他一定不在人世了。这四年我都没有看到他的新作，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停止写作。”托克看起来有些恼怒，似乎这个核桃壳比他以为的更难撬开，“告诉我，你有兄弟吗？”

“没有，也没有姐妹。他只有我一个孩子。”

“很好，如果奎利亚姆有儿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很像他，这样麻烦就无穷无尽了。”莫丝卡·迈尔什么也没说，马布维克·托克看着她烟熏玻璃一般的眼睛，看见里面住着一个他不能理解的灵魂。

托克转身打算离开，突然停了下来。“卡维亚特！”

脸颊有些发抖的卡维亚特走进了走廊。他的手里拽着一根皮带，皮带的一端连着皮口络，皮口络围住的是一张南瓜皮颜色的喙。萨拉森的肩上掉了几根毛，一边的翅膀上有一道黑色的痕迹，似乎被火药灼伤了，不过仍旧像以前一样骄傲和好斗。

“不把鹅带走就别想离开。”托克干脆地说。离开走廊去前厅的时候，他的嘴再次抿成了不悦的三角形。

莫丝卡接过皮带，把其中一件行李挂在肩上，跟在科兰特身后。行李里似乎塞着科兰特的外套和借来的毯子。萨拉森摇摇摆摆地走在她身旁，努力跟上她的步伐，莫丝卡觉得心里一个空荡荡的地方被填满了。

“这是什么意思？”跟着科兰特走到门口的时候，莫丝卡小声问。

“意思是虽然意外接连发生，不过只要保证现在就离开曼德里昂，我们就有小小的、但显而易见的机会可以从一系列冒险中活下来。快点走，别停下来。”塔楼门口的警卫都没正眼瞧他们一眼，就替他们打开了门。

曼德里昂陷入了狂欢之中。“喧嚣时刻”又上演了，钟声如同雨后的河水一般泛滥，很多人从自家窗口探出来，欢喜地敲着铃铛。环绕西塔楼的铁栅栏上，扎着许多萝卜、甜菜，表皮上粗糙地刻着人脸，戴着稻草做的假发，莫丝卡猜它们代表着公爵。

在狂欢的同时，城里还留着过去骚乱的痕迹。两个戴着破旧宽檐帽子的男孩在一座座布满弹孔的房子间游荡，趁没人注意用一把灵巧的小刀把子弹挑出来。在老集市，一架被烧焦的轿子歪歪斜斜地靠在一堆被熏黑的木头上，看到里面似乎有一个烧焦的人影，莫丝卡的心跳突然有些不匀。然而，从轿子前经过的时候，莫丝卡看见一顶巨大的、形状像蜂巢的被烧焦的假发下面，有一张冰凉的、几乎没被破坏的脸，只有下巴上有几道黄黑相间的条纹，好像老虎身上的斑纹。原来那只是一尊打扮成公爵样子的石像。

“科兰特先生？我们把一切都修复了，防止了一场战争，还阻止了捕鸟人，对吗？为什么一切突然又变成了我们的错？”

“人微言轻啊。这些事情总得怪到某个人头上。等你长大一些，更聪明一些，可以回头想想这件事情，就不奇怪他们要把我们赶出曼德里昂了，好歹他们还允许我们自行走着离开呢。快走吧。”

莫丝卡想起那些一脸阴沉、戴着笨重假发的公会的人正发愁自己的权力被夺走，交给了一个强盗。她一点也不觉得抱歉，事实上，她别提多高兴了。

“科兰特先生……”莫丝卡想起了在前厅的议论，“我记得塔玛琳德小姐有一块形状看起来像把手枪的怀表，对吗？”

“我也想到了。”

“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告诉……”

“不，不要，我不打算告诉文具商他们最得力的干将被一块怀表指着脑袋，放走了一个重要的犯人。我觉得他们很难接受这个消息。”

“我想也是。你的牙缝里好像还塞着棉线，科兰特先生。”看起来他好像一直紧张地嚼着领结的一头。

“是的……那可是一次相当难应付的审问，七个曼德里昂最聪明的人一起盘问我，我就像案板上的鱼，任他们宰割。如果我是一个自大的人，一定会生气他们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你的。他们似乎很想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臭名昭著的捕鸟人的书。好在我把他们都糊弄过去了。”科兰特朝莫丝卡眨眨眼睛，“我说：‘她就像黄蜂刺一样犀利，而且非常渴望学习，不过她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只能勉强看懂信，根本看不懂书。’”

“不过，我想他们并不会相信我们两个任何一个人。文具商一定会派人跟踪我们出城，希望我们能领着他们去找印刷机。”科兰特用犀利、疑问的眼神看了莫丝卡一眼，“当然……你不可能真的让印刷机沉入斯莱河底的，对吧？”

“当然。”莫丝卡毫不犹豫地回答。

“自然是。虽然……拥有鲜花一般脸庞的女神伊瑟丽娅啊，换了我绝不会这么做。”科兰特深有感触地说。

“这很麻烦。”莫丝卡承认。

“那些还没诞生的书，等着被印出来。”科兰特补充说。

“比如精灵的故事，国王被砍头的歌谣。”莫丝卡说道。说完他们哈哈大笑。“那么，假设有人让这艘木筏载着印刷机顺流而下——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嗯……如果没有被文具商或者捕鸟人找到，我想它可能会漂到海上，半夜在舵手眼前晃来晃去，也许会被冲到其他国家的海岸，引起更多混乱。”

“很好。”莫丝卡喃喃道。她还记得当她松开缆绳，看着旧货商的木筏顺着河水漂走，感觉就像在山鸦村的最后一天晚上，看着油灯从她手中掉进那堆金雀花秆一样。她突然想到，也许，也许她内心深处的确想要放火烧掉她舅舅的磨坊，这样她别无选择，只能逃跑。“有些地方的确需要一些麻烦事。”她感叹道。

莫丝卡和科兰特走在准普斯街上，像两个小贩一样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街道两边小商店的店主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俩，因为他们正忙着用所有能找到的丝带、手帕、长筒袜当作旗帜，装饰自己的窗台和屋檐。河上有许多船都挂起了表示庆祝的燕尾旗，咖啡馆的筝帆在空中打着旋，好像在跳舞，而不像平日营业时那样悬挂在空中。

“我想，”科兰特漫不经心地说，“我想印刷机旁边没有什么印好了在风干的书吧？我是说你没让捕鸟人的书污染了你的眼睛吧？”

莫丝卡没有回答。他们沉默地走了几分钟，莫丝卡突然说道：“科兰特先生，你知道吗？我不认为书会让人疯狂。我的意思是，我刚开始看书的时候，看得非常慢，时不时就会停下来想想是不是有收获。一旦我觉得脑子里晕晕乎乎的，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要发疯了。不过后来我意识到我只是觉得无聊。捕鸟人的书就很无聊，而且还很愚蠢。”莫丝卡用袖子擦了擦鼻子，说，“我父亲的书就好很多。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首都的人们为谁来当国王争吵不休，他们必须选择正确的人，因为守护神知道谁应该戴上王冠，如果人们选错了，那就罪孽深重了。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天上的守护神听到了，于是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当国王。他们在神殿里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集会，但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西若匹亚想选那个最刻薄、最疯狂

的，以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克兰弗里克想选那个头长得像土豆的。苏瑟拉奇想选一名水手。当他们争吵的时候，帕尔皮塔图和瓦普尔偷走了所有为集会准备的食物。他们吵啊吵啊，嚷啊嚷啊，就像几股狂风被关进了一个鸡笼里。他们忽然想到如果谁能先回到人间，人们就会听谁的话。

“所以那些向守护神祈祷的人感到一阵大风刮过，吹乱了他们的假发，吹开了他们的吊袜带，袜子全都滑了下来。他们冲出教堂，众神在身后追着他们跑，闹哄哄地喊着他们希望选谁，就像一群蜜蜂追着养蜂人一样。人们直接跑到河边，跳进河里，众神也追了上去。人们的耳边响起了成千上万种声音，简直快要疯掉。他们捂住耳朵，叫众神赶快离开，他们要自己做决定。众神说人们还需要他们把小飞虫从油灯边赶走，揭下牛奶的奶皮，阻止人贩子偷小孩……不过人们催他们赶紧离开人间……众神于是离开了。而什么都没有变，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守护神，都是人们脑子里自己编造出来的，人们经常这样。”

“这个故事很吸引人，莫丝卡，不过你不要再给别人讲了。”

“我的父亲并不信守护神，也不信‘结果之心’——他并不是捕鸟人。凯尔……”莫丝卡本来想说，凯尔拉比先生崇拜他，但他完全误解了他。但是她现在还不想去想凯尔拉比。每当她想起这个名字，虽然表面上已经波澜不惊，但心底还是隐隐作痛。

“不，就你说的来看，你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彻彻底底的无信仰者。”

莫丝卡沉默了一会儿。“不过，科兰特先生，”她最后说，“如果他是对的，他说的都是事实呢？”

“我想我们只能交给牧师和学者来评论了。”

“为什么？”莫丝卡放慢了脚步。

“要不然还有谁？”科兰特斜斜地瞥了莫丝卡一眼，“你吗？我预见到当你长大了，可以实现自己想法的时候，世界将变得多么可怕。教堂被拆毁，人们被禁止在公众面前谈及‘结果之心’和守护神，孩子们被教育不要相信天堂……”

“不，我……”他们经过几排神龛。莫丝卡看见许多来酬神的市民成群结队地从神龛前走过，在每座神像前放下不同的贡品：给布莱克维索尔的饼干，给苏瑟拉奇的鲭鱼，给格雷格劳瑞的硬币。这些神像看起来很和蔼，并排坐着，并没有因为争夺信众而打起来，莫丝卡忽然觉得这场面有些温馨感人，和凯尔拉比冷酷而又不理智的热情如此不同。也许就像他父亲说的，守护神是幼稚的人才需要的玩具。也许这个世界已经长大，是时候抛开守护神，也许会依依不舍，但真的不需要了。

“守护神很好，”莫丝卡粗声说，“我不想烧掉他们。”

“那你不追求真相了？”

“这和真相没关系！”莫丝卡回想起对凯尔拉比说的话，试着理清自己零散的想法，“我的意思是……如果告诉人们该相信什么，他们就会停止思考，更容易被欺骗。不过……如果我错了呢？”

“所以……如果你不能分辨哪些是真的，那些有文化的人也不能，那么谁能？”

“也许没有人，也许所有人。”莫丝卡抬起头看着街道两边的房屋，喜气洋洋的人们在窗边用力地敲着铃铛。“像‘喧嚣时刻’一样，所有人都可以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唯一的办法。不光是有文化的人，戴着高高假发的贵族，还有街边的小商小贩，搬运工，面包

师……不光有聪明人，还有不聪明的人，疯子，罪犯，孩子，傻瓜。所有人，甚至还有坏人，包括捕鸟人。”

“我有点糊涂了，女士。那样的话，真理将被淹没。”

“也许。”

“人们会捂住耳朵，恳求有人告诉他们该思考什么。”

“也许。”

“可怕的想法也许会像野火一样肆意流传，没有人能阻止。”

“也许。”

莫丝卡知道，科兰特是对的。语言在不受控制的时候是危险的。它们比大炮更强大，比风暴更加不可预知。它们可以颠覆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命运，甚至摧毁一个国家。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一件奇妙的事情……莫丝卡肯定科兰特也知道。莫丝卡回想起佩特里斯给流动学校孩子们念的话——她现在知道那些都是她父亲——奎利亚姆·迈尔写的。

还有比真相更危险的东西——那些企图让说出真相的人闭嘴的人危害更大……

来到苏尔特街，一家面包店窗户的菱形窗格中飘出来一股葡萄干的香味，引得莫丝卡的肚子咕咕叫，也让她想起了小糕。

“小糕怎么样了，科兰特先生？”

“她过得很好，不过我想她最近会很忙，她那个年轻的仰慕者肩膀受了伤，她得照顾他。”

莫丝卡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卡迈恩的身边堆满了小糕做的肉桂面包、苹果派，苹果派酥皮上涂着厚厚的一层奶油……小糕一直在他身边，脸上泛着红晕，眼睛闪闪发光，看起来更健康，更温柔了……

“那佩特里斯先生和激进分子呢？他们不会被抓起来的，对吧？”

“我想不会。他们和工会进行了谈判，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我想他们最终会达成和解。双方都不会满意，不过人生来就要面对各种不如意。”

“那么，锁匠真的会接管曼德里昂吗？”

“啊，不，布莱斯和他手下的激进分子绝对不会允许，现在他得到了整座城市的支持。我想就算风波过去之后，他也会善待佩特里斯，那位挥舞汤勺的女士会在身边辅佐他。”

莫丝卡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另一个画面：布莱斯坐在公爵的塔楼里，浑身上下都不舒服，他愁眉苦脸地看着眼前一捆捆文件，佩特里斯俯下身，耐心地向他解释，凯特利小姐皱起眉头，看着一张曼德里昂的地图，仿佛那是一件衣服的式样图，需要为新的主人重新调整……

“在咖啡馆的时候，侯普伍德·佩特里斯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科兰特故意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没有告诉他我被一只鹅从着火的房子里拖出来，或者被吉卜赛人绑架，或者类似的事情吧？”

“怎么可能。我可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我告诉她你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小家伙，从来没有讲起过自己的任何事情，不过我相信你的父母已经过世了。”

当他们穿过灰桥的时候，科兰特出乎意料地放慢脚步，停了下来。

“莫丝卡，把皮带递给我。”科兰特的举止异常严肃，莫丝卡不得不按照他说的做了。“公会的人想把我们赶走，不过他们主要是看我不顺眼……也许还有这只鹅。实际上，他们并不关心你去哪儿。佩特里斯很关心你，如果你去找他，他一定会收留你。”

莫丝卡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的。如果说生活是一本书，那么她只需要翻几页就能看到那样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见到她，佩特里斯天蓝色的眼睛一定闪闪发光，他会毫不犹豫地收留莫丝卡，而且不会对她有丝毫责备。凯特利小姐会为她挑选一些衣服，然后带她去流动学校接受听写测验，当她发现原来莫丝卡的读写水平还不错，大概会安排她去教低年级的孩子。她会成为大家都信任、欣赏和需要的人。有一天，当她帮佩特里斯整理他的图书馆，佩特里斯会抬头看着她，忽然意识到她不再是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她已经二十岁了。她也许会和他结婚，或者和一个跟他非常像的人结婚……就像她母亲一样。

“不。”莫丝卡说。

“你可以在这里过上安稳的生活——食物，住所，朋友，前途……书……”

“不。”莫丝卡咬了咬嘴唇，坚定地摇了摇头。书还不够。我不想要大团圆的结尾，我想要更多的故事。

“莫丝卡……我甚至都不确定到底要去哪里。如果你做我的秘书，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你大概只能偷鸡摸狗，每天睡在篱笆底下，因为付不起房费还得半夜从窗户爬出去……”

你什么也不能给我，除了……除了像五月柱上的丝带一样五彩缤纷的各种可能。也许是长满红褐色凤尾草的路，也许是布满霜冻的路，能看到日出的山间小路，铺满落叶的林中小路，窗户在地板上投射出无数个彩虹般颜色头冠的水晶庭院，穿着带有长长的拖尾、绣着神话传说场景的裙子的女士，垂着绿色流苏的华盖底下流出的黑莓汁一般的酒，像被别人用坏的手杖一样奇怪的口音，入海口满载士兵的轮船，还有那片闪闪发光的、漂浮着各种梦想的广阔海洋……

“科兰特先生，你需要有人照顾。你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骗子。聪明的骗子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撒谎。除此之外，如果我把萨拉森留给你，你一定会吃掉他。”

莫丝卡伸手去够萨拉森的皮带，科兰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还给了她，并且冲她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